
现代汉语动词的叙实性研究

摘要

针对国内动词的叙实性研究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本书主张立足于汉语事实的动词叙实性研究，并坚持研究的面向计算的应用导向，以汉语动词及相关句式的叙实性为研究对象，以期深化对现代汉语动词叙实性的认识并建立一个系统性较强的汉语动词的叙实性范畴。

我们把动词的叙实性界定为动词预设其宾语小句真值的语义功能。根据对宾语小句真值的不同预设能力，我们把现代汉语的相关动词分为叙实动词（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都预设宾语小句为真，例如“知道”）、非叙实动词（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都不预设宾语小句为真，也不预设宾语小句为假，例如“感觉”）和反叙实动词（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都预设宾语小句为假，例如“幻想”）。

我们以具体的语法语义环境为纲，多次变换研究视角，运用宾语小句的话题化、宾语小句的指称化、SVO句式的被动化、SVO句式的内嵌、句类选择、非现实语气等作为测试环境，考察各类动词的叙实性，改变了国内以往动词的叙实性研究中存在的视角单一和不够深入的问题。对非叙实动词、反叙实动词和跟叙实性的存在交叉的其他语法范畴也作了较为深入的讨论。在动词的叙实性漂移问题上着力较多，基本弄清了各类动词叙实性漂移的方向和影响因素，从而把动词的叙实性纳入动态性的范畴。

全书共十一章。第一章和第二章梳理了国内外动词叙实性研究的历史，指出动词叙实性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对相关概念进行了重新整理和界定，并提出了测试三类动词的句法语义标准，为探讨现代汉语动词的叙实性打下了理论基础。同时还对叙实性差别的原因作了讨论，并对叙实之“实”等问题作了说明。

第三章至第九章是本书的主体部分。第三至六章可以看作多种语法环境去研究动词的叙实性，第七至九章可以看作从多种语义条件去研究动词的叙实性。

第三章以否定为语法环境，主要通过直接否定动词、否定宾语小句、接否定性后续小句、否定提升、双重否定等几种语法手段来测试动词的叙实性。依次讨论了现代汉语中的叙实动词、半叙实动词、非叙实动词和反叙实动词跟否定之间的同现限制关系。第四章以疑问句为语法环境，测试在这种条件下动词的叙实性如何表现的问题，还探讨了叙实性不同的动词对疑问提升的反应。第五章讨论了宾语小句的话题化、指称化和SVO句式内嵌等几种降级操作跟动词的叙实性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反观了各类动词对这几种语法操作手段的允准程度。第六章以情态动词和条件句这两种表达非现实语气的语法手段测试了各类叙实性动词的叙实性表现，同时反观各类动词对非现实语气的影响和制约。

第七章主语的单复数对立、定指不定指差异、权威程度高低以及亲历性对叙实动词、半叙实动词和非叙实动词的叙实性产生的影响。第八章以时间状语、处所状语、语气状语和方式状语等不同类型的状语对动词的叙实性的影响。第九章主要运用概念结构解决“假装”类动词的叙实性分化问题。

第十章描写了“打算”类动词为代表的现代汉语当中的动词的叙实性的“灰色地带”问题。第十一章通过例举动词的叙实性研究在对外汉语教学、修辞学研究、自然语言处理以及汉语连词的研究等领域的应用来展望动词叙实性研究的应用前景。

本书不仅对动词的叙实性作了理论上的思考和探索，还在语言事实的描写上尽可能地做到了细致和详尽。尽管目前还存在不足之处，但基本上实现了我们立足汉语，建立现代汉语动词的叙实性系统的目标。

0 緒論

0.1 选题缘起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儻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选自《庄子·秋水》）

庄子与惠子的这段对话可谓流传千古的经典之论，被后世称为“濠梁之辩”。自《庄子》成书以来，其研究者、为其作注者不可谓之不众，很多研究者往往注重《庄子》一书所阐发的哲学思想，然而如果从语言学角度去玩味庄子与惠子的这段经典对话，也许我们会有新的发现。为便于叙述，我们将这段对话予以编号，如下所示：

- (1) 庄子曰：“儻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
 - (2) 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 (3) 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 (4) 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
 - (5) 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 (3) 翻译成白话文就是：“你不是我，怎么知道₁我不知道₂鱼的快乐？”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这句话的“知道₁”带了一个宾语小句，从语义上来说该小句的内容是顺承上句而来且承认上句是个真命题。用现代语言学的术语来说就是：“知（道）”可以带一个宾语小句并且这个宾语小句表达的命题是个真命题。

其实，像这样的例句在现代汉语中也很常见，并且动词不仅仅限于“知道”。例如：

- (6) 小王知道这家伙是小偷。
 - (7) 我最鄙视自己充当神父之类的角色。
 - (8) 我后悔没有把钱还给他。
 - (9) 我多么高兴结识了这样一位朋友。
 - (10) 我清楚我真正的舞美生涯正式开始了。
- (6) – (10) 中的动词“知道、鄙视、后悔、高兴、清楚”都分别带了一个宾语小句，并且这些宾语小句都是真命题（至少在说话人看来如此），因而都是整个句子的预设。这类动词的特点无疑是非常突出的。

汉语语法学界关于动词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然而对于这一类问题的关注却相对较少，甚至没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去称呼这类动词；而在国外，却有学者对此类现象进行过专门研究。Kiparsky & Kiparsky (1970) 发现了英语中的类似现象，将这类动词称为“叙实动词”(factive verb)，与之对应的，把能带真值不定的宾语小句的动词叫做“非叙实动词”(non-factive verb)，并且较为详细地对比研究了这两类动词的句法语义特征。

庄子与惠子这段对话过去已经两千余年，斯人已逝，濠梁之辩虽流传千古，却未有人能从“叙实性”的角度去审视这段对话，实在令人颇为感慨。因此，为了引起广大汉语研究者对叙实性的注意，也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现代汉语研究的视角，我们的研究兴趣也将集中于动词的“叙实性”问题上。

0.2 研究对象

我们研究的主要问题是现代汉语动词的叙实性。汉语语法研究自《马氏文通》以来取得了广泛而深入的成果，广大学者对动词的研究深度和广度上都值得称道，但对于现代汉语动词的叙实性的探讨却相对非常薄弱。虽然也有学者在语义学或语用学的入门书上提及这一现象，但主要还是把叙实动词作为一种预设触发语（presupposition trigger）来看的，单独研究这一问题的成果几乎凤毛麟角。我们比较关心的问题，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 (I) 虽然 Kiparsky & Kiparsky (1970) 及其以后的研究虽然涉及到了叙实动词 (factive verb) 和非叙实动词 (non-factive verb) 的相关问题，但对什么是叙实性这个问题几乎没有做出过详细的说明。因此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界定什么是动词的叙实性。
- (II) 在较为清晰地界定叙实性的基础之上，接着探讨现代汉语动词的叙实性有没有差别？如果有差别，是怎样的差别？
- (III) 现代汉语动词的叙实性与其它语法范畴（诸如时、体、情态、传信、否定等）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有没有什么因素制约叙实性或者有没有什么因素受到叙实性的制约？
- (IV) 现代汉语动词的叙实性与其它语言的表现有没有差别？

0.3 理论背景及研究方法

我们在宏观的理论层面以的“词汇——构式”互动的汉语语法描写体系为指导思想，研究思路是：结合汉语语言事实，立足汉语动词叙实性的主体，着力探讨汉语动词的叙实性问题，特别是动词的叙实性在特定句法语义条件下的变异问题，力争建立汉语动词叙实性的句法语义特征体系。

叙实性不仅是一个语法现象，同时还是一个语义、语用以及逻辑问题，因此我们的理论背景及研究方法将除了语法学以外，还涉及语义学、语用学及逻辑学等方面的理论和方法。

由于动词的叙实性首先体现在语义上，所以我们的总原则是“形式和意义相结合”，即不同的语法表现必然存在意义上的差别，意义上存在差别必然有不同的形式表现；总的方法论是从意义出发，寻求形式的表现和验证。

要探讨现代汉语动词在叙实性上的语法表现，所以我们要借助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知识和描写方法，包括构造最小差别对及句式变换等，还包括配价语法及论元结构理论的理论和技术。

叙实动词、非叙实动词和反叙实动词在语义上的特点较为突出，涉及预设 (presupposition)、推演 (entailment) 等，所以我们要借鉴语义学上的相关理论和方法。

由于叙实动词、非叙实动词和反叙实动词在能否推导出一个真值确定的命题上存在差异，为了揭示这种差异我们还必须借鉴逻辑学上的蕴涵理论 (implication)，同时还要运用到诸如命题逻辑、谓词逻辑、模态逻辑等方面的相关知识与方法。

同时，我们还将借鉴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以及语言类型学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从多角度探讨现代汉语动词的叙实性。

0.4 选题意义

对于现代汉语动词的叙实性的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我们觉得体现在理论和应用两个方面。

从理论层面来看，现代汉语动词的叙实性研究的意义在于：

(1) 弥补薄弱环节，深化和推进汉语动词的叙实性研究，并为汉语其他语法范畴提供解释参照。本课题可以使现代汉语动词的叙实性研究趋于全面、系统、深入，以叙实性为参照，可以为汉语的时体、情态、疑问、传信、否定等语法范畴提供新的解释角度。以现代汉语动词的叙实性为切入点，考察词汇与构式之间的互动关系，不仅有利于深化对叙实性的研究，反过来也将对构式语法起到一定的深化和反省作用。

(2) 发掘新的语言事实，解释新的语言现象。以动词的叙实性为统辖，尽可能全面地考察汉语各类动词在叙实性方面的句法语义表现，并揭示这些表现之间的内在联系，发现并解释新的语言事实。

从实际应用角度看，现代汉语动词的叙实性研究的意义在于：

(1) 为自然语言处理研究提供相对丰富而必要的语义知识资源。我们建立的现代汉语动词的叙实性系统，在主句和动词的宾语从句之间建立形如“知道 p→p”的蕴涵(entailment)关系，可以作为文本蕴涵(textual entailment)的实例，与动词的文本蕴涵形式库互为补充，应用到鲁棒性(robust)的语言处理中去。本课题把对动词的叙实性的句法语义研究结果，尤其是在何种语法语义环境下动词的叙实性变异情况用形式化的手段予以描述，从而直接为自然语言处理吸收和运用。

(2) 推动对外汉语教学、修辞学、逻辑学等相关领域的发展。现代汉语动词的叙实性的研究也可以为对外汉语教学和修辞学等领域提供一个较为新颖的观察视角，从而在同义词辨析、句式的选与用等领域发挥作用。动词的叙实性与蕴涵、预设等逻辑概念有紧密关系，本课题的成果也将对逻辑学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0.5 创新之处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新的选题角度。从叙实性的角度研究现代汉语的动词，目前在国内还属于较为崭新的研究视角。

(2) 新的广度和深度。跟以往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本课题以现代汉语中动词的叙实性作为研究的本体，不仅研究现代汉语中的叙实动词的句法语义问题，还研究半叙实动词、非叙实动词和反叙实动词的句法语义问题，做到了动词叙实性研究的系统和深入。

(3) 新的动态观察方法。跟以往研究较为单一的视角相比，我们从动态的角度研究现代汉语动词的叙实性，不仅把动词的叙实性放在肯定的陈述句中研究，还把动词的叙实性放在多种句法语义环境中进行研究。

(4) 新的语言现象发现与挖掘。以往研究对现代汉语动词的叙实性变异情况几乎没有涉及，本课题将在这方面多作工作。

(5) 新的研究价值取向。以往研究的应用取向不够明晰，我们坚持动词叙实性研究的自然语言处理取向，为现代汉语动词的叙实性的句法语义特征建立规则化的表示系统提供有益参考。

0.6 语料来源

我们在研究现代汉语动词的叙实性的时候，将会是一种基于大规模真实文本调查的研究，因此必须依赖于包含大量真实文本的语料库，我们依赖的数据库是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的网络版语料库；我们还会参考以往研究者的相关研究，除了运用他们的理论、方法外，还会借鉴跟我们的研究有直接关系的语料，这些语料都将一一注明出处；对于较为简单的例句，我们将会依据语感和专业知识自行拟定。

第1章 汉语动词叙实性的研究历史与现状

1.1 汉语动词的分类研究回顾

动词在句子结构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很多语言学家都假设动词是句子的中心。动词在语言中数量众多，由此，为了研究的方便，语言学家们从不同的角度给动词进行分类。为了更好地了解汉语动词的叙实性问题，我们打算先回顾一下学界对汉语动词的分类研究。

1.1.1 传统语言学的动词分类

传统语言学对动词的分类多以动词的意义为基础，同时也涉及到了后来及物动词（外动词、他动词）和不及物动词（内动词、自动词）的区分。

马建忠（1895:143）认为动词主要分为两种，“动而仍止乎内者，曰内动字；动而直接乎外者，曰外动字”。马建忠（1895）把汉语的动词分为内动词和外动词两大类型，这不仅是对传统拉丁语法的继承，更影响了后世学者对汉语动词的分类。

黎锦熙（2001/1924:19–85）把动词定义为叙述事物之动作或变化的词，（2001/1924:85）进而把动词分成四大类：①外动词，动作影响，外及他物，例如“取、吃、看、听”；②内动词，动作表现，内正自身，例如“飞、来、去、走”；③同动词，没有动态，只有动性，例如“是、就是、乃是”；④助动词，帮助动词，占其一部，例如“可以、能够、要、打算、必然”。另外，他还提到了“双宾动词”，这对后来的汉语语法研究影响深远。

王力（1985/1943:42–74）认为动词是“词之指称行为或事件者”，动词后必须带着目的位者，叫及物动词，例如“喝、吃、洗、给”；动词后可以不带目的位者，叫不及物动词，例如“哭、笑、飞、跑”。另外，他把“把、被”这样的介词认为是助动词。

吕叔湘（1990/1942:16）按照意义把动词分成四类。①活动动词，例如“来、去、飞、跳”；②心理活动动词，例如“想、忆、爱、恨”；③“不很活动的活动”的动词，例如“生、死、睡、等候”；④“简直算不上活动”的动词，例如“为、是、有、无”。

由于是汉语语法的起步时期，上面的分类显得略为朴素和粗浅。黎锦熙（2001/1924）的分类显然不符合逻辑学的要求，“内动词、外动词”跟“同动词、助动词”是用不同的标准划分出来的，不在同一层次上。王力（1985/1943）把及物动词定义为“动词后必须带着目的位者”，也存在一定问题，因为现代汉语中的及物动词在成句时并不总是带着宾语。吕叔湘（1990/1942）对动词的分类完全以意义为主，动词分类的命名“‘不很活动的活动’的动词”和“‘简直算不上活动’”的动词在生动形象之余似乎也透露出些许难以找到恰当名称的无奈。

1.1.2 描写语言学的动词分类

赵元任（1968）可谓开启了用美国描写主义研究汉语语法的先河，在他的引领下，经由

朱德熙先生的大力推广，汉语语法研究进入描写主义阶段，相应地，动词分类也贯彻或体现了描写主义以语法功能为标准的特点。

赵元任（1968:293–295）的动词包括了形容词，他先依据能带什么样的宾语把动词分为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又按照动词出现的语法环境，把现代汉语的动词分为九类。不及物动词只能带自身宾语，及物动词可以带任何宾语。不及物动词分成动作动词（Vi，例如“来”）、性质动词（A，例如“大”）和状态动词（Vst，例如“病”）三类。及物动词分成动作动词（Vt，例如“吃”）、性质动词（VA，例如“爱”）、分类动词（Vc，例如“姓”、“是”动词、“有”动词和助动词（Vx，例如“会”）。

朱德熙（1982：57–66）在继承了传统语法的动词分类的基础上，又坚持了美国描写语法的分布原则，提出了新的动词分类方案。

他首先把动词分为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认为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的区别在于所带的宾语不同，不及物动词只能带准宾语（包括动量宾语、时量宾语和数量宾语三类），及物动词能带真宾语。他又把及物动词分为**体宾动词**和**谓宾动词**。**体宾动词**只能带体词性（名词性）宾语而不能带谓词性宾语，例如“骑（马）、买（票）、捆（东西）、喝（一杯）、驾驶（汽车）、修理（电灯）”。**谓宾动词**能带谓词性宾语，例如“能（去）、会（写）、觉得（好）、打算（参加）、希望（快回信）”，有的谓宾动词也能带体词性宾语，例如“喜欢说话（谓词性宾语）vs 喜欢孩子（体词性宾语）、赞成马上出发（谓词性宾语）vs 赞成这个意见（体词性宾语）”。

谓宾动词又分为真谓宾动词和准谓宾动词，**真谓宾动词**的宾语可以是单个的动词或形容词，也可以是主谓结构、述宾结构、述补结构、连谓结构和由副词充任修饰语的偏正结构等，例如“觉得、希望、赞成、打算、以为、认为、感到、能”。**准谓宾动词**的宾语只能是某些双音节动词或偏正结构，并且这种偏正结构的修饰语只能是提词或形容词，不能是副词，例如“进行、有、作、加以、给以、受到、予以”。

赵元任（1968）和朱德熙（1982）对汉语动词的分类影响深远，后来学界对汉语动词的分类大都受他们的影响。胡裕树、范晓（1995：119–134）先按照能否带宾语把动词分为有宾动词和无宾动词两个大类。无宾动词不能带宾语，有宾动词（带宾动词）可以带宾语。有宾动词依据能带宾语的数量又分为单宾动词和双宾动词。单宾动词又分为名宾动词、非名宾动词（谓宾动词）和全能动词（既能带名词性宾语又能带谓词性宾语）。双宾动词又分为“给”类动词、“取”类动词和“借”类动词。名宾动词又分成施宾动词（带施事宾语，例如“住人、跑马、下雨”）和非施宾动词。非名宾动词又分为小句宾动词和非小句宾动词。无宾动词分为典型的无宾动词和离合动词。依据能否单独作谓语把动词分为自由动词和非自由动词，自由动词再分成有宾自由动词和无宾自由动词。不自由动词分为名宾不自由动词、非名宾不自由动词和全能不自由动词。

按照动词的意义类型，以黄伯荣、廖序东（2004）和邵敬敏（2007）为代表的“现代汉语”教材认为动词表示动作、行为、心理活动、或存在、变化、消失等，因而可以分为：**动作行为动词**（走、听、看、批评、宣传、保卫、学习等），**心理活动动词**（爱、怕、恨、喜欢、羡慕、希望、讨厌等），**存现动词**（在、存在、有、发生、死亡、消失等），**判断动词**（是）、

能愿动词（能、会、愿、要、应该、务必等），**趋向动词**（来、去、进、出、出来、进去等）等。

从能不能带宾语以及能带几个宾语的角度，把动词分为**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及物动词**（**外动词**、**他动词**）能带宾语，例如“吃（饭）、喝（水）、想（事情）、知道（他）”等；**不及物动词**（**内动词**、**自动词**）不能带宾语，例如“（鸟）死、（小张）哭、（小李）笑、（蝴蝶）飞”等；有的及物动词能带两个宾语，比如“给（他一本书）、送（你一瓶可乐）、赠（他一面锦旗）”等，这样的动词可以称为“**双宾动词（双及物动词）**”。有的动宾式的合成词可以有粘合跟分离两种形式，这样的动词叫“**离合动词**”，例如“洗澡 vs 洗了一次澡、理发 vs 理了一次发、帮忙 vs 帮他的忙、投票 vs 投了三张票”等。

由于“进行、加以、给以、受到、予以”等准谓宾动词只有动词的语法功能而意义比较虚泛，吕叔湘（1980）称它们“**形式动词**”。有些动词既可以充任准谓宾动词的宾语又能受名词直接修饰，朱德熙（1982）把它们称为“**名动词**”，例如“影响、准备、计划、剥削、研究、演出、分析、工作、准备、调查”等。

“进行、加以、给以、受到、予以”等准谓宾动词和“姓、属于、懒得、成为”等动词造句时总要带上宾语，否则不能成句，有的学者（杨锡彭 1992）又称它们“**粘宾动词**”。

1.1.3 基于配价语法的动词分类

受法国语言学家特斯尼耶尔的配价语法的影响，在朱德熙、袁毓林等学者的推动下，汉语学界开始从配价的角度给动词进行分类。袁毓林（2010/1998）认为，动词成句时能关联的必有名词性成分（行动元，价，向）叫做动词的价，能关联一个必有名词性成分的叫**一价动词**，例如“病、醉、咳嗽、休息、游泳”等；能关联两个必有名词性成分的叫**二价动词**，例如“爱、参观、讨论、学习”等；能关联三个必有名词性成分的叫**三价动词**，例如“给、送、赠送、退换、赔偿”等；不要求关联必有名词性成分的叫**零价动词**，例如“地震、刮风、下雨、下雪”等。此外，袁毓林（1989）还提出汉语中存在“**准二价动词**”（准双向动词），这样的动词联系两个必有名词性成分，但其中一个名词性成分必须由介词引导，例如协同动词“搏斗、结婚、相遇、通航”等和针对动词“拜年、说情、挑战、求助、怪罪、致力”等。

1.1.4 基于情状类型的动词分类

Vendler（1967）依据动词的**情状类型**（situation type），把英语动词分为**状态**（state）动词、**活动**（activity）动词、**完结**（accomplishment）动词和**达成**（achievement）动词。汉语学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不同的汉语动词情状类型分类方案。

邓守信（1986）同意的 Vendler 的看法，认为汉语也有**状态动词**、**活动动词**、**完结动词**和**达成功词**四种类型；而戴浩一（1984）认为汉语的动词只有**动作动词**、**静态动词**、**结果动词**三类。陈平（1988）认为汉语有**状态**、**活动**、**完结**、**复变**、**单变**五种情状，划分出十种动词。

邢公畹（1979）依据是否含结束性来给动词分类，分出**结束性动词**和**非结束性动词**。不能加助词“着”的动词是**结束性动词**，例如“去、进、出、交、给、摔倒、失掉”；能加助词“着”的动词是**非结束性动词**，例如“睡、飞、哭、笑、病、读、写”。

马庆株（1981）还根据持续的性质，把动词分为**持续动词**和**非持续动词**，能加“着”的动词叫**持续动词**，例如“等、看、买、谈、说、表扬、调查”等；不能加“着”的动词叫**非持续动词**（又称“短暂动词”），例如“来、去、死、伤、看见、听见、遇见”等。持续动词又分为强持续动词和弱持续动词。**强持续动词**的计时起点是动作行为的开始点，例如“等了三天了”，指“从等这个动作开始计时该动作已经持续三天了”，类似的动词还有“等、坐、想、睡、注意、站”等；**弱持续动词**的计时起点既可以是动作行为的开始点也可以是动作行为的结束点，例如“吃了三天了”既可以指“从吃这个动作开始计时该动作已经持续三天了”又可以指“从吃这个动作结束计时该动作已经持续三天了”，类似的动词还有“吃、扫、喝、敲、谈、问”等。弱持续动词还可以分为动作持续动词和状态持续动词，**动作持续动词**加“着”表示动作的持续，例如“看、听、说、学、偷”；**状态持续动词**加“着”既能表示动作的持续，又能表示动作行为造成的状态的持续，例如“挂、摆、搁、插、盛”等。

戴耀晶（1997）先把动词分为**动态**和**静态**两个大类，**静态动词**分为**属性**、**关系动词**（是、姓、等于、标志着）和**心理感觉动词**（知道、感觉、相信、抱歉、怕）两个次类。**动态动词**分为**动作动词**和**结果动词**两个次类，**动作动词**往下分类**瞬间动作动词**（踢、砍、碰、咳嗽）和**持续动作动词**（看、吃、想、洗澡）；**结果动词**往下分为**瞬间结果动词**（死、爆炸、醒、见）和**持续结果动词**（变好、长大、走进）。另外还有一些动词兼属**动态动词**和**静态动词**两类，它们是表示**姿势的动词**（站、坐、躺、蹲、住）和表示**位置的动词**（戴、拿、挂、吊、抱）。

马庆株（1988）把国外语言学中的**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的对立引入到汉语学界。**自主动词**表示有意识的或者有心的动作行为，有意识的动作行为指能由动作行为的发出者做主、主观决定、自由支配的动作行为，例如“看、听、吃、打、游泳、讨论、学习”等，**非自主动词**表示无意识或无心的行为，即动作行为的发出者不能自由支配的动作行为，也表示变化和属性，例如“醉、摔、病、死、咳嗽、吃亏、知道、明白”等。

袁毓林（1993）首先根据主语能不能是指人的名词性成分，把动词分为**述人动词**和**非述人动词**。**述人动词**的主语可以是指人的名词性成分，例如“数、换、落_{la}、误”；**非述人动词**的主语不能是指人的名词性成分，例如“蹿、飞、漏、漫”等。**述人动词**又分为**可控动词**（controllable verb）和**非可控动词**（non-controllable verb）。**可控动词**的动作者可以有意识地发出或不发出某个动作行为（例如“拿、问、换、骂”），或者可以避免发生某种通常在无意识中发出的动作行为（例如“忘、怕、落_{la}、丢”）。**非可控动词**表示不能由动作者控制的动作行为，例如“知道、遭受、病、患”等。**可控动词**又分为**自主动词**（volitional verb）和**非自主动词**（non-volitional verb）。**自主动词**指动作者可以有意识地发出的动作行为，例如“换、劝、送、吃”等，**非自主动词**指动作者在无意识中发出的动作行为，例如“丢、跌、误、嫌”等。这三个层面的动词分类都关涉到人对动作的意志问题，因此构成了动词的意志类（volitional class）系统。

1.1.5 基于生成语法的动词分类

Perlmutter (1978) 在关系语法 (Relational Grammar) 的框架下提出所谓的“非宾格动词假说”(Unaccusative Hypothesis): 传统意义上的不及物动词应进一步区分为**非宾格动词**(unaccusative verbs, 又称 ergative verbs **作格动词**, 又译“夺格、施格”等)与**非作格动词**(unergative verbs, 又称 accusative verbs **宾格动词**, 又译“受格”)两个次类; 虽然它们都属于一元动词, 而且其唯一的论元通常都出现在动词的前面位置充当句子的表层结构主语, 但两类动词与其论元之间的深层逻辑语义关系却有着本质的差别: **非宾格动词**表层结构中的主语是深层结构中的逻辑宾语, 是受事论元; 而**非作格动词**表层结构中的主语是深层结构中的主语, 是施事论元。按照“非宾格动词假说”, 汉语中的不及物动词“死、走、来、沉、发生”等是非宾格动词, 而“哭、跳、吵闹”等是非作格动词。

轻动词(Light verb)起源于Larson (1988)提出的“VP 嵌套假设”, 后来被乔姆斯基吸收到最简方案中去, 该假设认为普通的 VP 结构是轻动词 v 的补足语, 二者投射一个 vP 结构。从词汇上看, 有的轻动词没有语音形式, 有的轻动词有语音形式; 有语音形式的轻动词是词汇意义虚, 但句法功能强的一批动词, 例如英语中的“do(做、弄)、be(是、为)、become(成为)、cause(使)等虚动词; 汉语中的“弄、搞、整、打”等, 也属于轻动词的范围。

1.1.6 基于语用学的动词分类

Austin (1962) 创立了言语行为理论, 在他看来有些语句不是用来正确或错误地描述事物的, 而是在做某事, 比如打赌、道歉、宣判、许诺, 因为这些行为都是通过言语实施的, 所以 Austin (1962) 把它们称为“言语行为”。相应地, 表达言语行为的动词就是“**言语行为动词**”(Speech-act verb)。他把言语行为(动词)区分为五类: 裁决类(verdictives), 如估计、宣告等; 行使类(exercitives), 如命令、禁止等; 承诺类(commissives), 如答应、保证等; 表述类(behabitives), 如描述、肯定等; 行动类(expositives), 如感谢、欢迎等。Searle (1979) 对言语行为进行了重新分类: 断言类或阐述类(representative)表示说话人对某事作出一定程度的表态, 对话语所表达的命题内容作出真假判断, 如: 断言、陈述、确认、否认、通知、提醒等; 指令类(directives)表示说话人不同程度地指使听话人做某事, 如请求、敦促、要求、命令、劝告、乞求、邀请等; 承诺类(commissives)指说话人对未来的行作出不同程度的承诺, 如承诺、保证、誓言、拒绝、威胁、等; 表达类(expressives)指说话人在表达话语命题内容的同时所表达的某种心理状态, 如道歉、夸耀、感谢、欢迎、祝贺、哀悼等; 宣告类(declarations)指话语所表达的命题内容与客观现实之间的一致, 如宣布, 任命, 命名等。

1.1.7 基于语义学的动词分类

彭利贞 (2007) 把传统语言学上说的能愿动词(助动词、能动词)称为“**情态动词**”(modality), 并把汉语中的情态动词分为**认识情态动词**(epistemic verbs)、**道义情态动词**

(deontic verbs) 和**动力情态动词** (dynamic verbs) 三类。认识**情态动词**表达说话人对命题为真的可能性与必然性的看法或态度，或者说，它表达说话人对一个情境的出现的可能性的判断，如“可能、能、会、应、应该、必然、一定、肯定、准、得、要”等；**道义情态动词**表达说话人对事件成真的可能性与必然性的观点或态度，涉及许可与必要等概念，关注的是负有道义责任的施事施行某些行为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如“能、可以、准、许、应该、要、会、肯定、必须、得”等；**动力情态动词**表达说话者对一个事件成真的可能性或必要性的观点或态度，与能力或意愿的意义相关，如“能、能够、会、可以、要”等。

使役动词 (factive verb)，也称“使成动词、致使动词”等，早期的语法研究中使役动词指“使、叫、让”等具有明显“使役”意义的动词，后来也指表示原因导致结果这样的意义的动词，例如“谋杀”表示“杀害而导致对方死亡”的意义，其中“杀害”是原因，“死亡”是结果。彭利贞（1993）把使役动词叫做“**使宾动词**”，这类动词从形式上看这类动词构成的“SVO”格式可以变换为深层的“S 使 OV”格式，从意义上来说有五种类型：心理、情绪活动类，例如“恶心、厌恶、爱、恨、惭愧、腻歪”等；动作类，例如“滚、关、开、迁移、歪倒”等；变化类，例如“绿化、美化、丑化、增加、减少、缓解”等；状态类，例如“破裂、分裂、开始、结束、爆炸”等；变化兼状态类，例如“冷、暖、累、香、开阔、严格、健全”等。

Karttunen (1971) 中提出了涵义动词 (implicative verbs, 又译蕴含动词、含蓄动词) 和非涵义动词 (Nonimplicative verbs, 又译非蕴含动词、含蓄动词) 的对立。涵义动词可以预设其不定式补足语小句表征的命题为真，比如 glad, proud, lucky, manage, remember 等；而非涵义动词不能预设其不定式补足语小句表征的命题为真如 ready, eager, willing, decide, want, hope, promise 等。按照 Karttunen (1971) 的观点，由于主要谓语 “eager” 是非涵义动词 (谓词)，所以 “John was eager to see his parents.” 不预设其补足语小句表征的命题 “John saw his parents” (约翰看见了他的父母) 为真，但是如果把其中的谓词 “eager” 换成涵义动词 (谓词) “glad”，则预设其为真。

这两种语义上的对立存在跨语言的适用性。比如，汉语“他高兴见到他的父母”“他记住自己锁上了门”分别预设“他见到了他的父母”“他锁上了门”为真；而“他急于见到自己的父母”“他准备锁上门”并不分别分别预设“他见到了他的父母”“他锁上了门”为真。

据王洪明 (2011) 介绍，阐释动词 (interpretational verb) 这一概念的提出源自对俄语动词未完成体意义的研究。М. Я. Гловинская发现，有些动词未完成体的现在时意义不表示动作正在进行，而表示某人对刚发生过的事情进行的阐释评价，于是她把这种意义定义为动词未完成体的阐释意义，Ю.Д.Апресян认为阐释动词本身不称谓任何具体动作或状态，只是对这一具体动作或状态进行解释 (评价)。汉语中也存在阐释动词，比如“张三后悔学语言学”，其中的阐释动词“后悔”既预设它的宾语小句“张三学语言学”为真，又包含了说话人对这件事的评价是“消极的、负面的、让人充满悔意”；类似的动词还有“夸大、懊悔、责怪、责备、批评、表扬、夸赞”等。Levinson (1983) 把这类动词称为“评价动词” (verbs of judging)，认为它们是预设触发语的其中一种。从叙实性的角度来看，这类动词可以看作叙实动词的一个小类，是包含了情感评价的叙实动词，本书把它们称为“强

叙实动词”。

隐性否定动词(implicit negation verbs)由袁毓林（2012a）提出，这类动词不包含否定语素，采用综合形式，本身就可以表示跟一个分析形式相当的否定性意义，这种否定意义分属于不同的语义层面，可以在不同的语法语义条件下浮现出来。例如“否认≈不承认，拒绝≈不接受”，这类动词还有“防止、避免、差、欠、拒绝、抵制、否认、抵赖、小心、注意、后悔、责怪、怀疑”等。

态度动词(attitude verb)源于逻辑学的相关研究，也叫“命题态度动词”。逻辑学上把包含模态词的命题叫模态命题，传统的模态命题只涉及必然性和可能性两种类型，这种狭义的逻辑一般被称为“真势模态”(alethic)；现代逻辑发现，在真势模态中存在的关系，在其他许多概念之间也成立，由此发展出“道义模态”、“时态模态”、“认知模态”等“广义模态”。无论是狭义的“真势模态”还是“广义模态”都可以分为“命题”和“命题态度”两个部分，相应地表达命题态度的动词叫做“**命题态度动词**”(propositional attitude verb)，简称“态度动词”态度动词，命题态度动词表达人们对宾语小句所陈述的命题的某种态度。态度动词包括情态动词（能愿动词）“可能、必然、应该、务必”等、认知动词“知道、相信、认为、希望(hope)、担忧、要求、但愿、猜测、考虑”等。语言学界对这类动词的集中研究较为少见，多散见于情态动词、叙实动词、涵义动词、认知动词等研究中。

意愿动词指表达人的认识、愿望和情绪情感的动词，既包括传统语言学中的表示意愿的助动词“想、要、愿、肯、愿意”，也包括一般所说的“认知动词”例如“相信、认为、希望、担忧、要求、但愿、猜测、考虑”等。

过程动词(process verb)的说法源于传统语法的英语动词的分类。在传统语法中，按照意义一般把英语的动词分为动作动词（行动动词）、过程动词和状态动词三类。其中过程动词指表示情况的改变的动词，例如“turn, become, grow, change”等。在汉语中对应的动词如“变、变得、死、裂、塌、融化、凝固、爆炸、康复、蒸发、成熟”等。后来随着语言学研究的深入和语言理论的发展，动词的这种分类方案已经渐渐为语言学界所抛弃，“过程动词”这一类别也随之不复存在。

我们基本按照时间轴为线索，梳理了汉语学界对汉语动词的分类研究，动词的分类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基本就是汉语语法研究的缩影，理清这一发展脉络，对汉语动词的叙实性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2 国外的动词叙实性研究

1.2.1 Kiparsky& Kiparsky (1970) 和叙实性研究的发端

Kiparsky & Kiparsky (1970)首先指出，在英语中存在叙实谓词(factive predicate)和非叙实谓词(non-factive predicate)之别，例如：

- (1) 叙实动词: significant, odd, tragic, exciting, relevant, matters
count, make sense, suffices, amuses, bothers

非叙实动词: likely, sure, possible, true, false,
seems, appears, happenas, chances, turns out

他们指出叙实动词和非叙实动词在语法上存在一系列成系统的差别,有些结构只允许叙实动词出现,例如:

1 只有叙实动词充当的谓语允许用带上 that 从句作补足语 (complement) 或带上动名词 (gerund) 的 fact 替换 that 从句, 例如:

(2) a. The fact that the dog barked during the night *is significant/bothes me.*

b. *The fact that the dog barked during the night *is likely/seems to me.*

(3) a. The fact of the dog's barking during the night *is significant/bothes me.*

b. * The fact of the dog's barking during the night *is likely/seems to me.*

(2) 和 (3) 的后面可以接上由叙实动词充当的谓语, 不能接上由非叙实动词充当的谓语

2 只有由叙实动词充当的谓语允许用动名词结构和形容词经过后加-ness 变成的名词性成分替换 that 从句, 例如:

(4) His being found guilty

(5) John's having died of cancer last week

(6) The whiteness of the whale

(4) - (6) 可以充当叙实动词的主语, 不能充当非叙实动词的主语。

3 只有叙实动词才允许作为其宾语的名词 “fact” 带上动名词或 that 从句, 例如:

(7) a. I want to **make clear** the fact I do not intend to participate.

b. *I **assert** the fact I do not intend to participate.

(8) a. You have to **keep in mind** the fact of his having proposed several alternatives.

b. *We may **conclude** the fact of his having proposed several alternatives.

(7a) 和 (8a) 中的叙实动词 “make clear, keep in mind” 允许作为其宾语的名词 “fact” 带上动名词或 that 从句, 而 (7b) 和 (8b) 中的非叙实动词 “assert, conclude” 则不能。

4 对于叙实动词来说, 外置 (extraposition) 是非强制性 (optional) 的, 而对于非叙实动词来说则是强制性 (obligatory) 的, 例如:

(9) a. That there are porcupines in our basement **make sense to me.**

b. It **makes sense to me** that there are porcupines in our basement.

(10) a. *That there are porcupines in our basement **seems to me.**

b. It **seems to me** that there are porcupines in our basement.

包含叙实动词的 (9a) 和 (9b) 两种结构都是合语法的, 而包含非叙实动词的 (10a) 和 (10b) 只有采用了外置句的 (10b) 是合语法的。

5 动名词可以作叙实谓语的宾语, 但是不能自由地作非叙实谓语的宾语, 例如:

(11) a. Everyone **ignored** Joan's being completely drunk.

b. *Everyone **supposed** Joan's being completely drunk.

(11) 中的动名词可以作叙实谓语的宾语, 但是不能作非叙实谓语的宾语。

与之相反的是, 有些结构则只允许非叙实动词出现, 不允许叙实动词出现, 例如:

6 大多数的非叙实动词都允许主语提升，而所有的叙实动词都不允许主语提升，例如：

- (12) a. It **is likely** that he will accomplish even more.

→ He is likely to accomplish even more.

- b. *He **is relevant** to accomplish even more.

(12a) 中的非叙实动词“likely”允许从句的主语提升到主语主语的位置上，而(12b)中的叙实动词“relevant”则不允许这种操作。

7 只有非叙实谓词允许宾格（accusative）和不定式结构，而叙实谓词不允许，例如：

- (13) a. I **believe** Mary to have been the one who did it.

b. *I **resent** Mary to have been the one who did it.

- (14) a. He **fancies** himself to be an expert in pottery.

b. *He **comprehends** himself to be an expert in pottery.

(13a) 中的非叙实谓语“believe”允许后面出现不定式结构，而(13b)中的叙实谓语“resent”不允许；(14a) 中的非叙实谓语“fancies”允许后面出现不定式结构，而(14b)中的叙实谓语“comprehend”不允许。

Kiparsky & Kiparsky (1970) 所指出的英语中的叙实动词和非叙实动词的语法差别是非常明显的。然而由于动名词、不定式等结构是英语中有而汉语中没有的语法现象，所以他们所揭示出来的这些差别对于现代汉语中的叙实动词和非叙实动词则几乎没有多少适用性。要研究现代汉语中的叙实动词和非叙实动词的语法差别还得另辟蹊径。

Kiparsky & Kiparsky (1970) 接着又指出，上面所揭示的种种语法差别都与一种语义上的差别存在紧密联系，这种语义差别就是预设（presupposition）。请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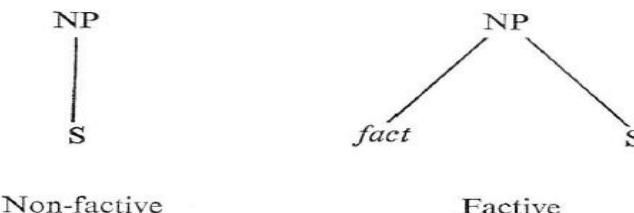
- (15) a. It **is odd** that it is raining.

b. It **is likely** that it is raining.

(15a) 包含了叙实谓词“odd”，(15b) 包含了非叙实谓词“likely”，它们在语义上的重要区别在于：(15a) 预设了（presuppose）“it is raining”（正在下雨），而(15b) 则没有这种预设。

所有的叙实谓词都有这种语义特征而所有的非叙实谓词都没有这种语义特征，这是叙实谓词和非叙实谓词的基本差别。

为了解释叙实谓词和非叙实谓词语法和语义上的种种差别，他们假设：叙实谓词和非叙实谓词语法和语义上的差别源于其补足语（complement）的预设在深层结构上的不同，可以图示为：



从这个假设出发，他们认为最接近叙实句的深层结构的句子将是如下类型的句子：

- (16) I **regret** the fact that John is ill.

如果将补足语小句改写为动名词结构可以得到 (17):

(17) I **regret** the fact of John's being ill.

如果删除 fact 将得到 (18):

(18) I **regret** the John's being ill.

如果 fact 删掉直接应用于 (16) 那样的基础形式，就会形成简单的 that 小句:

(19) I **regret** that John is ill.

有了这样的假设就可以将前面所示的叙实谓词表现出来的语法特点串联起来，为了证明这一假设的正确性，他们又从叙实小句的句法孤立 (syntactic insulation)、中性的和歧义的谓语以及代名化等方面阐述了叙实谓词和非叙实谓词语法特点上的差别。

Kiparsky & Kiparsky (1970) 最后讨论了叙实性和感情义 (emotive) 的关系。感情义是去掉跟叙实性相关的其它语义特征剩下来的意义，感情义补足语表达说话人主观的、情感的、评价性的反应 (reaction)。叙实谓词和非叙实谓词内部都存在感情义与非感情义的区别，如下表所示：

叙实谓词	感情义	非感情义
主语小句	important, crazy, odd	clear, well-known
宾语小句	regret, resent	be ware (of), forget
非叙实谓词		
主语小句	improbable, nonsense	likely, seem, turn out
宾语小句	intend, prefer, eager	predict, anticipate, suppose

表一：谓词的叙实性和感情义的关系

从能否表达感情义角度来细化对叙实谓词和非叙实谓词的研究对研究现代汉语中叙实动词和非叙实动词句法语义上的差异是很有启发作用的，后面我们将会专门说明感情义和叙实性强弱的关系。

总体而言，Kiparsky & Kiparsky (1970) 从叙实性这样一个比较新颖和独特的角度来研究动词语法语义关系上的差别是非常有意义的，它对于深化对动词的认识以及开拓较新的研究视角是意义深远的。可惜之处在于，文中虽然提到了“叙实性” (factivity)、叙实谓词、非叙实谓词等概念，却并未将其作出明确的界定。该文讨论的是英语动词的叙实性，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对于同一语义所采用的语法手段并不相同，所以其揭示的叙实谓词和非叙实谓词的语法差别对研究现代汉语动词的叙实性适用性较低，而他们从预设这一语义角度揭示叙实谓词和非叙实谓词最基本的差别，以及将叙实性跟感情义挂钩，对于研究现代汉语动词的叙实性则有较大的借鉴价值。

1.2.2 Leech (1987/1983) 对叙实性的研究

Leech (1987/1983:427-452) 专设“叙实性”一章，主要讨论了如下几个问题：叙实性动词的三分、纯叙实性词和有条件的叙实性词、叙实性链和从属述谓结构的三种抽象。

1.2.2.1 叙实性、非叙实性和反叙实性谓词的区分

Leech (1987/1983:427-452) 依据谓词对从属谓结构 (subordinate predication) 所规定的性质 (叙实性、非叙实性、反叙实性)，可以将谓词分为叙实 (factive) 谓词、非叙实 (non-factive) 谓词和反叙实 (counter-factive) 反叙实三类，例如：

- (20) a. Marian **realized** that her sister was a witch. (玛丽安意识到她妹妹是个巫婆)
b. Marian **suspected** that her sister was a witch. (玛丽安怀疑她妹妹是个巫婆)
c. Marian **pretended** that her sister was a witch. (玛丽安假装她妹妹是个巫婆)

(20a) 中的 “realize” 能确保其后从属谓结构的真实性，因而是叙实谓词；(20b) 中的 “suspect” 不能确保其后从属谓结构的真实性，因而是非叙实谓词；(20c) 中的 “pretend” 之后的从属谓结构一定是个假命题，而其否命题则是真命题，所以 “pretend” 是一个反叙实谓词。

Leech (1987/1983:427-452) 同时也指出了这三类并非界限分明的不同类别，有的谓词可以兼属两类。例如：

- (21) a. **It's nice** that Jhon has many friends. (约翰有很多朋友，这很好。)
b. **It's nice** to have many friends. (有很多朋友很好。)

Leech (1987/1983:430) 认为 (21a) 是叙实性的，而 (21b) 是非叙实性的。

1.2.2.2 纯叙实性词和有条件的叙实性词

Leech (1987/1983:427-452) 在叙实词内部分出了纯叙实性词 (pure factive predicate) 和有条件的叙实性词 (conditional factive predicate)。纯叙实词主要是那些可与 that-从句和-ing 短语相连的谓词，如“realize, be sorry, know, amuse”等；有条件的叙实性词主要是后接不定式短语和名词性词组的谓词，如“cause, become, have to, force”等。

当叙实性谓词是肯定结构时，这两类叙实词作用相同，均能使从属谓结构带有叙实性；当叙实性谓词是否定结构时，只有纯叙实性词能使从属谓结构保持叙实性。例如：

- (22) a. I'm **sorry** that he lost his job. ⇒He lost his job.
b. I'm **not sorry** that he lost his job. ⇒He lost his job.
- (23) a. I **saw** Aunt Agnes down three whiskies. ⇒Aunt Agnes downed three whiskies.
b. I **didn't see** Aunt Agnes down three whiskies. *⇒Aunt Agnes downed three whiskies.

Leech (1987/1983:433-434) 认为 “be sorry”的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都蕴涵 “He lost his job”，所以是纯叙实谓词；而 “see” 肯定形式蕴涵 “Aunt Agnes downed three whiskies”，否定形式却不蕴涵该小句，所以是有条件的叙实性词。

1.2.2.3 叙实性链

Leech (1987/1983:435-437) 指出，在一个句子中，一个述谓结构可以看作是另一个的条件，每个谓词的叙实性保证了蕴涵 (entailment) 关系保持到连锁的最后一节。这就是“叙实性链” (factive chains)。

- (24) a. Mario compelled Freda to let him drive her home.
b. Freda had to let him drive her home.
c. Freda let him drive her home.
d. He drove her home.
e. She went home.

(24a) - (24e) 每一句都蕴涵下一句。

当否定了主命题以后，所有的蕴涵关系由于连锁反应而消失，非叙实谓词也有同样的连锁反应。如果在从属层次中间的某处引入一个非叙实谓词，叙实性链也会中断。

1.2.2.4 从属述谓结构的三种抽象

根据支配谓词的性质，从属述谓结构可以代表不同的抽象性，受条件叙实词支配的述谓结构指的是事件或状态（事件、状态、过程、行动等），受非叙实词支配的述谓结构指的是述谓结构（思想、观念、概念，存在于人们的头脑里），受纯叙实词支配的述谓结构指的是事实（知识范畴的“事物”，即所知道的事，永恒的和到处存在的。当事实与现实相对应时，事实与事件更接近。事实可以看作具有绝对叙实性的命题，不能被否定，没有“真事实”与“假事实”之分）。

1.2.3 Givón 的感知、认知及话语动词 (PCU verbs)

Givón (2001: 153-155) 指出，感知 (perception)、认知 (cognition) 及话语 (utterance) 动词 (PCU verbs) 的主语或者是感觉或认知一个状态或事件，或是陈述一个关于状态或事件的命题。由于它们的逻辑特点，PCU 动词可以进一步分为叙实动词和非叙实动词。叙实动词指不论主句真值为何补足语小句的真值都一定为真的动词，或者不论主句真值为何补足语小句的真值都一定为假的动词，分别对应为肯定的叙实动词 (positive factive) 和否定的叙实动词 (negative factive) 比较：

- (25) 肯定的叙实动词 (positive factive)
a. She **knew** that John loved her. ⇒John loved her.
b. She **didn't know** that John loved her. ⇒John loved her.
- (26) 否定的叙实动词 (negative factive)
a. He **pretended** that he knew her. ⇒He didn't knew her.
b. He **didn't pretend** that he knew her. ⇒He didn't knew her.

(25) 主句的叙实动词“know”使得不论主句的真值为何，补足语小句都是真的；而(26) 主句的叙实动词“pretend”使得不论主句的真值为何，补足语小句都是假的，而其否定句的则是真的。

肯定叙实动词的补足语小句是整个句子的预设,而否定叙实动词的补足语的否命题才是句子的预设,它们以不同方式确定了补足语小句的真值和句子的预设。Givón (2001: 153-155) 指出,而非叙实动词则没有这种预设,例如:

- (27) a. She *thought* that he was a liar. * \Rightarrow He was a liar.
 b. She *didn't think* that he was a liar. * \Rightarrow He was a liar.

(27) 中的非叙实动词“think”不能决定补足语小句的真值，也没有确定句子预设的能力。

Kiparsky & Kiparsky (1970) 讨论了叙实动词和非叙实动词的语法语义特点, 然而对叙实动词却未加定义, Givón (2001: 153-155) 虽然对叙实动词着墨不多, 但给叙实动词和非叙实动词下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义; Kiparsky & Kiparsky (1970) 没有划分叙实动词和非叙实动词的次类, 而 Givón (2001: 153-155) 将叙实动词和非叙实动词都分为肯定的和否定的两类, 这对我们进一步了解叙实性是很有意义的, 然而他的分类却不如 Leech (1987/1983:427-452) 那样影响深远, 所用的术语透明性也较低, 不易从字面把握其确切含义。

1.3 国内的动词叙实性研究

1.3.1 语用学界对叙实动词的研究

汉语学界对动词的叙实性研究关注不多,主要集中于语用学概论性的介绍性的文献中讨论预设触发语时稍稍提及,未有深入讨论。

Levinson (2001/1983) 列出了预设触发语的 13 个类型: 确指描述语、叙实谓词、蕴涵动词、改变状态动词、反复词语、判断动词、时间从句、分裂句、隐性分裂句、比较和对照句、非限制性定语从句、反事实条件句和疑问句。

Kiparsky & Kiparsky (1970) 指出叙实谓词和非叙实谓词的主要差别在于能否预设补足语小句为真, Levison (2001/1983) 显然是受到了他们的影响。国内有些研究者在介绍预设触发语的时候基本照搬了 Levinson (2001/1983) 的观点, 如索振羽 (2000: 131), 丁爱群 (2006), 苏兰姣 (2008a,b) 等。

叙实动词是讨论预设触发语时提及的，所以学者们对叙实动词也是从预设触发语角度定义的。例如：

辛斌（1997）指出所谓叙实谓词，是指发话人在语句中选择这类谓词必然预设后面补语成分所表达的命题的真实性。辛斌的“补语”是对英语单词 complement 的翻译，这种所谓的“补语”在汉语里面很多都视为宾语小句。

蓝纯（1999）从预设角度与叙实动词进行了简单定义，“能够预设其宾语的真实性的动词称作‘事实动词’（如‘知道’‘明白’‘懂得’），不能预设其宾语的真实性的动词称作‘非事实动词’（如‘认定’‘打算’）”。

邱天河（2002）提到可以反映出已发生的事实的那些实情动词如 know、realize、regret

等以及一些可起到谓语动词作用的形容词短语如 *be aware that*, *be odd that*, *be glad that* 等触发的前提被称作为实情前提。邱天河所谓的“前提”即通常所说的“预设”,“实情动词”即我们所说的“叙实动词”。

郭昭军 (2004) 认为所谓叙实谓词是指说话人通常预设宾语从句所表达的命题为真的一类谓词。

伊藤大辅 (2007) 认为“高兴”是一种叙实谓词,即它所在的句子预设小句宾语所表达的命题为真。

叙实动词作为预设触发语的研究看似成果较多,然而研究角度太过单一,很多成果只是停留在翻译或介绍的层面,或者比附英语的叙实动词,对叙实动词语法语义特点的探讨不够深入,也不够系统,并不能揭示叙实动词和非叙实动词在语法语义特点上存在的差别。

1.3.2 语法学界对叙实性的研究

朱德熙 (1982: 122-123): 在意念上表示判断的真谓宾动词,并指出这里的判断是广义的,包括所有能转化为逻辑命题的语言形式,他给这类动词举的例子如下:

(28) 承认这是事实。

发现自己做错了。

证明被告无罪。

知道他有一个女儿。

相信明天会下雨。

虽然他在这里没有使用“叙实动词”和“非叙实动词”这样的概念,但我们还是隐约能看出叙实动词和非叙实动词的影子,比如“发现、证明、知道”这样的动词可以归入叙实动词,而“承认、相信”则是较为典型的非叙实动词。并且他认为,这类动词带的小句宾语跟“打算明天去、准备马上出发”是不同的,前者表示一个判断,而后者表示一种行动;然而他所使用的“判断”是没有清晰定义的,很难看出来它跟“行动”有什么区别,他自己也指出这两类宾语也可以是同形的,例如“我知道在北京开会”和“我主张在北京开会”。

沈家煊 (1999, 137—140) 在讨论否定词移位(否定提升 negation arise)问题时涉及到了叙实性问题。他指出,有人把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都预设 p 的判断语词称作“叙实词”(factives),如“后悔、奇怪、责怪、忘记”等;例如:

(29) 我后悔/不后悔当初没考大学。 ⇒当初没考大学。

(30) 我十分奇怪/一点不奇怪他没有申诉。 ⇒他没有申诉。

把肯定形式预设 p 而否定形式不预设 p 的判断词语称为“半叙实词”,如“肯定、断定、承认”:

(31) 我断定/*不断定他在家。 ⇒他在家。

(32) 我承认/*不承认我也有错。 ⇒我也有错。

有的判断词预设(衍推) ~p,如“装作、梦想、幻想”等,它们意味着作出的判断与事实不符,有人将其成为“逆叙实词”。

沈家煊（1999, 139—140）在这类词的名称上沿用了朱德熙（1982: 122-123）的说法，在分类上基本沿用了 Leech（1987/1983:427-452）的分类，只不过，他没有 Leech（1987/1983）分类中的“非叙实词”的概念，而将“相信”这样的非叙实词称为“中项词语”；只有中项词语才适用否定移位；他比 Leech（1987/1983）多出了一个“半叙实词”的概念，这样细化了这类词的分类，也加深了我们对于叙实性的理解。

袁毓林（2014b）则运用叙实性概念讨论动词的隐性否定问题。他指出，“防止、避免、差、欠、拒绝、抵制、否认、抵赖、小心、注意、后悔、责怪、怀疑”等动词包含隐性否定意义，所以称之为“隐性否定动词”。文章先指出，这种动词的词义结构中所包含的隐性否定及其语义层次是不同的：“防止、避免、差、欠、拒绝、抵制、否认、抵赖、怀疑”等动词所包含的隐性否定意义处于断言（assertion）平面，“小心、注意”等动词所包含的隐性否定意义处于语用推论（pragmatic inference）平面，“后悔、责怪”等动词所包含的隐性否定意义处于预设（presupposition）平面。

他又运用叙实性测试隐性否定意义的句法语义效应。他将叙实性定义为“叙实性指谓词及其否定式能否推演其宾语所表示的命题是真或是假的能力”，接着把肯定式和否定式都预设（presuppose）宾语所表示的命题是一个事实的动词称为叙实词（factives），把只有肯定式或否定式预设宾语所表示的命题是一个事实的动词称为半叙实词（semi-factives），把肯定式预设宾语所表示的命题不是一个事实的动词称为逆叙实词（counterfactuals），把肯定式和/或否定式都不预设宾语所表示的命题是（或不是）一个事实的动词称为非叙实词（non-factives）。按照这样的标准，他认为：“后悔、责怪、抵赖”类动词是强叙实词，而“否认”类动词是弱叙实词或半叙实词；“防止、避免、差、欠、拒绝、小心”类动词近似于逆叙实词，“怀疑”是非叙实词；表示言语行为的“抵赖、否认”是叙实词，而表示言语引用的“抵赖、否认”是逆叙实词。

袁毓林（2014b）不仅给叙实性下了一个相对明确和科学的定义，这是自 Kiparsky & Kiparsky（1970）以来首次对叙实性的界定；他还细化了叙实性的下位范畴，这对我们进一步认识叙实性及相关概念起到了较大的深化作用；同时，他没有仅仅停留在下定义和简单分类等层次较浅的问题上，而是将叙实性跟隐性否定问题结合起来，从而为深化叙实性研究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范例。

李新良（2014）在 Kiparsky & Kiparsky（1970）、Leech（1987/1983:427-52）、沈家煊（1999）和袁毓林（2014b）等的影响下，根据动词对其宾语小句真值的不同预设能力，把现代汉语的叙实性动词分为叙实动词、非叙实动词和反叙实动词三类，并系统地研究了这三类动词的句法语义特点。李新良（2015, 2016, 2018a, b），李新良、袁毓林（2016、2017），陈振宇、甄成（2017），陈振宇、姜毅宁（2018），郭光、陈振宇（2019），唐正大、强星娜（2019），杜世洪（2018），张新华（2015）等或深入探讨某一类动词的叙实性问题，或对叙实性的本质进行了重新思考，又进一步深化了现代汉语动词的叙实性研究。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虽然没有专门讨论跟叙实性相关的问题，但在讨论其它问题时涉及到了叙实性相关的问题，如方梅（2005）、李明（2003）、李兴亚（1987）、张谊生（2000a, b）等。

1.3.3 跟叙实性相关的学位论文

目前,我们还发现了与叙实性相关的三篇硕士论文,分别是曹其升(2008)、蒋彩利(2009)与李新良(2010)。

曹其升(2008)将反叙实作为一个独立的语法语义范畴,对反叙实及相关的叙实、非叙实、否定、虚拟、反问、非现实等概念的区别和联系做了一定的讨论,并讨论了现代汉语中的反叙实词语(假作、装成、假装、佯装等)、反叙实算子(猛一听、乍一看、差一点等)以及反叙实条件句的句法语义特征,最后还讨论了反叙实表达的价值功能和认识论意义。

文章的结构比较清楚,尤其是他列举出了为数不少的反叙实动词和具有反叙实作用的短语(反叙实算子),这为研究反叙实提供了较有意义的参考,但文章对所涉及的问题讨论相对不够深入,在反叙实词语的判断上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装出、伪装、假象、假装、貌似、看似、好意思、声称、号称”等(曹其升 2008: 11-14),其中只有“装出、伪装、假象、假装”算是反叙实动词。

蒋彩利(2009)以“事实预设动词”作为研究对象。文中特别指出,“事实预设动词”指“能够出发事实预设的动词”,不同于叙实动词,比叙实动词的范围要大(蒋彩利 2009: 16)。不过从她的定义和文章的讨论来看,我们看不出来“事实预设动词”跟叙实动词有什么质的区别。她将“事实预设动词”分为“词义事实预设动词”与“非词义事实预设动词”,前者在词义当中就必然包含了事实预设(后悔、反省等),而后者词义当中没有这种要求(看见、感谢等),其实她所分出的这两类动词跟 Givón (2001: 153-155) 讨论的叙实动词没有不同之处。

蒋彩利(2009)主要的努力在于对“事实预设动词”进行分类(第三章到第六章)。她首先把“事实预设动词”分为操作类和影响类两个大类,操作类下面又分为心理行为类、言语行为类和复合行为类,其中每个次类下面又分为若干小类;影响类下面分为情感影响类、复合影响类和论证影响类。该文所分出的类别不可谓不详细,对我们认识叙实动词提供了较有益的参考,但是分出类别以后的讨论太过简单,列举几个例句就戛然而止,没有充分讨论各个类别动词的语法语义特点;由于这种分类基本是基于语义的,要探讨的问题也不太明确,所以这种分类的价值有待商榷;所分类别过于琐碎,以致于概括力不强,有的类别下面只有一两个成员。

李新良(2010)从叙实词语的界定出发,认为“叙实动词”涵盖的范围较小,现代汉语当中具有叙实作用的词语不仅限于动词,还有形容词、副词、以及某些类词结构,它们可以统称为“叙实词语”。文章接着又讨论了各类叙实词语的句法实现格式和这些句式的变换关系,认为叙实词语的这些句式不仅在同一词类内部可以互相转换,还可以实现跨词类的转换;文章还描写了叙实词语的句法语义特征包括叙实词语的高层谓语属性、叙实词语的现实指向、叙实词指称的有定倾向、叙实词语与否定、叙实词语的主观评注性、叙实词语暗含的因果关系、叙实词语的论旨角色分析、从同义词、反义词角度看待叙实词语等问题,文章最后还探讨了叙实词语语法功能的历时变化问题:叙实动词尤其是非典型的叙实动词有向认识情态靠拢的趋势,叙实形容词在频繁的使用中逐渐具有了叙实动词的某些功能,叙实词语总体

的发展趋势是由意义独立的成分逐渐向意义虚泛、专门表达说话人视角的成分发展。

李新良（2010）扩大了叙实词的范围，将形容词、副词等也纳入到叙实范畴之内，对深化对叙实词的认识具有一定作用，但由于“叙实词语”涵盖不同的词类，因此得出的结论不是那么整齐；文章的主要目的在于讨论所有“叙实词语”都具有的语法语义特征，所以讨论较为笼统和概括，在深入和细致上做得不够充分。

1.4 本章小结

自 Kiparsky & Kiparsky (1970) 提出叙实动词和非叙实动词这对概念以来，迄今已经四十多年过去了，虽然 Leech 和 Givón 等人对叙实性问题做了一些补充，但这方面研究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总而言之，国内对动词的叙实性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1) 探讨不够深入，仅停留在介绍翻译的层次上；(2) 翻译或照搬英语的例句，缺乏对汉语叙实动词及相关句式的语法语义特点的探讨；(3) 系统性和本体意识不强，仅仅涉及对叙实动词的介绍，而鲜见叙实动词及相关句式的本体性的研究，对非叙实动词和反叙实动词的专门研究罕有涉及；(4) 研究角度较为单一，只涉及在 SVO 句式下动词的叙实性，而未讨论在其它语法环境下动词的叙实性如何表现。

针对上述国内叙实性研究存在的问题，我们主张一种立足于汉语事实的动词叙实性研究，以汉语动词及相关句式的叙实性作为研究的本体，从而建立一个系统性较强的汉语动词的叙实性范畴。

第2章 叙实性及相关概念梳理

2.1 引言

通过上面一章的介绍，我们知道，国内对动词的叙实性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1）探讨不够深入，仅停留在介绍翻译的层次上（索振羽 2000: 131, 丁爱群 2006, 苏兰姣 2008a、b 等），（2）翻译或照搬英语的例句，缺乏对汉语叙实动词及相关句式的语法语义特点的探讨，（3）系统性和本体意识不强，仅仅涉及对叙实动词的介绍，而鲜见叙实动词及相关句式的本体性的研究，对非叙实动词和反叙实动词的专门研究罕有涉及。

针对上述国内叙实性研究存在的问题，我们主张一种立足于汉语事实的动词叙实性研究，以汉语动词及相关句式的叙实性作为研究的本体，从而建立一个系统性较强的汉语动词的叙实性范畴。本章旨在对动词的叙实性作出理论上的探讨，先简要回顾国内外对动词叙实性研究的历史，并对动词的叙实性及相关概念重新作出较为清晰的界定；接着从比较宏观的角度对汉语的叙实动词、非叙实动词和反叙实动词及相关句式存在的成系统的句法语义差别作出探讨，以期深化对汉语动词的叙实性的认识，为实现立足于汉语事实的动词叙实性研究打好理论基础。

2.2 叙实性概念的演变过程及重新梳理

2.2.1 叙实性概念的发展演变

Kiparsky & Kiparsky (1970) 首先指出，在英语中存在叙实谓词 (factive verb) 和非叙实谓词 (non-factive verb) 之别，由此开创了叙实性研究的先河。例如：

- (1) a. I *regret* that it is raining. (我很遗憾现在正在下雨)
- b. I suppose that it is raining. (我假设现在正在下雨)

(1a) 中的 “regret” 预设其宾语小句 “it is raining” 是个真命题、事实，因此，它是一个叙实动词 (factive verb)；而 (1b) 中的 “suppose” 不能预设其宾语小句 “it is raining” 是个真命题，因此，它是一个非叙实动词 (non-factive verb)。

Leech (1987/1983:427-52) 则依据谓词对从属谓结构 (subordinate predication) 所规定的性质 (叙实性、非叙实性、反叙实性)，把谓词分为叙实 (factive) 谓词、非叙实 (non-factive) 谓词和反叙实 (counter-factive) 谓词三类。例如 (例句选自 Leech 1987/1983 中译本 429 页)：

- (2) a. Marian realized that her sister was a witch. (玛丽安意识到她妹妹是个巫婆)
- b. Marian suspected that her sister was a witch. (玛丽安怀疑她妹妹是个巫婆)
- c. Marian *pretended* that her sister was a witch. (玛丽安假装她妹妹是个巫婆)

(2a) 中的 “realize” 能确保其后从属谓结构 “her sister was a witch” 的真实性，因而是叙实谓词；(2b) 中的 “suspect” 不能确保其后从属谓结构 “her sister was a witch” 的

真实性，因而是非叙实谓词；（2c）中的“pretend”之后的从属述谓结构“her sister was a witch”一定是个假命题，而其否命题则是真命题，所以“pretend”是一个反叙实谓词。

Leech（1987/1983:427–52）把 Kiparsky & Kiparsky（1970）所谓的非叙实动词一分为二：一部分仍然是非叙实动词（如 suspect），另一部分称之为反叙实动词（如 pretend）。我们能够看出，Leech（1987/1983:427–452）的分类更为精细，从而深化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沈家煊（1999：137–40）在讨论否定词移位（否定提升 negation arise）问题时涉及到了叙实性问题。他提到了叙实动词、反叙实动词和半叙实动词，却未提及非叙实动词。沈著把肯定形式预设 p 而否定形式不预设 p 的判断词语称为“半叙实词”。袁毓林（2014b）把只有肯定式或否定式预设宾语所表示的命题是一个事实的动词称为半叙实词（semi-factives），从而扩大沈家煊（1999）的半叙实动词的外延。沈家煊（1999）和袁毓林（2014b）不仅细化了动词的叙实性角度的分类，还涉及到了非叙实动词和反叙实动词，这无疑为汉语动词的叙实性研究作出了较大贡献。

2.2.2 叙实性的重新界定

Kiparsky & Kiparsky（1970）虽然开创了叙实性研究的先河，但并未对什么是叙实性作出清晰的界定。Leech（1987/1983）把叙实动词、非叙实动词和反叙实动词对从属述谓结构规定的性质分别称为“叙实性、非现实性、反叙实性”，这样做的好处是给这三类动词所具有的对从属述谓结构的不同作用都确立了清晰的名称，但缺点在于：这三类动词的上位概念是什么？或者说，这三类动词对从属述谓结构的不同规定性的统一称呼是什么？

袁毓林（2014b）对这个问题有了较好的回答，他把将叙实性定义为“叙实性指谓词及其否定式能否推演其宾语所表示的命题是真或是假的能力”。这与 Leech（1987/1983）所谓的“动词对从属述谓结构的规定性”的思想是一致的。

为此，我们吸收 Leech（1987/1983）和袁毓林（2014b）的思想，把叙实性重新定义为：**叙实性是动词的一种语义功能，即动词预设其宾语小句真值的能力**。具体来说，肯定式和否定式都预设其宾语小句为真的动词是**叙实动词**，叙实动词具有的预设其宾语小句为真的能力叫**叙实功能**；肯定式和否定式都不预设其宾语小句为真，也不预设其宾语小句为假的动词的是**非叙实动词**，非叙实动词具有的不预设其宾语小句为真，也不预设其宾语小句为假的能力叫**非叙实功能**；肯定式和否定式都预设其宾语小句为假的动词是**反叙实动词**，反叙实动词具有的预设其宾语小句为假的能力叫**反叙实功能**。相应地，叙实动词、非叙实动词和反叙实动词都可以称为**叙实性动词**。

其实不光动词有叙实性的问题，形容词、副词、连词等也有叙实性，如果考虑到这些词类，那将得到“叙实性谓词”。本文先讨论动词的叙实性问题，其他词类的叙实性留待以后研究。

至此，我们对叙实性及相关概念都有了比较清晰的说明，我们既给每一类动词所具有的语义功能分别赋予名称，同时也给这三类动词所具有的不同语义功能提供了一个易于指称的名称。这也算是从理论上深化了动词的叙实性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对叙实性采用的是一种广义的观点，包括叙实功能、非叙实功能和反叙实功能三种语义功能。相应地，Leech (1987/1983:427-452) 所用的“叙实性”是狭义的，专指叙实动词所具有的叙实能力。

2.3 汉语叙实性动词的句法语义差别

Kiparsky & Kiparsky (1970) 指出叙实动词和非叙实动词在语法上存在一系列成系统的差别。毫无疑问，汉语的动词也存在叙实、非叙实和反叙实等语义上的对立。例如：

(3) a 我知道/不知道他已经来了。 \Rightarrow 他已经来了。

* \Rightarrow 他没来

b 我认为/不认为他已经来了。 * \Rightarrow 他已经来了。

* \Rightarrow 他没来。

c 我幻想/没幻想他已经来了。 * \Rightarrow 他已经来了。

(3a) 中的“知道”肯定式和否定式“不知道”都能推出其宾语小句“他已经来了”为真，(3b) 中的“认为”肯定式和否定式“不认为”都推不出其宾语小句“他已经来了”为真，也推不出其宾语小句为假，(3c) 中的“幻想”肯定式和否定式“没幻想”都推不出其宾语小句“他已经来了”为真，但可以推出其宾语小句为假。

上面的例子说明，汉语的动词也同样存在这三种语义功能上的对立，这三类动词也同样存在着一系列的系统性的句法语义差别。这种差别可以通过下面的一系列测试来说明。

2.3.1 追补测试

首先，叙实动词、非叙实动词和反叙实动词对追补与宾语小句真值相同的后续小句的反应不同。例如：

(4) a 我知道他来了。 \rightarrow 我知道他来了，事实上他真来了。

b 我认为他来了。 \rightarrow 我认为他来了，事实上他真来了。

c 我幻想他来了。 \rightarrow *我幻想他来了，事实上他真来了。

(5) a 我不知道他来了。 \rightarrow 我不知道他来了，事实上他真来了。

b 我不认为他来了。 \rightarrow 我不认为他来了，事实上他真来了。

c 我没幻想他来了。 \rightarrow *我不幻想他来了，事实上他真来了。

(4) 和 (5) 说明，叙实动词“知道”允许追补与其宾语小句真值相同的后续小句，非叙实动词“认为”也允许同样的操作，而反叙实动词“幻想”不允许这样的操作。

叙实动词、非叙实动词和反叙实动词对追补与其宾语小句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的反应也不尽相同。例如：

(6) a 我知道他来了。 \rightarrow *我知道他来了，其实他没来。

b 我认为他来了。 \rightarrow 我认为他来了，其实他没来。

c 我幻想他来了。 → 我幻想他来了，其实他没来。

(7) a 我不知道他来了。 → *我不知道他来了，其实他没来。

b 我不认为他来了。 → 我不认为他来了，其实他没来。

c 我没幻想他来了。 → 我没幻想他来了，其实他没来。

(6) 和 (7) 说明，叙实动词“知道”不允许追补与其宾语小句真值相同的后续小句，非叙实动词“认为”允许同样的操作，而反叙实动词“幻想”也允许这样的操作。

叙实动词、非叙实动词和反叙实动词对追补表明其宾语小句真假不定的后续小句的反应也不尽相同。例如：

(8) a 我知道他来了。 → *我知道他来了，他也许来了，也许没来。

b 我认为他来了。 → 我认为他来了，他也许来了，也许没来。

c 我幻想他来了。 → *我幻想他来了，他也许来了，也许没来。

(9) a 我不知道他来了。 → *我不知道他来了，他也许来了，也许没来。

b 我不认为他来了。 → 我不认为他来了，他也许来了，也许没来。

c 我没幻想他来了。 → *我没幻想他来了，他也许来了，也许没来。

(8) 和 (9) 说明，叙实动词“知道”不允许追补表明其宾语小句可真可假的后续小句，非叙实动词“认为”允许同样的操作，而反叙实动词“幻想”不允许这样的操作。

上面我们把动词的叙实性定义为动词预设其宾语小句真值的能力，通过追补这三类不同的后续小句，我们做到了对动词这种“预设”能力的验证与说明，即判断动词对宾语小句的预设能力，不再仅凭语感，而是有了操作性很强的测试和验证手段。

2.3.2 否定提升测试

Jespersen (1917) 首次提到英语中存在否定提升现象。在 Horn (1978) 的启发下，沈家煊 (1999: 133–141) 则用“概率情态和语义强度”来分析汉语否定词移位的规律和受到的限制，他认为，处于语义强度等级中项的词语允许否定移位（即否定提升），而强项和弱项的词语都不允许否定移位。Kiparsky & Kiparsky (1970) 则认为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是个语法孤岛 (island)，所以不能进行否定提升操作，而非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则可以。结合 Kiparsky & Kiparsky (1970) 和沈家煊 (1999: 133–41)，我们可以将他们的观点重新整理为：叙实动词和反叙实动词不允许否定提升，而非叙实动词允许否定提升，例如：

(10) 我不知道世锦赛在美国举行 ≠ 我知道世锦赛不在美国举行

(11) 我不后悔学语言学。 ≠ 我后悔没学语言学

(12) 他们不幻想以大英帝国的招牌吓唬日本 ≠ 他们幻想不以大英帝国的招牌吓唬日本

(13) 赵辛楣没梦见苏文纨跟自己结婚 ≠ 赵辛楣梦见苏文纨没跟自己结婚

(14) 我不觉得她可怜 ≈ 我觉得她不可怜

(15) 赵辛楣不认为苏文纨喜欢自己 ≈ 赵辛楣认为苏文纨不喜欢自己

(16) 小李不相信自己能成功 ≈ 小李相信自己不能成功

(10) – (11) 里面的叙实动词“知道、后悔”和 (12) – (13) 里面的反叙实动词“幻想、梦见”都不允许否定提升，而 (14) – (16) 中的非叙实动词“觉得、认为、相信”允许否定提升。

2.3.3 疑问提升测试

通过考察，我们发现，叙实动词、非叙实动词和反叙实动词对疑问提升的能力也不尽相同，具体来说就是：叙实动词和反叙实动词不允许疑问提升，非叙实动词允许疑问提升。我们首先看叙实动词和反叙实动词对疑问提升的反应。请看：

(17) a 我知道谁去上课了。（但是不告诉你）

b*我知道谁去上课了？

(18) a 他知道鸿渐是不是真的喜欢柔嘉。

b*他知道鸿渐是不是真的喜欢柔嘉？

(19) a 秦始皇到死还在幻想谁会给他长生不老药。

b*秦始皇到死还在幻想谁会给他长生不老药？

(20) a 他假装自己谁都不认识。

b*他假装自己谁都不认识？

(17) – (20) 的宾语小句都是疑问形式，但作为真性问都是不合格的句子，这说明其中的叙实动词“知道”和反叙实动词“幻想、假装”都不允许疑问提升。

非叙实动词却允许疑问语气提升。例如：

(21) 你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吗？ =这是个好主意吗？

(22) 你觉得谁是好人呢？ =谁是好人呢？

(23) 你觉得这是不是个好主意？ =这是不是个好主意？

从左边看，(21) – (23) 删除“你认为、你你觉得”句子的意思基本不变；从右边看，是非问句(21)、特指问句(22)以及正反问句(23)内嵌为非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以后，整个句子依然跟独立成句时一样，都还是真性问，这说明，非叙实动词允许疑问语气提升。

对于非叙实动词允许疑问提升的问题我们还可以通过下面的方法予以说明。即：

(24) 你认为这是个好主意？ =你认为不认为这是个好主意？

(25) 你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你觉得不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26) *你知道这是个好主意？ ≠你知道不知道这是个好主意？

(27) *你幻想这是个好主意？ ≠你幻想没幻想这是个好主意？

(24) – (25) 宾语小句里面的正反疑问跟主句动词构成的正反疑问，意思基本没有变化，而(26)和(27)作为真性问句子根本就不成立。我们认为，这种现象完美地说明了：叙实动词和反叙实动词不允许疑问提升，非叙实动词允许疑问提升。

2.3.4 宾语小句的话题化测试

上面的讨论，针对的都是句子的谓语核心，而从动词的宾语小句来看，这三类动词也不尽相同。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叙实动词、非叙实动词和反叙实动词对宾语小句的话题化允准能力也不一样。具体来说就是：叙实动词允许宾语小句的话题化，非叙实动词有的允许宾语小句的话题化有的不允许，而反叙实动词一般不允许宾语小句的话题化。例如：

- (28) 我知道世锦赛在美国举行 →世锦赛在美国举行，我知道
(29) 他们幻想以大英帝国的招牌吓唬日本→*以大英帝国的招牌吓唬日本，他们幻想
(30) 贺龙认为这是一个歼敌的机会 →*这是一个歼敌的机会，贺龙认为
(31) 我相信好人最终会占上风 →好人最终会占上风，我相信

(28) 中的叙实动词“知道”允许宾语小句的话题化，(29) 中的反叙实动词“幻想”不允许宾语小句的话题化。(30) 和 (31) 中非叙实动词“认为”和“相信”一个允许宾语小句的话题化，一个不允许，这其实也反应了它们的叙实性也存在差别：从说话人对宾语小句的肯定程度来说，“相信”要比“认为”更强，即“相信”更接近于叙实动词。

上面的现象说明了这样一种趋势：对宾语小句话题化的允准程度与动词的叙实能力有较大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叙实动词的叙实能力最强，所以允许宾语小句的话题化；反叙实动词的叙实能力最弱，所以不允许宾语小句的话题化；非叙实动词的叙实能力介于二者之间，所以，叙实性接近叙实动词的允许宾语小句的话题化，叙实性接近反叙实动词的不允许宾语小句的话题化。

2.3.5 宾语小句主宾语的提取测试

叙实动词、非叙实动词和反叙实动词对宾语小句的主宾语的提取的允准能力也不一样。例如：

- (32) a 我知道，这些人从相识到恋爱有许多刻骨铭心的故事。
b 我知道这些人从相识到恋爱的许多刻骨铭心的故事。（提取宾语小句的宾语）
c 我知道从相识到恋爱的许多刻骨铭心的故事的这些人。（提取宾语小句的主语）
- (33) a 秦始皇幻想方士们会给他送来长生不老药。
b*秦始皇幻想方士们会给他送来的长生不老药。（提取宾语小句的宾语）
c*秦始皇幻想会给他送来的长生不老药的方士们。（提取宾语小句的主语）
- (34) a 他觉得大家可怜这个人。
b*他觉得大家可怜的这个人。（提取宾语小句的宾语）
c*他觉得可怜这个人的大家。（提取宾语小句的主语）
- (35) a 孙柔嘉相信方鸿渐对自己说过甜言蜜语。
b 孙柔嘉相信方鸿渐对自己说过的甜言蜜语。（提取宾语小句的宾语）
c 孙柔嘉相信对自己说过甜言蜜语的方鸿渐。（提取宾语小句的主语）

(32) – (34) 说明，叙实动词“知道”允许通过提取宾语小句的主语或宾语来实现宾语小句的指称化，而反叙实动词“幻想”不允许同样的操作。(34) 和 (35) 中的非叙实动词“觉得”和“相信”一个允许宾语小句的指称化而另一个不允许，这其实也还是反映了“相信”的叙实性跟“觉得”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相信”的叙实性更接近叙实动词。

结合上面三类动词对宾语小句话题化允准能力的讨论，我们能够发现：一般情况下，允许宾语小句话题化的动词一般也允许宾语小句的主宾语的提取，不允许宾语小句话题化的动词也不允许宾语小句的主宾语的提取，即允许宾语小句的话题化跟允许宾语小句的主宾语的提取具有充分必要条件关系。

允许宾语小句的话题化跟允许宾语小句的主宾语的提取具有的这种充分必要条件关系还反应在以下方面。例如：

(36) a 我知道这些人从相识到恋爱的许多刻骨铭心的故事。→这些人从相识到恋爱的许多刻骨铭心的故事，我知道。

b 我知道从相识到恋爱的许多刻骨铭心的故事的这些人。→从相识到恋爱的许多刻骨铭心的故事的这些人，我知道。

(37) a* 秦始皇幻想方士们会给他送来的长生不老药。→方士们会给他送来的长生不老药，秦始皇幻想。

b* 秦始皇幻想会给他送来的长生不老药的方士们。→会给他送来长生不老药的方士们，秦始皇幻想。

(36) – (37) 说明，允许宾语小句话题化和关系化的动词，当宾语小句关系化以后，还允许这个指称性的宾语话题化；而不允许这两种操作的动词，当宾语小句关系化以后，也同样不允许这个指称性的宾语话题化。

其实，对宾语小句的话题化和主宾语提取的允准能力也与叙实性有较为紧密的关系：叙实能力最强的是叙实动词，这样的动词既允许宾语小句的话题化也允许对其宾语小句主宾语的提取；叙实能力最弱的是反叙实动词，它既不允许宾语小句的话题化也不允许对其宾语小句主宾语的提取；叙实能力较弱的是非叙实动词，它们有的允许宾语小句的话题化和主宾语提取（叙实能力强的），有的却不允许（叙实能力弱的）（如表一所示）。

	叙实能力	宾语小句话题化	宾语小句主宾语提取
叙实动词	强	+	+
非叙实动词	较强	+	+
	较弱	—	—
反叙实动词	最弱	—	—

表一：动词的叙实能力与宾语小句的话题化、宾语小句主宾语的提取的关系

2.3.6 宾语小句的关系化测试

叙实动词和反叙实动词还允许通过把宾语小句关系化的方式来实现宾语小句的指称化，而非叙实动词有的允许这种操作，有的不允许。例如：

(38) a 我知道我现在处境危险。 (王朔《枉然不供》)

b 我知道我现在处境危险这一事实。

(39) a 秦始皇幻想方士们给他送来了长生不老药。

b 秦始皇幻想方士们给他送来了长生不老药的情景。

(40) a 他相信这样对我们都有好处。

b 他相信这样对我们都有好处这一事实。

(41) a 许多人认为，姚明最终要在 NBA 和 CBA 中作出选择。

b*许多人认为，姚明最终要在 NBA 和 CBA 中作出选择这一事实/情景。

(38) 中的叙实动词“知道”和(39)中的反叙实动词“幻想”都允许宾语小句的关系化，而(40)和(41)中的非叙实动词“相信”和“认为”一个允许宾语小句的关系化而另一个不允许，这其实也还是反映了“相信”的叙实性跟“认为”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相信”的叙实性更接近叙实动词。

我们从对宾语小句真值的预设能力、对否定提升和疑问提升的允准能力、对宾语小句话题化的允准能力、对宾语小句的主宾语的提取允准能力以及宾语小句的关系化等方面讨论了汉语的叙实动词、非叙实动词和反叙实动词存在的一系列句法语义差别。这些差别又可以作为区别性特征成为判别三类动词的句法语义标准。

需要指出的是，这只是一个大致的倾向，叙实动词、非叙实动词和反叙实动词的每一个具体的成员并不一定都具备这些特征。也就是说，我们承认汉语的这三类动词都是原型范畴 (prototypical category)。坦而言之，这三类动词的内部成员的句法活动能力和语义差别很大，这三类动词的句法语义差别也不止我们上面列出的这些。要找出完全符合上述特征的动词难度较大，只能找出符合其中的几项而不符合另外几项的某个动词。这其实也反映了不可避免的一致性和完备性之间的矛盾：照顾到一致性就必然无法顾及完备性，反之亦然。

2.4 关于叙实性的其他理论思考

除了上面已经交待的针对动词的叙实性的理论探索以外，我们必须交待以下几个问题。

2.4.1 叙实之“实”

叙实动词、非叙实动词及反叙实动词都冠以“实”，这里的“实”依据 Kiparsky & Kiparsky (1970) 和 Leech (1987/1983) 是指宾语小句是不是一个真命题，即是不是事实。我们在这里不想对真命题和事实作出哲学思辨式的讨论，只想指出：这里所谓的真命题和事实是说话人心目中认定的真命题，带有说话人的主观性。哲学上有所谓的“de dicto”（关于所说的，从言，所谓）模态和“dere”（关于事物的，从物，所指）模态之分，用以区别认识主体心目中认定的事实和真正的事实。例如“张三看见李四杀人了”，张三看到的也许是假象，跟

真正事实有出入，但说话人把“李四杀人了”这样的短语编码为“看见”的宾语小句，就说明，在说话人的心目当中，“看见”的宾语小句“李四杀人了”是一个事实。

我们认为，说话人作为话语的发出者，在交际中占据相对主动而积极的地位，他会选择适当的语言编码策略来组织话语，如把什么样的成分编码为主语、宾语，该话语以什么成为预设等等，从说话人编码的角度考虑动词的叙实性问题相对容易把握一些。另外，我们的研究是立足于语言的，我们难以判断说话人认定的事实跟真相之间有无出入，而只能依据说话人的言语来判断什么是说话人心目中认定的事实与非事实。因此，我们把叙实之“实”界定为说话人心目中认定的事实。也就是说，叙实性是一种“面向说话人”（speaker oriented）的语法范畴。

2.4.2 叙实性之“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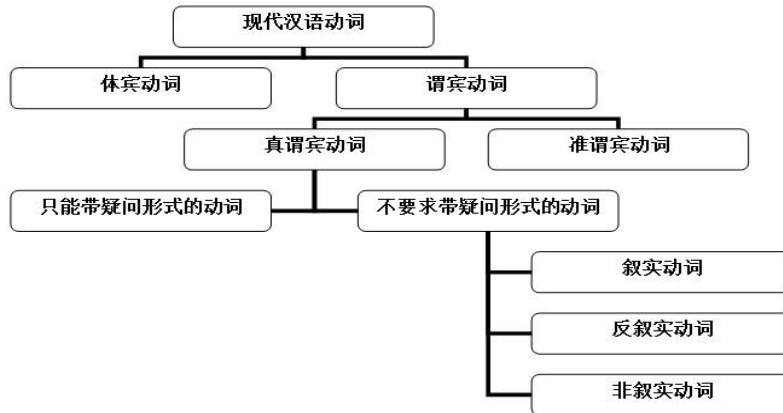
另一个需要交待的问题是叙实性之“源”的问题，即为什么动词的叙实性会存在差别？Kiparsky & Kiparsky (1970) 认为动词的叙实性存在差别来源于宾语小句的预设在句法上的深层结构 (syntactic deep structure)；Leech (1987/1983) 认为动词的叙实性反映了“动词对从属述谓结构”的规定性。我们认为，“深层结构”和“动词的规定性”的说法的观点失之于难以验证和不容易把握。

对于动词的叙实性的来源问题，我们的解释是：叙实性源于词汇结构，而词汇结构又反映了词语的概念结构。所以，不同的叙实性其实就是不同词汇的不同概念结构 (conceptual structure) 的反映。以“后悔”为例，“后悔”的词义包含了 [+已然]、[+反道义]、[+自指] 等语义特征，所以它的宾语小句相应地表现出 [+已然] 的时体特征、多含贬义、主语为零形式或为反身代词自己并且经常出现词语“不该”等语法表现。这样以来，它的叙实能力就比语义特征相对单纯的“知道”要强。再如“梦见”，由于它的词义中包含了 [+非现实] 的语义特征，所以它的宾语小句陈述的事件都是发生在非现实世界的，因而，它是一个反叙实动词。我们可以用语法表现来验证概念结构的差异，所以，用概念结构来解释叙实性的来源较为合理。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也一直贯彻了这一思想。

2.5 三类动词的成员

通过上面对叙实动词、反叙实动词和非叙实动词语法语义特点的探讨，结合吕叔湘 (1980: 33)，朱德熙 (1982)，尹世超 (1985)，王明华 (1989)，李临定 (1990: 163–164)，胡裕树、范晓 (1996: 155–167)，黄伯荣 (1998: 172–179) 列举出的动词以及孟琼等 (1999)，我们基本可以确定现代汉语中这三类动词各自的外延，我们也将运用以往研究中提出来的语法语义标准，给这三类动词划分次类，以便我们后来的讨论。

我们的具体做法是，我们依据 [土宾语能否转化为主谓结构] 排除准谓宾动词，依据 [土带宾语小句] 排除不能带宾语小句的动词，[土宾语小句必须是疑问形式] 可以排除要求宾语小句必须是疑问形式的动词；剩下来的动词再依据语义标准 [土宾语小句是句子的预设]，可以区分出它们到底属于叙实动词、非叙实动词、反叙实动词的哪一类 (如 (图一) 所示)。



图一

2.5.1 叙实动词的外延

现代汉语常见的叙实动词有如下这些：

哀叹 懊悔 暴露 抱怨 悲哀 表明 表现 诧异 阐明 承认 瞅见 得知 发现 否认 甘心 甘愿
高兴 忽略 获悉 记得 纪念 忌讳 看见 埋怨 明白 目睹 碰见 批评 瞥见 奇怪 瞧见 清楚
情愿 庆幸 听见 望见 忘记 忘了 稀罕 晓得 羡慕 遇见 证明 证实 知道 坐视 感觉到 注意到 觉察到

根据语义差别，我们可以将它们分为如下次类：

- (1) 感知类：瞅见 看出 看见 看到 看着 目睹 碰到 碰见 碰着 瞥见 瞧见 听出
听见 听到 听着 望见 闻见 闻到 闻到 闻着 遇见 遇着 感觉到等
- (2) 知道类：明白 清楚 忘记 忘了 晓得 知道等
- (3) 感情评价类：哀叹 懊悔 悲哀 抱怨 诧异 甘心 甘愿 高兴 忌讳
埋怨 批评 奇怪 情愿 庆幸 稀罕 羡慕 纪念 数落等
- (4) 证明类：暴露 表明 表现 阐明 承认 揭露 证明 证实等

2.5.2 非叙实动词的外延

现代汉语常见的非叙实动词有如下这些：

暗示 报道 辨别(出) 猜 猜测 裁定 阐述 传说 当作 点明 发觉 发现 告发 怀疑 觉得
觉着 考虑(到) 料定 怕 判断 判明 认为 深感 生恐 生怕 声称 声明 声言 说 诉说 听
说 推测 推算 唯恐 显得 相信 想 宣布 寻思 扬言 疑虑 以为 重申 保管 保险 眼看
根据语义差别，我们可以将它们分为如下次类：

- (1) 感觉类：感觉 觉得 觉着 怀疑 看 认为 想 猜测 相信 深感 推测 推算等
- (2) 言说类：报道 声称 声明 说 听说 扬言 重申等

2.5.3 反叙实动词的外延

现代汉语常见的反叙实动词如下所示：

吹嘘 幻想 假装 梦见 梦想 妄称 污蔑 诬陷 想象（着） 装作

根据语义差别，我们可以将它们分为如下次类：：

（1）“幻想”类：幻想、梦见、梦想、想象（着）等

（2）“吹嘘”类：吹嘘、妄称、污蔑、诬陷等

（3）“假装”类：假装、装作等

需要指出的是，有的动词的叙实性既与反叙实动词的叙实性存在着交叉，又与非叙实动词的叙实性存在着共同之处。这类动词如下所示：

巴望 答应 打算 发誓 建议 渴望 盼望 企望 图

企图 申请 试图 同意 妄图 预言 争取 担心 想 希望等

把它们归入非叙实动词或反叙实动词都有道理，这样看来，它们似乎可以称为现代汉语动词的叙实性的“灰色地带”。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几乎每一类动词的成员的语法活动能力都不一样，所以，它们存在典型度的差别。

第3章 否定与汉语动词的叙实性

本章尝试以否定为测试环境，主要通过直接否定动词、否定宾语小句、接否定性后续小句、否定提升、双重否定等几种语法手段来测试动词的叙实性。旨在弄清：在否定环境下叙实动词、半叙实动词、非叙实动词和反叙实动词的叙实性如何体现（比如，原有的叙实性会不会消失或者会不会出现波动和漂移等），并反过来观察动词的叙实性对否定有无制约作用。

3.1 否定与叙实动词的叙实性

3.1.1 叙实动词对否定的反应

本节选取语义较为中性的并且语法表现较为丰富的“知道”作为研究的“标杆”，来探讨叙实动词对否定的反应。

叙实动词“知道”能带小句形式的宾语，还能带名词性宾语和零形式宾语。例如：

- (1) 我知道鸿渐爱唐晓芙。
- (2) 我知道鸿渐对唐晓芙的爱。
- (3) 鸿渐爱唐晓芙，我知道0_i。

我们认为，“知道”的这三种形式的宾语具有派生关系，(1)是基础形式，(2)和(3)由(1)变换而来，具体操作过程为：(1)的宾语小句经历指称化就得到了(2)那样的名词性宾语；

(1)的宾语小句经过移位或承前省略就得到(3)那样的零形式宾语。并且“知道”的宾语为零形式时，作为始发句是不能成句的，必须是话题句或者是承前省略那样的形式才能成立。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先讨论“知道”带小句宾语时的叙实性。

“知道”带肯定形式的宾语小句时，能预设其宾语小句为真。例如：

- (4) 我知道这是毕加索的画。 ⇒这是毕加索的画。
- (5) 大家都知道，战国七雄打了两百多年的仗。 ⇒战国七雄打了两百多年的仗。
- (6) 公众知道银行已实行了该制度。 ⇒银行已实行了该制度。

通过(4)–(6)能够看出，叙实动词“知道”带肯定形式的宾语小句时，可以预设其宾语小句所陈述的命题为真。

当“知道”带否定形式的宾语小句时，它依然能预设其宾语小句为真。例如：

- (7) 林则徐到了广东以后，他就知道中国军器不如西洋。 ⇒中国军器不如西洋。
- (8) 其实平安村的村干部都知道这种做法与法律不符。 ⇒这种做法与法律不符。
- (9) ……虽然我们知道日既不出又不落。 ⇒日既不出又不落。
- (10) 诗所说的不是真事，它自己也知道不是真事。 ⇒(诗所说的)不是真事。

(7)–(10)表明，带否定形式的宾语小句时，“知道”的宾语小句“中国军器不如西洋”“这种做法与法律不符”“日既不出又不落”“(诗所说的)不是真事”依然还是真的。

当“知道”本身受到否定时，无论带肯定形式的宾语小句还是否定形式的宾语小句，它都能预设该宾语小句为真。例如：

-
- (11) 我不知道这是毕加索的画。 ⇒这是毕加索的画。
(12) 大家都不知道，战国七雄打了两百多年的仗。⇒战国七雄打了两百多年的仗。
(13) 林则徐到了广东以后，他不知道中国军器不如西洋。 ⇒中国军器不如西洋。
(14) 其实平安村的村干部都不知道这种做法与法律不符。 ⇒这种做法与法律不符。

(11) – (14) 中“知道”本身受到了否定，但无论是(11)和(12)那样的肯定形式的宾语小句还是(13)和(14)那样否定形式的宾语小句，都不会因为“知道”受到否定而改变真值，都依然还是真的。

正因为叙实动词无论肯定形式还是否定形式都能预设其宾语小句为真，所以当我们追加一个与宾语小句的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时，句子会产生语义矛盾。例如：

- (15) a 我知道这是毕加索的画。
b*我知道这是毕加索的画，这其实不是毕加索的画。
(16) a 大家都知道，战国七雄打了两百多年的仗。
b*大家都知道，战国七雄打了两百多年的仗，其实没有那么久，只打了一百多年。
(17) a 从前面的故事和以上对寻租的理论模型的分析，我们知道寻租是要花费成本的。
b*从前面的故事和以上对寻租的理论模型的分析，我们知道寻租是要花费成本的；
其实也不需要什么成本。

如果在(15)的宾语小句“这是毕加索的画”后面追补与之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这其实不是毕加索的画”，句子不再成立，这是因为“知道”的宾语小句是句子的预设，当追加与宾语小句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时，句子会产生语义矛盾。(16)和(17)也是一样。

如果换一种视角再去审视上面的现象的话，可以发现，“知道”不允许一般文献上提到的“否定提升”(NEG- rising)。例如：

- (18) 我不知道世锦赛在美国举行。 ≠我知道世锦赛不在美国举行。
(19) 公众不知道银行已实行了该制度。 ≠公众知道银行没实行该制度。
(20) 我不知道方鸿渐爱唐晓美。 ≠我知道方鸿渐不爱唐晓美。
(21) 我不知道这是毕加索的画。 ≠我知道这不是毕加索的画。
(18) 左侧的否定在主句的谓词“知道”，右侧的否定在宾语小句的谓语部分，左右两侧否定的位置和层次不一样，语义差别也很大：左侧的预设是“世锦赛在美国举行”，而右侧的预设则是“世锦赛不在美国举行”，两者截然相反。(19) – (21)的情形也是如此。从右往左看的话，可以发现叙实动词不允许否定提升，即把宾语小句的否定提升到主句层面上来。

由于叙实动词不允许否定提升，所以它的NEG V NEG O双重否定格式(为了称说方便，下文直接把这种格式的双重否定简称为“双重否定”)的语义也不等于原式。例如：

- (22) 我不知道世锦赛不在美国举行。 ≠我知道世锦赛在美国举行。
(23) 我不知道这不是毕加索的画。 ≠我知道这是毕加索的画。
(24) 我不后悔没还给他钱 ≠我后悔还给他钱
(25) 大家没意识到他没跟上来 ≠大家意识到他跟上来
包含了叙实动词“知道”、“后悔”“意识到”的(22) – (25)的双重否定跟原式的意义大相径庭：左右两边的预设正好相反。

3.1.2 “后悔”与否定的高相容性

除了“知道”那样语义比较中性的叙实动词以外，现代汉语里面还有“后悔”这样的包含了情感评价义的叙实动词。这类动词由于比“知道”的语义更加复杂，所以它们的叙实功能比较稳定，几乎没有什句法语义手段能够取消它们的叙实性，所以，我们把它们称为“强叙实动词”。

这类动词除了具有上面的“知道”那样的句法语义特征以外，当面对否定时，它们还有不同于一般叙实动词的表现。

跟一般的叙实动词“知道”相比，“后悔”的宾语小句比较欢迎否定形式，与否定形式的宾语小句具有更高的相容性。例如：

- (26) 李某急得日不思食，夜不能寐，后悔当初未经论证就草率从事。
- (27) 后悔当初没有用自己的乳汁喂养孩子。
- (28) 如今人们急着印名片时才后悔没有留下几个铅字架。
- (29) 小艾懊恼万分，他后悔自己不懂医学知识。
- (30) 很多当地人后悔当初没去占个摊位租上间房子。

如(26) – (30)所示，“后悔”的宾语小句多为否定形式，我们统计的结果也显示，“后悔”的宾语小句否定式所占的比例要高于肯定式，也高于“知道”的否定式宾语小句。

这种现象也可以从“后悔”的语义结构中获得解释：“后悔”的宾语小句具有“消极、贬义”的感情色彩，除了用某些贬义词来表示这种“消极、贬义”的感情色彩以外，运用否定形式的宾语小句无疑是较为自然的选择。

实际上，“后悔”带否定式的宾语小句时，意义与带肯定式宾语小句有些差别：带肯定式时的意义是“做了不该做的事而后悔”，而带否定式时的意义是“没有做应该做的事情而后悔”。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用下面的方法来证明，请看：

- (31) a 后悔当初没有用自己的乳汁喂养孩子。其实我该用乳汁喂养孩子。
b*后悔当初没有用自己的乳汁喂养孩子。其实我本就不该用乳汁喂养孩子。
- (32) a*明英宗后悔错杀了于谦。他本来就该杀于谦。
b 明英宗后悔错杀了于谦。他本来不该杀于谦。

(31)中的“后悔”的宾语小句是否定形式，在其后追补“应该 vp”句子成立，追补“不应该 vp”句子难以成立；(32)中的“后悔”的宾语小句是肯定形式，情况与(31)正好相反。

“后悔”带否定式宾语小句时对宾语小句 vp 的感情色彩选择也相应发生了逆转：肯定形式的宾语小句中的 vp 具有“消极、贬义”的色彩，而否定形式的宾语小句中的 vp 具有“积极、褒义”的色彩。例如：

- (33) 小艾懊恼万分，他后悔自己不[懂医学知识]_{vp}。
- (34) 后悔当初没有[用自己的乳汁喂养孩子]_{vp}。
- (35) *他后悔没有[触犯国家的法律]_{vp}。
- (36) *很多当地人后悔当初没[参与打砸抢活动]_{vp}。

(33) – (34)中的 vp 都具有“积极、褒义”的色彩，句子能够成立，而(35) – (36)中

的 vp 由于具有“消极、贬义”色彩，句子难以成立。其实，这种现象可以用结构组合性原理来解释：“后悔”要求其宾语小句具有“消极、贬义”色彩，所以只允许肯定式宾语小句具有“消极、贬义”色彩，而对于否定式宾语小句，由于其中有否定算子，这个否定算子正好把 vp 的“积极、褒义”色彩逆转为“消极、贬义”色彩。

“后悔”的宾语小句欢迎否定形式还体现在其宾语小句带情态动词上：“后悔”的宾语小句比较排斥认识情态动词、动力情态动词和肯定形式的道义情态动词，而只能容忍否定形式的道义情态动词。例如：

(37) a*他又后悔该说刚才那话。 [道义情态]

b 他又后悔不该说刚才那话。

(38) a*他又后悔可能说那话。 [认识情态]

b*他又后悔不可能说那话。

(39) a*他又后悔能说刚才那话。 [动力情态]

b*他又后悔不能说刚才那话。

(37) – (39) 说明，“后悔”的宾语小句只能容忍否定形式的道义情态动词，而排斥其它类型的情态动词。

对于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我们的解释为：“后悔”的词汇意义中包含了[+反道义]特征，而宾语小句中出现的“不该”是这种词汇意义中隐含的语义成分的溢出。由于宾语小句中的“不该”是从“后悔”的词汇意义中溢出的，所以，它是一个冗余成分，删除它句子依然能成立；而原先没有“不该”的句子，插入它句子也依然能成立。例如：

(40) 他又后悔不该说刚才那话。 ↔他又后悔说刚才那话。

(41) 我很后悔不该失言冲撞了她。 ↔我很后悔失言冲撞了她。

(42) 他后悔不该轻信别人带了那么多“贅品”。 ↔他后悔轻信别人带了那么多“贅品”。

(40) – (42) 的等价变换表明，由于“不该”是溢出的隐入成分，所以它是冗余的，说话人既可以采用综合性的隐入式表达，也可以采用分析性的溢出式表达。

正是由于“后悔”的词汇意义隐含了“不该”，所以，其宾语小句总是与某种道义相冲突的，因而它会引起主体的“后悔”；也因为它是与某种道义相冲突的，所以其具有“消极、贬义”色彩，而要表达这种“消极、贬义”色彩，否定形式是较为自然的选择，所以，“后悔”的宾语小句多是否定形式。

本节讨论了叙实动词的否定现象，可以发现：叙实动词可以带肯定形式的宾语小句，也可以带否定形式的宾语小句；无论带肯定形式还是否定形式的宾语小句，叙实动词都预设其宾语小句为真；叙实动词本身受到否定以后并不会影响其叙实功能，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叙实动词不允许追补与宾语小句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也不允许否定提升，其双重否定格式和原式意义不相等。

3.2 否定与半叙实动词的叙实性

现代汉语中的半叙实动词一般都具有感知义，常见的有如下一些：

瞅见 看出 看见 看到 看着 目睹 碰到 碰见 碰着 警见 瞧见 听出

听见 听到 听着 望见 闻见 闻到 闻着 遇见 遇着 感觉到

从构词上来看，这类动词有的已经包含了某些表示具体感觉器官的语素，如表示视觉的

“看、目睹、警、瞧、望、遇”等，表示听觉的“听”等，“见、到、着”这些语素标明了信息的来源；还有的动词并未包含标明运用了哪种具体的感觉器官，例如“觉察到”等。

从结构类型来看，这类动词都是动结式结构，其中的“见、出、着、到”都是表示结果的补语。

戴耀晶（1997：13）从情状类型的角度把汉语的动词分为静态、动态、静态兼动态三种类别，其中静态动词包括属性、关系动词（是、姓、等于）和心理感觉动词（知道、相信、抱歉、怕），动态动词包括动作动词（踢、砍、碰、看、吃、想）和结果动词（死、爆炸、醒、变好、长大），静态兼动态动词包括姿勢动词（站、坐、躺）和位置动词（戴、拿、挂）。

从动词的情状类型上来说，半叙实动词所带宾语小句的谓语核心不能是静态动词（“是”除外），可以是动态动词和静态兼动态动词；而叙实动词“知道”的宾语小句可以为静态动词，可以为动态动词，也可以为静态兼动态动词。例如：

- (43) a 人们常常看见在炎热的夏日狗伸着长舌喘气。 (动作动词)
b 屠户看见一只狼蹲坐在那里，望着自己，一动不动。 (静态兼动态动词)
c*我看见张三姓张。 (静态动词)
- (44) a 张三知道李四在打电话。 (动作动词)
b 我知道我的人生的河流在慢慢地、慢慢地流入大海。 (结果动词)
c 上去一看，才知道自己估计错了。 (静态动词)
d 程颐知道朱熹已经在门外站了一夜。 (静态兼动态动词)

(43) 说明半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排斥静态而倾向于动态，(44) 说明叙实动词“知道”的宾语小句动态和静态皆可。

从时体特点来说，半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的时与主句动词具有同时性，即感知主体只能感知“正在”发生的；叙实动词“知道”的宾语小句也没有这个限制。例如：

- (45) a 我看见一颗流星从天边闪过。 (“看”在现在，“闪”也在现在)
b*我看见一颗流星刚已经从天边闪过。 (“看”在现在，“闪”在过去)
c*我看见一颗流星即将从天边闪过。 (“看”在现在，“闪”在将来)
- (46) a 我知道我最担心的事情正在发生。 (“知道”在现在，“发生”也在现在)
b 我知道我最担心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知道”在现在，“发生”在过去)
c 我知道我最担心的事情即将发生。 (“知道”在现在，“发生”在将来)

(45) 说明，半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的时与主句动词具有同时性，(46) 说明，叙实动词“知道”都没有这种限制。出现这种差别的原因在于人类感知器官的分工不同：视觉和听觉器官只能感知正在发生的事件，不具备预测和回忆的功能，而属于较高级别的意识等心理活动可以感知现在，可以回忆过去，也可以预测将来。

半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的谓语核心还可以是形容词，但宾语小句中能出现的形容词所受限制较多，该形容词能否出现在该宾语小句中要受小句主语的限制；叙实动词“知道”的宾

语小句中能出现的形容词所受限制较少。例如：

- (47) a 我看见他的脸红了。
b 我听见他的声音很大。
c*我看见他的声音很大。
d*我听见他的脸红了。
e*我看见/听见他很抠门儿。
- (48) a 我知道到他的脸红了。
b 我知道他的声音很大。
c 我知道他很抠门儿。

(47a-e) 说明形容词“红、大”能否出现在半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之中要看它与小句主语构成的事件能否为视觉和听觉感知；(48) 说明叙实动词“知道”的宾语小句中的形容词所受限制较少。

出现上述差别的原因还是在于人类认知活动的分工是不同的：视觉器官负责形状、颜色等视觉上的感知，听觉活动负责声音等听觉上的感知，所以半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所表达的事件要具有“可视性”或“可听性”；而人类较高级的认知活动的对象可以是复杂多样的，既可以是具体的具有“可视性”或“可听性”的活动，也可以是抽象的思维活动。

半叙实动词“看见、看到、听见、听到”等不大能容忍否定式的宾语小句；而叙实动词“察觉到、意识到、注意到、知道”等可以容忍否定式的宾语小句，并且带上否定式的宾语小句后叙实性依然能得到体现。例如：

- (49) *我看到他的双眼没充满泪花。
(50) *我听到他没走过来。
(51) 我已经意识到，当前形势没有那么危急。⇒当前形势没有那么危急。
(52) 在一年后，我注意到她没有任何变化。⇒她没有任何变化。

(49) – (50) 说明，“看见、看到、听见、听到”等动词比较排斥否定式的宾语小句；(51) – (52) 表明“察觉到、意识到、注意到”带上否定式的宾语小句后叙实性依然能得到体现。

跟“知道”那样典型的叙实动词相比，半叙实动词的叙实性并不稳定，肯定形式时具有叙实功能，否定形式具有非叙实功能。例如：

- (53) a 我看到他的眼睛亮了一下。 ⇒他的眼睛亮了一下。
b 我没看到他的眼睛亮了一下。 *⇒他的眼睛亮了一下。
(54) a 我听到有人走过来了。 ⇒有人走过来了。
b 我没听到有人走过来。 *⇒有人走过来了。
(55) a 我知道有人走过来了。 ⇒有人走过来了。
b 我不知道有人走过来了。 ⇒有人走过来了。
(56) a 在一年后，我注意到她有点变化。 ⇒她有点变化。
b 我没注意到她有点变化。 ⇒她有点变化。

(53) 和 (54) 表明，半叙实动词在肯定式的陈述句中能预设其宾语小句为真，因而具有

叙实功能；在相应的否定句中不能预设其宾语小句为真，因而不具有叙实功能。（55）和（56）则表明，叙实动词“知道”“注意到”无论是肯定形式还是否定形式都预设其宾语小句为真，即它在肯定句和否定句中都具有叙实功能。

与此相应的是，半叙实动词的肯定形式追加一个与宾语小句的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时，句子会产生语义矛盾；而否定形式追加与宾语小句的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时，句子不会产生语义矛盾。例如：

(57) a 我没看见一颗流星从天边闪过；因为那不是流星，而是远处的灯光。

b*我看见一颗流星从天边闪过；因为那不是流星，而是远处的灯光。

(58) a 我没听到有人走过来，那只是风吹树叶的声音。

b*我听到有人走过来了，那只是风吹树叶的声音。

(57a) 和 (58a) 由于受到否定，允许追加一个与宾语小句的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因而具有了非叙实功能；(57b) 和 (58b) 依然是肯定形式却追加了一个与宾语小句的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因此产生了语义矛盾。这说明，半叙实动词的肯定形式具有叙实功能，而否定形式具有非叙实功能。

正是由于半叙实动词只有肯定式预设其宾语小句为事实，而否定式并不预设其宾语小句为事实，利奇 (1987: 431–432) 把它们称为“有条件的叙实性词”，但由于为了突出这类动词在叙实性上的这种特殊性，我们不再把它视为叙实动词的一个小类，而依据沈家煊 (1999: 139) 和袁毓林 (2014b) 把它们称为“半叙实动词”；用以区别肯定式和否定式都预设其宾语小句为一事实的叙实动词“知道、后悔、责怪”等。

也正是由于半叙实动词只有肯定式预设其宾语小句为事实，而否定式并不预设其宾语小句为事实，所以它们可以允许否定提升。例如：

(59) 看见操场上没有人 ≈没看见操场上有人

(60) 听见教室里没有声响 ≈没听见教室里有声响

(61) 感觉到他没有诚意 ≈没感觉到他有诚意

(62) 闻到这个蛋糕没有怪味儿 ≈没闻到这个蛋糕有怪味儿

(59) – (62) 的左右两边语义基本一致，这说明半叙实动词允许否定提升。

因为半叙实动词允许否定提升，可以预测的一个现象是，这类动词的双重否定格式的语义也基本等于原式。例如：

(63) 不是看见操场上没有人 ≈看见操场上有人

(64) 不是听见教室里没有声响 ≈听见教室里有声响

(65) 不是感觉到他没有诚意 ≈感觉到他有诚意

(66) 不是闻到这个蛋糕没有怪味儿 ≈闻到这个蛋糕有怪味儿

(63) – (66) 的左右两边语义基本一致，这说明半叙实动词的双重否定格式的语义跟原式基本一致。

本节讨论了半叙实动词的否定问题。半叙实动词可以带肯定形式的宾语小句，也可以带否定形式的宾语小句；无论带肯定形式的宾语小句还是带否定形式的宾语小句，半叙实动词都预设其宾语小句为真。当半叙实动词以肯定形式出现时，具有叙实功能，不允许追补与宾

语小句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当半叙实动词以否定形式出现时，具有非叙实功能，允许追补与宾语小句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因此，半叙实动词允许否定提升。

3.3 否定与非叙实动词的叙实性

依据语义接近的原则，并结合沈家煊（1999：135）对允许否定提升的动词的次类划分和方梅（2005）对“认证义动词”的次类划分的精神，我们可以大致把现代汉语中的非叙实动词分为如下两类：

- (I) 感觉：感觉 觉得 觉着 怀疑 看 认为 想 猜测 相信 深感 推测 推算
(II) 言说：报道 声称 声明 说 听说 扬言 重申

我们打算先选取其中的“感觉”类动词作为研究对象。选取这类动词作为研究非叙实动词的句法语义特点的切入点，原因在于：这类动词的语法分布相对广泛，便于以它们作为研究非叙实动词的“标杆”。

3.3.1 “感觉”类动词的语义特点及其非叙实功能

我们认为，上面所说的“见解”类动词和“感觉”类动词的语义具有较大的共通之处，具有进一步抽象和概括的可能。它们在语义上的共通之处在于，“认知主体对某对象的主观看法或观点”。这种语义上的共同特性，会给它们的语法表现和叙实性带来较大的影响。

由于它们是表达认知主体看法的显性标记，所以它们可以用“看法”来替换。例如：

- (67) 他感觉鸿渐喜欢唐晓美。=他的看法是鸿渐喜欢唐晓美。
(68) 他估计鸿渐喜欢唐晓美。=他的看法是鸿渐喜欢唐晓美。
(69) 他认为鸿渐喜欢唐晓美。=他的看法是鸿渐喜欢唐晓美。
(70) 他相信鸿渐喜欢唐晓美。=他的看法是鸿渐喜欢唐晓美。

(67) – (70) 说明，由于它们具有共同的抽象语义特征，所以它们可以用“见解/看法”来替换。

彭利贞（2007）提到，有一种观点认为，说话人说出的任何一句话都必定带有他的主观态度。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感觉”类动词正是表达“主观态度”的显性词汇标记。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句子的主语是第一人称时（说话人与认知主体重合），它们也可以不在出现，其隐现基本不影响句子的意义。例如：

- (71) 我感觉鸿渐喜欢唐晓美。≈鸿渐喜欢唐晓美。
(72) 我觉得鸿渐喜欢唐晓美。≈鸿渐喜欢唐晓美。
(73) 我认为鸿渐喜欢唐晓美。≈鸿渐喜欢唐晓美。
(74) 我相信鸿渐喜欢唐晓美。≈鸿渐喜欢唐晓美。

(71) – (74) 从左往后看，句子删除“感觉”等动词以后，意思基本不变；而从右往左看则是句子添加“感觉”等动词以后，意思基本不变。原因在于：说话人要表达自己的“看法”，既可以采用有显性词汇标记的形式提醒听话人自己要发表“看法”，也可以不采用任何标记直接发表“看法”。显性的和隐性的形式都可以实现同一个言语行为。也许正是因为它们都是表达说话人“看法”的显性标记，所以方梅（2005）认为，这些动词正在经历从实义动词

到语用标记的虚化。

由于“感觉”类动词表达的是认知主体对认知对象的看法或评价，所以，该类动词的宾语小句的谓语核心多是形容词和“是、有、在”等静态动词，而比较排斥动作动词作其宾语小句的谓语核心。例如：

(75) 我觉得[地铁歌手的生活挺浪漫的]。

(76) 当我开始连最擅长的跳投都不准的时候，人们认为[我太累了]。

(77) 他也觉得[老百姓也是挺通情达理的]。

(78) 我相信[这个人不是小孩的父亲]。

(75) – (76) 是形容词作宾语小句谓语核心的句子，(77) – (78) 的宾语小句都是判断句。

请再对比：

(79) a*我觉得[张三打了李四]。

b 我觉得[是张三打了李四]。

c 我觉得[张三可能打了李四]。

(79a) 的宾语小句的谓语核心是动作动词“打”，句子不能成立，而把句子变换为(79b)那样的判断句和(79c)那样的情态句，句子能够成立；由此可见，“感觉”类动词比较排斥动作类动词作其宾语小句的谓语核心。

通过讨论，我们可以知道，“感觉”类动词的共同语义特点是“认知主体对某对象的主观看法或观点”，并且由于这个语义特点，它们多带的宾语小句的谓语核心多是适合表达主观看法的形容词和静态动词。由于这类动词陈述了说话人的主观看法，所以，我们吸收袁毓林(2006、2011)从断言、推论、预设、情态等不同层面来进行语义分析的方法，把“主语+感觉类动词+宾语小句”的断言义表述为：认知主体(在句法上一般实现为主语)对某事件(或状态)有“看法”。

这类动词既可以带肯定形式的宾语小句，也可以带否定形式的宾语小句，带这两种形式的宾语小句都不预设其宾语小句一定为真，也不预设其一定为假，所以，这类动词具有非叙实的语义功能。例如：

(80) a 我觉得地铁歌手的生活挺浪漫的。 *⇒地铁歌手的生活挺浪漫的。

*⇒地铁歌手的生活不浪漫。

b 我觉得地铁歌手的生活不浪漫。 *⇒地铁歌手的生活浪漫。

*⇒地铁歌手的生活不浪漫。

(81) a 我知道这个人是小孩的父亲。 ⇒这个人是小孩的父亲。

*⇒这个人不是小孩的父亲。

b 我知道这个人不是小孩的父亲。 *⇒这个人是小孩的父亲。

⇒这个人不是小孩的父亲。

(80) 中“觉得”带肯定形式的宾语小句跟带否定形式的宾语小句都不能预设其宾语小句为真，也不能预设其宾语小句为假；(81) 中的“知道”带肯定和否定形式的宾语小句都能预设其为真。这说明，“感觉”类动词具有非叙实的语义功能。

“感觉”类动词所具有的非叙实这种语义功能跟自身的语义有直接的关系：这类动词的

共同语义特点是“认知主体对某对象的主观看法或观点”，说话人并没有给出更多的证据来证明这种看法为真，也没有给出证据来说明这种看法一定是假的，所以，它们不需要以某事的确定为真或为假作为句子的预设。换言之，非叙实动词允许真值不定的小句充当宾语，即其宾语小句表述的事件可能为真，也可能为假。

3.3.2 否定与“感觉”类动词的叙实性

由于“感觉”类动词的共同语义特点是“认知主体对某对象的主观看法或观点”，说话人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宾语小句的真值，所以，这类动词的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都不预设其宾语小句为真，即它的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都具有非叙实功能。例如：

- (82) a 经过谢老师的指点，自己觉得作文有了进步。 *⇒作文有了进步。
b 经过谢老师的指点，自己还是没觉得作文有进步。 *⇒作文有了进步。
- (83) a 我相信宋子文着实受到了打击。 *⇒宋子文着实受到了打
击。
b 我不相信宋子文着实受到了打击。 *⇒宋子文着实受到了打
击。

(82) – (83) 中的动词“觉得”和“相信”肯定和否定形式都无法预设其宾语小句为真，所以它们都具有非叙实功能，都是非叙实动词。

由于“感觉”类动词允许真值不定的小句充当宾语，即其宾语小句表述的事件可能为真，也可能为假。所以，我们可以追补对宾语小句的真值没有倾向性的后续小句（不倾向于真也不倾向于假）。例如：

- (84) 我觉得您这个动机有问题，您的动机也许有问题，也许没有。
(85) *我知道您这个动机有问题，您的动机也许有问题，也许没有问题。
(84) 可以在句子后面追补对宾语小句的真值没有倾向性的后续小句而不会产生语义矛盾，
(85) 则不行；这说明，叙实动词不允许真假不定的小句作宾语，“感觉”类动词可以允许真假不定的小句作宾语。这种差别在否定句中依然存在：

(86) 我没觉得您这个动机有问题，事实上您的动机也许有问题，也许没有问题。
(87) *我不知道您这个动机有问题，事实上您的动机也许有问题，也许没有问题。
(86) 和 (87) 的差别也说明了，叙实动词不允许真假不定的小句作宾语，“感觉”类动词可以允许真假不定的小句作宾语。因此，我们可以说：叙实动词有预设其宾语小句为真的能力，而“感觉”类动词不具有预设其宾语小句的为真的能力，即如下所示：

- (88) a 我知道您这个动机有问题。 ⇒您这个动机有问题。
b 我不知道您这个动机有问题。 ⇒您这个动机有问题。
(89) a 我认为您这个动机有问题。 *⇒您这个动机有问题。
b 我不认为您这个动机有问题。 *⇒您这个动机有问题。
(88) 中的叙实动词“知道”的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都预设其宾语小句“您这个动机有问题”，而 (89) 中的“认为”肯定式和否定式都不具有预设其宾语小句为真的能力。因此，我们可

所以说，“主语+感觉类动词+宾语小句”的预设义为：宾语小句表述的事件可能为真，也可能为假。

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可以在句子的后面追补肯定宾语小句的后续小句，也可以追补否定宾语小句的后续小句。例如：

- (90) a 我认为您这个动机有问题，其实您的动机的确有点儿问题。
b 我不认为您这个动机有问题，其实您的动机的确有点儿问题。
c 我认为您这个动机有问题，其实您的动机一点儿都没有问题。
d 我不认为您这个动机有问题，其实您的动机一点儿都没有问题。

- (91) a 我知道您这个动机有问题，其实您的动机的确有点儿问题。
b 我不知道您这个动机有问题，其实您的动机的确有点儿问题。
c*我知道您这个动机有问题，其实您的动机一点儿都没有问题。
d*我不知道您这个动机有问题，其实您的动机一点儿都没有问题。

(90) 中的“感觉”类动词“认为”及其否定形式既可以容忍肯定宾语小句的后续小句，也可以容忍否定宾语小句的后续小句，而(91)中的叙实动词“知道”及其否定形式只能容忍肯定宾语小句的后续小句，不能容忍否定宾语小句的后续小句。

经过上面的测试，我们能够看出，从“主语+感觉类动词+宾语小句”出发可以推导出一个既不倾向于真也不倾向于假的命题，所以，其推演义为：宾语小句表述的事件不倾向于真，也不倾向于假。

产生上面这些现象的原因在于，“知道”和“认为”的叙实性存在差别：“知道”是一个叙实动词，它预设其宾语小句为真，预设被否定以后，句子无法成立；“感觉”类动词是非叙实动词，它不具备预设其宾语小句为真的能力，所以，宾语小句受到否定以后句子依然成立。

正是由于“感觉”类动词的共同的语义是表达了说话人对事件的一种“看法”，由于仅仅是一种看法，所以说话人不用提供更多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看法”是真的，它们不需要以某事的确定为真或为假作为句子的预设。所以，它们允许“否定提升”。例如：

- (92) 我认为您这个动机没有问题。 ≈我不认为您这个动机有问题。
(93) 我觉得这人不奇怪。 ≈我不觉得这人奇怪。
(94) 科学家们相信火星上没有水。 ≈科学家们不相信火星上有水。

相应地，“感觉”类动词的双重否定格式的意义也基本等于原式：

- (95) 我不认为您这个动机没有问题。 ≈我认为您这个动机有问题。
(96) 我不觉得这人不奇怪。 ≈我觉得这人奇怪。
(97) 科学家们不相信火星上没有水。 ≈科学家们相信火星上有水。

通过讨论“感觉类”动词和叙实动词对否定测试的不同反应，我们得出如下结论：“主语+感觉类动词+宾语小句”的断言义为认知主体（在句法上一般实现为主语）对某事件（或状态）有“看法”，预设义为宾语小句表述的事件可能为真，也可能为假，推演义为宾语小句表述的事件不倾向于真，也不倾向于假；这类非叙实动词允许追补三种类型的后续小句，允许否定提升，它们的双重否定格式的语义跟原式基本相等。

3.3.3 否定与“言说”类动词的叙实性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认为、觉得、相信、感觉”这样的动词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都比较自然，而“深感、推测、推算”和言说类的非叙实动词“报道、声称、声明、扬言、重申”等一般不怎么以否定形式出现。例如：

(98) a 他根据实验结果推测小麦种子的颜色是由 3 个分离的独立遗传的因子控制的。

b? 他没有推测小麦种子的颜色是由 3 个分离的独立遗传的因子控制的。

(99) a 生物学家报道在蚕豆根系，侧根上有大量草螺菌定植。

b? 生物学家没有报道在蚕豆根系，侧根上有大量草螺菌定植。

(98) – (99) 把含有“推测、报道”的句子变成相应的否定句以后，句子的合格性受到了较大的挑战。我们把上面提到的这些词以“没（有）/不+vp”格式在北京大学的 CCL 语料库进行了检索，发现在真实文本中只有“报道、声称、声明”有少量的否定句出现，而其他的动词都没有用例，如表一所示。因此，它们也不允许否定提升，双重否定格式的语义也不等于原式。

词项	深感	推测	推算	报道	声称	声明	扬言	重申
频次	0	0	0	2	4	1	0	0

表一：“报道”等以“没（有）/不+vp”格式出现频次

表示陈述观点义的“看、想、猜测”只能以肯定形式出现，并且主语只能是第一、二人称，主语是第二人称的时候只能是疑问句，排斥第三人称；“看、想、猜测”以否定形式出现的时候，不再具有推测陈述观点义，所以不再是非叙实动词。例如：

(100) a 我看他这人是没救了。

b 你看他这人还有没有没救？

c*你看他这人是没救了。

d*他看他这人是没救了。

e*我没看他这人是没救了。

(100a) 和 (100b) 的主语是第一和第二人称，所以句子能成立；(100c) 说明主语是第二人称的时候句子只能是疑问形式；(100d) 说明主语排斥第三人称；(100e) 说明，“看”不能以否定形式表达陈述观点义。

言说类的非叙实动词“听说”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都具有非叙实功能，但不允许否定提升，相应地，它的双重否定格式的语义也不等于原式。

(101) a 在朋友那儿听说痴心的你曾找过我，也许你真的找过，也许没有。

b 没在朋友那儿听说痴心的你曾找过我，也许你真的找过，也许没有。

(102) 我没听说您还上网 ≠ 我听说您不上网

我们没听说有人得了癌症 ≠ 我们听说有人没得癌症

(103) 我没听说您不上网 ≠ 我听说您上网

我们没听说有人没得癌症 ≠ 我们听说有人得癌症

(101) 说明“听说”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都具有非叙实功能，(102) 表明“听说”不允许否定提升，(103) 说明“听说”的双重否定格式跟原式语义有很大出入。

本节我们讨论了否定和非叙实动词的叙实性的关系。非叙实动词都能预设其宾语小句既不是确定为真，也不是确定为假，可以追补三种类型的后续小句。

“感觉”类的非叙实动词语法分布相对自由和丰富，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都具有非叙实功能，还能允许否定提升，双重否定格式的语义基本跟原式相等；而“深感、推测、推算”和言说类的非叙实动词“报道、声称”等一般不怎么以否定形式出现，“看、想、猜测”只能以肯定形式出现并且对人称有要求，它们跟“听说”一样，不允许否定提升，双重否定格式的语义也不等于原式。

3.4 否定与反叙实动词的叙实性

3.4.1 反叙实动词的反叙实语义功能

本节我们打算讨论反叙实动词的句法语义特点。我们要讨论的反叙实动词如下所示：

吹嘘 幻想 假装 梦见 梦想 妄称 污蔑 诬陷 想象（着） 装作

为了讨论的方便，依据语义相近的原则，我们把反叙实动词分为以下次类：

- (I) “幻想”类：幻想、梦见、梦想、想象（着）
- (II) “吹嘘”类：吹嘘、妄称、污蔑、诬陷
- (III) “假装”类：假装、装作

从下面的讨论大家能够看出来，把它们进行这样的次类划分，既有语义上的理据，又有语法上成系统的差异。

“幻想”类动词能带小句宾语、名词性宾语和零形式宾语。例如：

- (104) 楚王心里有鬼，梦见眉间尺来杀他。
(105) 秦汉时代，由于受方士海中仙山之说的影响，人们幻想出种种海神。
(106) 把“土里刨食”视为天经地义，办工厂、搞企业连做梦也没梦见过0。

(104) 中的宾语为小句宾语，(105) 中的宾语为名词性宾语，(106) 中的宾语为零形式宾语。尽管它们的宾语语法类型不同，但是它们之间具有变换关系，其陈述的事件都只存在与人的意识当中，所以“幻想”类动词的宾语小句是意识领域的“假”。这种意识领域的假命题，如果运用 Sweetser (1990) “言知行”三域来看待反叙实动词的内部分类的话，该类动词对应于知域(epistemic domain)，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幻想”类动词的宾语小句是一种知域的“假”。

从表面上看，“幻想”类动词所带的宾语小句与“知道”的宾语小句在时体特征上并没有什么区别，独立成句的能力都较强；从情状类型的角度来看，它们的宾语小句所受的限制也较少。例如：

- (107) a 我知道他是个好人。 b 他是个好人。

(108) a 我幻想他是个好人。 b 他是个好人。

(109) a 我知道张三打了李四。 b 张三打了李四。

(110) a 我梦见张三打了李四。 b 张三打了李四。

(107) 和 (108) 中动词的宾语小句的谓语核心都是静态动词，(109) 和 (110) 中的动词的宾语小句的谓语核心都是动态动词，(107) – (110) 中的宾语小句可以加上相同的时体标记并且都能独立成句。

上面的例句似乎说明，这两类动词的宾语小句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但是，它们最根本性的区别在于：“知道”的宾语小句具有[+现实]的语义特征，所以它们都是真命题；而“幻想”类动词的宾语小句具有[-现实]的语义特征，所以它们都是假命题。

我们可以说，“幻想”类动词具有构建“可能世界”的能力：在它所构建的可能世界里，原本在现实世界不可能为真的和可能为真的东西都变成了“真”的，然而，这样的“真”，拿现实世界去参照的时候，是不成立的（不可能实现或现在尚未实现），所以，是假的。由于其宾语小句所陈述的命题拿现实世界参照的时候是假的，与事实相反的，所以其具有[+反现实]的语义特征。如果某个句子陈述的是在任何可能世界都无法为真的命题，作为反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以后依旧无法成立。

“吹嘘”类动词可以带小句形式的宾语、名词性的宾语，除了“吹嘘”以外，其它动词一般不带零形式的宾语。例如：

(111) 清朝的皇帝都笃信佛教，自称老佛爷，有的吹嘘自己是“金身罗汉”转世的。

(112) 他竟污蔑我方杀害战俘。

(113) 对方的总经理不断吹嘘他的歌艺，一副自鸣得意一的状态。

(114) 那位国文老师这次是更恼火了，大骂华罗庚“污蔑圣人”。

(115) 他们不吆三喝四，不张扬吹嘘。

(111) – (112) 中的动词带的是小句形式的宾语，(113) – (114) 中的动词带的是名词性宾语，(115) 中的动词带的是零形式宾语；这些宾语所陈述的事件只存在于人的言语行为之中，所以，我们可以说，“吹嘘”类动词的宾语小句是一种言域(speech-act domain)的“假”。

需要注意的是，“吹嘘”有“夸大”和“无中生有”两种意义，不同的语义解读，在叙事性上也略有不同；这种解读在语言上也有体现，一般的倾向是：当宾语是以动词作谓语核心的小句时候，倾向于“无中生有”；当宾语是名词性成分的时候，倾向于“夸大”；而当宾语是形容词作谓语核心的小句时，两种解读都可以。例如：

(116) a 麻原吹嘘他身上有“特殊基因”。

b 麻原身上没有“特殊基因”。 (无中生有)

(117) a 费米曾对未婚妻吹嘘过自己亲手做的“灯笼裤”。

b 他做过“灯笼裤”，但是没有自己说的那么好。 (夸大)

(118) a 两个英国人正在互相吹嘘他们的儿子如何如何笨。

b 他们的儿子虽然笨了点儿，但没有他们说的那么笨。 (无中生有)

c 他们的儿子不仅不笨，而且还很聪明。 (夸大)

(116) 中“吹嘘”的宾语是动词作谓语核心的小句，其宾语小句描述的是“无中生有”的

事情，所以是假命题；(117) 中“吹嘘”的宾语是名词性成分，是一种“夸大”的描述，它否定的不是事物的“质”，而是“量”；(118) 中“吹嘘”的宾语是形容词作谓语核心的小句，有两种语义解读。虽然“吹嘘”的存在不同的语义解读，但其宾语总有一部分是“假”的，因此，它仍然是一个反叙实动词。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分野并不是绝对的，“吹嘘”的宾语为动词为核心的小句和名词性成分的时候，有时也有“无中生有”和“夸大”两种解读。例如：

(119) 他吹嘘自己精通“麻衣相术”。

a 他其实对“麻衣相术”一窍不通。 (无中生有)

b 他只是略通而已，远达不到精通的程度。 (夸大)

(120) 他们二人边吃边谈，互相争着向对方吹嘘自己的成就。

a 他们纯属吹牛，事实上这是俩一事无成的主儿。 (无中生有)

b 他们只是略有小成，远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厉害。 (夸大)

(119) 的宾语是动词作谓语核心的小句，(120) 的宾语是名词性成分，但是它们都有“无中生有”与“夸大”两种解读。那么如何解释这样现象？

我们认为，可以把“吹嘘”的宾语的所陈分解为两个部分：事件或属性的“质”和事件或属性的“量”。如果其宾语仅仅描述了事件或属性的“质”，此时“吹嘘”倾向于“无中生有”的解读；如果其宾语小句同时也描述了事件或属性的“量”，此时“吹嘘”有两种解读。

与“幻想”类动词一样，“吹嘘”类动词也有构建“可能世界”的能力，不同之处在于，“幻想”类动词是通过人的意识构造可能世界，而“吹嘘”类动词则是通过言语行为构造出可能世界，在那样的可能世界中，那些在现实世界中为假的命题是真的，而人也可以具备在现实世界中没有的能力。

“假装”类动词的宾语能够实现为小句宾语、名词性宾语，但一般不能是零形式宾语。例如：

(121) 他们试图从公众面前隐藏所有分歧，假装他们很团结。

(122) 范雎故意装作不知道是秦王，也不躲避。

(123) 奥德修斯知道这些情况后，假装成乞丐，进入王宫。

(124) 这些恐怖分子装作建筑工人把大批炸药和武器弹药混在建筑材料里运进学校。

(121) – (122) 中动词的宾语是小句形式，(123) – (124) 中的宾语是名词性成分，它们所陈述的命题也都是假的，只不过这种“假”是通过人的动作来实现的，所以我们说“假装”类动词的宾语小句是一种行域(content-domain)的“假”。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后面还会详细说明。

从更为抽象的语义类型的角度，我们分别把这三类动词的宾语小句对应为知域、言语和行域的“假”。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能看出来，“假装”类动词的宾语小句的语义类型与“幻想”类动词和“吹嘘”类动词存在较大差异：“幻想”类动词和“吹嘘”类动词是通过构建“可能世界”来实现宾语小句所陈述的事件的“假”，而“假装”类动词是通过做出某种动作或摆出某种姿势来实现宾语所小句陈述的事件的“假”，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幻想”类动词和“吹嘘”类动词的宾语小句是非现实的“假”而“假装”类动词的宾语小句是一种

现实的“假”。

这三类动词的共同语义特点是其[-现实性]，这一点从其词汇构成上就能看得比较清楚，它们都无一例外地包含了标示其[-现实性]的语素，比如“吹、梦、幻、假、装”等。我们认为，反叙实动词共同具有的[-现实性]的语义特征既带来该类动词与我们前面讨论的其它类动词一系列的不同语法表现，又是其叙实性与其它类动词存在差异的根源。

正是由于该类动词都具有[-现实性]的语义特征，所以才带来了它们在叙实性方面的特点：其宾语小句所陈述的命题是假命题。例如：

(125) a 儿童自己开汽车，他幻想板凳就是汽车；其实板凳不是汽车。

b*儿童自己开汽车，他幻想板凳就是汽车；其实板凳就是汽车。

(126) a 从前，有个穷人，梦见马湖里走出一匹白马；马湖里并没有走出了一匹白
马。

b*从前，有个穷人，梦见马湖里走出一匹白马；马湖里真的走出了一匹白马。

(127) a 敌人污蔑她是嗜血的罗莎；其实她不是嗜血的罗莎。

b*敌人污蔑她是嗜血的罗莎；其实她就是嗜血的罗莎。

(125) – (127) 追补与反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真值相同的后续小句时会产生语义矛盾，而追补与其宾语小句的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时不会产生语义矛盾，这说明：反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陈述的命题是假命题，即不是一个事实。

反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陈述的命题是假命题，这就意味着其宾语小句的否定形式是一个真命题，即：

(128) 儿童自己开汽车，他幻想板凳就是汽车。 *⇒板凳就是汽车。

*⇒板凳不是汽车。

(129) 从前，有个穷人，梦见马湖里走出一匹白马。 *⇒马湖里真的走出了一匹白
马。
*⇒马湖里并没有走出了一匹白
马。

(130) 敌人污蔑她是嗜血的罗莎。 *⇒其实她就是嗜血的罗莎。

*⇒其实她不是嗜血的罗莎。

这种效应在对反叙实动词否定以后依然存在。

尽管反叙实动词具有[-现实性]的语义特征，它们预设其宾语小句为假，但这也是确保了其宾语小句真值的确定性，所以，它们与预设宾语小句确定为真的叙实动词一样，不能容忍真假不定的宾语小句。这一点可以从它们都不允许追补表明其宾语小句可真可假的后续小句看出来。例如：

(131) *我知道他是个好人，他也许是好人，也许不是。

(132) *我后悔说出那样伤害她的话，我也许说了，也许没说。

(133) *赵辛楣幻想自己和苏文纨结婚了，他们也许结婚了，也许没有。

(134) *方鸿渐假装自己很爱孙柔嘉，他也许很爱她，也许不爱。

(131) – (134) 说明，反叙实动词和叙实动词一样，都具有确定其宾语小句真值的语义功

能。

由于反叙实动词及其否定形式都预设其宾语小句为假命题，而其宾语小句相应地否定形式为真命题，这就相当于其宾语小句从反面陈述了一个事实，因此这类动词及与其有此方面共同点的动词得名为“反叙实动词”。

3.4.2 反叙实动词对否定的排斥

经过研究，我们发现现代汉语中的反叙实动词对否定具有一定的排斥现象，具体表现为：反叙实动词都不允许否定提升；反叙实动词肯定形式与否定形式的分布频率是不对称的；大多数的反叙实动词带否定形式的宾语小句的出现频率很低，有的甚至根本不能带否定形式的宾语小句。

现代汉语中的反叙实动词都不允许否定提升。例如：

- (135) 我幻想[自己的钱包没丢] ≠ 我没[幻想自己的钱包丢了]
(136) 鸿渐梦见[柔嘉没跟自己结婚] ≠ 鸿渐没[梦见柔嘉跟自己结婚]
(137) 他假装[不知道这事] ≠ 他没[假装知道这事]

(135) – (137) 的反叙实动词动词“幻想、梦见、假装”都不允许否定提升。

相应地，反叙实动词的双重否定格式的语义也不等于原式：

- (138) 我没幻想[自己的钱包没丢] ≠ 我幻想[自己的钱包丢了]
(139) 鸿渐没梦见[柔嘉没跟自己结婚] ≠ 鸿渐梦见[柔嘉跟自己结婚]
(140) 他没假装[不知道这事] ≠ 他假装[知道这事]

(138) – (140) 的反叙实动词动词“幻想、梦见、假装”双重否定的意义跟原式有较大差异：它们的宾语小句的真值截然相反。

其中的原因在于：反叙实动词预设其宾语小句是一个确定为假的命题，它像一个屏障一样，既阻止否定从宾语小句向上提升，又不允许主句的否定向下渗透。

除了排斥否定提升以外，反叙实动词在肯定形式与否定形式的分布频率是不对称的，具体表现为：反叙实动词以否定形式出现的数量远远少于肯定形式，并且有的肯定式变成否定式以后，句子的合格性会大大地降低。我们对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检索的结果也显示，反叙实动词对否定形式有相当的排斥效应。如下面的表格二所示：

		幻想	梦见	梦想	想象	吹嘘	妄称	污蔑	诬陷	假装	装作
否定形式	没 v	4	34	38	119	2	0	1	1	3	1
	不 v	26	10	57	1034	12	4	2	0	46	21
	总数	30	44	95	1153	14	4	3	1	49	22
肯定形式	958	1459	1061	9433	511	58	414	501	2284	982	
总 数	988	1503	1156	10586	525	62	417	502	2333	1004	
否定占比(%)	3.04	2.93	8.22	10.89	2.67	6.45	0.72	0.2	2.1	2.19	

表二：反叙实动词以否定形式出现的次数和占比

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中，现代汉语总字数为 3 亿多字。从上面的统计表格可以看出，反叙实动词以否定形式出现的比例不到 $(1455/19076=)$ 7.42%。

反叙实动词对否定的排斥还表现在，“幻想、想象、梦想、梦见、吹嘘”等动词带否定形

式的宾语小句的出现频率也很低，远远低于带肯定形式的宾语小句；而“污蔑、诬陷、妄称”等反叙实动词，则基本不能带否定形式的宾语小句。

反叙实动词对否定表达的排斥，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否定表达具有一定的非现实性，相关命题只是被说话人弱断定为真；而反叙实动词本身在语义表达上也具有非现实性，因为它预设其宾语所指谓的命题为假，可以衍推其否命题（宾语所指谓的命题的否定形式）为真。于是，当两种非现实性表达的弱断定效应叠加起来的时候，着实给人脑的语言信息加工，特别是对于相关命题的确定性程度的判断，都带来了较大的困难。所以，为了降低编码和解码的难度，同时也为了能够简捷而有效地传递信息，说话人在编码的时候，理应尽量少同时使用这两种非现实性语言表达。

上面这种推测，从反叙实动词不太能带双重否定形式的宾语小句上，也可以得到一定的支持。例如：

- (141) a 我知道他是一个好人。
b 我知道他不是一个好人。
c 我知道他并非不是一个好人。
- (142) a 我幻想他是一个好人。
b?我幻想他不是一个好人。
c??我幻想他并非不是一个好人。

(141) 中，叙实动词“知道”既可以带肯定形式的宾语小句，又可以带否定形式（包括双重否定）的宾语小句。而 (142) 中，反叙实动词“幻想”可以带肯定形式的宾语小句；带否定形式的宾语小句时，句子的可接受性就降低了；带双重否定形式的宾语小句时，句子的可接受性更是大大地降低了。试想一下，听话人在理解的时候，不仅要把双重否定形式的宾语小句变为相应的肯定句，解读出一个肯定性命题；还要依据前面的动词的反叙实性，推断出这个肯定性命题为假，而其否命题才是真的。要在短时间内完成这样的编码或解码工作，对人类的智力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否定和反叙实两种非现实效应叠加得越多，给编码和解码带来的难度越大，对人类认知处理的挑战也越多。下面的对比似乎更能说明我们的推测。请对比：

- (143) a 我不是不知道他是一个好人。
b?我不是不知道他不是一个好人。
c??我不是不知道他并非不是一个好人。
- (144) a??我不是没幻想（过）他是一个好人。
b???我不是没幻想（过）他不是一个好人。
c????我不是没幻想（过）他并非不是一个好人。

(143a) 这种叙实动词前有双重否定的句子，在编码和解码的时候已经有了一定的难度；
(143b) 这种叙实动词前有双重否定、宾语是否定小句的句子，编码和解码的难度增加了，句子的可接受性也随之降低；(143c) 这种叙实动词前有双重否定、宾语也是双重否定形式的句子，编码和解码的难度更大了，句子的可接受性也更低了。与之相对，(144a) 这种反叙实动词前有双重否定的句子，编码和解码的难度都比较大，句子的可接受性也比较低了；

(144b) 这种反叙实动词前有双重否定、宾语是否定小句的句子，编码和解码的难度都非常大，句子的可接受性极低；至于(144c)这种反叙实动词前有双重否定、宾语也是双重否定形式的句子，编码和解码的难度更大了，句子的可接受性也更低了。事实上，(144b, c)这种句子几乎没有会说，即使说出来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理解。这种智力魔方似的句子，在真实文本中几乎碰不到。

本节讨论了反叙实动词与否定范畴的同现限制关系。从分析了反叙实动词的词汇语义特点，接着考察反叙实动词的一般语法表现，通过追补后续小句等方法，可以发现反叙实动词都具有预设其宾语小句为假的语义功能。还展示了反叙实动词对否定范畴的较强的排斥作用，它们不允许否定提升，很少以否定形式出现，一般也不带否定形式的宾语小句；出现这种现象，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为了减轻人们编码和解码的难度。

3.5 否定提升与动词的叙实性

通过前面几节的讨论，大家可能会注意到有的动词允许否定提升，而有的动词不允许否定提升。我们发现动词的叙实性跟否定提升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

Jespersen (1917) 提到英语中存在否定提升现象。在 Horn (1978) 的启发下，沈家煊 (1999: 133–141) 则用“概率情态和语义强度”来分析汉语否定词移位的规律和受到的限制，他认为，处于语义强度等级中项的词语允许否定移位（即否定提升），而强项和弱项的词语都不允许否定移位。Kiparsky & Kiparsky (1970) 则认为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是个语法孤岛 (island) 不能进行否定提升操作，而非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则可以。结合 Kiparsky & Kiparsky (1970) 和沈家煊 (1999: 133–141)，我们可以将他们的观点重新整理为：叙实动词和反叙实动词不允许否定提升，而半叙实动词和非叙实动词允许否定提升。例如：

- (145) 我不知道世锦赛在美国举行 ≠ 我知道世锦赛不在美国举行
(146) 我不后悔学语言学 ≠ 我后悔没学语言学
(147) 他们不幻想以大英帝国的招牌吓唬日本 ≠ 他们幻想不以大英帝国的招牌吓唬日本
(148) 赵辛楣没梦见苏文纨跟自己结婚 ≠ 赵辛楣梦见苏文纨没跟自己结婚
(149) 我不觉得她可怜 ≈ 我觉得她不可怜
(150) 赵辛楣不认为苏文纨喜欢自己 ≈ 赵辛楣认为苏文纨不喜欢自己
(151) 看见操场上没有人 ≈ 没看见操场上有人
(152) 听见教室里没有声响 ≈ 没听见教室里有声响

(145) – (146) 中的叙实动词“知道、后悔”和 (147) – (148) 中的反叙实动词“幻想、梦见”都不允许否定提升，(149) – (150) 中的非叙实动词“觉得、认为”和 (151) – (152) 中的半叙实动词“看见、听见”允许否定提升。

沈家煊 (1999: 133–141) 给这种现象作出的解释是：叙实动词和反叙实动词的语义强度较高，本身蕴涵 (entail, 又译“衍推”) 一个肯定或否定的命题，所以不适用否定提升；而“相信”等非叙实动词处于语义强度链的中间项，本身并不蕴涵任何命题，所以适用否定提升。Kiparsky & Kiparsky (1970) 则认为叙实动词的宾语从句受到了复杂名词短语限制，

它阻止了叙实动词从深层结构到表层结构的移位转换，所以不允许否定提升。用“语障”来解释这一现象直观性不强，沈家煊先生的解释相对较好。

但是我们觉得还可以换一种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解释。在语言中否定算子作用的对象一般是句子的焦点信息，而不是背景信息，而预设属于背景信息，所以句子受到否定以后，预设依然可以保持。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直接就是句子的预设，反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的否命题是句子的预设，它们都属于背景信息，所以句子受到否定它们也不受影响，叙实动词和反叙实动词像屏障一样阻碍了主句的否定向小句渗透，同时也阻碍了小句的否定向主句蔓延。非叙实动词不能预设它的宾语小句确定为真或确定为假，因而对否定没有阻碍作用，因而可以允许否定提升。简而言之，叙实动词和反叙实动词由于能预设其宾语小句确定为真或者确定为假，所以对宾语小句的管控能力较强，不允许否定提升；而非叙实动词对宾语小句的管控能力较差，所以允许否定提升。半叙实动词受到否定以后，叙实性会向非叙实动词漂移，所以，它们跟非叙实动词一样对宾语小句的管控能力较差，允许否定提升。用这个观点也可以解释双重否定现象。

然而，动词的叙实性跟否定提升的这种相关性只适用于表示心理认知活动的动词，而不适用于言说类的动词；我们发现，言说类动词无论是叙实动词、非叙实动词还是反叙实动词，都不允许否定提升。例如：

- (153) 妈妈夸奖他没把钥匙弄丢 ≠ 妈妈没夸奖他把钥匙弄丢了 [叙实动词]
(154) 老师听说他没有拿到奖学金 ≠ 老师没有听说他拿到奖学金 [非叙实动词]
(155) 骗子吹嘘自己不怕警察 ≠ 骗子没吹嘘自己怕警察 [反叙实动词]

(153) 里面的叙实动词“夸奖”、(154) 里面的非叙实动词“听说”和 (155) 里面的反叙实动词“吹嘘”，都不允许否定提升。相应地，它们的双重否定格式也都不等于原式：

- (156) 妈妈没夸奖他没把钥匙弄丢 ≠ 妈妈夸奖他把钥匙弄丢了 [叙实动词]
(157) 老师没听说他没有拿到奖学金 ≠ 老师听说他拿到奖学金 [非叙实动词]
(158) 骗子没吹嘘自己不怕警察 ≠ 骗子吹嘘自己怕警察 [反叙实动词]

对于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我们目前尚不清楚，无法给出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

有鉴于此，我们不得不修改之前的观点：表示心理认知活动的动词的叙实性跟否定提升之间存在相关性，即叙实动词和反叙实动词不允许否定提升，而半叙实动词和非叙实动词允许否定提升；而言说类动词无论是叙实动词、非叙实动词还是反叙实动词，都不允许否定提升。列表展示如下：

词语类别 语法操作	叙实动词		非叙实动词		反叙实动词	
	认知	言说	认知	言说	认知	言说
否定提升	-	-	+	-	-	-
双重否定	-	-	+	-	-	-

表二：三类动词对否定提升和双重否定的允准能力

3.6 小结

本章我们以否定为语法环境，主要通过直接否定动词、否定宾语小句、接否定性后续小句、否定提升、双重否定等几种语法手段来测试动词的叙实性。依次讨论了现代汉语中的叙

实动词、半叙实动词、非叙实动词和反叙实动词跟否定之间的同现限制关系。

经过研究，我们发现有的动词跟否定的相容度比较高，比如“后悔”的宾语小句以否定形式出现的频率更高。而有的动词对否定有较强的排斥反应，比如半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一般不能是否定形式；“深感、推测、推算、报道、声称、声明、扬言、重申”等非叙实动词一般不怎么以否定形式出现；反叙实动词对否定也有很强烈的排斥反应，比如反叙实动词都不允许否定提升，反叙实动词肯定形式与否定形式的分布频率是不对称的，大多数的反叙实动词带否定形式的宾语小句的出现频率很低，有的甚至根本不能带否定形式的宾语小句；叙实动词和反叙实动词都不允许追补否定宾语小句真值的后续小句。而这些差别，都可以从动词的词汇语义中得到解释，也就是说，我们认为动词的叙实性差异都源于其概念结构，这一点在后文会有更加详细的说明。

第4章 疑问句与汉语动词的叙实性

本章以疑问句为测试环境,通过主句为疑问句和宾语小句为疑问形式来测试动词的叙实性。旨在弄清:在疑问句下叙实动词、半叙实动词、非叙实动词和反叙实动词的叙实性如何体现(比如,原有的叙实性会不会消失或者会不会出现波动和漂移等),并反过来观察动词的叙实性对疑问语气有无制约作用。

4.1 疑问句与叙实动词的叙实性

4.1.1 疑问句与“知道”类动词的叙实性

由于“知道”具有语义较为中性并且语法表现较为丰富的特点,因此,我们把它作为叙实动词的代表,讨论疑问句对叙实动词的叙实性的影响。其他动词的叙实性跟疑问句的关系可以跟“知道”对比而获知。

黄伯荣、廖序东(2004: 109–110)、邵敬敏(2007: 213)等都根据结构特点把疑问句分为是非问、特指问、选择问和正反问四类,朱德熙(1982: 202–203)把疑问句分为是非问、特指问、选择问三类,正反问属于选择问的一种特殊形式。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在朱德熙(1982: 202–203)的分类基础上,把选择问归入正反问,以此为基础讨论“知道”进入疑问句时的叙实功能(下文的讨论依然沿用这一分类)。我们的做法是,以这三类疑问句为纲,首先研究主句为疑问形式时“知道”的叙实功能,接着再探讨宾语小句为疑问形式时“知道”的叙实功能。

4.1.1.1 主句为疑问形式时“知道”的叙实性

从变换分析的角度讲,把“知道”作谓语核心的句子变为疑问语调就能直接构成是非问句,这种是非问句也可以有疑问语气词“吗、吧”等作为显性标记。在是非问句中,“知道”的叙实功能依然能得以体现。例如:

(1) a 您知道北京有个什刹海? ⇒北京有个什刹海。

b 您知道北京有个什刹海吗/吧? ⇒北京有个什刹海。

“知道”的宾语小句话题化以后也能构成是非问句,如果“知道”的宾语小句的谓语核心是静态动词,那么通常要有疑问语气词“吗、吧”等作为显性标记,否则句子不能成立;如果“知道”的宾语小句的谓语核心是动态动词,不必非有疑问语气词,但是必须要有体标记“了”,否则句子不能成立。请对比:

(2) a*北京有个什刹海, 您知道?

b 北京有个什刹海, 您知道吗/吧? ⇒北京有个什刹海。

(3) a*她抽奖抽到一个平板电脑, 您知道?

b 她抽奖抽到一个平板电脑(的事), 您知道了? ⇒她抽奖抽到一个平板电脑。

c 她抽奖抽到一个平板电脑(的事), 您知道吗/吧? \Rightarrow 她抽奖抽到一个平板电脑。

(2) 说明“知道”的宾语小句话题化以后构成是非问句时, 静态动词作小句宾语核心的时候通常要有疑问语气词句子才能成立; (3) 说明“知道”的宾语小句话题化以后构成是非问句时, 动态动词作小句宾语核心的时候通常要有疑问语气词或体标记“了”句子才能成立。

(2) 和 (3) 共同说明, 变为是非问句的“知道”作谓语核心的句子里“知道”的叙实功能依然能得以保留。

颇为有趣的一个现象是: 当“知道”受到否定以后, “知道”作谓语核心的句子构成的是非问句, 如果以“吧”作为显性标记倾向于理解为真性问; 如果以“吗”作为显性标记, 可以表示真性问也可以表示反问, 但更倾向于理解为反问, 无论是原先生谓结构的句式还是话题化以后的句子皆是如此。例如:

(4) a 您不知道北京有个什刹海吧? 什刹海在…… (真性问)

b 北京有个什刹海您不知道吧? 什刹海在…… (真性问)

c*您不知道北京有个什刹海吧? 太不了解北京了! (反问)

d*北京有个什刹海您不知道吧? 太不了解北京了! (反问)

(5) a? 您不知道北京有个什刹海吗? 什刹海在…… (真性问)

b? 北京有个什刹海您不知道吗? 什刹海在…… (真性问)

c 您不知道北京有个什刹海吗? 太不了解北京了! (反问)

d 北京有个什刹海您不知道吗? 太不了解北京了! (反问)

(4a-d) 说明, “知道”以否定形式构成是非问句时, 如果以“吧”作为显性标记则表示真性问; (5a-d) 说明, “知道”以否定形式构成是非问句时, 如果以“吗”作为显性标记, 更倾向于理解为反问。需要指出的是, 否定形式的“知道”的叙实功能依然能得以体现。

“知道”作谓语核心的句子可以下列几种方式变换正反问句: (I) “知道不知道 VP”, (II) “知不知道 VP”, (III) “知道 VP 不知道”, (IV) “知道 VP 不”, (V) “知道 VP, 是不是/对不对”, (VI) “是不是知道 VP”。进入正反问句中的“知道”的叙实功能依然能得以保留。例如:

(6) a 您知道不知道她抽奖抽到一个平板电脑? \Rightarrow 她抽奖抽到一个平板电脑。

b 您知不知道她抽奖抽到一个平板电脑? \Rightarrow 她抽奖抽到一个平板电脑。

c 您知道她抽奖抽到一个平板电脑不知? \Rightarrow 她抽奖抽到一个平板电脑。

d 您知道她抽奖抽到一个平板电脑不? \Rightarrow 她抽奖抽到一个平板电脑。

e 您知道蜂她抽奖抽到一个平板电脑, 是不? \Rightarrow 她抽奖抽到一个平板电脑。

f 您是不知道蜂她抽奖抽到一个平板电脑? \Rightarrow 她抽奖抽到一个平板电脑。

(6a-f) 说明, “知道”可以以多种形式进入正反问句, 并且能保留其叙实功能。

需要指出的是, “知道”作谓语核心的句子变换得到的是非问句和正反问句, 其实都存在歧义现象, 可以有两种解读, 例如:

(7) a 你知道明天放假吗? / 你知不知道明天放假?

(解读: 我知道明天放假为真, 你知道不知道)

b 你知道明天放假吗? / 你知不知道明天放假?

(解读：我不知道明天放假是否为真，你知道不知道)

在(7a)中说话人知道“明天放假”为真，而问听话人知不知道，属于针对“知道”本身的疑问；在(7b)中说话人不知道“明天放假”是否为真，而向听话人寻求确认，属于针对宾语小句的疑问。

在这两种不同解读中，“知道”的叙实性也存在差异：在针对“知道”本身的疑问时，“知道”的叙实功能得以保留；而在属于针对宾语小句的疑问时，“知道”的叙实功能消失，其叙实性向非叙实动词漂移(shift)。

(8) a 你知道明天放假吗？我们去旅游吧。 ⇒明天放假。

(解读：我知道明天放假为真，你知道不知道)

b 你知道明天放假吗？要是放假，我们就去旅游吧。 *⇒明天放假。

(解读：我不知道明天放假是否为真，你知道不知道)

相应地，由于存在这两种不同的解读，当“知道”的宾语小句话题化以后，“知道”的叙实性也跟话题化之前的表现一致。这两种解读存在叙实性差异的原因，我们将在下文有所交待。

尽管“知道”作谓语核心的句子变换得到的是非问句和正反问句都有歧义现象，但两种解读的性质和地位并不相同，我们认为：针对“知道”本身的疑问是一种常规的默认的现象，这种类型的问句由“SV_{知道}O”直接变换而来，是一种“语义问句”；而针对宾语小句的疑问，是一种非常规的临时的现象，有点儿类似回声问，是一种“语用问句”，请对比：

(9) a 你知道明天放假吗？*→你知道不知道明天放不放假？（针对“知道”的疑问）

b 你知道明天放假吗？→你知道不知道明天放不放假？（针对宾语小句的疑问）

(9a) 是针对“知道”本身的疑问，由于说话人知道其宾语小句是确定无疑的真命题，所以句子不允许宾语小句变换正反问句的形式，(9b) 是针对宾语小句的疑问，由于说话人不知道其真假，所以允许宾语小句变换为正反问句的形式。

“知道VP”可以以疑问代词“谁”为主语构成特指问句，该特指问句有真性问和反问两种解读方式；在这两种解读模式下，“知道”都能保留其叙实功能。例如：

(10) a 谁知道她抽奖抽到一个平板电脑？请立即跟我联系！（真性问）

⇒她抽奖抽到一个平板电脑。

b 谁知道她抽奖抽到一个平板电脑？她又没告诉我。（反问）

⇒她抽奖抽到一个平板电脑。

(10) 表明，“知道”在以“谁”作主语构成的特指问句里面，无论表示真性问还是反问都能体现其叙实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下面的现象：

(11) a 谁知道她抽奖抽到一个平板电脑吗？请立即跟我联系！

b*谁知道她抽奖抽到一个平板电脑吗？她又没告诉我。

(12) a*谁知道她抽奖抽到一个平板电脑呢？请立即跟我联系！

b 谁知道她抽奖抽到一个平板电脑呢？她又没告诉我。

(11) 说明，“谁+知道 VP+吗”构成的特指问句只允许有真性问解读，不允许有反问解读；

(12) 说明,“谁+知道 VP+呢”构成的特指问句只允许有反问解读,不允许有真性问解读。不管怎样,在能成立的句子里面,“知道”的叙实功能依然能得到体现。

“知道 VP”可以受疑问代词“怎么”修饰构成特指问句,并且该特指问句也有真性问和反问两种解读。在这两种解读模式下,“知道”都能体现其叙实功能。我们先看真性问的情况,反问解读的例子我们在下文另有讨论。例如:

(13) 你怎么知道她_{在那里}? 病情怎么样? ⇒她在_{那里}。

(14) 我怔了一下:“大夫, 你怎么知道我是老师呢?”⇒我是_{老师}。

(13) 和 (14) 是“知道 VP”受疑问代词“怎么”修饰构成的特指问句,都表示真性问,此时依然能体现“知道”的叙实功能:原因在于,根据李新良、袁毓林(2013),“方式+VP”通常在语义上蕴涵(entail)“VP”,例如“快走”蕴涵“走”。这时的“怎么”是问方式,说话人已经承认了“知道”已经以某种方式实现了,就意味着听话人已经知道了,所以“知道”能体现其叙实功能。

4.1.1.2 宾语小句为疑问形式时“知道”的叙实性

本小节我们讨论“知道”的宾语小句为疑问形式时,“知道”的叙实性表现。

陈振宇(2009)认为,“知道”类谓词与“问”类谓词一样,都是非疑问形式,都具有“阻碍”宾语从句中的疑问语气上升到主句的功能。例如:(例句选自陈振宇2009)

(15) 祖父既不相信孙子的话,更不知道火星在哪条大街上。(老舍《四世同堂》)

(16) 你懂,你大概只懂怎么把头发烫得更招人看两眼。(张承志《北方的河》)

(17) 他不明白瑞宣说的是什么意思。(老舍《四世同堂》)

(15)–(17)中的“知道、懂、明白”对宾语小句的疑问语气都具有阻断作用,因而其宾语小句都不表示疑问,其中的疑问代词都是虚指用法。

由于现代汉语的是非问句可以看作是由陈述句加上疑问语调变换而成的,当是非问句嵌入宾语小句以后同样也没有专有的语法标记,原有的疑问语气消失,只能适应主句的语调,成为陈述句。所以,“知道”的宾语小句不能是是非问句,此时,也就无所谓“知道”的叙实功能。

“知道”的宾语小句为特指问形式时,宾语小句也不表达疑问,整个句子可以表达陈述,也可以表示是非问;宾语小句里的疑问代词是虚指用法。此时,“知道”的叙实功能依然能得以体现。例如:

(18) 我知道谁去上课了。(但是不告诉你) ⇒有人去上课了。

(19) 我知道烤鸭怎么做。(但是不告诉你) ⇒有某种方法能做烤鸭。

(20) 我知道鸿渐喜欢什么人。(但是不告诉你) ⇒鸿渐喜欢某人。

(18)–(20)说明“知道”带特指问形式的宾语小句也预设某个命题为真,因此,“知道”的叙实功能还是能得以体现。

“知道”的宾语小句可以是正反问句形式,此时的宾语小句也不表达疑问,只能表示陈述,整个句子可以表达陈述,也可以表示是非问。例如:

-
- (21) a 他知道鸿渐是不是真的喜欢柔嘉, 其实鸿渐的确喜欢孙柔嘉。
b 他知道鸿渐是不是真的喜欢柔嘉, 其实鸿渐根本不喜欢孙柔嘉。
c*他知道鸿渐是不是真的喜欢柔嘉, 鸿渐也许喜欢孙柔嘉, 也许不喜欢。

如(21a)和(21b)所示, 我们依然可以在句子的后面追补一个真值明确的后续小句(正反问句的正项或反项), 这说明, “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依然具有叙实能力。为了说明此时“知道”的叙实性, 请看:

- (22) a 他知道鸿渐真的喜欢柔嘉。 ↔他知道鸿渐是不是真的喜欢柔嘉。
b 他知道鸿渐不是真的喜欢柔嘉。 ↔他知道鸿渐是不是真的喜欢柔嘉。

当说话人清楚“他”知道“鸿渐喜欢孙柔嘉”或者“鸿渐不喜欢孙柔嘉”的时候, 都可以说“他知道鸿渐是不是真的喜欢柔嘉”, 说话人既可以明确地交待“他知道鸿渐喜欢孙柔嘉”“鸿渐不喜欢孙柔嘉”, 也可以用正反重叠形式把话说得委婉、隐晦一点, 说成“他知道鸿渐是不是真的喜欢柔嘉”。

需要指出的是, 当“知道”的宾语小句为特指问形式或正反问句形式的时候, 如果“知道”受到否定, 其叙实性会向非叙实动词漂移(shift), 例如:

- (23) 我不知道谁去上课了, 也许有人去上课, 也许没人去。
(24) 我不知道鸿渐是不是真的喜欢柔嘉, 也许喜欢, 也许不喜欢。

在(23)–(24)的后面可以追加表示“知道”的宾语小句可真可假的后续小句, 这说明“知道”的叙实能力消失, 向非叙实动词漂移(shift)。

虽然此时“知道”的叙实性向非叙实动词漂移(shift), 但说话人更倾向于用这种方式来表示一种委婉的否定。例如:

- (25) 我不知道鸿渐喜欢谁, 你不要瞎猜。
(26) 我不知道鸿渐是不是真的喜欢柔嘉, 你不要瞎猜。

(25)–(26)说明, “知道”受到否定以后, 再带特指问句或正反问句形式的宾语小句时, 更倾向于表示一种否定的意义。

有了这样的认识, 我们就可以讨论“知道”带“怎么”宾语小句表示反问时“知道”的叙实性问题。例如:

- (27) 你又不是鱼, 你怎么知道鱼很快乐呢?
(28) 您怎么知道武侠小说就是低层次的, 是马路小说?

像(27)–(28)那样的反问句, 可以变换为如下意义大致相同的等价陈述句:

- (27') 你又不是鱼, 你不知道鱼快乐不快乐。
(28') 您不知道武侠小说是不是低层次的, 是马路小说。

根据上面讨论的结果, “知道”的否定式带正反问句形式的宾语小句时, “知道”的叙实能力消失, 所以(27)–(28)不再预设“鱼是快乐的”等为真; 说话人是采用这种方式实现对听话人之前观点的间接否定。而这时“知道”的叙实性向非叙实动词漂移(shift), 这为这种间接否定提供了可能性。

上文我们提到的“知道”作谓语核心的句子变换得到的是非问句和正反问句存在歧义, 并且“知道”的叙实性在这两种解读中也存在差异, 其原因此时也可以得到解释。请看:

(29) a 你知道明天放假吗? \leftrightarrow 我知道明天放假 (为真), 你知道吗?

b 你知道明天放假吗? \leftrightarrow 我不知道明天放不放假 (是否为真), 你知道吗?

(29b) 等价于一个“知道”受到否定以后又带上正反问宾语的问句, 所以这时候“知道”的叙实功能受到了限制, 其叙实性向“非叙实动词”漂移; (29a) 不属于这种情况, 所以其叙实功能不受限制。

基于这样的认识, 可以发现, “知道”作谓语核心的句子如果是疑问形式, 宾语小句也是疑问形式, 句子都有两种解读方式: 如果是针对“知道”的疑问, “知道”有叙实功能; 如果是针对宾语小句的疑问, “知道”不再具有叙实功能, 它的叙实性向非叙实动词漂移。例如:

(30) a 我知道我的手机在哪里, 你知道不知道它在哪里?

b 我的手机找不着了, 你知道不知道它在哪里?

(31) a 黑板擦被我藏起来了, 谁知道黑板擦去哪里了?

b 黑板擦又丢了, 谁知道黑板擦去哪里了?

(30a) 和 (31a) 是针对“知道”的疑问, 此时说话人知道宾语小句的真假, 询问听话人知晓与否, 这时候“知道”仍然有叙实功能; (30b) 和 (31b) 是针对宾语小句的疑问, 此时说话人不知道宾语小句的真假, 询问听话人知晓与否, 这时候“知道”具有非叙实功能。

综合上面的讨论, 得出这样的概括性认识: 只要“知道”作谓语核心的句子是问句形式, 宾语小句无论是不是问句形式, 句子都有两种解读方式: 如果是针对“知道”的疑问, “知道”有叙实功能, 这样的疑问句可以抽象为“说话人知道 p, 问听话人知不知道 p”; 如果是针对宾语小句的疑问, “知道”不再具有叙实功能, 它的叙实性向非叙实动词漂移, 这样的疑问句可以抽象为“说话人不知道 p, 问听话人知不知道 p”。

再进一步概括的话, 我们还可以知道: 当“知道”受到否定或疑问约束的时候, 如果它的宾语小句也是疑问形式, 它的叙实功能消失, 被赋予非叙实功能。

通过本节的讨论, 我们能够看出: 以“知道”为代表的叙实动词作谓语核心的句子为疑问句时, 这类动词叙实功能依然能得以保留; 当叙实动词带疑问形式的宾语小句时, 它们的叙实功能也依然能得以保留。但由于“知道”和其他动词存在着较大的语义差别, 它的语义相对中性而透明, 所以, 当“知道”作谓语核心的句子构成针对宾语小句的疑问时, 以及“知道”以否定或疑问形式带特指疑问形式和正反疑问形式的宾语小句时, “知道”的叙实功能可以被取消, 其叙实性向非叙实动词漂移 (shift)。

4.1.2 疑问句与“明白”类动词的叙实性

前面我们说到, 叙实动词除了“知道”以外, 还有语义上跟“知道”接近的其他动词: 明白、清楚、理解、了解、晓得(知道)。“明白、清楚、理解、了解”从语义上说与“知道”非常接近, 它们在叙实性上面跟“知道”没有大的本质的差别, 比如它们的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都预设宾语小句为真, 具有阻碍疑问提升的能力, 以否定形式带疑问形式的宾语小句时叙实功能消失等。但是它们在语法表现上还存在许多不同之处。

“明白、清楚、理解、了解”所带的宾语小句类别在语义类别上是很受限制的，而“知道”所带的宾语小句所受限制较少：

(32) a 我理解要让每个人跟一个新人去竞争很难。

b 后来我才明白，这完全是一场骗局。

c 他们了解什么政策才适合于农民阶级的利益。

通过我们对语料的考察，“明白、清楚、理解、了解”的宾语小句，只能是(32a)那样的形容词作谓语的小句，或者是(32b)那样的判断小句，或者是(32c)那样的带疑问代词的小句。如果是其他类别的小句，句子的可接受度较差：

(33) a 我知道鸿渐不太喜欢孙柔嘉。

b *我明白/清楚/理解/了解鸿渐不太喜欢孙柔嘉。

c 我明白/清楚/理解/了解鸿渐是不太喜欢孙柔嘉的。

(34) a 我知道朱熹在门外站了很久。

b *我明白/清楚/理解/了解朱熹在门外站了很久。

c 我明白/清楚/理解/了解为什么朱熹在门外站了很久。

我们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知道”和“明白、清楚、理解、了解”所表达的语义并不完全一样：“知道 P”仅仅表达“P 是什么”，即“P 的质”；而“明白 P、清楚 P、理解 P、了解 P”不仅表达“P 是什么”还可以表达“P 怎么样”，即“P 的量”。也就是说，“明白 P、清楚 P”等蕴涵“知道 P”，即：

明白 P、清楚 P=知道 P 是什么（质）+知道 P 怎么样（量）

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说明这种语义差别。首先看它们组成并列结构时的情况，例如：

(35) a 我知道相对论是什么，但是不明白/清楚它是怎么一回事。

b*我明白相对论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不知道它是什么。

c*我清楚相对论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不知道它是是什么。

(36) a 我知道他那么做了，但是不明白/清楚他为什么那么做。

b*我明白他为什么那么做，但是不知道他那么做了。

c*我清楚他为什么那么做，但是不知道他那么做了。

(35a) 和 (36a) 是很自然的句子，即“知道但是不明白”是没有问题的，而(35b、c) 和 (36b、c) “明白/清楚却不知道”则会产生语义矛盾。

“明白”和“清楚”等由于可以表达“量”的意义，所以它们受程度副词修饰是很自然的，而“知道”受程度副词修饰则显得不那么自然，请看：

(37) a 很/太/十分明白（事情的原委） b*很/太/十分知道（事情的原委）

(38) a 对他的目的，我清楚得很/极了 b*对他的目的，我知道得很/极了

而我们通过对 CCL 语料库的检索发现，虽然有“很/太/十分知道”的例句，但数量上远远少于“很/太/十分明白”和“很/太/十分清楚”。

由于“明白”等是对“知道”的语义的次范畴化，所以它们所带的宾语小句受到的限制就比语义相对泛化的“知道”要多；也正是由于“明白”等包含了比“知道”更为细化和专

门的“量”的意义，所以它们的宾语小句多带有疑问词。

4.2 疑问句与半叙实动词的叙实性

本节我们延续上面的做法，继续讨论感知类半叙实动词的叙实性跟疑问句之间的关系。

4.2.1 主句为疑问形式时半叙实动词的叙实性

半叙实动词可以进入是非问句和正反问句，当它们进入是非问句和正反问句之后，也可以有跟“知道”类动词一样的针对动词的疑问（常规的语义的）和针对宾语小句的疑问（非常规的语用的）两种解读，并且在这两种解读下，半叙实动词的叙实能力也存在差异。例如：

(39) a 王平看见张三打李四了吗？ ⇒张三打了李四。

（解读：我知道张三打了李四，但是不知道王平看见没看见。）

b 王平看见张三打李四了吗？ ⇒张三打了李四。

（解读：我不知道张三打没打李四，也不知道王平看见没看见。）

(40) a 王平有没有看见张三打李四？ ⇒张三打了李四。

（解读：我知道张三打了李四，但是不知道王平看见没看见。）

b 王平有没有看见张三打李四？ ⇒张三打了李四。

（解读：我不知道张三打没打李四，也不知道王平看见没看见。）

(39a) 和 (40a) 表明，在针对半叙实动词而问的是非问句跟正反问句中，半叙实动词的叙实功能依然能得以保留；而 (39b) 和 (40b) 表明，在针对半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而问的是非问句跟正反问句中，半叙实动词的叙实功能受到限制。

当半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话题化以后，进入是非问句和正反问句，也针对动词的疑问和针对宾语小句的疑问两种解读，并且在这两种解读下，其叙实能力也存在差异。请看：

(41) a 张三打李四，王平看见了吗？ ⇒张三打了李四。

（解读：我知道张三打了李四，但是不知道王平看见没看见。）

b 张三打李四，王平看见了吗？ ⇒张三打了李四。

（解读：我不知道张三打没打李四，也不知道王平看见没看见。）

(42) a 张三打李四，王平有没有看见？ ⇒张三打了李四。

（解读：我知道张三打了李四，但是不知道王平看见没看见。）

b 张三打李四，王平有没有看见？ ⇒张三打了李四。

（解读：我不知道张三打没打李四，也不知道王平看见没看见。）

(41a) 和 (42a) 表明，在针对半叙实动词而问的是非问句跟正反问句中，宾语小句话题化以后半叙实动词的叙实功能依然能得以保留；而 (41b) 和 (42b) 表明，在针对半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而问的是非问句跟正反问句中，宾语小句话题化以后半叙实动词的叙实功能受到限制。

半叙实动词也可以进入特指问句，进入特指问句的半叙实动词的叙实功能依然能够保留，请看：

(43) a 陆仁贾看见又有一个女生拿情书给韩若雨。 ⇒有一个女生拿情书给韩若雨。

b 谁看见又有一个女生拿情书给韩若雨？ ⇒有一个女生拿情书给韩若雨。

(43) 说明，人称代词“谁”进入特指问句的半叙实动词的叙实性依然能够保留。

半叙实动词的叙实能力在主句为特指问句的时候能够保留，而在主句为是非问句和正反问句的时候会消失，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特指问句的操作对象是主语，而非问句和正反问句的操作对象是动词；在后一种情况下，半叙实动词成了疑问的直接对象，即对“感知的结果”质疑，它不再预设宾语小句为真，所以其叙实能力消失。

4.2.2 宾语小句为疑问形式时半叙实动词的叙实性

半叙实动词跟“知道”类动词一样，都具有阻止疑问语气提升的能力，其宾语小句可以为陈述形式，但一般不能是正反疑问句形式。例如：

(44) a 船员们看见海面上涌起一股 20 余米高的水柱。

b*船员们看见海面上是不是/有没有涌起一股 20 余米高的水柱。

c*船员们看见是不是/有没有海面上涌起一股 20 余米高的水柱。

(45) a 我去木樨地应聘，在过天桥时，听见一个人喊我的名字。

b*我去木樨地应聘，在过天桥时，听见一个人是不是/有没有在喊我的名字。

c*我去木樨地应聘，在过天桥时，是不是/有没有听见一个人在喊我的名字。

(44a) 和 (45a) 说明该类动词可以带陈述形式的宾语小句，(44b-44c)、(45b-45c) 说明该类动词不能带正反疑问句形式的宾语小句。

半叙实动词可以带特指问形式的宾语小句，但都不表示真性问，这时候半叙实动词依然具有叙实功能。例如：

(46) a 顺姑看见谁向这里走来了，那个人是她等了很久的人。

b*顺姑看见谁向这里走来了，其实没人向这里走来。

(47) a 他看见屋里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空荡荡的房子。

b*他看见屋里什么都没有了，其实那些东西还在。

(46) – (47) 的后面追补与宾语小句真值相同的后续小句时，句子依然成立；而追补说明宾语小句为假的后续小句时，句子不在成立。这说明，半叙实动词带特指疑问形式的宾语小句时，依然具有叙实功能。

跟“知道”一样，半叙实动词受到否定以后再带特指问形式的宾语小句时，叙实能力会消失，其叙实性向非叙实动词漂移 (shift)。例如：

(48) 顺姑没看见谁向这里走来，也许根本没人向这里走来。

(49) 他没看见屋里什么都没有了，还以为那些东西还在屋。

(48) – (49) 的后面可以追补与宾语小句的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这说明，在否定和疑问的双重作用下，半叙实动词的叙实能力消失。

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知道，半叙实动词为代表的半叙实动词的叙实能力在主句为特指问句的时候能够保留而在主句为是非问句和正反问句的时候会消失；在宾语小句为特指问句形式的时候能保留，而当其受到否定以后，再带特指问句的宾语小句时叙实能力也会消失。这些语义现象一方面说明，半叙实动词的叙实功能没有“知道”那么稳定，另一方面也说明，半叙实动词的叙实性对疑问句更加敏感。

4.3 疑问句与非叙实动词的叙实性

4.3.1 疑问句“感觉”类动词的叙实性

本小节我们以“感觉”类动词作为非叙实动词的代表，来探讨疑问句与非叙实动词的叙实性之间的关系。这类动词的主要成员有：

感觉 觉得 觉着 看 认为 深感 推测 推算 相信

“感觉”类动词允许是非疑问语气提升，并且依然能体现其非叙实能力。例如：

(50) 你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吗？ =这是个好主意吗？*→这是个好主意。

(51) 你知道这是个好主意吗？ ≠这是个好主意吗？→这是个好主意。

(50) 删除“你认为”句子的意思基本不变，并且左边的句子不预设其宾语小句为真，而(51)删除“你知道”句子的意思产生了较大改变，并且预设其宾语小句为真。由“这是个好主意吗？”降级为“认为”的宾语小句后依然能保留疑问语气，所以它们允许是非疑问语气提升；由于(50)并不预设其宾语小句为真，所以此时其非叙实能力依然能得以保留。

“感觉”类动词允许特指疑问语气提升，并且依然能体现其非叙实能力。例如：

(52) 你认为谁就是借她马车的公爵呢？ =谁就是借她马车的公爵呢？

(53) *你知道谁就是借她马车的公爵呢？ ≠谁就是借她马车的公爵呢？

(54) 她知道谁就是借她马车的公爵。

(52) 可以出现特指疑问语气词“呢”，删除“你认为”后句子的意思基本不变；而(53)不能出现特指疑问语气词“呢”，删除“你知道”句子的意思产生了较大改变，“谁就是借她马车的公爵呢？”降级为“知道”的宾语小句以后只能硬性地变为(54)那样的陈述形式，由此可见，“感觉”类动词允许特指疑问语气提升。

“感觉”类动词为谓语核心构成的特指问句也依然能体现其非叙实能力。我们依然可以采取追补后续小句的方法来验证。例如：

(55) 你认为这里谁是好人呢？也许这里没人是好人。

(56) *你知道这里谁是好人。也许这里没人是好人。

(55) 追补与疑问句“这里谁是好人呢？”的预设“这里有人是好人”的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以后，句子依然成立，而(56)追补以后则产生了语义矛盾，由此可见，“感觉”类动词在特指问句也依然能体现其非叙实能力。

“感觉”类动词为谓语核心构成的正反疑问句也允许疑问提升，并且依然能体现其非叙实能力。例如：

(57) 你认为这是不是个好主意? =这是不是个好主意?

(58) *你知道这是不是个好主意? ≠这是不是个好主意?

(57) 删除“你认为”后句子的意思基本不变; 而(58)作为真性问根本不能成句, 由此可见, “感觉”类动词构成的正反疑问句也允许疑问提升。

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通过下面这种改变疑问结构的方法予以说明。即:

(59) 你认为这是不是个好主意? =你认为不认为这是个好主意?

(60) *你知道这是不是个好主意? ≠你知道不知道这是个好主意?

(59) 宾语小句里面的正反疑问跟主句动词构成的正反疑问, 意思基本没有变化, 而(60)“你知道这是不是个好主意?”作为真性问句子根本就不成立。我们认为, **这种现象很好地说明了: “感觉”类动词允许疑问提升。**

正反疑问句中的“感觉”类动词也依然能体现其非叙实能力, 证明方法同上, 我们不再重复。需要指出的是, 下面这几种问句属于同义表达:

(61) a 这是个好主意吗?

b 这是不是个好主意?

c 你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吗?

d 你认为这是不是个好主意?

e 你认为不认为这是个好主意?

(61) 所示的这五种问句表达的意义基本一致, 而正是“感觉”类动词允许疑问提升为造成这五种问句同义提供了可能性。

4.3.2 疑问句“听说”类动词的叙实性

“听说”类动词虽然也是非叙实动词, 但是在疑问句中, 跟“感觉”类动词的叙实性存在不一致的情形。

在以“听说”类动词为谓语核心构成的是非疑问句中, 这类动词具有非叙实功能, 例如:

(62) 听说你们的演出票在黑市已经炒到一千五了?

(63) 我听说你拿到这部戏的剧本的时候哭了好几次?

(62) 中“你们的演出票在黑市已经炒到一千五”、(63) 中“你拿到这部戏的剧本的时候哭了好几次”的真值无法确定, 可能为真, 也可能为假, 所以“听说”具有非叙实功能。

但需要指出的是, “听说”类动词为谓语核心构成的是非疑问句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回声问, 即说话人听说了某事, 但不确定真假, 所以询问。因此, 在实际的语料中, 下面的这种附加问形式是更加常见形式。例如:

(64) 王老伯, 听说大弟到您那里去了?

(65) 听说您当时在医院里面绝食, 是吗?

(66) 我还听说你在六岁的时候给张国荣献过花, 是吗?

(64) – (66) 采用的都是附加问形式, 这样更容易看出“听说”类动词为谓语核心构成的是非疑问句是一种回声问。

“听说”类动词为谓语核心也可以构成正反问句，在这样的正反问句中，“听说”依然具有非叙实功能。例如：

(67) 你从北京来，对西部大开发，最近听没听说有新的优惠政策出台？

(68) 你们在乡下，听没听说有比较奇特而又动人的死法？

(69) 你听没听说调整编制三连要解散？

(70) 你听没听说过他手下有个叫胡大庆的？

(71) 听没听说，曹刚已经正式判了？

“听说”类动词为谓语核心构成的是非问句和正反问句其实都有歧义：一种是针对动词的疑问，这种情形下说话人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真假，询问听话人听说与否；一种是针对宾语小句的疑问，这种情形下说话人不知了事情的真假，询问听话人听说与否。例如：

(72) a 我知道他手下有个人叫胡大庆，你听没听说过他手下有个叫胡大庆的？

b 我不知道他手下有没有个人叫胡大庆，你听没听说过他手下有个叫胡大庆的？

(72a) 说话人已经确定了“他手下有个人叫胡大庆”的真值，再询问听话人，因而这时候“听说”具有叙实功能；(72b) 说话人没有确定“他手下有个人叫胡大庆”的真值，因此询问听话人，这时候“听说”具有非叙实功能。

由于(72a)那样的句子是说话人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真假，所以可以很自然地表达反问，这时候“听说”依然具有叙实功能。例如：

(73) 你听没听说过这世界上还有一种东西叫法律？

(74) 你听没听说过买东西是要付钱的？

(75) 你听没听说过公共交通工具中脱鞋是不文明的？

在说话人看来(73) – (75) 的宾语小句“这世界上还有一种东西叫法律”等都是人人知道的常识，听话人不可能没听过，之所以这么问，是要通过反诘来提醒听话人。

“听说”类动词可以带疑问形式的宾语小句，但不允许疑问提升。

(76) a 你认为这里谁是好人呢？ =谁是好人呢？

b*你听说这里谁是好人呢？ ≠谁是好人呢？

(77) a 你认为这是不是个好主意呢？ =这是不是个好主意呢？

b*你听说这是不是个好主意呢？ ≠这是不是个好主意呢？

(76) 和(77)表明，“听说”不允许疑问提升。

“听说”类动词带疑问形式的宾语小句的时候依然具有非叙实功能。例如：

(78) 我听说了这里谁是好人，但究竟是不是，我也不确定。

(79) [这种药有没有效果]，我也仅仅是听说而已。

(78) 中“听说”的宾语小句是特指问形式，(79) 中“听说”的宾语小句是正反问形式，说话人都无法确定它们的真假，所以这时候的“听说”依然具有非叙实功能。

4.4 疑问句与反叙实动词的叙实性

本节我们打算探讨疑问句与反叙实动词的叙实性之间的关系。

由于反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真值是确定的，所以，它也具有阻止疑问提升的能力，因此，

反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中的疑问代词都不表示真性问。例如：

(80) a 秦始皇到死还在幻想谁会给他长生不老药。

b*秦始皇到死还在幻想谁会给他长生不老药呢？

(81) a 这两个骗子一直在吹嘘谁的纺织技术都没他们高。

b*这两个骗子一直在吹嘘谁的纺织技术都没他们高呢？

(80a) – (81a) 宾语小句中的“谁”都不表示疑问；(80b) – (81b) 加上特指向句标记“呢”

无法成立，因而都不是真性问。这说明，反叙实动词不允许疑问提升。

需要指出的是，(80b) – (81b) 作为回声问是可以成句的。例如：

(80') a 秦始皇到死还在幻想谁会给他长生不老药。

b (你是说) 秦始皇到死还在幻想谁会给他长生不老药吗？

(81') a 这两个骗子一直在吹嘘谁的纺织技术都没他们高。

b (你是说) 这两个骗子一直在吹嘘谁的纺织技术都没他们高吗？

(80b') – (81b') 可以添加是非问句标记“吗”，表明它们可以作为回声问而成立。

反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一般不能是正反问句形式。例如：

(82) *赵辛楣吹嘘/诬蔑方鸿渐会不会和苏文纨结婚。

(83) *赵辛楣假装/装作自己喜欢不喜欢苏文纨。

(82) – (83) 因为宾语小句是正反疑问形式而无法成句，这说明，反叙实动词排斥正反疑问形式的宾语小句。

在反叙实动词作谓语核心构成的特指向句和正反问句中，其反叙实功能都依然能得以保留。例如：

(84) 谁整天幻想着跟苏文纨结婚? ⇒他没有跟苏文纨结婚。

(85) 他是不是假装自己没听见外面打雷? ⇒他不是没听见外面打雷。

从(84) – (85) 那样的特指向句和正反问句都能推出宾语小句是确定无疑的假命题，由此说明，反叙实动词在那样的疑问句中也能保留反叙实功能。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反叙实动词不允许疑问提升。

4.5 结论

本章以疑问句为语法环境，测试在这种条件下，动词的叙实性如何表现的问题，还探讨了叙实性不同的动词对疑问提升的反应。

以疑问句为语法环境看动词的叙实性，结果如下：叙实动词、非叙实动词和反叙实动词的主句为疑问句时，其叙实性都能得以保留；而半叙实动词在主句为疑问句时叙实能力消失，其叙实性向非叙实动词漂移 (shift)；非叙实动词和反叙实动词带疑问形式宾语小句时，叙实性保持不变；叙实动词和半叙实动词以肯定形式带疑问形式宾语小句时，叙实性保持不变，以否定形式或疑问形式带疑问形式宾语小句时，叙实功能消失，叙实性向非叙实动词漂移 (shift)。

从动词的叙实性看疑问句，结果为：叙实动词、半叙实动词和非叙实动词作谓语核心的疑问句都有针对动词的疑问和针对宾语小句的疑问两种意义；叙实动词、半叙实动词和反叙

实动词都具有阻止疑问提升的能力,而非叙实动词允许疑问提升。方梅(2005)、王婵婵(2008)都用“控制度”来解释疑问提升的原因,陈振宇(2010: 263–299)在生成语法学派(黄正德 1982, 沈阳、何元建、顾阳 2001, 石定栩 1999、2002 等)对疑问提升探讨的基础上,对现代汉语允许疑问提升的谓宾动词又进行了重新的调查,并从认知上对允许疑问提升的机制进行了解释。陈振宇(2010: 283–284)认为,“控制度”的解释比较粗疏,所以他用“对应”来替换“控制”,主张从认知角度对这一现象作出解释,并最终认为疑问语气提升的实质是复数性投射。我们认为,陈振宇(2010: 283–284)对这一现象解释覆盖得范围很广,解释力也较强。

但是,我们觉得这一问题还可以从叙实性差别的角度来进行解释:具有叙实功能和反叙实功能的动词由于要求宾语小句的真值是确定为真的,所以既阻止主句的疑问语气往下层渗透,又阻止小句的疑问语气向上提升;非叙实动词则不然,它不要求宾语小句的真值是确定为真的,所以既无法阻止主句的疑问语气往下层渗透,又无法阻止小句的疑问语气向上提升。

但需要指出的是,允许疑问提升的非叙实动词只限于“感觉”类的,“听说”那样的言说动词既不允许否定提升,也不允许疑问提升。

讨论至此,结合前面一章关于叙实性跟否定提升之间的关系,我们似乎可以说,对否定提升的允准能力跟对疑问提升的允准能力存在**充分必要条件关系**:**允许否定提升的动词一般也允许疑问提升,不允许否定提升的动词一般也不允许疑问提升;反之亦然**。这一结果如下表所示:

词语类别 语法操作	叙实动词		非叙实动词		反叙实动词	
	认知	言说	认知	言说	认知	言说
否定提升	-	-	+	-	-	-
双重否定	-	-	+	-	-	-
疑问提升	-	-	+	-	-	-

表三: 三类动词对否定提升和疑问提升允准能力的一致关系

第 5 章 降级操作与汉语动词的叙实性

本章我们将讨论宾语小句的话题化、指称化及 SVO 句式内嵌等降级 (downgrade) 操作手段对各类动词叙实性的影响。

5.1 降级操作与叙实动词的叙实性

本节分别用宾语小句的话题化、指称化和 SVO 句式内嵌等降级操作手段测试“知道”为代表的叙实动词和“后悔”为代表的强叙实动词的叙实性，从而观察这几种句法操作手段对其叙实性的影响。

5.1.1 降级操作与“知道”的叙实性

5.1.1.1 宾语小句的话题化与“知道”的叙实功能

“知道”的宾语小句可以话题化，并且话题化以后，“知道”的叙实功能依然能够得到体现。例如：

- (1) a 我知道世锦赛在美国举行。 ⇒ 世锦赛在美国举行
b 世锦赛在美国举行，我知道。 ⇒ 世锦赛在美国举行
- (2) a 我不知道世锦赛在美国举行。 ⇒ 世锦赛在美国举行
b 世锦赛在美国举行，我不知道。 ⇒ 世锦赛在美国举行

(1-2) 说明叙实动词“知道”的宾语小句可以话题化，话题化以后“知道”的叙实功能依然能得以保留。

“知道”的宾语话题化时，还可以加上话题标记“对于、关于”，尤其是宾语是名词性成分时，并且此时“知道”还可以带有补语；原先的主谓宾句式中，“知道”是不能带有补语的。例如：

- (3) a 世锦赛在美国举行，我知道。 ⇒ 世锦赛在美国举行
b 对于世锦赛在美国举行一事，我知道。 ⇒ 世锦赛在美国举行
- (4) a *我知道得不多世锦赛在美国举行。
b *我知道得不多世锦赛在美国举行一事。
c (对于) 世锦赛在美国举行一事，我知道得不多。 ⇒ 世锦赛在美国举行

(3) 说明了“知道”的宾语话题化以后可以加上显性标记“对于/关于”，(4) 说明了“知道”的宾语话题化以后，“知道”可以加上补语。并且，(3-4) 中“知道”的叙实功能依然能得以体现。

5.1.1.2 宾语小句的指称化与“知道”的叙实功能

“知道”的宾语小句还可以指称化，即把陈述式的宾语小句转变为具有指称功能的偏正

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其叙实功能依然能够得到体现。一般来说，“知道”的宾语小句的指称化可以有三种方式：提取宾语小句的主语、提取宾语小句的宾语和整个宾语小句作同位性定语从句。例如：

- (5) a 我知道方鸿渐喜欢唐晓美。 ⇒ 方鸿渐喜欢唐晓美
b 我知道方鸿渐喜欢的唐晓美。 ⇒ 方鸿渐喜欢唐晓美
c 我知道喜欢唐晓美的方鸿渐。 ⇒ 方鸿渐喜欢唐晓美
d 我知道方鸿渐喜欢唐晓美的事实/这一事实。 ⇒ 方鸿渐喜欢唐晓美

(5b) 对“知道”的宾语小句进行了提取宾语的关系化操作，(5c) 对“知道”的宾语小句进行了提取主语的关系化操作，(5d) 对“知道”的宾语小句进行了定语从句化操作；在这三种把宾语小句指称化的操作过程中，“知道”依然能预设其宾语小句为真。由此可见，宾语小句的指称化依然无法改变“知道”的叙实功能。

值得指出的是，叙实动词“知道”的宾语小句指称化以后，整个偏正结构依然可以话题化。在这种情况下，“知道”的叙实功能依然能够得到体现。例如：

- (6) a 方鸿渐喜欢唐晓美，我知道。 ⇒ 方鸿渐喜欢唐晓美
b 方鸿渐喜欢的唐晓美，我知道。 ⇒ 方鸿渐喜欢唐晓美
c 喜欢唐晓美的方鸿渐，我知道。 ⇒ 方鸿渐喜欢唐晓美
d 方鸿渐喜欢唐晓美的事实/这一事实，我知道。 ⇒ 方鸿渐喜欢唐晓美

(6) 表明，无论是采用提取主宾语的方式还是定语从句化的方式对“知道”的宾语小句进行指称化操作，该指称形式都能充当话题；并且，“知道”的叙实功能依然能得到保持。

5.1.1.3 SVO 句式内嵌与“知道”的叙实功能

“主语+知道+宾语小句”这种句式(SVO)还可以内嵌(embed)到其他句法结构中去，充当定语和状语；并且内嵌以后，“知道”的叙实功能依然能够得以保留。例如：

(7) (知道地球围绕太阳转的)脑袋比(不知道的)那些，不知道要领先几个世纪。
⇒ 地球围绕太阳转。

(8) [知道他曾经在上海出没过(以后)]，公安干警立即赶赴上海实施抓捕。⇒ 他曾经在上海出没过。

(7) 是“主语+知道+宾语小句”这种句式内嵌到其他结构中充当定语小句，(8) 是“主语+知道+宾语小句”这种句式内嵌到其他句法结构中去充当状语小句。它们共同说明，内嵌化以后，“知道”的叙实功能依然能得以保留。

我们可以用一种统一的理论来解释，“知道”宾语小句的话题化、指称化与SVO句式的内嵌化对“知道”的叙实功能具有保持作用的原因：这几种语法转换都是对原先的述谓结构(predication)进行降级(downgrade)操作，不同之处在于：宾语小句的话题化是把原先的述谓结构降级为一个从属述谓结构(subordinate predication)，而指称化和内嵌操作则把原来的述谓结构降级为一个降级述谓结构(downgraded predication)。从属述谓结构和降级述谓结构与原先的述谓结构之间有蕴涵关系(implication)，降级操作只改变述谓结构的句法地位

而不影响其语义关系。所以，话题化、指称化和内嵌（embed）都能保留其中的动词的叙实功能。

事实上，这种操作不仅保持了“知道”的叙实性，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它的叙实性。后文我们还会交待，降级操作对叙实功能的增强作用还适用于半叙实动词。

5.1.2 降级操作与“后悔”的叙实性

“后悔”的宾语小句跟“知道”的一样，都可以话题化，并且话题化以后，“后悔”依然具有叙实功能。但是，“知道”的宾语小句可以通过直接移到句首的方式实现话题化，而“后悔”的宾语小句话题化以后一般要加上话题标记“对/对于/为”，否则难以成句。例如：

- (9) a 他现在非常后悔/不后悔当初做了那样的决定。 ⇒他当初做了那样的决定。
b*当初做了那样的决定，他现在非常后悔/不后悔。
c 对于当初做了那样的决定，他现在非常后悔/不后悔。 ⇒他当初做了那样的决定。
- (10) a 我知道/不知道他现在很后悔。 ⇒他现在很后悔。
b 他现在很后悔，我知道/不知道。 ⇒他现在很后悔。
c*对于他现在很后悔，我知道/不知道。

(9) 和 (10) 的对比说明，“后悔”和“知道”的宾语小句虽然话题化的方式略有差异，但是，它们在宾语小句话题化操作以后，依然都具有叙实功能。

“后悔”的宾语小句跟“知道”的一样，都可以指称化，并且指称化以后，“后悔”依然具有叙实功能。例如：

- (11) a 宋孝濂十分后悔/不后悔在大陆收集情报。 ⇒宋孝濂曾在大陆收集情报。
b 宋孝濂后悔/不后悔在大陆收集情报的行为。 ⇒宋孝濂曾在大陆收集情报。
- (12) a 他后悔/不后悔提了这个想法。 ⇒他提了这个想法。
b 他后悔/不后悔提的这个想法。 ⇒他提了这个想法。

(11) – (12) 表明，“后悔”在宾语小句指称化以后，依然具有叙实功能。

“后悔”的宾语小句指称化以后，依然可以话题化，但此时还是要加上话题化标记“对/对于/为”，否则难以成句。例如：

- (13) a 宋孝濂十分后悔在大陆收集情报的行为。 ⇒宋孝濂曾在大陆收集情报。
b*在大陆收集情报的行为，宋孝濂十分后悔。
c 对在大陆收集情报的行为，宋孝濂十分后悔。 ⇒宋孝濂曾在大陆收集情报。
- (14) a 我知道鸿渐对唐晓芙的爱。 ⇒他现在很后悔。
b 鸿渐对唐晓芙的爱，我知道。 ⇒他现在很后悔。
c*对于鸿渐对唐晓芙的爱，我知道。

(13) 和 (14) 表明，“后悔”的宾语小句指称化以后还可以话题化，并且话题化以后，“后悔”依然具有叙实功能。

5.2 降级操作与半叙实动词的叙实性

5.2.1 宾语小句的话题化与半叙实动词的叙实性

半叙实动词所带的宾语小句能够话题化，并且话题化以后，依然具有叙实功能。例如：

(15) a 他看到一个短发的姑娘靠在自己肩上。 ⇒一个短发的姑娘靠在自己肩

上。

b 一个短发的姑娘靠在自己肩上，他看到了。 ⇒一个短发的姑娘靠在自己肩上。

(16) a 傲风听见嬴天说不去寻宝。 ⇒嬴天说不去寻宝。

b 嬴天说不去寻宝，傲风听见了。 ⇒嬴天说不去寻宝。

(15b) 和 (16b) 是宾语小句话题化的句子，这样的句子依然能预设句子的宾语小句为真，这说明，在这样的情况下，半叙实动词依然具有叙实功能。

半叙实动词所带的宾语小句话题化以后，对这类动词的叙实性具有增强作用。例如：

(17) a 他没看到一个短发的姑娘靠在自己肩上。 *⇒一个短发的姑娘靠在他肩上

b 一个短发的姑娘靠在自己肩上，他没看到。 ⇒一个短发的姑娘靠在他肩上

(18) a 傲风没听见嬴天说不去寻宝。 *⇒嬴天说不去寻宝。

b 嬴天说不去寻宝，傲风没听见。 ⇒嬴天说不去寻宝。

在 (17a) 和 (18a) 这样的半叙实动词受到否定的句子中，不再预设其宾语小句为真；而相应的话题句 (17b) 和 (18b) 却依然能预设宾语小句为真，这说明话题化具有增强半叙实动词叙实功能的作用。

话题化能增强半叙实动词的叙实功能的原因在于：处于话题位置的是已知信息，这类动词的宾语小句经历话题化以后，只能被编码和理解为说话人“已知的事实”，所以，在这样的条件下，半叙实动词的叙实功能能得以保留并能得到加强。

5.2.2 宾语小句的指称化与半叙实动词的叙实性

半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还可以指称化，即把陈述式的宾语小句变为具有指称功能的偏正结构，并且其叙实功能依然能够得到体现。半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的指称化可以有三种方式：提取宾语小句的主语、提取宾语小句的宾语和整个宾语小句作同位性定语从句。例如：

(19) a 我看见那个人骑着一辆摩托车。 ⇒那个人骑着一辆摩托车。

b 我看见骑着一辆摩托车的那个人。 ⇒那个人骑着一辆摩托车。

c 我看见那个人骑着的摩托车。 ⇒那个人骑着一辆摩托车。

d 我看见那个人骑着一辆摩托车的事实/这一事实。 ⇒那个人骑着一辆摩托车。

(19b) 对原 SVO 句的宾语小句进行了提取主语操作，(19c) 宾语小句进行了提取宾语操作，

(19c) 宾语小句进行了定语从句化操作；在这三种把宾语小句指称化的操作手段中，半叙实动词依然能预设其宾语小句为真，由此可见，宾语小句的指称化依然无法改变半叙实动词的叙实功能。

半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指称化以后，对这类动词的叙实功能具有增强的作用。

- (20) a 我没看见那个人骑着一辆摩托车，也许他骑的是电瓶车。
b? 我没看见骑着一辆摩托车的那个人，也许他骑的是电瓶车。
c? 我没看见那个人骑着的摩托车，也许他骑的是电瓶车。
d? 我没看见那个人骑着一辆摩托车的事实/这一事实，也许他骑的是电瓶车。

(20a) 由于受到否定，追补跟宾语小句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句子能成立，说明“看见”不再预设其宾语小句为真，也就不再具有叙实功能；(20b-d) 也受到了否定，但由于宾语小句经历了指称化操作，追补跟宾语小句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句子的合格性受到挑战，说明“看见”依然预设其宾语小句为真，因此具有叙实功能。

值得指出的是，半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指称化以后，整个偏正结构依然可以话题化，此时半叙实动词叙实功能依然能够得到体现并得到加强。例如：

- (21) a 我看见那个人骑着一辆摩托车。 ⇒那个人骑着一辆摩托车。
b 骑着一辆摩托车的那个人，我看见了。 ⇒那个人骑着一辆摩托车。
c 那个人骑着的摩托车，我看见了。 ⇒那个人骑着一辆摩托车。
d 那个人骑着一辆摩托车的事实，我看见了。 ⇒那个人骑着一辆摩托车。

(21b-d) 是半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先指称化再话题化得到的句子，在这样的句子里面，半叙实动词依然能预设其宾语小句为真，即依然具有叙实功能。

5.2.3 SVO 句式内嵌与半叙实动词的叙实性

“主语+半叙实动词+宾语小句”这种句式(SVO)还可以内嵌(embed)到其他句法结构中去充当定语和状语，并且内嵌以后，半叙实动词的叙实功能依然能够得以保留。例如：

- (22) a 露丝看到了克杰缓缓沉入冰冷的海底。
b (看到了克杰缓缓沉入冰冷的海底的) 露丝内心无限悲伤。
c [看到了克杰缓缓沉入冰冷的海底]，露丝内心无限悲伤。
(23) a 我听到了他轻轻地叹气。
b (听到了他轻轻地叹气的) 我也对前途充满了迷茫。
c [听到他轻轻地叹气]，我也对前途充满了迷茫。

(22) – (23) 说明，感知类动词带宾语小句可以内嵌，充当其它句子的定语小句或状语小句。

内嵌到其它句子中去充当定语小句和状语小句的SVO句式与原先的主谓宾句式相比，叙实性得到了增强。请比较：

- (24) a 露丝看到了克杰缓缓沉入冰冷的海底。
→露丝看到了克杰缓缓沉入冰冷的海底。其实沉入海底的不是杰克而是约翰。
b (看到了克杰缓缓沉入冰冷的海底的) 露丝内心无限悲伤。
→*露丝看到了克杰缓缓沉入冰冷的海底。其实沉入海底的不是杰克而是约翰。
c [看到了克杰缓缓沉入冰冷的海底]，露丝内心无限悲伤。

→*露丝看到了克杰缓缓沉入冰冷的海底。其实沉入海底的不是杰克而是约翰。

(24a) 可以追补否定宾语小句真值的后续小句，而内嵌以后的 (24b) 和 (24c) 不能追补同样的小句，说明内嵌化以后的半叙实动词的叙实功能比在原先的 SVO 句式中更强。

结合上一节我们讨论的降级操作跟叙实动词“知道”的叙实功能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降级操作能够增强叙实动词和半叙实动词的叙实功能。这种增强作用还体现在，叙实动词和半叙实动词为谓语核心的是非问句和正反问句有针对动词的和针对宾语小句的两种解读，但是如果对句子实施了降级操作，就会只剩下针对动词这一种解读，此时的动词具有叙实功能。例如：

(25) a 你知道方鸿渐喜欢唐晓芙吗？

b 方鸿渐喜欢唐晓芙，你知道吗？

c 喜欢唐晓芙的方鸿渐，你知道吗？

(26) a 傲风听见没听见嬴天说不去寻宝？

b 嬴天说不去寻宝，傲风听见没听见？

c 嬴天说不去寻宝的话，傲风听见没听见？

(25a) 和 (26a) 都是有两种解读的句子，而 (25b-c) 和 (26b-c) 经历了降级操作，只剩下针对动词这样一种解读，原句的宾语小句成为确定无疑的真命题，从而体现了降级操作对叙实功能的增强作用。

我们还可以从背景化的角度来解释降级操作对动词的叙实功能的增强作用：从语法上来说，它们都属于一种降级操作，即把语法成分由主述谓结构变为从属述谓结构；而语法结构的降级操作，会带来相应成分在语义上的背景化 (background，参看方梅，2008 及其所引文献)。众多的研究表明，背景信息与预设具有一种天然的相容性 (黄华新、陈宗明，2005: 137-140；沈家煊，1999: 83-87)，降级操作引发的背景化信息较之原结构更具有预设的性质。因此，叙实动词和半叙实动词宾语小句的话题化、指称化与 SVO 句式的内嵌，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这两类动词的叙实功能。更加全面地说，这是它们的叙实性预设义跟这些降级成分的预设义叠加强化的结果。

5.3 降级操作与非叙实动词的叙实性

5.3.1 话题化与非叙实动词的叙实性

上面两节我们说到，具有叙实功能的动词的宾语小句可以话题化，而非叙实动词有的动词的宾语小句可以话题化，有的则不允许其宾语小句话题化。例如：

(27) a 他觉得大家这是在可怜他。

b*大家这是在可怜他，他觉得。

(28) a 贺龙认为这是一个歼敌的机会。

b*这是一个歼敌的机会，贺龙认为。

(29) a 我相信好人最终会占上风。

b 好人最终会占上风，我相信。

(30) a 庞涓听说孙膑从师父那里学习了《孙子兵法》。

b 孙膑从师父那里学习了《孙子兵法》，庞涓听说了。

(27) – (30) 中的“觉得、认为”不允许对其宾语小句进行话题化操作，而 (30) – (31) 中的“相信”和“听说”允许对其宾语进行话题化操作。

虽然“感觉、觉得、觉着、认为”等动词不允许其宾语小句话题化，但是，有的时候，宾语小句的主语却可以话题化，话题化以后不影响它们的非叙实功能。例如：

(31) a 我觉得这人好奇怪。 b 这人；我觉得 0；好奇怪。

(32) a 我感觉树村这儿挺有意思的。 b 树村这儿；我感觉 0；挺有意思的。

(31) 和 (32) 说明“感觉、觉得、觉着、认为”等动词有时允许其宾语小句的主语话题化。

当宾语小句本身就是话题句的时候，宾语小句的话题作主句的话题基本不受限制，即连不允许宾语小句话题化的动词也可以把宾语小句的话题移到主句当话题。

(33) a 我相信大家都逃不了干系。 b*大家；我相信 0；都逃不了干系。

c 我相信这事儿大家都逃不了干系。 d 这事儿；我相信 0；大家都逃不了干系。

(34) a 我觉得房东太吝啬。 b*房东；我觉得 0；太吝啬。

c 我觉得这方面房东太吝啬。 d 这方面；我觉得 0；房东太吝啬。

(33) 和 (34) 说明，宾语小句不是话题句的时候，其主语作主句的话题是受限制的，而宾语小句是话题句的时候，其话题作主句的话题基本不受限制，就连不允许宾语小句话题化的“相信”也可以把宾语小句的话题移到主句当话题。

为了区别和便于称说这两种不同的话题化，我们把宾语小句的整体话题化称为“完全话题化”，而把宾语小句的主语话题化称为“部分话题化”。

允许完全话题化的非叙实动词在宾语小句话题化以后，动词依然具有非叙实功能。例如：

(35) a 我相信好人最终会占上风，但最后他这个好人没占上风。

b 好人最终会占上风，我相信，但最后他这个好人没占上风。

(36) a 庞涓听说孙膑从师父那里学习了《孙子兵法》，但其实孙膑没有学到。

b 孙膑从师父那里学习了《孙子兵法》，庞涓听说了，但其实孙膑没有学到。

(35) 和 (36) 表明，允许宾语小句话题化的非叙实动词，在话题化以后依然允许追加与其宾语小句真值矛盾的后续小句。这说明，非叙实动词在话题化以后并没有改变自身的叙实性，依然非叙实功能。

允许部分话题化的非叙实动词在宾语小句的主语话题化以后，再追补与其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时，句子依然能够成立。例如：

(37) a 我觉得这人好奇怪，但是大家都说他很正常。

b 这人；我觉得好奇怪，但是大家都说他很正常。

(38) a 我觉得这方面房东太吝啬，其实那是误会他了。

b 这方面；我觉得房东太吝啬，其实那是误会他了。

(37) 和 (38) 在经历部分话题化以后，追补与原宾语小句的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时，不会产生语义矛盾。这说明，部分话题化以后的句子中的非叙实动词此时还是保留了其非叙实功能。

经过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允许宾语小句完全话题化的动词一般也允许宾语小句的部分话题化，但完全话题化和部分话题化都不会改变非叙实动词的叙实性。

5.3.2 指称化与非叙实动词的叙实性

叙实动词和半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可以指称化，而非叙实动词有的宾语小句可以指称化，有的则不允许其宾语小句指称化；并且，允许宾语小句话题化和允许宾语小句指称化具有充要条件关系，即：允许宾语小句话题化的动词也允许其宾语小句指称化，允许宾语小句话题化的动词也允许其宾语小句指称化。例如：

(39) a 他觉得大家这是在可怜他。

b*大家这是在可怜他，他觉得。

c*他觉得大家对他的可怜。

(40) a 贺龙认为这是一个歼敌的机会。

b*这是一个歼敌的机会，贺龙认为。

c 贺龙认为一个歼敌的机会。

(41) a 我相信好人最终会占上风。

b 好人最终会占上风，我相信。

c 我相信好人最终会占上风这个真理。

(39) – (40) 中的“觉得、认为”不允许对其宾语小句进行指称化操作，而 (41) 中的“相信”允许对其宾语进行指称化操作。(39) – (41) 共同说明了允许宾语小句话题化和允许宾语小句指称化具有充要条件关系。

允许对其宾语小句进行指称化操作的非叙实动词，其宾语小句指称化以后，依然可以作整个句子的话题。例如：

(42) a 我相信好人最终会占上风。

b 我相信好人最终会占上风这个真理。

c 好人最终会占上风这个真理我相信。

(42) 说明，非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指称化以后可以对其进行话题化操作。

叙实动词和半叙实动词可以带谓词性宾语，可以带名词性宾语，还可以带零形式宾语。非叙实动词有的只能带谓词性宾语不能带名词性宾语和零形式宾语，有的三种宾语都可以带。需要指出的是：允许对宾语小句进行话题化和指称化操作的非叙实动词既可以带谓词性宾语也可以带名词性宾语和零形式宾语，而不允许着两种操作的动词只能带谓词性宾语，不能带名词性宾语和零形式宾语，反之亦然。请比较：

(43) a 郁臣觉得自己很有艺术细胞。

b*郁臣觉得艺术细胞。

c* (自己很有艺术细胞) 郁臣觉得 0。

- (44) a 我相信你的飞机票是真的。
b 他不相信体检表上那些圈圈点点。
c 其实他已经约略明白了这意思，只是难以相信。

(43) 中的“觉得”不允许对其宾语小句进行话题化和指称化操作，只能带谓词性宾语而不能带名词性宾语和零形式宾语，(44) 中的“相信”允许对其宾语小句进行话题化和指称化操作，能带谓词性宾语、名词性宾语和零形式宾语。

我们可以从能带哪种类型的宾语的角度，在句法层面上解释动词对宾语小句的话题化和指称化的允准机制：只能带谓词性宾语的非叙实动词，由于它不能带名词性的宾语，所以它不允许宾语小句的指称化；由于它不能带零形式的宾语（即不允许宾语悬空），所以它不允许对宾语小句进行话题化（话题化以后会造成宾语悬空）；能带谓词性宾语、名词性宾语和零形式宾语三种类型宾语的动词，既允许带名词性宾语又允许宾语悬空，所以它们既允许其宾语小句的话题化，又允许其宾语小句的指称化。

允许宾语小句指称化的非叙实动词，在宾语小句指称化以后，能不能追补与宾语小句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跟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指称化有关。

如果采用提取宾语小句的主宾语的方式对原来的宾语小句进行指称化，一般不能追补与宾语小句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这时候的非叙实动词具有叙实功能。例如：

- (45) a 我听说张三打了李四。
b*我听说了张三打的李四，其实李四没被打。 [提取宾语小句的宾语]
c*我听说了打李四的张三，其实不是张三打的。 [提取宾语小句的主语]

(45b) 和 (45c) 分别对原句进行了提取宾语小句宾语和提取宾语小句主语，不能追补跟原句的宾语小句的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这说明“听说”具有了一定的叙实功能。

如果采用把整个宾语小句作同位性定语从句这种方式进行指称化，非叙实动词“相信”和“听说”的叙实性跟用什么样的名词充当中心语有关：如果中心语是“事实”这样的名词，动词具有叙实功能；如果中心语是“谣言、谎言”这样的名词，动词具有反叙实功能；如果中心语是“传言、说法”这样的名词，动词具有非叙实功能。例如：

- (46) a 大家相信方鸿渐喜欢唐晓芙。
b*大家相信方鸿渐喜欢唐晓芙这一事实；方鸿渐喜欢的其实不是她。
c 大家相信方鸿渐喜欢唐晓芙这一谎言；方鸿渐喜欢的其实不是她。
d 大家相信方鸿渐喜欢唐晓芙这一传言；方鸿渐喜不喜欢她谁也不知道。
(47) a 丁继营老人听说了儿子已死在手术台上。
b*丁继营老人听说了儿子已死在手术台上这一事实；但他儿子根本就没死。
c 丁继营老人听说了儿子已死在手术台上这一谎言；但他儿子根本就没死。
d 丁继营老人听说了儿子已死在手术台上这一传言；但他儿子死没死大家都不清楚。

(46b) 和 (47b) 宾语的中心语是“事实”，句子不允许追补跟宾语小句的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说明该句是叙实的；(46c) 和 (47c) 宾语的中心语是“谎言”，句子允许追补跟宾语小句的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说明该句是反叙实的；(46d) 和 (47d) 宾语的中心语是“传

言”，句子允许追补表明宾语小句真假不定的后续小句，说明该句是非叙实的。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句子的叙实性并不真正由其中的非叙实动词决定，而是由其中的“事实、传言、谣言”这样的名词决定。根据袁毓林、寇鑫（2018），“事实”这样的名词是叙实名词，预设其内容义定语从句为真；“谎言、谣言”这样的名词是反叙实名词，预设其内容义定语从句为假；“传言、说法”这样的名词是非叙实名词，预设其内容义定语从句为可真可假。

而“相信、听说”这样的动词的语义也决定了它们的宾语真值的多样性，人们既可以“相信”和“听说”某个确定为真的“事实”，也可以“相信”和“听说”某个确定为假的“谎言、谣言”，还可以“相信”和“听说”某个真假不定的“传言、说法”。所以，为了避免理解上的麻烦，说话人在编码的时候，可以用叙实性名词来表明宾语的真假；当然，如果语境可以确定宾语的真假，那么这样的叙实性名词也可以不出现。

5.3.3 SVO 句式内嵌与非叙实动词的叙实性

非叙实动词的 SVO 句式内嵌到其他句子中充当状语从句和定语从句的时候，并不能赋予动词叙实功能，例如：

(48) a 感觉自己还是没吃饱，方鸿渐又叫了一份外卖；其实他已经吃得太多了。

b 感觉自己还是没吃饱的方鸿渐又叫了一份外卖；其实他已经吃得太多了。

(49) a 相信了上帝会来拯救自己，他天天在家里等着；可哪里有什么救世主！

b 相信了上帝会来拯救自己的他天天在家里等着；可哪里有什么救世主！

(48a) 和 (49a) 是非叙实动词的 SVO 句式内嵌到句子中充当状语从句，(48b) 和 (49b) 是 SVO 内嵌到句子中充当定语从句，它们都允许追补跟宾语小句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这说明此时非叙实动词依然具有非叙实功能。

需要指出的是，非叙实动词的 SVO 句式内嵌到其他句子中充当状语从句和定语从句的时候，虽然不能赋予其中的非叙实动词以叙实功能，但该动作的主体，还是倾向于把宾语小句当成真的来看待，也就是说，宾语小句在动作主体的眼中是一个真命题。例如：

(50) a 方鸿渐 感觉自己还是没吃饱，又叫了一份外卖。

b 感觉自己还是没吃饱，方鸿渐又叫了一份外卖。

c 感觉自己还是没吃饱的方鸿渐又叫了一份外卖。

(51) a 相信了上帝会来拯救自己，他天天在家里等着。

b 相信了上帝会来拯救自己的他天天在家里等着。

(52) a 刘伟峰 听说 1000 万元又输掉了，全身冰凉。

b 听说 1000 万元又输掉了，刘伟峰全身冰凉。

c 听说 1000 万元又输掉了的刘伟峰全身冰凉。

(50b) - (52b) 是非叙实动词的 SVO 句内嵌为状语从句，(50c) - (52c) 是非叙实动词的 SVO 句内嵌为定语从句；其中的非叙实动词“感觉、相信、听说”的宾语小句在说话人看来是真假不定的，但是在“感觉、相信、听说”的主体看来，它们都是真的，所以才会有后续

小句表达的那种反应。

仔细观察上面的一组例句，我们会进一步发现：如果包含非叙实动词的述谓结构充当表示原因的先行小句，后续小句表示在这种原因下出现的结果，那么非叙实动词的主体会把动词的宾语小句看作一个真命题；而无论这个述谓结构在句法上实现为 SVO、话题句、指称形式、内嵌形式，都不影响这一效应。例如：

- (53) a 刘伟峰听说 1000 万元又输掉了，立马全身冰凉。 [SVO 句式]
b 1000 万元又输掉了，刘伟峰听说了，立马全身冰凉。 [宾语小句话题化]

- c 刘伟峰听说 1000 万元又输掉了的消息，立马全身冰凉。 [宾语小句指称化]
d 听说 1000 万元又输掉了，刘伟峰全身冰凉。 [SVO 内嵌为状语]
e 听说 1000 万元又输掉了的刘伟峰全身冰凉。 [SVO 内嵌为定语]

(53) 表明，包含非叙实动词的述谓结构充当原因小句的时候，无论采用哪种句法形式，其宾语小句都被主体视为真命题；其中的动作主体正是把这样的小句信以为真才会做出相应的反应。

本节我们测试了降级操作和非叙实动词之间的关系，发现有的动词允许宾语小句的话题化，有的动词不允许宾语小句的话题化却允许宾语小句的主语话题化；也就是说，允许宾语小句完全话题化的动词一般也允许宾语小句的部分话题化。

同时我们还发现，允许宾语小句话题化和允许宾语小句指称化具有充要条件关系，即：允许宾语小句话题化的动词允许其宾语小句指称化，允许宾语小句话题化的动词允许其宾语小句指称化。当采用把宾语小句变为同位性偏正结构进行指称化的时候，非叙实动词“相信”和“听说”的叙实性跟用什么样的名词充当中心语有关。

非叙实动词的 SVO 句式内嵌到其他句子中充当状语从句和定语从句的时候，并不能改变这类动词的叙实性，它们依然具有非叙实功能。

5.4 降级操作与反叙实动词的叙实性

5.4.1 宾语小句的话题化与反叙实动词的叙实性

我们在前面一节区分了宾语小句的两种话题化操作：完全话题化和部分话题化。反叙实动词不允许对其宾语小句进行完全话题化操作。例如：

- (54) a 赵君幻想成为诗人。
b*成为诗人，赵君幻想。
(55) a 他竭力吹嘘他的汤好。
b*他的汤好，他竭力吹嘘。
(56) a 李广假装伤重而死。
b*伤重而死，李广假装。

(54) 的谓语核心是“幻想”类动词，(55) 的谓语核心是“吹嘘”类动词，(56) 谓语核心

是“假装”类动词，对它们的宾语小句进行完全的话题化操作以后，句子不再成立，这说明，反叙实动词对宾语小句的完全话题化具有排斥作用。

反叙实动词也不允许对其宾语小句进行部分话题化操作。例如：

(57) a 我知道他的病已经痊愈了。

b 他的病我知道已经痊愈了。

(58) a 我认为他的病已经痊愈了。

b 他的病我认为已经痊愈了。

(59) a 我幻想他的病已经痊愈了。

b*他的病我幻想已经痊愈了。

(57) 中的叙实动词“知道”和(58)中的非叙实动词“认为”都允许对其宾语小句进行部分话题化操作，而(59)中的反叙实动词“幻想”却不允许同样的操作。

前面一节我们还提到，非叙实动词在宾语小句是个话题句的时候，部分话题化操作是比较自由的，反叙实动词在宾语小句是话题句的时候，也允许部分话题化操作。例如：

(60) a 我认为这件事他不对。

b 这件事我认为他不对。

(61) a 我假装这件事自己不知道。

b 这件事我假装自己不知道。

(60) 和(61)的对比说明，反叙实动词对话题句式的宾语小句的部分话题化也同样允准。反叙实动词只允许宾语小句是话题句时的部分话题化，而几乎其他类别的叙实性动词也都允许这样的操作。

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能够看出，反叙实动词对宾语小句的话题化具有极强的排斥性；无论是宾语小句的完全话题化和部分话题化这种排斥性都十分突出。这进一步说明，**对宾语小句的话题化操作的容忍程度跟叙实性有十分紧密的关系：叙实功能越强的动词对宾语小句的话题化操作的相容性越高，叙实功能越低的动词越排斥宾语小句的话题化。**

从叙实功能的角度来看，叙实动词预设的是一个真命题，非叙实动词预设的是一个可真可假的命题，反叙实动词预设的是假命题；所以，叙实动词的叙实功能最强，非叙实动词次之，反叙实动词最弱。叙实动词既允许宾语小句的完全话题化又允许部分话题化，非叙实动词只允许宾语小句的部分话题化，反叙实动词排斥宾语小句的话题化（表二所示）。

	叙实功能	完全话题化	部分话题化
叙实动词	强	+	+
非叙实动词	弱	-	+
反叙实动词	最弱	-	-

表二：动词的叙实功能与对话题化容忍程度关系

5.4.2 宾语小句的指称化与反叙实动词的叙实性

“幻想”类动词能够允许通过提取宾语小句的主语、提取宾语小句的宾语和整个宾语小句作同位性定语从句三种手段实现对其宾语小句进行指称化操作，并且在其宾语小句指称化

以后，动词的反叙实功能依然能保留。例如：

- (62) a 从前，有个穷人，梦见马湖里走出一匹白马。
b 穷人梦见马湖里走出一匹白马的情景，但那仅是南柯一梦罢了。
c 穷人梦见了马湖里走出的那匹白马，但那仅是南柯一梦罢了。
d 穷人梦见了走出一匹白马的马湖，但那仅是南柯一梦罢了。
- (63) a 赵辛楣梦见方鸿渐娶了苏文纨。
b 赵辛楣梦见了方鸿渐娶苏文纨的情景。但那毕竟是梦，她早已嫁作他人妇。
c 赵辛楣梦见了方鸿渐娶的苏文纨。但那毕竟是梦，她早已嫁作他人妇。
d 赵辛楣梦见了娶苏文纨的方鸿渐，虽是梦里，仍然恨得牙根痒痒。

(62) 和 (63) 的宾语小句都可以通过关系化变换为指称形式。我们还可以在宾语小句关系化以后的句子后面追补与宾语小句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这说明：“幻想”类动词在宾语小句指称化以后仍然保留了反叙实功能。

“吹嘘”类动词中的“妄称、诬陷、污蔑”和“假装”类动词都不允许对其宾语小句进行指称化操作。例如：

- (64) a 她为了找到工作，妄称自己得过三次奖学金。
b*她为了找到工作，妄称自己得过三次奖学金的事。
c*她为了找到工作，妄称自己得过的三次奖学金。
- (65) a 吕不韦假装自己很生气。
b*吕不韦假装自己的生气的情景。
c*吕不韦假装自己的生气。

(64) 和 (65) 表明，“妄称、诬陷、污蔑”等动词和“假装”类动词排斥宾语小句的指称化。

“吹嘘”可以带形容词作谓语核心的小句宾语，这种形容词作谓语核心的宾语小句可以指称化，指称化以后，“吹嘘”仍然具有反叙实功能。例如：

- (66) a 他到处吹嘘自己富可敌国。
b 他到处吹嘘自己的富有。其实他没有那么有钱。
- (67) a 两个骗子一直吹嘘自己做的衣服华丽无比。
b 两个骗子一直吹嘘自己做的衣服。其实他们的手艺实在一般。

(66) 和 (67) 的宾语小句都可以指称化，并且指称化以后，“吹嘘”依然具有反叙实功能。

我们对北京大学的 ccl 语料库进行了检索，检索的结果也显示，反叙实动词带指称性宾语的例句在数量上明显少于带陈述性宾语的例句。

结合我们在前面讨论的非叙实动词动词的宾语小句的指称化问题，这类动词也不怎么能允许宾语小句的指称化，却能允许宾语小句的部分话题化，这说明，对宾语小句的指称化的允准能力也与叙实性有较为紧密的关系，并且宾语小句的指称化所受的限制比话题化更多：叙实功能最强的是叙实动词，这样的动词既允许宾语小句的话题化又允许其指称化；叙实功能较弱的是非叙实动词，它们仅允许宾语小句的部分话题化却不允许其指称化；叙实功能最弱的是反叙实动词，它既不允许宾语小句的话题化也不允许其指称化（如表三所示）。

	叙实功能	完全话题化	部分话题化	指称化
叙实动词	强	+	+	+
非叙实动词	弱	-	+	-
反叙实动词	最弱	-	-	-

表三：动词的叙实功能与宾语小句的话题化、指称化关系

5.4.3 SVO 句式内嵌与反叙实动词的叙实性

反叙实动词当其带宾语内嵌到其他句法结构中的时候，可以充当定语、状语等语法成分，然而无论其带小句宾语、名词性宾语和零中的哪一类宾语内嵌以后充当什么成分，都能保留其反叙实功能。

(68) 幻想奇迹出现的少年，最终还是被命运的枷锁牢牢锁住。

(69) 雨果作品中揭露、反抗的基调日见减弱，幻想敌对阶级调和的成分不断增多。

(70) 曹参：梦想打败微软的中国软件企业家（新闻标题）

(71) 梦见父母出了车祸以后，他立即给家里打了个电话。

(68) – (70) 是反叙实动词带宾语小句作定语，(71) 是反叙实动词带宾语小句作状语，尽管已经内嵌到其它句法结构当中，其反叙实功能依然没有消失，我们可以通过下面这种方式予以揭示：

(72) 幻想奇迹出现的少年，……，事实上，奇迹根本就不会出现。

(73) ……幻想敌对阶级调和的成分不断增多，事实上，敌对阶级根本就不会调和。

(74) ……梦想打败微软的中国软件企业家，事实上，他的确还没打败微软。

(75) 梦见父母出了车祸以后，……，事实上，他的父母根本就没出车祸。

我们在反叙实动词带宾语小句内嵌的句子后面追补与其宾语小句真值矛盾的命题句子依然成立，这说明，内嵌以后其反叙实功能没有消失。

前面我们讨论叙实动词和半叙实动词 SVO 句式内嵌的时候指出，内嵌作为一种背景化的句法操作手段，不仅不会取消这两类动词的叙实功能，反而具有增强其叙实功能的作用。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也能看出，内嵌也不会取消反叙实动词的反叙实功能。结合两处的讨论，我们可以说：作为背景化手段之一的内嵌操作，对具有确定宾语小句的真值的功能的动词（无论是正面确定还是反面确定）来说，对其叙实性不仅不具有削弱功能，还具有加强作用（叙实和反叙实功能都会加强）。

5.5 小结

本章我们讨论了宾语小句的话题化、指称化和 SVO 句式内嵌等几种降级操作跟当动词的叙实性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反观了各类动词对这几种语法操作手段的允准程度。

叙实动词和半叙实动词允许宾语小句的话题化，并且在宾语小句的话题化以后，动词的叙实功能得到加强；非叙实动词有的允许宾语小句的话题化，有的不允许宾语小句的话题化，但话题化不会改变非叙实动词的叙实性；而所有的反叙实动词都不允许宾语小句的话题化。我们由此得出结论：对宾语小句的话题化操作的容忍程度跟叙实性有十分紧密的关系：叙实

功能越强的动词对宾语小句的话题化操作的相容性越高，叙实功能越低的动词越排斥宾语小句的话题化。

叙实动词和半叙实动词允许宾语小句的指称化，并且在宾语小句的指称化以后，动词的叙实功能得到加强；非叙实动词有的允许宾语小句的指称化，有的不允许宾语小句的指称化，允许指称化的动词的叙实性会受采用哪种方式实现指称化影响；反叙实动词有的允许宾语小句的指称化，但是大多数的都不允许，允许宾语小句指称化的反叙实动词在这样的操作中依然能保持反叙实功能。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对宾语小句的指称化的允准能力也与叙实性有较为紧密的关系，并且宾语小句的指称化所受的限制比话题化更多。

同时我们还发现，允许宾语小句话题化和允许宾语小句指称化具有充要条件关系，即：允许宾语小句话题化的动词也允许其宾语小句指称化；允许宾语小句话题化的动词也允许其宾语小句指称化。

叙实动词、半叙实动词、非叙实动词以及反叙实动词的SVO句式都能内嵌到其他句子当中作定语从句和状语从句，内嵌不会改变得出的叙实性，但会增强叙实动词的叙实功能，也能增强反叙实动词的反叙实功能。于是可以得出结论：内嵌操作对具有确定宾语小句的真值的功能的动词（无论是正面确定还是反面确定）来说，对其叙实性不仅不具有削弱功能，还具有加强作用（叙实和反叙实功能都会加强）。

第6章 非现实语气与汉语动词的叙实性

现实（realis）与非现实（irrealis）是一对非常重要的语言学概念，Chung&Timeberlake (1985)、Comrie (1985:39-40)、Mithum (1999:173)、Pamer (2001:170)、Wu (1996:30-49) 等都对这对概念进行了讨论（详见彭利贞 2007: 66-81、王晓凌 2009:1-33）。

彭利贞(2007:77)认为，现实与非现实跟语气(mood)存在密切的关系，而 Pamer(2001: 188) 则指出，现实与非现实是语气 (mood) 范畴下最重要的区分。在现代汉语中情态动词和条件句是表达非现实语气的两种重要手段。

本章我们打算从更为宏观的非现实语气角度考察各类动词的叙实性，分别把叙实动词、半叙实动词、非叙实动词和反叙实动词等置于情态动词句和条件句这两种表达非现实语气的语法环境中，观察它们对各类动词叙实性的影响。

6.1 非现实与叙实动词的叙实性

本节我们打算以“知道”作为叙实动词的代表，考察叙实动词在情态动词和条件句这两种非现实语气下的叙实功能如何表现。

6.1.1 情态动词与“知道”的叙实功能

彭利贞 (2007: 66-81) 认为，情态动词属于一种非现实 (irrealis) 语气手段。因此，它具有把现实句变为非现实句的语义功能。例如：

- (1) a 他已经走了。 [现实]
b 他可能已经走了。 [非现实]

(1a) 是现实句，表达的语义是“他走已经成为一个事实”，(1b) 由于受到情态动词“可能”修饰，变为非现实句，表达的语义是“他已经走不是一个事实，而只是一种可能性”。

我们的问题是，如果“知道”受到情态动词的修饰，它的叙实性语义功能还能否保留？会不会因为句子变为非现实句而消失？

下面，我们打算讨论与情态动词同现时“知道”的叙实功能如何表现。具体的做法是，以认识情态 (epistemic) 动词、道义情态 (deontic) 动词和动力情态 (dynamic) 动词三类情态动词为纲，首先研究主句受情态动词修饰时“知道”的叙实功能，然后再探讨宾语小句受情态动词修饰时“知道”的叙实功能。

彭利贞(2001:42-47)认为现代汉语的情态有认识情态(epistemic)、道义情态(deontic) 和动力情态(dynamic) 三种，其中认识情态表达说话人对命题为真的可能性与必然性的看法或态度，或者说，它表达说话人对一个情境的出现的可能性的判断；道义情态表达说话人对事件成真的可能性与必然性的观点或态度，涉及许可与必要等概念，关注的是负有道义责任的施事施行某些行为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动力情态表达说话者对一个事件成真的可能性或必要性的观点或态度，与能力或意愿的意义相关。

相应地，彭利贞 (2007: 159-161) 把现代汉语的情态动词分为三大类别：认识情态

(epistemic) 动词，如可能、能、会、应、应该、必然、一定、肯定、准、得、要等；道义情态(deontic) 动词，如能、可以、准、许、应该、要、会、肯定、必须、得等；动力情态(dynamic) 动词，如能、能够、会、可以、要等。

彭利贞(2007: 159-161)还把认识情态动词分为[可能]—[盖然]—[必然]三个可能性依次增强的语义等级，“知道”与每种类型的认识情态动词都能搭配，并且当“知道 VP”受认识情态动词修饰时，“知道”的叙实功能都能得到体现。例如：

- (2) a 他可能[知道[世锦赛在美国举行]]。 ⇒世锦赛在美国举行。 [可能]
b 他可能[不知道[世锦赛在美国举行]]。 ⇒世锦赛在美国举行。
(3) a 他应该[知道[世锦赛在美国举行]]。 ⇒世锦赛在美国举行。 [盖然]
b 他应该[不知道[世锦赛在美国举行]]。 ⇒世锦赛在美国举行。
(4) a 他必然[知道[世锦赛在美国举行]]。 ⇒世锦赛在美国举行。 [必然]
b 他必然不[知道[世锦赛在美国举行]]。 ⇒世锦赛在美国举行。

(2)–(4)里面的“可能、应该、必然”分别属于彭利贞(2007: 159–161)划定的[可能]—[盖然]—[必然]三种认识情态的语义等级，“知道 VP”在受这三类认识情态动词修饰时，其叙实功能都能够得以体现。

“知道”的宾语小句受这三类认识情态动词的约束的时候，“知道”的叙实功能依然能得以体现。例如：

- (5) a 我知道[世锦赛可能在美国举行]。 ⇒世锦赛可能在美国举行。 [可能]
b 我不知道[世锦赛可能在美国举行]。 ⇒世锦赛可能在美国举行。
(6) a 我知道[世锦赛应该在美国举行]。 ⇒世锦赛应该在美国举行。 [盖然]
b 我不知道[世锦赛应该在美国举行]。 ⇒世锦赛应该在美国举行。
(7) a 我知道[世锦赛必然在美国举行]。 ⇒世锦赛必然在美国举行。 [必然]
b 我不知道[世锦赛必然在美国举行]。 ⇒世锦赛必然在美国举行。

(5)–(7)里面的“知道”带上受认识情态算子约束的宾语小句，依然预设该宾语小句为真，这说明“知道”依然表现出叙实功能。

需要指出的是，受情态算子约束的“世锦赛可能/应该/必然在美国举行”相较于没有受情态算子约束的“世锦赛在美国举行”表达的并不是一个已然的事实，而只是说话人对其成为真命题的**可能性**的一种推测；当“世锦赛可能/应该/必然在美国举行”成为“知道”的宾语小句时，并不意味着“世锦赛在美国举行”成为一个已然事实，而只是说话人相信这种**可能性**是一个事实。

彭利贞(2007: 159–161)把道义情态动词也分为三个语义依次增强的等级：[许可]—[义务]—[必要]。“知道”可以与表示[许可]的道义情态动词“能、可以、准、许”同现，但与之同现时多构成表示请求的疑问句；如果要表示陈述，只能是否定或正反对举的形式。例如：

- (8) a? 准你知道在哪里开会。
b 不准你知道在哪里开会。 ⇒在某个地方开会。
c 准你知道在哪里开会，但是不准你告诉别人。 ⇒在某个地方开会。

-
- d 您准我知道在哪里开会吗? ⇒在某个地方开会。
- (9) a? 你能知道在哪里开会。
b 你不能知道在哪里开会。 ⇒在某个地方开会。
c 你能知道在哪里开会, 但是你不能告诉别人。 ⇒在某个地方开会。
d 我能知道在哪里开会吗? ⇒在某个地方开会。

(8) – (9) 说明, “知道”与表示[许可]的道义情态动词“能、可以、准、许”同现时会受一些限制, 但是它的叙实功能依然能得以体现。

“知道”与表示[义务]的情态动词“应该、要”和与表示[必要]的情态动词“必须、得”同现时, 其宾语多为名词性成分或零形式; 如果是小句形式一般是判断句、疑问句或形容词作谓语的小句。例如:

- (10) a 我的哥哥必须知道这件事。 ⇒存在这件事。
b 我们应该知道并理解这种传统。 ⇒存在这种传统。
c 你要知道, 他是个靠不住的司机。 ⇒他是个靠不住的司机。
d 我得知道他穿 XXX 号还是 XXXX 号。 ⇒他穿 XXX 号或者 XXXX 号。

(10) 说明, “知道 VP”受道义情态算子约束时, 语法表现会受一些限制, 但“知道”依然能体现其叙实功能。

需要指出的是, “知道 VP”受道义情态算子约束时, “知道 VP”只能是肯定形式, 不能是否定形式, 否则句子不成立。例如:

- (11) *不准你不知道在哪里开会。
(12) *我能不知道在哪里开会吗?
(13) *我的哥哥必须不知道这件事。
(14) *我们应该不知道并不理解这种传统。
(15) *你要不知道, 他是个靠不住的司机。
(16) *我得不知道他穿 XXX 号还是 XXXX 号。

(11) – (16) 说明, 道义情态算子对否定式的“知道”具有排斥性, 由于此类句子都是不能成立的句子, 所以, “知道”的叙实功能无从谈起。

“知道”的宾语小句可以为受这三类道义情态动词约束的任何一类, 此时, “知道”的叙实功能都能得到体现。例如:

- (17) a 我知道[我能在这里游泳]。 ⇒我能在这里游泳。 [许可]
b 我不知道[我能在这里游泳]。 ⇒我能在这里游泳。
(18) a 他们知道[应该及时求医, 对症治疗]。 ⇒应该及时求医, 对症治疗。 [义务]
b 他们不知道[应该及时求医, 对症治疗]。 ⇒应该及时求医, 对症治疗。
(19) a 鸿渐知道[自己必须尽早离开苏文纨]。 ⇒自己必须尽早离开苏文纨。 [必要]
b 鸿渐不知道[自己必须尽早离开苏文纨]。 ⇒自己必须尽早离开苏文纨。

(17) – (19) 说明, “知道”以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都能带上受[许可]—[义务]—[必要]三类道义情态动词约束的宾语小句, 并能体现其叙实功能。

“知道”不能与表示“能力”的动力情态动词“会”和表示“意愿”的动力情态动词“肯”

同现，例如：

(20) a*我会知道它是多么重要。

b*我会不知道它是多么重要。

(21) a*我肯知道它是多么重要。

b*我肯不知道它是多么重要。

(20) – (21) 表明，“知道 VP”无论是肯定形式还是否定形式都不能作动力情态动词“会”和“肯”的宾语小句，由于此类句子都是不能成立的句子，所以，“知道”的叙实功能无从谈起。

“知道”可以与表示“能力”的动力情态动词“可以、能”以及表示“意愿”的动力情态动词“想、愿意、要”同现；“知道”与这些动力情态动词同现时，其宾语多为名词性成分或零形式；如果是小句形式一般是判断句、疑问句或形容词作谓语的小句。例如：

(22) 从神话传说中可以/能够知道，最早的神是住在地上的。

⇒最早的神是住在地上的。

(23) 我想/愿意/要知道俱乐部的变化。⇒俱乐部产生了变化。

(22) – (23) 说明，“知道”与动力情态动词同现时，其叙实功能依然能得到体现。

“知道 VP”与动力情态动词同现时，“知道”不能是否定形式，否则句子不成立。例如：

(24) *从神话传说中可以/能够不知道，最早的神是住在地上的。

(25) *我想/愿意/要不知道俱乐部的变化。

(24) – (25) 表明，否定形式的“知道 VP”对动力情态动词具有排斥性，由于此类句子都是不能成立的句子，所以，“知道”的叙实功能无从谈起。

“知道”的宾语小句里可以受任何一个动力情态动词的约束，此时，“知道”的叙实功能都能得到体现。例如：

(26) a 我知道他会武术。 ⇒他会武术。

b 我不知道他会武术。 ⇒他会武术。

(27) a 我知道他肯帮你。 ⇒他肯帮你。

b 我不知道他肯帮你。 ⇒他肯帮你。

(28) a 我知道李元霸可以举起 500 斤的大锤。 ⇒李元霸可以举起 500 斤的大锤。

b 我不知道李元霸可以举起 500 斤的大锤。 ⇒李元霸可以举起 500 斤的大锤

(29) a 我知道他想当会长。 ⇒他想当会长。

b 我不知道他想当会长。 ⇒他想当会长。

(26) – (29) 表明，“知道”的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都能带受动力情态动词约束的宾语小句，并且此时“知道”的叙实功能都能得以体现。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知道”在其宾语小句在受情态动词修饰时，叙实功能依然能得以保留；但是，这时候它的叙实功能相比于宾语小句没有受情态算子修饰的情形，又有一些不同。例如：

(30) a 我知道他昨天就已经来了。 ⇒ 他昨天就已经来了。

b 我知道他可能来。 ⇒ 他可能来。 [认识情态]

c 我 <u>知道</u> 他必须来。	\Rightarrow 他必须来。	[道义情态]
d 我 <u>知道</u> 他可 <u>以</u> 来。	\Rightarrow 他可 <u>以</u> 来。	[动力情态]

(30a) 和 (30b) 中的“知道”都能预设其宾语小句为真，都具有叙实功能：(30a) 预设“他已经来了”是一种事实，而 (30b) 则预设“他来”这种可能性是一种事实。尽管如此，由于“他可能来”只是一种可能性，是人们的一种推测，相比于“他已经来了”这件事确确实实的实现，不那么像一个“事实”。所以，我们还是更倾向于认为 (30a) 中“知道”的叙实性的置信度比 (30b) 高。(30c) 和 (30d) 的情形跟 (30b) 一样。

根据彭利贞 (2007: 42–50)，我们可以知道，情态动词跟将来时有比较紧密的关系；对于将来发生的事情，虽然人们相信它有发生的可能，但相比于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的已经实现的事件，人们还是觉得它不那么像一个“事实”。所以，我们可以断言：“知道”在具有 [+过去时]、[+完成体] 特征的宾语小句时的叙实性的置信度最高，而在具有 [+将来时]、[-完成体] 特征的宾语小句时的叙实性的置信度较低，即“知道”的宾语小句陈述一个过去已然事件时，叙实性的置信度最高，而陈述一个将来未然事件时叙实性的置信度较低。

本节我们讨论了“知道”与情态动词同现时的叙实功能的各种表现。通过讨论，我们可以知道：“知道”跟认识情态动词同现的时候所受的限制最少，跟其他类型的情态动词同现的时候，其语法活动能力会受一定的限制；总体来说，“知道”跟情态动词同现时的叙实性表现是：“知道”作谓语核心的句子受情态动词修饰时叙实功能依然能得以保留；而当“知道”在带受情态动词修饰的宾语小句的时候，它的叙实功能依然能得以保留，但叙实性的置信度会给人一种受到削弱的感觉。

6.1.2 条件句与“知道”的叙实功能

邵敬敏 (2007: 247) 又把假设条件句分为事前假设和事后假设，分别对应于下面的 (31a) 和 (31b)：(例句选自邵敬敏 2007: 247)

- | | |
|------------------------------------|--------|
| (31) a 如果 <u>明天</u> 让柴林打主攻，这场球准能赢。 | [事前假设] |
| b 如果 <u>昨天</u> 让柴林打主攻，这场球准能赢。 | [事后假设] |

彭利贞 (2007: 71) 把条件句分为“可能条件句”和“反事实条件句”：可能条件被假设为发生或存在于将来，而反事实条件被假设为发生或存在于现在或过去。例如：(例句引自彭利贞 2007: 71)

- | |
|------------------------|
| (32) 如果你信得过我，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
| (33) 如果我拿了书就走，也就没事了。 |

(32) 是可能条件句，假设的条件将来有可能实现；而 (33) 是反事实条件句，假设的条件在过去已经以真值相反的情形出现过；也就是说，在过去或现在让这种条件实现是不可能的。

邵敬敏 (2007: 247) 对假设条件句的分类基本对应于彭利贞 (2007: 71) 介绍的“可能条件句”和“反事实条件句”：可能条件被假设在将来，而反事实条件被假设在过去。“可能条件句”和“反事实条件句”都具有把句子从现实变为非现实的语义功能。那么，如果“知道”处于这两种条件句中，它的叙实性还能不能保留呢？

“知道”处于表达可能性条件的小句中，其叙实功能依然能得以体现。例如：

(34) a 如果他以后知道了这事儿是你干的，你就惨了。

b*如果他以后知道了这事儿是你干的，你就惨了。其实你没干这事儿。

(35) a 如果你以后知道我为你付出过多少，你会感动的。

b*如果你以后知道我为你付出过多少，你会感动的。其实我并没付出过。

在(34)和(35)那样的可能条件句中，“知道”依然不允许追补与其宾语小句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这说明，在可能条件句中，“知道”依然具有叙实功能。

当“知道”处于表达反事实条件的小句中时，其叙实功能依然能得以保留。例如：

(36) a 如果他已经知道了这事儿是你干的，就不会胡乱咬人了。

b*如果他已经知道了这事儿是你干的，就不会胡乱咬人了。其实你没干这事儿。

(37) a 如果你知道我为你付出过多少，你不会不感动的。

b*如果你知道我为你付出过多少，你不会不感动的。其实我也没付出过。

在(36)和(37)那样的反事实条件句中，“知道”依然不允许追补与其宾语小句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这说明，在反事实条件句中，“知道”也依然具有叙实功能。

“知道”在带以“可能条件句”和“反事实条件句”为宾语小句的时候，它的叙实功能也依然能得以保留。例如：

(38) a 我知道如果天下雨，那么地上会湿。 [可能条件句为宾语小句]

b*我知道如果天下雨，那么地上会湿。但即使天下雨，地上也不会湿。

(39) a 我知道如果没有东风，就无法火烧赤壁。 [反事实条件句为宾语小句]

b*我知道如果没有东风，就无法火烧赤壁。但即使没有东风，也可以火烧赤壁。

(38a)和(39a)分别以“可能条件句”和“反事实条件句”作“知道”的宾语小句，如(38b)和(39b)所示，这时候依然无法追补与“知道”的宾语小句的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这说明：“知道”在带条件句作宾语小句的时候，其叙实功能依然能得以保留。

不过，仔细体会，可以发现，“知道”带条件句作宾语小句的时候，相比于带具有[+过去时]、[+完成体]特征的宾语小句，它的叙实性的置信度没有那么高。原因在于：“知道”在带条件句作宾语小句的时候，其宾语小句仅仅是某种条件得以实现的“可能性”，所以相比于确定无疑的事实，它作为事实的可信程度较低。

6.1.3 本节小结

本节我们讨论了非叙实语气条件下叙实动词的叙实功能的各种表现。通过讨论，可以知道：“知道”跟认识情态动词同现的时候所受的限制最少，跟其他类型的情态动词同现的时候，其语法活动能力会受一定的限制；总体来说，“知道”跟情态动词同现时的叙实性表现是，“知道”作谓语核心的句子受情态动词修饰时叙实功能依然能得以保留；而当“知道”在带受情态动词修饰的宾语小句的时候，它的叙实功能依然能得以保留，但叙实性的置信度会给人一种受到削弱的感觉。

“知道”可以处于条件句中也可以带条件宾语小句，当“知道”带条件句作宾语小句的

时候,相比于带具有[+过去时]、[+完成体]特征的宾语小句,它的叙实功能没有本质的变化,但叙实性的置信度有所削弱。

6.2 非现实语气与半叙实动词的叙实性

我们在这里仍然按照上一节的讨论模式,以情态动词和条件句为语法环境,讨论非现实语气下半叙实动词的叙实性。

6.2.1 情态动词与半叙实动词的叙实性

半叙实动词“看见、看到、听见、听到”等可以与认识情态动词和动力情态动词“可以、能够”等同现,但不能与道义情态动词和动力情态动词“会、肯、要”等同现。例如:

- (40) a 可能/必然看见/看到/听到 [认识情态]
b 能够/可以看见/看到/听到 [动力情态]
c*应该看见/看到/听到 [道义情态]
d*会/肯看见/看到/听到 [动力情态]

(40) 说明半叙实动词与某些情态动词搭配时会受到一些限制,它们不能与道义情态动词和动力情态动词“会、肯、要”等同现是因为:“看见、看到、听见、听到”等是非自主动词,而道义情态动词和表示意愿的动力情态动词“肯、要”等一般与自主动词搭配;而动力情态动词“会”表达是某种可以习得的技能,而“看见、看到、听见、听到”一般不会是某种技能。

6.2.1.1 半叙实动词与认识情态动词同现时的叙实性

当半叙实动词“看见、看到、听见、听到”等与认识情态动词同现时,它们的叙实功能会受到抑制,例如:

- (41) a 方鸿渐看见了有人站在窗台上。 ⇒有人站在窗台上。
b 方鸿渐可能看见了有人站在窗台上。 *⇒有人站在窗台上。
- (42) a 他听见有人走过来了。 ⇒ 有人走过来了。
b 他可能听见有人走过来了。 *⇒ 有人走过来了。
- (43) a 他看见了张三打李四。 ⇒张三打了李四。
b 他可能看见了张三打李四。 *⇒张三打了李四。

通过(41)–(43)各组的对比,我们能够看出,当半叙实动词受认识情态动词修饰的时候,它们的叙实功能受到了抑制。这是因为“可能 p”等价于“p 或者 非 p”,并不预设 p,所以“可能看见了张三打李四”就等于“看见了张三打李四或者没看见张三打李四”,并不预设“张三打李四”。

当半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指称化(nominalization)以后,这些动词与认识情态动词同现时,它们的叙实性能得到体现。例如:

-
- (44) a 方鸿渐可能看见了有人站在窗台上。 *⇒有人站在窗台上。
 b 方鸿渐可能看见了有人站在窗台上这件事。 ⇒有人站在窗台上。
- (45) a 他可能听见有人走过来了。 *⇒ 有人走过来了。
 b 他可能听见有人走过来的声音。 ⇒ 有人走过来了。
- (46) a 他可能看见了张三打李四。 *⇒张三打了李四。
 b 他可能看见了张三打李四这件事。 ⇒张三打了李四。

通过(44) – (46)的对比，我们能够看出，宾语小句指称化以后，“看见、看到、听见、听到”等动词的叙实功能在与认识情态动词同现时是能够体现出来的。

当半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话题化以后，这些动词与认识情态动词同现时，它们的叙实功能依然保留，即使在否定句中，这种叙实功能也不会被取消。例如：

- (47) a 方鸿渐可能看见了有人站在窗台上。 *⇒有人站在窗台上。
 b 有人站在窗台上，方鸿渐可能看见了。 ⇒有人站在窗台上。
 c 有人站在窗台上，方鸿渐可能没看见。 ⇒有人站在窗台上。
- (48) a 他可能听见有人走过来了。 *⇒ 有人走过来了。
 b 有人走过来了，他可能听见了。 ⇒ 有人走过来了。
 c 有人走过来了，他可能没听见。 ⇒ 有人走过来了。
- (49) a 他可能看见了张三打李四。 *⇒张三打了李四。
 b 张三打李四，他可能看见了。 ⇒张三打了李四。
 c 张三打李四，他可能没看见。 ⇒张三打了李四。

通过(47) – (49)的对比，我们能够看出，宾语小句话题化以后，无论肯定还是否定形式半叙实动词的叙实功能在与认识情态动词同现时是能够体现出来的。

当半叙实动词被动化以后，再与认识情态动词同现时，它们的叙实性能够得到体现。例如：

- (50) a 方鸿渐可能看见了有人站在窗台上。 *⇒有人站在窗台上。
 b 有人站在窗台上，可能被方鸿渐看见了。 ⇒有人站在窗台上。
- (51) a 他可能听见有人走过来了。 *⇒ 有人走过来了。
 b 有人走过来了，可能被他听见了。 ⇒ 有人走过来了。
- (52) a 他可能看见了张三打李四。 *⇒张三打了李四。
 b 张三打李四，可能被他看见了。 ⇒张三打了李四。

通过(50) – (52)的对比说明，被动化以后的“看见、看到、听见、听到”等动词与认识情态动词同现时，它们的叙实功能能够得到保留。

6.2.1.2 半叙实动词与动力情态动词同现时的叙实性

半叙实动词可以和动力情态动词“可以、能够”同现，当它们同现时，其叙实功能依然能得到体现，但仅限于半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是现在时、进行体。例如：

- (53) 方鸿渐能够看见有人正站在窗台上。 ⇒有人正站在窗台上。

(54) 他能够听见有人正走过来。 ⇒有人正走过来。

(55) 他能够看见张三正在打李四。 ⇒张三正在打李四。

(53) – (55) 中的“看见、听见”等半叙实动词和动力情态动词“可以、能够”同现时，依然能预设其宾语小句为真，它们的叙实功能不会受到抑制。

当动力情态动词“可以、能够”前面有“往往、常常、经常”等时间副词时，“看见、看到、听见、听到”等半叙实动词的叙实功能依然能够保留，此时其宾语小句不能是现在时进行体，而只能是惯常体，并且“往往、常常”等时间副词作主句的状语还是宾语小句的状语句子的基本意思都不受影响。例如：

(56) a 鸿渐经常能够看见赵辛楣往苏文纨家里跑。 ⇒赵辛楣经常往苏文纨家里跑。

b 鸿渐能够看见赵辛楣经常往苏文纨家里跑。 ⇒赵辛楣经常往苏文纨家里跑。

c* 鸿渐经常能够看见赵辛楣正在往苏文纨家里跑。

(57) a 鸿渐经常能够听见柔嘉躲在房间里哭泣。 ⇒柔嘉经常躲在房间里哭泣。

b 鸿渐能够听见柔嘉经常躲在房间里哭泣。 ⇒柔嘉经常躲在房间里哭泣。

c* 鸿渐经常能够听见柔嘉正躲在房间里哭泣着。

(56) 和 (57) 两组句子内部的对比都说明了，惯常体下的“看见、看到、听见、听到”等半叙实动词与动力情态动词“可以、能够”同现时，叙实功能依然能够体现并得到增强：“经常发生的事情”一定“确确实实发生过”，而且还不止一次。

当半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话题化以后，或者其宾语小句指称化以后，或者当这些动词被动化以后，再与动力情态动词“可以、能够”同现时，其叙实功能依然能够得到体现，并且比相应的主谓句与动力情态动词“可以、能够”同现时叙实功能更强，但限于篇幅我们在这里不再一一展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我们前面的论述自行验证。

6.2.2 条件句与半叙实动词的叙实性

我们沿用上面把条件句分为可能条件句和反事实条件句两分的观点，考察在这两类条件句中半叙实动词的叙实性。

“看见、看到、听见、听到”等半叙实动词用于表示可能条件的条件句中，叙实功能受到抑制，其叙实性向非叙实动词漂移。例如：

(58) a 如果我看见张三打李四，我会告诉你的；现在不知道他有没有打李四。

b 如果我以后看见张三打李四，我会告诉你的；现在不知道他有没有打李四。

c 如果我看见张三以后打李四，我会告诉你的；现在不知道他有没有打李四。

可能条件句 (58a) 的句义等价于 (58b) 或 (58c)，由于这种条件的时间是在将来，并不预设“张三打了/过李四”，所以半叙实动词用于表示将来条件的条件句中，叙实功能会受到抑制。

半叙实动词如果用于反事实条件句，叙实性的表现为一种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的互补性：如果这些动词以肯定形式进入反事实条件句，叙实功能受到抑制，被赋予非叙实功能；如果

这些动词以否定形式进入反事实条件句，叙实功能得以保留。例如：

(59) 如果你看^{见过}张三打李四，你就不会再以为张三是个温和的人。

⇒你没看^{见过}张三打李四。 *⇒张三打过李四。

(60) 如果你没看^{见过}张三打李四，就不会认为张三喜欢暴力。

⇒你看^{见过}张三打李四。 ⇒张三打过李四。

(59) 预设“你没看^{见过}张三打李四”，而“你没看^{见过}张三打李四”并不预设“张三打过李四”，此时，“看见”的叙实功能受到抑制；(60) 预设“你看^{见过}张三打李四”，而“你看^{见过}张三打李四”预设“张三打过李四”，此时，“看见”的叙实功能得以体现。

我们认为半叙实动词在条件句中表现出不同的叙实性效应源于它们对否定的反应不同。条件句可以看作对现实语气“到目前为止已经实现某事”的否定，可能条件句是直接的否定，反事实条件句设想一种跟已然事实相反的情形，是“逆反性”的否定；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半叙实动词对否定的反应，这类动词受到否定以后叙实功受到抑制，所以它们在可能条件句和肯定式的反事实条件句中的叙实功能会受到抑制。

6.2.3 本节小结

半叙实动词可以较自由地受认识情态动词修饰，但跟道义情态动词和某些动力情态动词同现的时候会受一些限制；半叙实动词不能带情态动词小句作宾语。

当半叙实动词受认识情态动词修饰时，它们的叙实功能会受到抑制，但话题化、被动化等手段能够让半叙实动词在受认识情态动词修饰时保留叙实功能。

半叙实动词可以和动力情态动词“可以、能够”同现，当它们同现时，其叙实功能依然能得到体现，但仅限于半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是现在时、进行体。

半叙实动词用于表示可能条件的条件句中，叙实功能受到抑制，其叙实性向非叙实动词漂移。半叙实动词如果用于反事实条件句，叙实性的表现为一种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的互补性：如果这些动词以肯定形式进入反事实条件句，叙实功能受到抑制，被赋予非叙实功能；如果这些动词以否定形式进入反事实条件句，叙实功能得以保留。

从半叙实动词在非现实语气下的叙实性表现来看，半叙实动词的叙实功能对非现实语气比较敏感，很容易失去原有的叙实功能，这其实在深层次上反应了这类动词对否定的敏感性：情态动词和条件句这样的非现实语气其实都隐含了“否定（现实）”，而半叙实动词在否定句中失去叙实功能，在非现实语气中也能得到体现。

6.3 非现实与非叙实动词的叙实性

6.3.1 情态动词与非叙实动词的叙实性

6.3.1.1 受情态动词修饰

“感觉”类非叙实动词带小句宾语以后，可以较自由地受认识情态动词修饰，但是受道

义情态动词和动力情态动词修饰时会受到限制。例如：

(61) 他可能/会_[可能]觉得/认为尊严受到了伤害。 [认识情态]

(62) *他应该/务必/必须觉得/认为尊严受到了伤害。 [道义情态]

(63) *他能/会_[能力]觉得/认为尊严受到了伤害。 [动力情态]

(61) - (63) 说明，“觉得、认为”等动词与认识情态动词同现时所受限制较少，而与道义情态动词和动力情态动词同现时所受限制较多。

然而，“相信”和“听说”既可以与认识情态动词同现，也可以与道义情态动词和动力情态动词同现。例如：

(64) 梁先生一定相信，他是“行”家。 [认识情态]

(65) 你应该听说了他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 [道义情态]

(66) 你可以相信他说的是真的，也可以不相信。 [动力情态]

(64) - (66) 说明，“相信”和“听说”与道义情态动词和动力情态动词结合的能力较强。

尽管如此，“相信”与情态动词结合的时候，还是会受到一定限制，具体表现为，“相信”的宾语多为名词性成分或零形式，并且“相信”受情态动词修饰时，可以搭配的情态动词远不如带名词性成分或零形式时多。例如：

(67) a 他可能/会_[可能]/一定相信你的忠诚。 [认识情态]

b*赵辛楣可能/会/一定相信方鸿渐喜欢苏文纨。

(68) a 你应该/必须/务必相信他的忠诚。 [道义情态]

b*你应该/必须/务必相信方鸿渐喜欢苏文纨。

(69) a 他能够/可以相信你的忠诚。 [动力情态]

b*你能够/可以相信方鸿渐喜欢苏文纨。

(67) - (69) 说明，尽管“相信”可以受三类情态动词的修饰，但是也会受到一定限制。

“感觉、认为”等动词与“相信”跟情态动词能与情态动词搭配的能力不同，原因在于，“感觉、认为”等动词是[-自主]动词，而“相信”是[+自主]：表达对道义进行预测的道义动态动词和表达对能力进行预测的动力情态动词要求与[+自主]动词相匹配，而表达对事件发生的可能性预测的认识情态动词对动词是[+自主]的还是[-自主]的没有要求。说得通俗一些就是，人们对某事件有什么样的看法可以是一种“可能性”，但一般不是一种“义务”或“能力”。

虽然非叙实动词与情态动词的搭配能力存在内部差异，但是它们受情态动词修饰时，叙实性不会发生本质的改变，都依然表现出非叙实功能。例如：

(70) 他可能觉得/认为尊严受到了伤害，其实是他太敏感。

(71) 你应该相信他这么做是有道理的，尽管他确实是无理取闹。

(72) 你可以相信他说的是真的，但他确实在撒谎。

(70) - (72) 的后面都可以追补与非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而不会产生语义矛盾，这说明，它们在受情态动词修饰时，叙实性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依然是非叙实动词。

尽管如此，与没有受情态动词修饰的非叙实动词作谓语核心的句子相比，说话人对宾语

小句的置信度会有所下降，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们的叙实性。请对比：

- (73) a 方鸿渐喜欢苏文纨。
- b 大家觉得方鸿渐喜欢苏文纨。(这是大家的看法，也许他不喜欢她。)
- c 大家可能觉得方鸿渐喜欢苏文纨。(这也许是大家的看法，我也不确定。)
- d 大家可能听说了方鸿渐喜欢苏文纨。(这也许是大家的看法，我也不确定。)

(73a) 没有使用任何表明主观看法的标记，说话人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向对方提供任何证据，也相信会得到对方的认同；(73b) 使用了表明主观看法的标记“觉得”，用来向对方提供“证据”——这事大家的看法，此时，说话人不确定能不能得到对方的认同；(73c) 使用了情态动词和表明主观看法的标记，此时，既对“方鸿渐喜欢苏文纨”不确定，也对该“证据”不确定，所以，更大程度地表明说话人对自己观点的动摇。(73d) 使用了情态动词和表明信息来源的标记“听说”，此时，既对“方鸿渐喜欢苏文纨”不确定，也对该“证据”不确定，所以，也表明了说话人对自己观点的动摇。

6.3.1.2 带情态动词宾语小句

如果把考察的视野转为非叙实动词带包含情态动词的宾语小句，我们能够发现，非叙实动词能够较自由地带情态动词小句作宾语，在这一点上，“感觉、觉得”跟“相信、听说”没有差别。例如：

- (74) 我觉得/相信/听说他会来的（可他终究还是没来）。 [认识情态]
- (75) 我觉得/相信/听说他应该来（可他终究还是没来）。 [道义情态]
- (76) 我觉得/相信/听说他能够来（可他终究还是没来）。 [动力情态]

(74) – (76) 表明，非叙实动词可以带三类情态动词小句作小句宾语；我们依然可以在这样的句子后面追补与宾语小句真值矛盾的后续小句，这同时表明，在这种情况下，这类动词依然保持了非叙实能力，它们依旧是非叙实动词。

需要指出的是，非叙实动词带包含情态动词的宾语小句时，说话人对宾语小句为真的置信度也有所下降。例如：

- (77) 我觉得他会来的，他有可能来，也有可能不来。 [认识情态]
- (78) 我觉得他应该来，但是他可以来，也有可以不来。 [道义情态]
- (79) 我觉得他能来，但是他也许有能力来，也许没有。 [动力情态]

(77) – (79) 的“觉得”带情态动词小句的时候，说话人对宾语小句陈述的事件的可能性、道义和能力是不确定的，所以，它追补同样的后续小句不仅不会产生语义矛盾，反而非常自然，原因在于：正如 Lyons (1977:452) 和 Parmer (2001:16) 所说的那样，情态是说话人的主观态度和观点在语法上的体现，而“感觉”类动词也能表达说话人的观点，所以它们具有较高的相容度。

我们在前面的章节提到过，“感觉”类动词具有允许否定提升的能力，这种能力在其受到情态动词修饰的时候，依然能得到保留。例如：

- (80) 赵辛楣不会觉得[方鸿渐喜欢苏文纨] ≈ 赵辛楣会觉得[方鸿渐不喜欢苏文纨]

(81) 我不该相信[他是好人]

≈我该相信[他不是好人]

(82) 他不可能认为[你说的有道理]

≈他可能认为[你说的没有道理]

以(80)为例，“赵辛楣会觉得方鸿渐喜欢苏文纨”，那么“他有可能会觉得方鸿渐喜欢苏文纨”也“可能会觉得方鸿渐不喜欢苏文纨”，所以等号左右的语义是相容的，也是接近的。(80) – (82)说明，“感觉”类动词在受情态动词修饰的时候，允许否定提升的能力依然不会消失。

更有意思的是，当“感觉”类动词带情态动词小句的时候，还允许否定的“跨层提升”，例如：

(83) 不认为[他会来] ≈认为[他不[会来]] ≈认为[他[会不来]]

(84) 不认为[他应该来] ≈认为[他不[应该来]] ≈认为[他[应该不来]]

(85) 不认为[他能[能力]来] ≈认为[他不[能[能力]来]] ≠认为[他能[道义]不来]

(83) – (85)说明，“感觉”类动词在带情态动词小句的时候，允许否定的跨层提升。以(83)为例，最左边的“不认为他会来”否定的语法层级最高，右边的最低。但是，最右边的否定词“不”既可以上升到情态动词“会”的前面（中间一列），也可以直接跨过那个层次，直接上升到“认为”的前面（左列）。

三列的意义虽然基本相同，但是，左列和右列的语义更为接近，而与中间的差别较大：“会来”指“来”的可能性较大，但也有“不来”的可能性；“不会来”指“来”的可能性为零，“会不来”指“不来”的可能性较大，但也有“来”的可能性，所以，左列和右列的语义相容度较高。

需要指出的是，之所以(85)会出现最右边的跟左边和中间的语义不等，是因为“能”、“不”同现的时候，“能”只能获得道义情态动词解读，而并不是否定的跨层提升造成的这种现象。

“感觉”类动词能够允许否定提升和否定的跨层提升现象，一方面说明，该类动词与情态动词具有较高的语义相容度；另一方面说明，该类动词的语义较为空泛，是表达说话人主观看法的词汇标记。

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能够看出，“感觉”类动词在与情态动词同现的时候，虽然不会从本质上改变其作为非叙实动词具有非叙实能力的性质，但相比之下，说话人对宾语小句为真的置信度会有所下降。

6.3.2 条件句与非叙实动词的叙实性

非叙实动词处于表达可能性条件的小句中，其非叙实功能依然能得以体现。

(86) 如果你觉得这个地方不好玩，我们就再去其他地方看看。

(87) 如果他听说了这事儿是你干的，你就惨了，尽管你没干这事儿。

(88) 如果他相信这事儿是你干的，你就惨了，尽管你没干这事儿。

在(86) – (88)那样的可能条件句中，非叙实动词“觉得、听说、相信”允许追补与其宾语小句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这说明，在可能条件句中，非叙实动词依然具有非叙实功能。

当“感觉”类非叙实动词处于表达反事实条件的小句中时，它们不再具有非叙实功能，叙实性向反叙实动词漂移。例如：

(89) a 如果当时你觉得这个地方好玩，我们就不用再去找其他地方了；这里山清水秀，鸟语花香，有什么不好呢？

b* 如果当时你觉得这个地方好玩，我们就不用再去找其他地方了；这里也许好玩，也许不好玩。

(90) a 如果不是当时你觉得这个地方好玩，我们就不会错过其他地方了；这里穷乡僻壤，交通不便，荒无人烟，哪里有什么可看的？

b 如果不是当时你觉得这个地方好玩，我们就不会错过其他地方了；这里也许好玩，也许不好玩。

在(89)那样的肯定形式的反事实条件句和(90)那样的否定形式的反事实条件句中，“感觉”类非叙实动词都可以追补跟宾语小句的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而无法追补表明宾语小句可真可假的后续小句，这说明，处于反事实条件句中的非叙实动词的叙实性向反叙实动词漂移。

当“听说、相信”类非叙实动词处于表达反事实条件的小句中时，它们依然具有非叙实功能。例如：

(91) 如果当时他听说这种药有效的话，就不会不买了。但是这种药到底怎么样谁也不知道。

(92) 如果当时不是他听说这种药有效的话，就不会买这么多了。买这么多一下子也吃不完，更何况这种药到底怎么样谁也不知道。

在(91)那样的肯定形式的反事实条件句和(92)那样的否定形式的反事实条件句中，“听说”类非叙实动词都可以追补表明宾语小句可真可假的后续小句，这说明，处于反事实条件句中的“听说”类非叙实动词的叙实性没有产生变化。

非叙实动词带“可能条件句”和“反事实条件句”作为宾语小句的时候，它们的非叙实功能也依然能得以保留。例如：

(93) a 我感觉如果天下雨，那么地上会湿。 [可能条件句为宾语小句]

b 我听说如果天下雨，那么地上会湿。

c 我相信如果天下雨，那么地上会湿。

(94) a 我感觉如果没有东风，就无法火烧赤壁。 [反事实条件句为宾语小句]

b 我听说如果没有东风，就无法火烧赤壁。

c 我听说如果没有东风，就无法火烧赤壁。

(93)和(94)分别以“可能条件句”和“反事实条件句”作非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这时候，它们的非叙实功能依然能得以保留。

6.3.3 本节小结

本节我们讨论了非叙实动词在非现实语气下的叙实性表现。

“感觉”类非叙实动词带小句宾语以后，可以较自由地受认识情态动词修饰，但是受道义情态动词和动力情态动词修饰时会受到限制；而“相信”和“听说”跟情态动词同现比较自由，并且所有的非叙实动词都能够较自由地带情态动词小句作宾语。当非叙实动词跟情态动词同现时宾语小句的置信度会有所下降，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们的叙实性。

非叙实动词处于表达可能性条件的小句中，其非叙实功能依然能得以体现。当“听说、相信”类非叙实动词处于表达反事实条件的小句中时，它们依然具有非叙实功能；当“感觉”类非叙实动词处于表达反事实条件的小句中时，它们不再具有非叙实功能，叙实性向反叙实动词漂移。所有的非叙实动词带条件小句作为宾语的时候，它们的非叙实功能都依然能得以保留。

总体的趋势是，认识情态动词跟非叙实动词同现时所受限制较少，而道义情态和动力情态有时会受限制；“感觉”类非叙实动词受非现实语气的影响比较大，有时候它们的叙实性会产生变化。

6.4 非现实与反叙实动词的叙实性

6.4.1 情态动词与反叙实动词的叙实性

本节我们探讨反叙实动词与情态动词同现时的叙实性表现。先讨论反叙实动词受情态动词修饰时的叙实性，再考察反叙实动词带受情态动词修饰的宾语小句时的叙实性。

反叙实动词可以受“可能、会_[可能]、一定”等认识情态动词等和“能够、可以”等动力情态动词修饰，这类动词受认识情态动词修饰的时候，反叙实功能依然能够保留。例如：

(95) a 冬天的时候，你可能幻想和某个朋友共度夏天。

b 冬天的时候，你可能幻想……，但是现在毕竟是冬天，幻想毕竟不是真的。

(96) a 他可能梦见自己把一块石头狠狠掷向野兽，可是野兽却若无其事地逃掉了。

b 他可能梦见……，但实际上，那只是南柯一梦罢了，不是真的。

(97) a 格林梦境丰富，青年时代便能_[能力]梦见心理医生的妻子赤身裸体。

b 格林梦境丰富，……，实际上，那只是他龌龊的南柯一梦，不是真的。

(95) – (97) 表明，反叙实动词在受认识情态动词和动力情态动词修饰的时候，依然能保留反叙实功能。

反叙实动词受道义情态动词修饰的时候，所受的限制较多，主要表现为：反叙实动词带小句宾语时一般不能受道义情态动词修饰，受道义情态动词修饰时其宾语多实现为零形式宾语或名词性宾语。例如：

(98) a 你不该想这样的事情，就连梦见也不应该。

b? 你不该梦见心理医生的妻子赤身裸体。

(98) 说明，反叙实动词受道义情态动词修饰时受限较多：(98a)“想”的宾语是名词性的，“梦见”的宾语是零形式；(98b) 的宾语是小句形式，所以句子合格性降低。

能跟反叙实动词同现的道义情态动词仅限于否定形式的“不（应）该”，其它道义情态

动词与之同现成句能力较差。例如：

(99) a*你应该幻想他会帮助你。

b*你务必幻想他会帮助你。

c 你不该幻想他会帮助你。

(99) 说明，能与反叙实动词同现的道义情态动词较少，仅限于否定形式的“不（应）该”。

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的同现限制，原因在于：“吹嘘、幻想、梦见、假装”等可以是一种可能性或者能力，但一般不是一种义务，所以它们较自由地受认识情态动词和动力情态动词修饰；“吹嘘、幻想、梦见、假装”等带有一定的消极性，是不值得提倡的行为，所以一般不表现为一种义务；也正因为这些行为是不值得提倡的，所以要用“不该”来表示一种劝阻或禁止。

反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也可以是情态动词小句，这样的小句中出现的多为动力情态动词和认识情态动词，道义情态动词出现在这类动词的宾语小句中较受限制。例如：

(100) 古代的炼金者幻想[能找到一种物质——“点金石”，能使石块转化为黄金]。

(101) 我总是梦见[自己会飞，能跃过山丘和小河]。

(102) 他总是幻想[别人一定会帮助他]。

(103) 总是幻想[收益的天平会倾向自己]，那就难免栽下祸种，要吃亏、上当了。

(100) – (103) 说明，反叙实情态动词的宾语小句的情态类型可以是(100) – (101) 那样的动力情态和(102) – (103) 那样的认识情态；我们还可以在每个句子的后面追补表明宾语小句为假的后续小句，由此说明，在这种情况下，反叙实动词依然保留了反叙实功能。

通过对语料的考察，我们发现，反叙实动词带动力情态小句宾语的用例最多，其次是认识情态小句宾语，但是没有发现这类动词带道义情态小句宾语的实际用例。

反叙实动词对动力情态和认识情态小句比较欢迎而对道义情态动词比较排斥，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幻想”类动词和“吹嘘”类动词具有[-现实]的语义特征，在说话人构建的“可能世界”中，人可以具备某种在现实世界中没有的能力，事件也可以获得发生的可能性，而认识情态动词和动力情态动词也恰好是这种[-现实]的标记；Loys (1977: 823-824) 指出，道义情态一般具有某种来源或原因，这种来源可能是有权威的个人或组织，可能是道德、法律准则等，由此可见，道义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现实性，在现实世界中没有的道义，在“可能世界”中也难以获得。“假装”成什么一般也是一种能力或可能性，而不会是一种“道义”，所以，这类动词也排斥道义情态动词宾语小句。

6.4.2 条件句与反叙实动词的叙实性

本节我们以可能条件句和反事实条件句为纲，探讨反叙实动词与情态动词同现时的叙实性表现。先讨论反叙实动词作条件句的谓语核心时的叙实性，再考察反叙实动词带条件小句作宾语时的叙实性。

反叙实动词处于表达可能性条件的小句中，其反叙实功能依然能得以体现。例如：

(104) 如果对方的总经理再吹嘘他的歌艺，我们就去揭穿他。

(105) 如果她还是常常梦见儿子死后复生, 她的精神健康会受到很大威胁。

(106) 如果范雎故意装作不知道是秦王, 那就说明他其实知道。

在(104) – (106)那样的可能条件句中, 反叙实动词“吹嘘、梦见、装作”的宾语都是假命题, 这说明它们依然具有反叙实功能。

反叙实动词处于表达反事实条件的小句中, 其反叙实功能依然能得以体现。例如:

(107) 如果不是对方的总经理再吹嘘他的歌艺, 我们也不会去揭穿他。

(108) 如果不是她常常梦见儿子死后复生, 她也不会得精神病。

(109) 如果不是范雎故意装作不知道是秦王, 那事情就败露了。

在(107) – (109)那样的反事实条件句中, 反叙实动词“吹嘘、梦见、装作”的宾语都是假命题, 这说明它们依然具有反叙实功能。

同样的, 反叙实动词带可能条件和反事实条件的宾语小句, 它们的反叙实功能也依然能够保留。

(110) 他曾经吹嘘如果下雨, 他就不去上学; 可那天下雨了, 他还是去上学了。

(111) 他曾经幻想以后有钱了就想吃啥吃啥; 可真有钱的时候, 他却没有了胃口。

(112) 他吹嘘就算是天上下刀子也要去上学; 可天上没有下刀子, 他也没去上学。

(113) 他假装即使天塌下来也不怕; 可是天塌不下来, 他心里却怕得要死。

(110) – (111)中的反叙实动词“吹嘘”和“幻想”带的是可能条件宾语小句, (112) – (113)中的反叙实动词“吹嘘”和“幻想”带的是反事实条件宾语小句, 它们都能追补表明反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为假的后续小句, 这说明, 带条件小句宾语的反叙实动词依然具有反叙实功能。

6.4.3 本节小结

反叙实动词可以比较自由地受认识情态动词等和动力情态动词修饰, 受道义情态动词修饰的时候, 所受的限制较多; 反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中出现的多为动力情态动词和认识情态动词, 道义情态动词出现在这类动词的宾语小句中较受限制。

反叙实动词的叙实性非常稳定, 在跟情态动词同现和条件句中都能保留反叙实功能, 即非现实语气对反叙实动词的叙实性没有影响。

6.5 本章小结

本章我们以情态动词和条件句这两种表达非现实语气的语法手段测试了各类叙实性动词的叙实性表现, 具体的做法是, 先考察每一类动词处在非现实语气中的叙实性, 再考察每一类动词带非现实小句宾语时的叙实性, 从而观察非现实语气对各类动词的叙实性的影响, 另一方面, 也可以反过来观察各类动词对非现实语气的影响和制约。

通过非现实语气看动词的叙实性, 我们可以发现如下现象:

①叙实动词跟认识情态动词同现的时候所受的限制最少, 跟其他类型的情态动词同现的

时候,其语法活动能力会受一定的限制;叙实动词可以处于条件句中也可以带条件宾语小句;叙实动词受情态动词修饰和处于条件小句中,叙实性没有明显变化;但当叙实动词带非现实语气小句时候,相比于带具有[+过去时]、[+完成体]特征的宾语小句,它的叙实功能没有本质的变化,但叙实性的置信度有所削弱。

②半叙实动词可以较自由地受认识情态动词修饰,但跟道义情态动词和某些动力情态动词同现的时候会受一些限制;半叙实动词不能带情态动词小句作宾语。当半叙实动词受认识情态动词修饰时,它们的叙实功能会受到抑制,但话题化、被动化等手段能够让半叙实动词在受认识情态动词修饰时保留叙实功能。

半叙实动词用于表示可能条件的条件句中,叙实功能受到抑制,其叙实性向非叙实动词漂移。半叙实动词如果用于反事实条件句,叙实性的表现为一种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的互补性:如果这些动词以肯定形式进入反事实条件句,叙实功能受到抑制,被赋予非叙实功能;如果这些动词以否定形式进入反事实条件句,叙实功能得以保留。

③“感觉”类非叙实动词可以较自由地受认识情态动词修饰,但是受道义情态动词和动力情态动词修饰时会受到限制;而“相信”和“听说”跟情态动词同现比较自由,并且所有的非叙实动词都能够较自由地带情态动词小句作宾语。当非叙实动词跟情态动词同现时宾语小句的置信度会有所下降,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们的叙实性。

非叙实动词处于表达可能性条件的小句中,其非叙实功能依然能得以体现。当“听说、相信”类非叙实动词处于表达反事实条件的小句中时,它们依然具有非叙实功能;当“感觉”类非叙实动词处于表达反事实条件的小句中时,它们不再具有非叙实功能,叙实性向反叙实动词漂移。所有的非叙实动词带条件小句作为宾语的时候,它们的非叙实功能都依然能得以保留。

总体的趋势是,认识情态动词跟非叙实动词同现时所受限制较少,而道义情态和动力情态有时会受限制;“感觉”类非叙实动词受非现实语气的影响比较大,有时候它们的叙实性会产生变化。

④反叙实动词可以比较自由地受认识情态动词等和动力情态动词修饰,受道义情态动词修饰的时候,所受的限制较多;反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中出现的多为动力情态动词和认识情态动词,道义情态动词出现在这类动词的宾语小句中较受限制。

反叙实动词的叙实性非常稳定,在跟情态动词同现和条件句中都能保留反叙实功能,即非现实语气对反叙实动词的叙实性没有影响。

第7章 主语属性与汉语动词的叙实性

前面几章我们从否定、疑问、降级操作、非现实语气等语法手段的角度对现代汉语动词的叙实性进行了研究;接下来的几章我们将从语义角度继续探索汉语动词的叙实性。

从语义角度考察汉语动词的叙实性源于我们的“叙实性的差别来源于词语的概念结构的差别”这样的基本假设。现代汉语中的叙实性动词从广义上来说都是“感知动词”,它们的

概念结构当中都至少包含了感知主体、感知对象和感知动作这样几个要素，所以“谁在感知”、“感知到了什么”和“怎样感知”对整个感知活动具有重要的影响，进而影响动词的叙实性。而感知主体、感知对象和感知动作这样几个要素在语法上又分别表现为句子的主语、宾语小句和状语等成分。

本章我们先展示主语语义属性对现代汉语动词的叙实性（或其置信度）的影响，接下来的一章我们将展示状语修饰对动词的叙实性的影响。

经过研究，我们发现，汉语当中句子主语的单复数、有定还是无定、权威程度、亲历性等方面的差别都会对动词的叙实性产生影响。本章我们将利用这些主语的语义属性来考察汉语动词的叙实性；由于这些属性对反叙实动词的叙实性没有影响，所以本章考察的对象是现代汉语中的叙实动词、半叙实动词和非叙实动词，而不涉及反叙实动词。

7.1 主语属性与叙实动词的叙实性

本节仍然以“知道”作为叙实动词的代表来探究主语的语义属性对叙实动词的叙实性及其置信度的影响。

7.1.1 主语的单复数

“知道”的主语的数的不同，会对它的叙实性的置信度产生影响：当“知道”的主语为复数时，它的叙实性的置信度较高，而“知道”的主语为单数时，它的叙实性的置信度相对较低。例如：

- (1) a*大家都知道他文采出众，也许他根本就胸无点墨。
b? (只有) 他自己知道他文采出众，也许他根本就胸无点墨。
c 没有人知道他文采出众，也许他根本就胸无点墨。

(1a) 的主语为复数，不能追补与“知道”的宾语小句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1b) 的主语为单数，可以追补与“知道”的宾语小句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1c) 的主语的外延为零，追补与“知道”的宾语小句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显得比较自然。这就说明，(1a) 中的“知道”的叙实性的置信度最高，而随着“知道”的主语的外延集合中的成员越来越少，它的叙实性的置信度也越来越低。

7.1.2 主语的定指性

“知道”的主语是有定的还是无定的，对“知道”的叙实性的置信度也存在影响。有名词性成分作“知道”的宾语小句的主语时，“知道”的叙实性的置信度较高；而无定名词性成分作其主语时，“知道”的叙实性较低。例如：

- (2) a 某警察知道你昨天闯了红灯，(我也记不清是哪个警察) 也许压根儿没这事儿。
b*来你家喝过酒的那个警察知道你昨天闯了红灯，也许压根儿没这回事儿。

(2a) 中“知道”的叙实性的置信度比(2b) 要低，其语言形式上的差别在于，(2a) 的主语是无定成分“某警察”而(2b) 的主语是有定成分“来你家喝过酒的那个警察”。造成这

种置信度差别产生的原因是：说话人能够描述“知道”这一事件的具体细节（例如主体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反映了他对该事件把握得很详细，这种事件为真的可能性就大。很显然，明确地告诉对方谁“知道”，比笼统地说“某警察”更能让对方相信自己说的是真话。

“知道”的宾语小句的主语是有定的还是无定的，对“知道”的叙实性的置信度也存在影响。具体来说就是，有定名词性成分作“知道”的宾语小句主语时，“知道”的叙实性的置信度较高，而无定名词性成分作其主语时，“知道”的叙实性的置信度较低。例如：

(3) a 我知道某人说了你的坏话，但不清楚是谁说的，也许是我记混了。

b*我知道方鸿渐说了你的坏话，但不清楚是谁说的，也许是我记混了。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知道，(3a)中“知道”的叙实性的置信度比(3b)中的要低。两者在语言形式上的差别在于，(3a)的宾语小句是无定成分“某人”当主语，而(3b)的宾语小句是有定成分“方鸿渐”当主语。能造成“知道”类句子的叙实性的置信度不同这种差别的原因是：说话人能够描述对象/事件的具体细节（例如主体姓甚名谁），反映了他对该对象/事件掌握得很详细，这种对象/事件为真的可能性就大。说话人把“说坏话”的主体是谁明确地告诉听话人，比笼统地说“某人”更能让听话人相信他说的确有其事。

“知道”的宾语小句的宾语是有定的还是无定的，对“知道”的叙实性的置信度也存在影响。具体来说就是，有定名词性成分作“知道”的宾语小句的宾语时，“知道”的叙实性的置信度较高，而无定名词性成分作宾语小句的宾语时，“知道”的叙实性的置信度较低。

例如：

(4) a 我知道你说了某人的坏话，但不清楚是说谁的，也许是我记混了。

b*我知道你说了方鸿渐的坏话，但不清楚是说谁的，也许是我记混了。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知道，(4a)中“知道”的叙实性的置信度比(4b)中的要低。两者在语言形式上的差别在于，(4a)的宾语小句是无定成分“某人”当宾语小句的宾语，而(4b)的宾语小句是有定成分“方鸿渐”当宾语小句的宾语。原因跟有定名词性成分作“知道”的宾语小句主语一样：说话人能够描述对象/事件的具体细节，反映了他对该对象/事件掌握得很详细，这种对象/事件为真的可能性就大。

主语的有定性对“知道”的叙实性的置信度的影响，具有较强的心理现实性，也符合Grice (1975: 45-46)提出的“合作原则”中的“质准则”(Quality Maxim): 不要说缺乏足够证据的话。因为，说话人对事件的细节描述得越多，就表明他有更多的证据来说明事件的真实性，所以，由于定指的主语比不定指的主语能提供更多的细节，对某件事说得“有鼻子有眼”总比一鳞半爪、语焉不详更让人觉得确有其事。就“知道”而言，告诉别人确切地“谁知道”跟“知道谁”总比统而言之要让人觉得其宾语小句所说的事情更像是真的。

7.1.3 主语的亲历性

“知道”的主语是不是宾语小句所陈述的事件的亲历者，对它的叙实性有比较大的影响：主语为亲历者的情形的叙实性比不是亲历者的时候要高。而这种语义上的亲历性在语法形式上的一个表现就是：“知道”的主语跟它的宾语小句的主语是否同指。亲历性对“知道”的

叙实性的影响具体表现为：“知道”的主语跟它的宾语小句的主语同指时（亲历），“知道”的叙实性的置信度最高，而它们不同指时，“知道”的叙实性的置信度相对较低（非亲历）。例如：

- (5) a 我 知道自己 现在后悔莫及。
 - b 我 知道你 现在后悔莫及。
 - c 我 知道他 现在后悔莫及。
- (6) a 方鸿渐 知道自己 多喜欢唐晓芙。
 - b 方鸿渐 知道你 多喜欢唐晓芙。
 - c 方鸿渐 知道我 多喜欢唐晓芙。

与（5a）和（6a）相比，（5b、c）和（6b、c）中“知道”的叙实性的置信度相对较低。我们可以用下面这种添加后续小句的方式进行证明：

- (7) a 我 知道自己 现在后悔莫及，但是不知道你/他后不后悔。
- b *我 知道你 现在后悔莫及，但是不知道自己后不后悔。
- c *我 知道他 现在后悔莫及，但是不知道自己后不后悔。

从事理上来说，人们“知道”自己（心理状态、亲历过的事情）比知道别人相对可信一些，所以可以“知道自己”但是“不知道别人”，而不能“知道别人”却“不知道自己”。从这个角度来说，“知道”的主语跟它的宾语小句的主语同指时，它的叙实性的置信度较高；而大小主语不同指时，“知道”的叙实性的置信度相对较低。

7.1.4 本节小结

通过本节的探讨，我们可以知道，“知道”的主语的数的特征、“知道”的主语与其宾语小句的主语是否有定，以及“知道”的主语与其宾语小句的主语是否同指，都会对“知道”的叙实性的置信度产生一定的影响。“知道”的主语为复数时，“知道”的叙实性的置信度更高；“知道”的主语与其宾语小句的主语是有定名词性成分时，“知道”的叙实性的置信度更高；“知道”的主语与其宾语小句的主语同指时比不同指时，“知道”的叙实性的置信度要高。

7.2 主语属性与半叙实动词的叙实性

本节我们将讨论不同类型的主语对半叙实动词的叙实性的影响。

7.2.1 主语的单复数

半叙实动词的主语的数的不同，也会对它的叙实性的置信度产生影响：半叙实动词的主语为复数时比主语为单数时叙实功能更强。例如：

- (8) a 只有小明看到他的手流血了，也许他的手根本没有流血。
- b *大家都看到他的手流血了，也许他的手根本没有流血。

(8a) 的主语是单数，宾语小句可以在后续小句中受到否定，而 (8b) 的主语是复数，宾语小句不能在后续小句中受到否定；这说明，(8b) 的叙实功能比 (8a) 强。大家“有目共睹”的事情更容易让人相信确有其事，也说明了我们这种看法具有较强的心里现实性。

但是，如果半叙实动词的主语为复数，并且受到否定，会致使其叙实性向反叙实动词靠拢。例如：

- (9) a? 只有小明没看到他的手流血了，实际上他的手根本没有流血。
b 大家都没看到他的手流血了，实际上他的手根本没有流血。
c 小明幻想自己的手流血了，实际上他的手根本没有流血。

(9a) 的宾语小句在后续小句中受到否定的时候，句子不自然；而 (9b) 没有这样的问题，并且跟 (9c) 的反叙实动词“幻想”的表现趋于一致，这说明：在复数主语和否定两种手段的共同影响下，半叙实动词具有了一定的反叙实功能，尽管这只是一种趋势，而不是说它变成了真正的反叙实动词。

7.2.2 主语的定指性

跟叙实动词一样，主语的定指与否、宾语小句的主语的定指与否以及宾语小句的宾语定指与否，都对半叙实动词的叙实功能有一定的影响

首先来看半叙实动词的主语定指与否对其叙实功能的影响。这种影响具体来说就是：定指的主语比不定指的主语使半叙实动词具有更强的叙实功能。例如：

- (10) a 有的人看见厂房着火了。
b 方鸿渐看见厂房着火了。

当说话人摆出证据说明“厂房着火了”的时候，大家听到 (10b) 的时候肯定比 (10a) 更易相信确有其事。因为“有鼻子有眼”总比“一鳞半爪、语焉不详”让大家觉得更真实。

宾语小句的主语的定指与否对半叙实动词的叙实功能也有一定的影响：定指的宾语小句的主语也比不定指的能使半叙实动词具有更强的叙实功能。例如：

- (11) a 我看见一个人走了过来，但没看清他长得什么样。
b*我看見方鸿渐走了过来，但没看清他长得什么样。

(11a) 的宾语小句的主语是不定指的，(11b) 的宾语小句的主语是定指的，当追补的小句否定半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的时候，(11a) 没有语义矛盾，而 (11b) 有语义矛盾，这说明，定指的宾语小句的主语使动词的叙实功能增强。

宾语小句的宾语的定指与否对半叙实动词的叙实功能也有一定的影响：定指的宾语小句的宾语也比不定指的能使半叙实动词具有更强的叙实功能。例如：

- (12) a 我看见他偷了一台笔记本电脑，但没看清是什么电脑。
b*我看見他偷了室友的华硕笔记本电脑，但没看清是什么电脑。。

(12a) 的宾语小句的宾语是不定指的，(12b) 的宾语小句的宾语是定指的，当追补的小句否定半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的时候，(12a) 没有语义矛盾，而 (12b) 有语义矛盾，这说明，定指的宾语小句的宾语使动词的叙实功能增强。

主语的有定性对半叙实动词的叙实功能的影响具有较强的心理现实性，也符合 Grice (1975: 45-46) 提出的“合作原则”中的“质准则”(Quality Maxim): 不要说缺乏足够证据的话。因为，说话人对事件的细节描述得越多，就表明他有越多的证据来说明事件的真实性，所以，由于定指的主语（或宾语）比不定指的主语（或宾语）能提供更多的细节，对某件事说得“有鼻子有眼”总比一鳞半爪、语焉不详更让人觉得确有其事。

7.2.3 主语的权威程度

主语的权威程度也对半叙实动词的叙实性产生一定的影响，具体来说就是：权威程度高的主语比权威程度低的主语使半叙实动词具有更强的叙实功能。例如：

(13) a* 交警看见方鸿渐闻了红灯，也许他根本就没闻。

b 路人看见方鸿渐闻了红灯，也许他根本就没闻。

(13a) 的宾语小句不能在后续小句中受到否定，而 (13b) 的宾语小句可以，这说明权威程度高的主语“交警”比权威程度低的“路人”使半叙实动词具有更强的叙实功能。俗语说的“人微言轻”讲的也是同样的道理。

如果半叙实动词的主语为权威程度高的主语，并且句子受到否定，会致使半叙实动词的叙实性向反叙实动词靠拢。例如：

(14) a 交警没看见方鸿渐闻了红灯，实际上他根本就没闻。

b* 路人没看见方鸿渐闻了红灯，实际上他根本就没闻。

(14a) 的宾语小句可以在后续小句中受到否定，而 (14b) 的宾语小句则不可以，这说明权威程度高的主语“交警”比权威程度低的“路人”使半叙实动词具有更强的向反叙实动词靠拢的趋势。

7.2.4 主语的亲历性

Givón (2001: 327-329) 根据信息来源的可靠程度列出了如下的传信强度等级（从左到右渐弱）：

a 证据获取等级(access hierarchy): 直接的感觉经验 > 推论 > 听说；

b 感觉次等级(sensory sub-hierarchy): 视觉 > 听觉 > 其他；

c 人称指示等级(personal deictic hierarchy): 说话人 > 听话人 > 第三者；

我们认为传信强度和叙实性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是，就半叙实动词而言，叙实功能跟传信强度呈正相关，即叙实功能越强，传信强度也越高。因此，Givón (2001: 327-329) 给出的传信强度等级在半叙实动词上也同样适用。例如：

(15) a 我看见危险来临。

b 我听见危险来临。

c 我闻见危险来临。

比如炸弹即将爆炸，“看见（导火线燃烧冒烟）”比“听见（导火线燃烧的声音）”和“闻见

(火药燃烧的味道)”更能说明“危险来临”，而“听见(导火线燃烧的声音)”又比“闻见(火药燃烧的味道)”更能说明“危险来临”，所以，(15a)的叙实功能也最强，依次排列为(15b)和(15c)。这是“感觉次等级”在这类动词上的体现。

但是，我们认为这并不是绝对的，因为半叙实动词表示的是一种感知活动，所以，它们的叙实功能的强弱还跟用什么样的器官去感知什么有关。例如：

(16) a 我看见事情发生了。

b 我听见事情发生了。

尽管在一般情况下，(16a)的叙实功能更强，但是(16a)的叙实功能并不一定比(16b)强：如果该事件只有声音而无形状(比如听广播)，那么“看见”的叙实功能低于“听见”。

半叙实动词的主语人称不同，叙实功能也存在差异，具体来说就是：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例如：

(17) a 他看见了潮起潮落。

b 你看见了潮起潮落。

c 我看见了潮起潮落。

如果(17a)为真，那么(17b)和(17c)也为真；如果(17c)为假，那么(17a)和(17b)也为假。也就是说，从(17a)到(17c)的叙实功能依次增强。这是“人称指示等级”在这类动词上的体现。

需要指出的是，“人称指示等级”成立的前提是说话人是事件的亲历者。如果说话人不是事件的亲历者，而听话人或者是第三者是事件的亲历者，那么，第一人称的叙实功能也并不比第二、三人称强。也就是说，亲历性才是叙实功能强弱或者传信强度的真正来源，即Givón(2001: 327-329)的“证据获取等级”和“人称指示等级”结合起来才能得到新的“亲历性等级”：亲历>非亲历。例如：

(18) a 他看见一个女孩被洪水冲走了，当时他就在事发现场。

b 我看见一个女孩被洪水冲走了，当时我没在事发现场，离得有点儿远。

(18a)的主语是第三人称，(18b)的主语是第一人称，但由于(18a)的主语是事件的亲历者，所以，它的叙实功能比(18b)强。

如果半叙实动词的主语为事件的亲历者，并且句子受到否定，会致使半叙实动词的叙实性向反叙实动词靠拢。例如：

(19) a 就在事发现场的他没看见女孩被洪水冲走，其实根本没有这事。

b*我没看见女孩被洪水冲走，当时我没在事发现场，其实根本没有这事。

(19a)的主语是第三人称，(19b)的主语是第三人称，但由于句子受到否定，(19a)可以追补跟“看见”的宾语小句的真值冲突的后续小句，而(19b)不行。这说明，在句子受到否定的情形下，亲历的主语使半叙实动词的叙实性向反叙实动词漂移。

7.2.5 本节小结

通过本节的探讨，我们可以知道，半叙实动词的主语的数的特征、半叙实动词的主语与

其宾语小句的主语是否有定、半叙实动词的权威程度以及半叙实动词的主语的亲历性，都会对半叙实动词的叙实性的置信度产生一定的影响。半叙实动词的主语为复数，半叙实动词的主语与其宾语小句的主语是有定名词性成分，半叙实动词的主语具有高权威性，半叙实动词的主语为事件亲历者，都会让它的叙实功能增强。而当句子受到否定以后，主语的复数和亲历性又都会让半叙实动词向反叙实动词靠拢。

7.3 主语的属性与非叙实动词的叙实性

7.3.1 主语的单复数

主语的单数还是复数会对非叙实动词的叙实性产生较大的影响，具体来说就是：当主语为单数时，“感觉”类动词的叙实功能会比主语为复数时要低。例如：

- (20) a 赵辛楣觉得方鸿渐喜欢苏文纨，其实方鸿渐根本不喜欢她。
b? 大家都觉得方鸿渐喜欢苏文纨，其实方鸿渐根本不喜欢她。
c?? 所有人都觉得方鸿渐喜欢苏文纨，其实方鸿渐根本不喜欢她。
d* 所有人都知道方鸿渐喜欢苏文纨，其实方鸿渐根本不喜欢她。

由于主语经历了从单数到复数的变化，从(20a)到(20c)越来越排斥追补与宾语小句的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通过对比(20d)，可以看出，在主语为复数时，“感觉”类动词跟叙实动词对追补这类小句的能力越来越趋于一致，推导出后续小句为真的能力在逐步减弱，而说明宾语小句为真的可能性越来越强。作为说话人摆出自己观点的时候，宾语小句所陈述的命题被大家认可的程度从(20a) – (20c)依次递增。所以，古语有云“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千夫所指，无疾而终”。

从言语行为的角度来看，如果作为驳斥对手的观点的手段，(20a) – (20c)给对方观点的破坏程度依次增强，因为要说所有人的感觉都是错的，远比说一个人的感觉错要困难得多。

虽然在主语为复数时，“感觉”类动词也不能保证后面的宾语小句一定为真，但是相比于单数，该宾语小句更“像”是一个事实。

虽然在主语为复数时，非叙实动词也不能保证后面的宾语小句一定为真，但是相比于单数，该宾语小句更“像”是一个事实。

当句子被否定以后，主语复数与单数的对立，又会使感知类动词和非叙实动词的叙实性不同程度向反叙实动词波动。对于这一效应，我们可以通过追补后续小句的方法来证明。例如：

- (21) a 赵辛楣不觉得方鸿渐喜欢苏文纨，其实方鸿渐很喜欢她。
b? 大家都不觉得方鸿渐喜欢苏文纨，其实方鸿渐很喜欢她。
c? 所有人都不觉得方鸿渐喜欢苏文纨，其实方鸿渐很喜欢她。
d* 赵辛楣没幻想方鸿渐喜欢苏文纨，其实方鸿渐很喜欢她。

(21a) – (21c)的主语经历了从单数到复数的变化，追补与宾语小句真值相同的后续小句时，句子前后小句出现语义矛盾的程度越来越大，可接受度越来越低。这说明，从前一小句

推导出后一小句为真的可能性在逐步减弱，而推导出其为假的可能性在逐步增强。通过跟(21d)比较，可以看出这类动词在句子被否定以后，复数的主语使它们的叙实性向反叙实动词漂移。

再对比：

(22) a? 赵辛楣不觉得方鸿渐喜欢苏文纨，其实鸿渐的确不喜欢她。

b 大家都不觉得方鸿渐喜欢苏文纨，其实鸿渐的确不喜欢她。

c 所有人都不觉得方鸿渐喜欢苏文纨，其实鸿渐的确不喜欢她。

(22a) – (22c) 的主语经历了从单数到复数的变化，追补与宾语小句真值矛盾的后续小句时，句子前后小句出现语义矛盾的程度越来越低，可接受度越来越高。这同样说明，从前一小句推导出后一小句为真的可能性在逐步减弱，而推导出其为假的可能性在逐步增强。

通过上面的对比，我们能够看出，在句子受到否定的情况下，主语的复数会使句子的语义发生从“宾语小句不倾向于真也不倾向于假”到“宾语小句不倾向于真但倾向于假”的变化，从而促使“感觉”类动词的叙实性越来越向反叙实动词靠拢。

7.3.2 主语的定指性

主语是定指还是不定指也会对非叙实动词的叙实性产生一定的影响，具体来说就是：当主语为不定指时，非叙实动词的叙实功能会比主语为定指时要低。我们可以通过追补与宾语小句真值相同的后续小句的方法予以说明，例如：

(23) a 有的人觉得方鸿渐喜欢苏文纨，鸿渐确实喜欢她。

b 有个戴红色帽子的人觉得方鸿渐喜欢苏文纨，鸿渐确实喜欢她。

c 赵辛楣觉得方鸿渐喜欢苏文纨，鸿渐确实喜欢她。

(23a) 的主语为不定指短语，(23b) 的主语为描述性短语，(23c) 的主语为定指名词。尽管(23)中的各句的宾语小句的真实性都可以在后续小句中被取消，但是随着(23a)–(23c)的主语的定指程度越来越高，从前一小句出发推出宾语小句为真的可能性也越来越高。

我们还可以通过追补与宾语小句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的方法予以说明。例如：

(24) a 有的人觉得方鸿渐喜欢苏文纨，其实鸿渐根本不喜欢她。

b 有个戴红色帽子的人觉得方鸿渐喜欢苏文纨，其实鸿渐根本不喜欢她。

c 赵辛楣觉得方鸿渐喜欢苏文纨，其实鸿渐根本不喜欢她。

随着(24a)–(24c)的主语的定指程度越来越高，从前一小句出发推出宾语小句为假的可能性越来越低，而从前一小句出发推出宾语小句为真的可能性却越来越高。

以上的两种测试说明，相比于不定指的主语，定指的主语使句子的推演发生了由“宾语小句不倾向于真也不倾向于假”到“宾语小句倾向于真但也有可能为假”的变化，从而促使非叙实动词的叙实性由非叙实向叙实波动。“指名道姓”“说得有鼻子有眼”的可靠程度较高，也反应了主语定指时，动词的宾语小句为真具有较强的心理现实性。

当句子被否定以后，主语定指与不定指的对立，又会使非叙实动词的叙实性不同程度向反叙实动词波动。我们可以通过追补与宾语小句真值相同的后续小句的方法予以说明，例如：

(25) a 有人不觉得方鸿渐喜欢苏文纨，但鸿渐确实喜欢她。

b 有个戴红色帽子的人不觉得方鸿渐喜欢苏文纨，但鸿渐确实喜欢她。

c 赵辛楣不觉得方鸿渐喜欢苏文纨，但鸿渐确实喜欢她。

(25a) – (25c) 句子的主语的定指程度越来越高，但因为句子受到了否定，从前一小句推出后一小句为真的可能性越来越低，为假的可能性越来越高。

通过追补与宾语小句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也能说明这个问题。例如：

(26) a 有人不觉得方鸿渐喜欢苏文纨，鸿渐确实不喜欢她。

b 有个戴红色帽子的人不觉得方鸿渐喜欢苏文纨，鸿渐确实不喜欢她。

c 赵辛楣不觉得方鸿渐喜欢苏文纨，鸿渐确实不喜欢她。

(26a) – (26c) 句子的主语的定指程度越来越高，但因为句子受到了否定，从前一小句推出后一小句为假的可能性越来越高，为真的可能性越来越低。

这说明，在句子受到否定的情况下，定指的主语使句子的推演发生了由“宾语小句不倾向于真也不倾向于假”到“宾语小句倾向于假但也有可能为真”的变化，从而促使非叙实动词的叙实性由非叙实向反叙实动词波动。

其实，跟叙实动词和半叙实动词一样，宾语小句的主语是定指还是不定指也会对非叙实动词的叙实性产生一定的影响。

宾语小句的主语是定指还是不定指对非叙实动词的叙实性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当宾语小句的主语为不定指时，非叙实动词的叙实功能会比主语为定指时要低。例如：

(27) a 我听说一个人接到了他的邀请函，但是不清楚是谁接的。

b*我听说方鸿渐接到了他的邀请函，但是不清楚是谁接的。

(27a) 的宾语小句的主语是不定指的，(27b) 的宾语小句的主语是定指的，当追补的小句否定了非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的时候，(27a) 没有语义矛盾，而(27b) 有语义矛盾，这说明，定指的宾语小句的主语使动词的叙实功能增强。

宾语小句的宾语的定指与否对非叙实动词的叙实功能也有一定的影响：定指的宾语小句的宾语也比不定指的能使非叙实动词具有更强的叙实功能。例如：

(28) a 我听说他邀请了某人，但是不清楚邀请的谁。

b*我听说他邀请了方鸿渐，但是不清楚邀请的谁。

(28a) 的宾语小句的宾语是不定指的，(28b) 的宾语小句的宾语是定指的，当追补否定半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的时候，(28a) 没有语义矛盾，而(28b) 有语义矛盾，这说明，定指的宾语小句的宾语使动词的叙实功能增强。

7.3.3 主语的权威程度

作为认知主体的主语，其权威程度也会对非叙实动词的叙实性产生一定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主语的权威程度越高，非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为真的程度就越高。例如：

(29) a 江湖郎中胡某觉得蔡先生的病回天无力。

b 张医生觉得蔡先生的病回天无力。

c 扁鹊觉得蔡先生的病回天无力。

(29a) 的主语为权威程度较低的“江湖郎中胡某”，(29b) 的主语为权威程度较高的“张医生”，(29c) 为权威程度更高的“扁鹊”。尽管事实上也存在“江湖郎中妙手回春而神医扁鹊无能为力”的可能，但这种可能性远远低于“江湖郎中无能为力而扁鹊妙手回春”。随着(29a) – (29c) 主语的权威程度的提高，宾语小句为真的程度也在逐步提高。

我们可以用如下的两种测试予以说明。首先看追补与宾语小句真值相同的后续小句时句子产生的不同反应。例如：

(30) a??江湖郎中胡某觉得蔡先生的病回天无力，他的病确实病入膏肓。

b?张医生觉得蔡先生的病回天无力，他的病确实病入膏肓。

c 扁鹊觉得蔡先生的病回天无力，他的病确实病入膏肓。

当追补与宾语小句的真值相同的后续小句时，句子产生了不同的反应。这说明，随着(30a) – (30c) 主语的权威程度的提高，从前一小句推出后一小句为真的可能性越来越高。

我们还可以从反面说明这个问题。请对比：

(31) a 江湖郎中胡某觉得蔡先生的病回天无力，其实他的病还有希望。

b?张医生觉得蔡先生的病回天无力，其实他的病还有希望。

c??扁鹊觉得蔡先生的病回天无力，其实他的病还有希望。

当追补与宾语小句的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时，句子产生了不同的反应。这说明，随着(31a) – (31c) 主语的权威程度的提高，从前一小句推出后一小句为假的可能性越来越低，相应地，从前一小句推出后一小句为真的可能性越来越高。

以上两种测试表明，主语的权威程度的确会对动词的叙实性产生一定的影响，主语的权威程度越高，动词的叙实性就越向叙实动词靠拢。

当句子被否定以后，主语的权威程度越高，非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为假的可能性越大，该类动词的叙实性越向反叙实动词波动。例如：

(32) a??江湖郎中胡某不认为蔡先生的病还有希望，也许真的没有希望了。

b?张医生不认为蔡先生的病还有希望，也许真的没有希望了。

c 扁鹊不认为蔡先生的病还有希望，也许真的没有希望了。

(32a) – (32c) 的主语权威程度越来越高，从前一小句推演后一小句为真的可能性越来越低，为假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这说明，在否定的情况下，权威程度高的主语会使非叙实动词的叙实性向叙实动词靠拢。

追补与宾语小句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也能说明同样的问题。请对比：

(33) a 江湖郎中胡某不认为蔡先生的病还有希望，也许还有希望。

b?张医生不认为蔡先生的病还有希望，也许还有希望。

c??扁鹊不认为蔡先生的病还有希望，也许还有希望。

(33a) – (33c) 的主语权威程度越来越高，从前一小句推演后一小句为假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为真的可能性越来越低。这同样说明，这说明，在否定的情况下，权威程度高的主语会使非叙实动词的叙实性向叙实动词靠拢。

7.3.4 主语的亲历性

作为认知主体的主语，是否亲历某个事件会对非叙实动词的叙实性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例如：

(34) a 听说过西湖的人觉得西湖很美。

b 看过西湖的人觉得西湖很美。

(34a) 的主语为“听说过西湖的人”，(34b) 的主语为“看过西湖的人”，相比之下，“西湖很美”为真的可能性 (34b) 要高于 (34a)。所以，古语有云“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俗话说“鞋子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

我们先看追补与宾语小句的真值相同的后续小句时，句子产生的不同反应。请对比：

(35) a? 听说过西湖的人觉得西湖很美，西湖一定很美。

b 看过西湖的人觉得西湖很美，西湖一定很美。

(35a) 的前一小句推导出后一下句为真的可能性大大低于 (35b)，这说明，亲历的主语使非叙实动词的推演义经历从“宾语小句不倾向于真也不倾向于假”到“宾语小句倾向于假但也有可能为真”的变化。

再看追补与宾语小句的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时，句子产生的不同反应。请对比：

(36) a 听说过西湖的人觉得西湖很美，其实西湖一点都不美。

b? 看过西湖的人觉得西湖很美，其实西湖一点都不美。

(36a) 的前一小句推导出后一小句为假的可能性要比 (36b) 高，相应地，(36a) 的前一小句推导出后一小句为真的可能性要比 (36b) 地。这同样说明，亲历的主语使非叙实动词的推演义经历从“宾语小句不倾向于真也不倾向于假”到“宾语小句倾向于假但也有可能为真”的变化。

由此可以看出，主语的亲历性会使非叙实动词的推演义产生较大的改变，亲历的主语会使这类动词的叙实性向叙实动词波动。

当句子受到否定以后，亲历的主语同样会使感知类动词和非叙实动词的叙实性向反叙实动词靠拢。例如：

(37) a* 不在现场的张三没看见李四杀人，李四也确实没杀人。

b 目睹事情整个经过的张三没看见李四杀人，李四也确实没杀人。

(38) a? 我不觉得张三的鞋子很合他的脚，他的鞋子确实不合脚。

b 张三不觉得自己的鞋子很合他的脚，他的鞋子确实不合脚。

(37a) 的主语对宾语小句陈述的事件不具有亲历性，所以会与断定该事件一定为假的后续小句产生语义矛盾；(37b) 的主语对宾语小句陈述的事件具有亲历性，所以会与断定该事件一定为假的后续小句不会出现产生矛盾。(38) 也是如此，这说明，在否定的情况下，亲历的主语会使这两类动词的宾语小句为真的可能性降低，而为假的可能性则强，即这两类动词的叙实性在向反叙实动词波动。

7.3.5 本节小结

通过本节的探讨，我们可以知道，非叙实动词的主语的数的特征、非叙实动词的主语与其宾语小句的主语是否有定、非叙实动词的权威程度以及非叙实动词的主语的亲历性，都会对半叙实动词的叙实性的置信度产生一定的影响。非叙实动词的主语为复数，非叙实动词的主语与其宾语小句的主语是有定名词性成分，非叙实动词的主语具有高权威性，非叙实动词的主语为事件亲历者，都会让它的叙实功能增强。而当句子受到否定以后，主语的复数和亲历性又都会让半叙实动词向反叙实动词靠拢。

7.4 主语属性影响力差异性

我们还可以用一种统一的理论来解释单复数对立、定指不定指差异、权威程度高低以及亲历与否这四个方面对这几类动词的叙实性的影响。

Fauconnier (1975a、1975b)提出的“语用量级” (pragmatic scale)认为“对最低点的肯定就是对整个量级的肯定” “对最高点的否定就是对整个量级的否定”。主语单复数的对立、定指不定指差异、权威程度高低以及亲历与否会引入一个“主语的数/定指性/权威程度/亲历与否与从句子推导出宾语小句为真”的语用量级。在肯定句中，单数/不定指/权威程度低/非亲历的主语是整个量级的最低点，如果能从单数/不定指/权威程度低/非亲历主语的句子推导出宾语小句为真，那么从复数/定指/权威程度高/亲历主语的句子推导出宾语小句为真的可能性更大，所以复数/定指/权威程度高/亲历的主语会使非叙实动词的叙实性向叙实动词波动。在否定句中，这样的语用尺度又会因为否定而颠倒过来，从而致使它们的叙实性向叙实动词波动。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在主语的单复数、有定还是无定、权威程度、亲历性这几个要素中，对动词的叙实性的影响力也存在着强弱差别：影响力最大的是主语的亲历性，其次是单复数，影响力比较小的是有定性和权威程度。

Givón (2001: 327-329) 根据信息来源的可靠程度给出的传信强度等级 (hierarchies of evidential strength)，其中包括“证据获取等级：直接的感觉经验>推论>听说”这一等级序列，用这一等级可以说明很多现象，比如可以解释为什么“看见”的传信强度高于“听说”，但是用这个等级解释不了如下现象：

- (39) a 我觉得张三的鞋子很合他的脚。
b 张三觉得自己的鞋子很合他的脚。

这一现象如果按照 Givón (2001: 327-329) 给出的另外一条等级“人称指示等级：说话人>听话人>第三者”来解释的话结果是这样的：(39a) 的主语为“说话人”，(39b) 的主语为“第三者”，所以 (39a) 的宾语小句为真的可能性大于 (39b)。但实际上正好恰恰相反。如果用亲历性就可以解释：“我”不是“穿张三的鞋子”的亲历者，而“张三”是，所以 (39a) 的宾语小句为真的可能性远远低于 (39b)。

不可否认，Givón (2001: 327-329) 给出的这两条传信度等级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是，它们是有适用条件的，在“直接的感觉经验者”不是“说话人”的时候，哪一个等级才是起

决定作用的，并没有交待（例如“我听说 p”与“他看见 p”谁的传信等级高），这样无疑就会失去一定的解释力。我们认为，“亲历性”是所有影响动词的叙实性的主语属性中效力最强的一个属性，当其它条件与“亲历性”不冲突的时候，它们的效应能够互相叠加；当其它条件与“亲历性”相矛盾的时候，以“亲历性”为准。例如：

(40) a 所有人都觉得张三的鞋子合他的脚。

b 张三觉得自己的鞋子合他的脚。

(41) a 张三觉得自己的鞋子合李四的脚。

b 有人觉得自己的鞋子合脚。

(42) a 扁鹊觉得张三的肚子疼。

b 张三觉得自己的肚子疼。

(40) 是复数与单数的对立，(41) 是不定指与定指的对立，(42) 是权威与非权威的对立，本来应该是每组的第一个句子的宾语小句为真的可能性大于第二个，但是，事实恰恰相反：由于每组的第二个句子的主语才是事件的亲历者，所以，它导致每组第二个句子的宾语小句为真的可能性大于第一个。这说明，当复数、定指、权威与亲历性相矛盾的时候，亲历性起决定作用。

有了上面的讨论，我们还可以解释“听说”的叙实功能比较弱的原因。请看：

(43) a 听说≈听有人说

b 听说≠听所有人说

c 听说≠听张三说

d 听说≠听权威专家说

e 听说≠听经历过的人说

“听说”的语义较接近于叙实功能较低的“听有人说”，而与倾向于叙实的“听所有人说、听张三说、听权威专家说、听经历过的人说”想去甚远；如果是“听所有人说、听张三说、听权威专家说、听经历过的人说”，说话人在对语言成分编码的时候，具有较高叙实功能（说服力）的“所有人、张三、权威专家、经历过的人”的标记成分一定不会省略，即便这些成分出现，也只是倾向于真而不是一定为真，因而“听说”的叙实性较低。

7.5 本章小结

本章讨论了主语的单复数对立、定指不定指差异、权威程度高低以及亲历性对叙实动词、半叙实动词和非叙实动词的叙实性产生的影响。通过上面的讨论，得出下面几条结论：

① 主语的属性不会改变各类动词的断言义和预设义，因而从本质上改变其叙实性，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推演义，使它们的叙实性的置信度向叙实动词和反叙实动词波动。具体来说就是：在肯定句式中，复数、定指、高权威度与亲历会使各类动词向叙实动词靠拢；在否定句式中，复数、定指、高权威度与亲历又会使非叙实动词向反叙实动词靠拢。

② 可以用 Fauconnier (1975a 、1975b)提出的“语用量级” (pragmatic scale)来统一解释这几种因素对动词的叙实性的影响。

③ 在主语的单复数、有定还是无定、权威程度、亲历性这几个要素中，对动词的叙实性

的影响力也存在着强弱差别：影响力最大的是主语的亲历性，其次是单复数，影响力比较小的是有定性和权威程度。

④在肯定句中对动词的叙实性影响越大的因素在否定句中对动词的叙实性影响也越大：亲历和复数在肯定句中对动词的叙实性影响力较大，所以句子变成相应的否定句以后，这两个因素会致使动词的叙实性向反叙实动词靠拢；有定和高权威对动词的叙实性影响力较弱，所以否定句中它们使动词的叙实性向反叙实动词靠拢的能力也弱。

第8章 状语修饰与汉语动词的叙实性

现代汉语中的叙实性动词受不同类型的状语修饰的时候，叙实性也会产生一定的变化，有的状语能增强某类动词的叙实性，而有的状语对某类动词的叙实性又有削弱作用。

黄伯荣、廖序东（2004：92）按照意义类别把状语分为限制性和描写性两大类，其中限制性的状语包括时间、处所、程度、否定、方式、手段、目的、范围、对象、数量、语气等。我们打算以时间、处所、方式和语气等几种类型的状语为例来说明状语修饰对汉语动词的叙实性的影响和制约，先说明各类动词的叙实性在不同类型的状语修饰下变化的方向及机制；接着对比状语修饰和主语属性对动词的叙实性的影响力度和层次，最后从概念结构的角度给状语修饰影响动词的叙实性这种现象进行统一的解释。

8.1 状语修饰与叙实动词的叙实性

我们通过对语料的考察，发现有些状语能增强叙实动词的叙实功能，有些状语对叙实动词的叙实功能有削弱作用。

语气副词“却、倒、幸亏、多亏、何尝、居然、竟然、究竟、偏偏、难怪、果真、果然”等作主句的状语的时候，能增强动词的叙实功能。例如：

- (1) a 他知道苏格拉底是希腊人。
b 他居然知道苏格拉底是希腊人。
- (2) a 方鸿渐后悔没有消除跟唐晓芙之间的误会。
b 方鸿渐果然后悔没有消除跟唐晓芙之间的误会。

由于受语气副词“居然”和“果然”修饰，(1b) 和 (2b) 中的叙实动词的叙实功能比没有受这两类副词修饰的 (1a) 和 (2a) 要强一些。

当这些语气状语出现在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当中时，它们依然能增强叙实动词的叙实功能。例如：

- (3) a 他知道苏格拉底不是俄国人。
b 他知道苏格拉底幸亏不是俄国人。
 - (4) a 方鸿渐后悔自己跟孙柔嘉结了婚。
b 方鸿渐后悔自己偏偏跟孙柔嘉结了婚。
- (3b) 和 (4b) 中的叙实动词“知道”和“后悔”由于分别受语气副词“幸亏”和“偏偏”修饰，叙实功能比没有受这两类副词修饰的 (3a) 和 (4a) 要强一些。

有些语气状语修饰叙实动词的时候对它的叙实性没有影响，但出现在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中的时候，能够削弱叙实动词的叙实功能，这类副词有“恍惚、仿佛、好像、也许、大约、未必、隐约”等，例如：

- (5) a 他知道苏格拉底是希腊人。
b*他大约知道苏格拉底是希腊人，也可能不是希腊人。
c 他知道苏格拉底大约是希腊人，也可能不是希腊人。

(5b) 中副词“大约”直接修饰叙实动词“知道”，不能追补跟它的宾语小句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而(5c)中副词“大约”出现在“知道”的宾语小句当中，可以追补跟它的宾语小句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这说明：副词“大约”当主句的状语时不能改变叙实动词的叙实性，而当宾语小句的状语时，能够削弱叙实动词的叙实功能。

时间状语“刚、刚刚、正、已经、曾经、不时、常常、时常、经常、原本、原来”等以及处所状语充当主句的状语的时候，也能增强动词的叙实功能。例如：

(6) a 他知道苏格拉底是希腊人。

b 他刚刚知道苏格拉底是希腊人。

(7) a 方鸿渐后悔没有消除跟唐晓芙之间的误会。

b 方鸿渐时常后悔没有消除跟唐晓芙之间的误会。

由于受时间状语“刚刚”和“时常”修饰，(6b)和(7b)中的叙实动词的叙实功能比没有受这两类副词修饰的(6a)和(7a)要强一些。

当这些时间状语和处所状语充当宾语小句的状语的时候，也能增强动词的叙实功能。

(8) a 他知道张三打了李四。

b 他知道张三昨天打了李四。

c 他知道张三在操场上打了李四。

d 他知道张三昨天在操场上打了李四。

(8a) 的宾语小句当中没有状语，(8b) 的宾语小句出现了时间状语“昨天”，(8c) 的宾语小句出现了处所状语“在操场上”，(8d) 的宾语小句同时出现了时间状语“昨天”和处所状语“在操场上”，相比之下，(8b) – (8d) 的宾语小句为真的可能性都大于(8a)，而(8d)由于出现了两种状语，它的宾语小句为真的可能性最大，由此说明：当时间状语和处所状语出现在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中的时候，能增强叙实动词的叙实功能。

方式状语出现在主句和宾语小句位置都能增强叙实动词的叙实功能。例如：

(9) a 警察们知道他杀死了受害人。

b 警察们用监控知道他杀死了受害人。

c 警察们知道他用刀杀死了受害人。

(9b) 交待了“知道”的方式是“用监控”，(9c) 交待了动作的方式是“用刀”，相比于没有交待具体方式的(9a)，它们的宾语小句为真的可能性更高，也就是说方式状语出现在主句和宾语小句中都能增强叙实动词的叙实功能。

前面一章我们讨论的单复数、定指性、权威性和亲历性等主语的语义属性会影响叙实动词的叙实性，其实，这些语义上的属性也可以实现为句法上的方式状语，它们对动词的叙实性的影响依然奏效。例如：

(10) a 他从大家的劝诫中知道他不该这么干。 [单复数]

b 他从李四的劝诫中知道他不该这么干。

(11) a 他从室友那里知道他的手机丢在操场了。 [定指性]

b 他从一个陌生人那里知道他的手机丢在操场了。

(12) a 他从律师那里知道他这种行为是违法的。 [权威性]

b 他从邻居那里知道他这种行为是违法的。

(13) a 他从北京人那里知道北京夏天很热。 [亲历性]

b 他从南京人那里知道北京夏天很热。

(10a) 的状语是复数, (10b) 的状语是单数; (11a) 的状语是定指的, (11b) 的状语是不定指的; (12a) 的状语是权威程度高的, (12b) 的状语是权威程度低的; (13a) 的状语是事件的亲历者, (13b) 的状语不是事件的亲历者; 相比之下, 受复数、定指、权威、亲历状语修饰时, 叙实动词的叙实功能要比受单数、不定指、非权威、非亲历的状语修饰时要强。

综合上面的讨论, 我们会发现时间状语、处所状语、语气状语和方式状语都既能增强叙实动词的叙实功能, 又能削弱叙实动词的叙实功能。

那些能够增强叙实动词的叙实功能的状语从更加抽象的意义上来说, 是因为它们提供了更多关于事件的细节, 即它们回答了诸如“何时知道”“何地知道”“怎么知道”以及事情“何时发生”“何地发生”“怎么发生”这样的问题, 这符合 Grice (1975: 45-46) 提出的“合作原则”中的“质准则”(Quality Maxim): 不要说缺乏足够证据的话。因为, 说话人对事件的细节描述得越多, 就表明他有越多的证据来说明事件的真实性。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对动词的叙实功能有增强作用的状语跟动词搭配后形成的偏正结构跟光杆的动词之间存在转精关系(tropomy), 能够蕴涵光杆的叙实动词(即“AdvP_[转精] VP → VP”), 所以能增强叙实动词的叙实功能, 可以把它们称为“转精状语”。

而那些对叙实动词的叙实功能有削弱作用的诸如“恍惚、仿佛、好像、也许、大约、未必、隐约”这样的语气状语隐含了“不确定、不清楚”这样的语义, 属于隐性否定状语; 当这样的隐性否定状语出现时, 表明说话人无法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说明事件的真实性, 所以它们对动词的叙实功能有削弱作用; 可以把这类状语称为“(隐性)否定状语”。

据此,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更加简洁而覆盖面较广的结论: 当叙实性动词受转精状语修饰时, 能够增强其叙实功能; 而当它们受否定状语修饰的时候, 对其叙实功能具有削弱作用。通过下文的讨论能够看出, 这一条规律在半叙实动词和非叙实动词上会体现得更加明显。

8.2 状语修饰与半叙实动词的叙实性

通过对语料的考察, 我们发现语气、时间、处所、方式等状语对半叙实动词的叙实性同样有影响。

语气副词“却、倒、幸亏、多亏、何尝、居然、竟然、究竟、偏偏、难怪、果真、果然”等充当半叙实动词的状语的时候, 对其叙实功能有增强作用。例如:

(14) a 方鸿渐看见赵辛楣往苏文纨家里跑。

b*方鸿渐果然看见赵辛楣往苏文纨家里跑, 也许不是去她家。

c*方鸿渐果然没看见赵辛楣往苏文纨家里跑, 也许不是去她家。

(15) a 他竟然听见有人在喊他的名字。

b*他竟然听见有人在喊他的名字, 也许不是在喊他。

c*他竟然没听见有人在喊他的名字, 也许不是在喊他。

(14b, c) 和 (15b, c) 由于分别受语气副词“果然、竟然”修饰, 连 (14c) 和 (15c) 那样的否定句都不允许追补否定宾语小句真值的后续小句, 也就是说受语气副词“果然、竟然”

修饰的“看见、听见”的宾语小句只能为真，即语气副词增强了半叙实动词的叙实功能。

当语气副词“却、倒、幸亏、多亏、难道、何尝、居然、竟然、究竟、偏偏、难怪、果真、果然”等充当半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的状语的时候，对其叙实功能也有增强作用。例如：

(16) a 方鸿渐看见赵辛楣往苏文纨家里跑。

b*方鸿渐看见赵辛楣果然往苏文纨家里跑，也许不是去她家。

(17) a 他听见有人在喊他的名字。

b*他听见有人竟然在喊他的名字，也许不是在喊他。

(16b) 和 (17b) 的宾语小句由于分别受语气副词“果然、竟然”修饰，都不允许追补否定宾语小句真值的后续小句，当语气副词“果然、竟然”作半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的状语的时候，对其叙实功能有增强作用。

隐性否定语气副词“恍惚、仿佛、好像、也许、大约、未必、隐约”等无论是充当半叙实动词的状语还是其宾语小句的状语，对它的叙实功能都有削弱作用。例如：

(18) a 方鸿渐看见过赵辛楣往苏文纨家里跑。

b 方鸿渐仿佛看见过赵辛楣往苏文纨家里跑，也许不是去她家。

c 方鸿渐看见赵辛楣仿佛是往苏文纨家里跑，也许不是去她家。

(19) a 他听见有人在喊他的名字。

b 他隐约听见有人在喊他的名字，也许不是在喊他。

c 他听见有人隐约在喊他的名字，也许不是在喊他。

(18b) 和 (19b) 的主句由“仿佛、恍惚”当状语，(18c) 和 (19c) 的宾语小句由“仿佛、恍惚”当状语，它们都允许追补否定宾语小句真值的后续小句，表明这时候“看见、听见”不再预设宾语小句为真，即“仿佛、恍惚”对“看见、听见”的叙实功能有减弱作用。

有的时间状语和处所状语无论出现在主句状语位置还是宾语小句状语位置，都能增强半叙实动词的叙实功能。例如：

(20) a 伙计看见孔乙己脸上添了新伤疤。

b 伙计刚刚看见孔乙己脸上添了新伤疤。

c 伙计看见孔乙己脸上刚刚添了新伤疤。

(21) a 伙计看见孔乙己脸上添了新伤疤。

b 伙计在店里看见孔乙己脸上添了新伤疤。

c 伙计看见孔乙己脸上在店里添了新伤疤。

(20b) 和 (21b) 的时间状语和处所状语出现在主句上，(20c) 和 (21c) 的时间状语和处所状语出现在宾语小句里，相比于没有出现时间状语和处所状语的对 (20a) 和 (21a)，它们的宾语小句为真的可能性更强：因为说话人对事件的细节描述得越多，就表明他有越多的证据来说明事件的真实性。

Givón (2001: 327-329) 列出的传信强度等级“时间指示等级(temporal deixis):现在时>完成时、近期发生过的>很久前发生过的”和“空间指示(spatial deixis):近指>远指”，在半叙实动词这里依然奏效；它表现为：半叙实动词受某些时间状语和处所状语修饰的时候，会削弱其叙实功能。例如：

(22) a 伙计很久以前看见孔乙己脸上添了新伤疤。

b 伙计三天以前看见孔乙己脸上添了新伤疤。

c 伙计刚刚看见孔乙己脸上添了新伤疤。

(23) a 伙计远远地看见孔乙己脸上添了新伤疤。

b 伙计从两米左右的位置看见孔乙己脸上添了新伤疤。

(22a) – (22c) 的时间状语离“看见”的事发时间越来越近，它的宾语小句为真程度也越来越强，这是因为人类记忆能力的特点是距离事发时间久的事件的记忆精确度比不上距离事件发生时间近的；(23a) – (23b) 的处所状语离“看见”的事发地点越来越近，它的宾语小句为真程度也越来越强，这是因为人类视觉的特点是距离事发地点远的事件的视觉精确度比不上距离事发地点近的。“很久之前发生”和“远距离”同样也包含了隐性否定：一个是“非事发时间”，一个是“非事发地点”。

方式状语出现在主句和宾语小句位置都能增强半叙实动词的叙实功能。例如：

(24) a 警察们看见他杀死了受害人。

b 警察们用监控看见他杀死了受害人。

c 警察们看见他用刀杀死了受害人。

(24b) 交待了“看见”的方式是“用监控”，(24c) 交待了动作的方式是“用刀”，相比于没有交待具体方式的(24a)，它们的宾语小句为真的可能性更高，也就是说方式状语出现在主句和宾语小句中都能增强半叙实动词的叙实功能。

当单复数、定指性、权威性和亲历性等主语的语义属性实现为句法上的方式状语的时候，对半叙实动词的叙实性的影响依然奏效。例如：

(25) a 周扒皮从长工们的眼睛里看到了大家对他有多不满。 [单复数]

b 周扒皮从小宝的眼睛里看到了大家对他有多不满。

(26) a 周扒皮从小宝的眼睛里看到了大家对他有多不满。 [定指性]

b 周扒皮从其中一个长工的眼睛里看到了大家对他有多不满。

(27) a 他从律师那里听到他这种行为是违法的。 [权威性]

b 他从邻居那里听到他这种行为是违法的。

(28) a 他从北京人那里听到北京夏天很热。 [亲历性]

b 他从南京人那里听到北京夏天很热。

(25a) 的状语是复数，(25b) 的状语是单数；(26a) 的状语是定指的，(26b) 的状语是不定指的；(27a) 的状语是权威程度高的，(27b) 的状语是权威程度低的；(28a) 的状语是事件的亲历者，(28b) 的状语不是事件的亲历者；相比之下，受复数、定指、权威、亲历状语修饰时，半叙实动词的叙实功能要比受单数、不定指、非权威、非亲历的状语修饰时要强。

通过讨论，我们可以看出，半叙实动词受不同的语气状语、时间状语、处所状语和方式状语修饰的时候，叙实功能会有相应的变化，这背后隐藏的规律依然是：当半叙实动词受转精状语修饰时，能够增强其叙实功能；而当它们受否定状语修饰的时候，对其叙实功能具有削弱作用。

8.3 状语修饰与非叙实动词的叙实性

非叙实动词受不同类型的状语修饰的时候，叙实性也会产生相应的变化，并且不同类型的非叙实动词的叙实性对状语修饰的反应也存在较大差异：“听说”类非叙实动词受状语影响的叙实性变化情形跟“看见”等感知类半叙实动词相似；而“感觉”类非叙实动词受时间状语和语气状语修饰时叙实性的变化比较复杂。

8.3.1 状语修饰与“听说”类动词的叙实性

语气副词“却、倒、幸亏、多亏、何尝、居然、竟然、究竟、偏偏、难怪、果真、果然”等充当主句状语和宾语小句状语时候，都能使“听说”类动词的叙实性向叙实动词靠拢。例如：

(29) a 后来果然听说反对这个活动的人比较多，所以政策上有了些松动。

b*后来果然听说反对这个活动的人比较多，但其实也没多少人反对。

c*后来听说反对这个活动的人果然比较多，但其实也没多少人反对。

(30) a 拉拉却听说王蔷住院了，她便打电话慰问。

b*拉拉却听说王蔷住院了，其实她没住院。

c*拉拉听说王蔷却住院了，其实她没住院。

(29b) 和 (30b) 由语气副词“果然、却”充当主句状语，(29c) 和 (30c) 由语气副词“果然、却”充当宾语小句的状语，它们都不允许追补否定宾语小句真值的后续小句，这说明：由于受语气副词修饰，“听说”类动词的宾语小句只能为真，即语气副词赋予这类动词叙实功能。

隐性否定语气副词“恍惚、仿佛、好像、也许、大约、未必、隐约”等无论是充当“听说”类动词的状语还是其宾语小句的状语，对它的叙实功能都有削弱作用。例如：

(31) a 赵辛楣听说方鸿渐经常往苏文纨家里跑。

b 赵辛楣好像听说方鸿渐经常往苏文纨家里跑。

c 赵辛楣听说方鸿渐好像经常往苏文纨家里跑。

(32) a 大家听说孔乙己已经死了。

b 大家大约听说孔乙己已经死了。

c 大家听说孔乙己大约已经死了。

(31b) 和 (32b) 由语气副词“好像、大约”充当主句状语，(31c) 和 (32c) 由语气副词“好像、大约”充当宾语小句的状语；相比于没有语气状语修饰的 (31a) 和 (32a)，它们的宾语小句为真的可能性有所降低，这说明：由于受语气副词修饰，“听说”类动词的宾语小句为真的可能性，即隐性否定语气副词削弱了这类动词叙实功能。

时间状语和处所状语出现在主句和宾语小句的位置，也都能增强“听说”类动词的叙实功能。例如：

(33) a 大家听说孔乙己已经死了。

-
- b 大家昨天听说孔乙己已经死了。
c 大家听说孔乙己昨天已经死了。
- (34) a 迅哥听说闰土遇到了一匹猹。
b 迅哥在海边听说闰土遇到了一匹猹。
c 迅哥听说闰土在海边遇到了一匹猹。

(33b) – (33c) 分别由时间名词“昨天”充当主句状语和宾语小句状语，(34b) – (34c) 分别由介宾短语“在海边”充当主句状语和宾语小句状语；相比于没有语气状语修饰的(33a) 和 (34a)，它们提供了关于事件的更多的细节：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听说”或者事件在何时何地发生。因此，它们的宾语小句为真的可能性增强。

方式状语出现在主句和宾语小句位置都能增强“听说”类动词的叙实功能。例如：

- (35) a 人们听说他杀死了受害人。
b 人们从广播里听说他杀死了受害人。
c 人们听说他用刀杀死了受害人。

(35b) 交待了“听说”的方式是“从广播里”，(35c) 交待了动作的方式是“用刀”，相比于没有交待具体方式的(35a)，它们的宾语小句为真的可能性更高，也就是说方式状语出现在主句和宾语小句中都能增强“听说”类动词的叙实功能。

当单复数、定指性、权威性和亲历性等主语的语义属性实现为句法上的方式状语的时候，对“听说”类动词的叙实性的影响依然奏效。例如：

- (36) a 我从乡亲们的口中听说祥林嫂死了。 [单复数]
b 我从闰土口中听说祥林嫂死了。
- (37) a 我从闰土口中听说祥林嫂死了。 [定指性]
b 我从一个朋友口中听说祥林嫂死了。
- (38) a 我从法医口中听说祥林嫂死了。 [权威性]
b 我从闰土口中听说祥林嫂死了。
- (39) a 我从鲁镇人口中听说祥林嫂死了。 [亲历性]
b 我从北京人口中听说祥林嫂死了。

(36a) 的状语是复数，(36b) 的状语是单数；(37a) 的状语是定指的，(37b) 的状语是不定指的；(38a) 的状语是权威程度高的，(38b) 的状语是权威程度低的；(39a) 的状语是事件的亲历者，(39b) 的状语不是事件的亲历者；相比之下，受复数、定指、权威、亲历状语修饰时，半叙实动词的叙实功能要比受单数、不定指、非权威、非亲历的状语修饰时要强。

除此之外，跟“听说”的主体的关系亲疏，也能影响它的叙实性：相比较而言，听话人较容易相信跟自己关系亲近的人说的话，而不大相信跟自己关系疏远的人说的话。例如：

- (40) a 刘备从诸葛亮口中听说曹操不好对付。
b 刘备从周瑜口中听说曹操不好对付。

(40a) 的状语是跟“刘备”关系亲近的“诸葛亮”，(40b) 的状语是跟“刘备”关系疏远的“周瑜”，相比之下，(40a) 的宾语小句为真的可能性更大，由此可见，跟“听说”的主体的关系亲疏，也能影响它的叙实性：表示关系亲近状语比表示关系疏远状语能增强动词的宾

语小句的置信度。

8.3.2 状语修饰与“感觉”类动词的叙实性

由于“感觉”类非叙实动词受时间状语和语气状语修饰时叙实性的变化比较复杂，下面我们将展示这两类状语对“感觉”类非叙实动词的叙实性的影响。

8.3.2.1 语气状语

“感觉”类动词受语气副词“却、倒、幸亏、多亏、难道、何尝、居然、竟然、究竟、偏偏、难怪、果真、果然”等动词修饰的时候，其叙实性会产生一定的波动现象。我们根据这些动词表达的语气可以把它分为两类：一类是表示反预期的，例如“竟然、居然、偏偏”等；一类是合乎预期的，例如“果然、果真”等。有意思的是，“感觉”类动词受这两类不同的语气副词修饰时，叙实性会向不同的方向波动；并且，肯定句式和否定句式也会呈现出相反的波动方向。

“感觉”类动词受反预期语气副词修饰时，叙实性会向反叙实动词波动。例如：

(41) a 他居然觉得那是对他人格的侮辱！其实人家只是出于好心想帮他一下。

b*他居然觉得那是对他人格的侮辱！其实人家就是在侮辱他。

(41a) 追补与“觉得”的宾语小句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时不会产生语义矛盾，(42b) 追补与“觉得”的宾语小句真值相同的后续小句时却产生了语义矛盾，这说明，受反预期语气副词修饰时，“感觉”类动词的宾语小句倾向于为假，动词的叙实性呈现出向反叙实动词波动的现象。

但是，当“感觉”类动词受到否定以后，再受反预期语气副词修饰时，其叙实性又会向叙实动词波动。

(42) a 他居然不觉得那是对他人格的侮辱！其实人家就是在侮辱他。

b*他居然不觉得那是对他人格的侮辱！其实人家只是出于好心想帮他一下。

(42a) 追补与“觉得”的宾语小句真值相同的后续小句时不会产生语义矛盾，(42b) 追补与“觉得”的宾语小句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时却产生了语义矛盾，这说明，在否定的情况下，受反预期语气副词修饰时，“感觉”类动词的宾语小句倾向于为真，动词的叙实性呈现出向叙实动词波动的现象。

“感觉”类动词受合预期语气副词修饰时，叙实性会向叙实动词波动。例如：

(43) a 他果然觉得那是对他人格的侮辱！其实人家就是在侮辱他。

b*他果然觉得那是对他人格的侮辱！其实人家只是出于好心想帮他一下。

(43a) 追补与“觉得”的宾语小句真值相同的后续小句时不会产生语义矛盾，(43b) 追补与“觉得”的宾语小句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时却产生了语义矛盾，这说明，在受反预期语气副词修饰时，“感觉”类动词的宾语小句倾向于为真，动词的叙实性向叙实动词波动。

但是，当“感觉”类动词受到否定以后，再受合预期语气副词修饰时，其叙实性又会向反叙实动词波动。

(44) a 他果然不觉得那是对他人格的侮辱！其实人家只是出于好心想帮他一下。

b*他果然不觉得那是对他人格的侮辱！其实人家就是在侮辱他。

(44a) 追补与“觉得”的宾语小句真值相同的后续小句时句子很和谐，(44b) 追补与“觉得”的宾语小句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时显得非常不自然，这说明，在否定的情况下，受合预期语气副词修饰时，“感觉”类动词的宾语小句倾向于为假，动词的叙实性呈现出向反叙实动词波动的现象。

从上面的讨论我们能够看出来，“感觉”类动词受反预期和合预期两类语气副词修饰时，叙实性会向反叙实和叙实两个方向波动，而当动词受到否定以后，这种波动方向又会发生颠倒。

不论“感觉”类动词的叙实性向哪个方向波动，相比于没受语气副词修饰的句子，语气副词具有确定“感觉”类动词的宾语小句的语义功能（正向确定或反向确定）；这与我们之前讨论“知道”类动词叙实性和感知类动词的叙实性时指出的语气副词具有增强动词的叙实性的观点也是相合的，这里的讨论又再次证明我们前面的观点。结合两处的讨论，我们把之前的观点修正为：语气副词具有确定动词的宾语小句的真值的语义功能。

8.3.2.2 时间状语

“感觉”类动词在受时间状语修饰时，叙实性也会发生波动。依据语义特点，我们把这些时间状语分为“过去”义时间状语、“现在”义时间状语和“将来”义时间状语。“感觉”类动词受这三类时间状语修饰时，叙实性会向不同的方向波动。

“感觉”类动词受“过去”义时间状语“曾经、过去、以前、原来、原本”修饰时，叙实性会向反叙实动词波动。例如：

(45) a 我过去觉得他是好人，现在才知道他是个道貌岸然的家伙。

b*我过去觉得他是好人，其实他就是好人。

c*我过去觉得他是好人，其实他也许是好人，也许不是。

(45a) 追补与“觉得”的宾语小句真值矛盾的后续小句以后，句子很自然；(45b) 追补与宾语小句的真值相同的后续小句后，句子的可接受度下降；(45c) 追补上表明宾语小句可真可假的后续小句时，句子不再成立。这表明，受“过去”义时间状语修饰的“感觉”类动词的宾语小句倾向于为假，动词的叙实性向反叙实动词波动。

这种波动的方向在“感觉”类动词受到否定的时候会颠倒过来。例如：

(46) a 我过去没觉得他是好人，其实他就是好人。

b*我过去没觉得他是好人，现在才知道他是个道貌岸然的家伙。

c*我过去没觉得他是好人，其实他也许是好人，也许不是。

(46) 追补后续小句时，会产生跟上面的(46)相反的语义后果，这说明，在否定句中，受“过去”义时间状语修饰的“感觉”类动词的宾语小句倾向于为真，动词的叙实性向叙实动词波动。

“感觉”类动词受“将来”义时间状语“将来、以后、未来”等修饰时，叙实性会向叙

实动词波动。例如：

(47) a 你以后会相信他是好人的，他的人品极佳，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

b*你以后会相信他是好人的，其实他是个道貌岸然的家伙。

c*你以后会相信他是好人的，其实他也许是好人，也许不是。

(47a) 追补与“觉得”的宾语小句真值相同的后续小句以后，句子很自然；(47b) 追补与宾语小句的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后，句子的可接受度下降；(47c) 追补上表明宾语小句可真可假的后续小句时，句子不再成立。这表明，受“将来”义时间状语修饰的“感觉”类动词的宾语小句倾向于为真，动词的叙实性向叙实动词波动。

这种向反叙实动词波动的现象在句子受到否定以后同样会颠倒过来。例如：

(48) a 你以后不会相信他是好人的，其实他是个道貌岸然的家伙。

b*你以后不会相信他是好人的，他的人品极佳，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

c*你以后不会相信他是好人的，其实他也许是好人，也许不是。

(48) 追补后续小句时，会产生跟上面的(47)相反的语义后果，这说明，在否定句中，受“将来”义时间状语修饰的“感觉”类动词的宾语小句倾向于为假，动词的叙实性向反叙实动词波动。

说话人在语言编码的时候，默认的时间参照点就是“现在”，也正因为“现在”具有默认性，语言编码的时候可以不出现；如果说话人刻意要把“现在”编码到句子中去，必然要表达言外之意：拿现在和过去或未来相对比，以暗示情况的变化。所以，“感觉”类动词受“现在”义时间状语修饰时，叙实性也会产生波动，不过，波动的方向要看是与过去对比还是与将来对比。例如：

(49) a 你现在相信他是好人，以后就不会那么想了，他其实是个道貌岸然的家伙。

b 你现在是相信他是好人了，为什么以前不相信？他是那么好的一个人。

(49a) 说明，“现在”与“将来”对比的时候，宾语小句倾向于为假，动词的叙实性向反叙实动词波动；(49b) “现在”与“将来”对比的时候，宾语小句倾向于为真，动词的叙实性向叙实动词波动。需要指出的是，在否定句子，这种波动方向同样会发生颠倒，我们不再赘述。

其实，与“将来”对比的时候，“现在 p”就意味着“将来非 p”，“将来非 p”会使“感觉”类动词的叙实性向反叙实动词波动；与“过去”对比的时候，“现在 p”就意味着“过去非 p”，“过去非 p”会使“感觉”类动词的叙实性向叙实动词波动；由此可见，“感觉”类动词受“现在”义时间状语修饰时的叙实性波动情况是可以从与“将来”或“过去”的对比中推导出来的，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可以认为，这类动词受“现在”义时间状语修饰时，叙实性不会产生波动。

有了上面的讨论，我们就可以处理“以为”的叙实性问题。沈家煊(1999: 140)指出，“以为”有非叙实和反叙实两种语义功能，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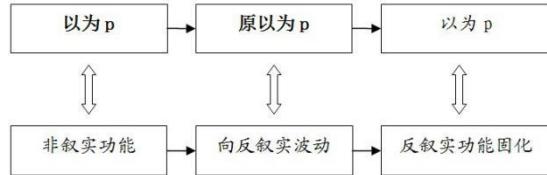
(50) a 我以为他不合适，(你怎么认为？)=我不以为他合适

b 我以为他不合适，(其实他合适) ≠我不以为他合适

(50a) 中的“以为”允许否定提升，具有非叙实的语义功能；(50b) 中的以为不允许否定

提升，具有反叙实的语义功能。

上面两个句子中的“以为”在语义上没有差别，《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上也没有列成两个词条或义项，这说明它们具有同一性。那么，为什么一个词会有两种不同的语义功能？我们认为，这一现象可以用“感觉”类动词受时间状语修饰时叙实性的波动现象来解释。我们的看法是，“以为”的反叙实功能是由“以为”受时间状语影响引起的叙实性波动造成的，具体机制如下图所示：



结合例句分析如下：

(51) a 人们以为是食物中毒，后医院检查发现这些是炭疽早期症状。 [非叙实]

b 人们原以为是食物中毒，后医院检查发现这些是炭疽早期症状。 [非叙实]

c 人们以为是食物中毒，后医院检查发现这些是炭疽早期症状。 [反叙实]

(51a) 中的“以为”具有非叙实功能，(51b) 中的“以为”由于受时间状语修饰，叙实性向反叙实动词波动，(51c) 中的“以为”代表的是，经常与时间状语同现以后，这种向反叙实动词波动的倾向固定下来。我们可以用下面的方法来验证：

(52) a 人们以为是食物中毒，结果还真是食物中毒/结果不是食物中毒。

b 人们原以为是食物中毒，?结果还真是食物中毒/结果不是食物中毒。

c 人们以为是食物中毒，?结果还真是食物中毒/结果不是食物中毒。

我们可以在所有具有反叙实功能的“以为”前面插入时间状语“原（来）”而句子依然成立，而对具有非叙实功能的“以为”进行同样的操作句子合格性降低。例如：

(53) a 我以为他是个好人，可谁知道那只不过是伪装。 [反叙实]

b 我原以为他是个好人，可谁知道那只不过是伪装。

(54) a 我以为他是个好人，实际上他就是好人。 [非叙实]

b ??我原以为他是个好人，实际上他就是好人。

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以为”的反叙实功能，是受时间状语修饰叙实性波动后固化的产物。

8.3.2 本节小结

本节我们讨论了状语修饰对非叙实动词的叙实性的影响。非叙实动词在时间状语、处所状语、语气状语、方式状语等的修饰下，叙实性有时候会向叙实动词波动，有时候又向反叙实动词波动，其中的原因仍是肯定和否定的不对称：在转精状语等肯定句中它们的叙实性向叙实动词漂移，在隐性否定状语等否定句中它们的叙实性向反叙实动词漂移。

8.4 状语修饰与反叙实动词的叙实性

在叙实动词、半叙实动词、非叙实动词和反叙实动词当中，叙实性最稳定的是反叙实动词，其他几类动词在一定的语法语义条件下都会出现叙实性变化的情形，而唯独反叙实动词不会出现这种情形。

上面几节讨论的时间状语、处所状语、语气状语和方式状语等也不能让反叙实动词的叙实性向其他类型的叙实性动词变化。当这几类状语出现在宾语小句中对反叙实动词的叙实性没有多大影响；当它们出现在主句位置也仅仅是增强了反叙实动词本身具有的反叙实功能。由于这几类状语在对反叙实的叙实性的影响方面的一致性较强，为了行文简洁，我们以时间状语为例来看这个问题，例如：

- (55) a 有个穷人梦见马湖里走出一匹白马。
b 从前有个穷人梦见马湖里走出一匹白马。
c 有个穷人梦见马湖里天亮的时候走出一匹白马。
- (56) a 他污蔑我方杀害战俘。
b 他之前污蔑我方杀害战俘。
c 他污蔑我方之前杀害战俘。
- (57) a 孙膑利用魏军轻齐心理，假装怯战。
b 孙膑利用魏军轻齐心理，一直假装怯战。
c 孙膑利用魏军轻齐心理，假装一直怯战。

通过(55) – (57)每组的对比可以看出，带有时间状语的句子，尽管交待了事件发生的时间，但其宾语小句依然为假：主句带上时间状语，只能说明反叙实动词代表的事件确实发生，但无法影响宾语小句的真假；宾语小句带上时间状语，交待了所虚构的事件发生的时间，使它看起来像真实发生过，但依然还是假的。

这说明反叙实动词对宾语小句真值的约束力最强，只要受反叙实动词支配，在任何语法语义条件下，宾语小句都是假的。时间状语、处所状语、语气状语和方式状语等能增强反叙实动词的反叙实功能的原因在于：这几类状语相当于高一层谓语，在修饰SVO句式的时候，对原来的SVO句式进行了降级操作，这样就使本来处于断言层面的前景信息的反叙实动词变成了预设层面的背景信息（即 $SVO \rightarrow [AdvP [SVO]]$ ）；由此增强或者稳固了它的反叙实功能。

8.5 状语修饰的影响力

前面几节我们探讨了时间状语、处所状语、语气状语和方式状语等不同类型的状语对动词的叙实性的影响，上一章我们讨论了主语的不同属性对动词的叙实性的影响。但需要指出的是，主语和状语对动词的叙实性漂移的影响力和层次是存在差别的，由于这一现象在“感觉”类动词上面体现得比较明显，下面我们就以“感觉”类动词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我们认为，主语属性对“感觉”类动词的叙实性的影响体现在推演层面上，而句子在断言和预设层面上没有差别。我们以主语单复数对立来说明这个问题（其他属性也是如此）。例如：

(58) a 赵辛楣觉得方鸿渐喜欢苏文纨，其实鸿渐根本不喜欢她。

b 大家都觉得方鸿渐喜欢苏文纨，其实鸿渐根本不喜欢她。

c ??所有人都觉得方鸿渐喜欢苏文纨，其实鸿渐根本不喜欢她。

(59) a 赵辛楣觉得方鸿渐喜欢苏文纨，其实鸿渐也许喜欢苏文纨，也许不喜欢她。

b 大家都觉得方鸿渐喜欢苏文纨，其实鸿渐也许喜欢苏文纨，也许不喜欢她。

c 所有人都觉得方鸿渐喜欢苏文纨，其实鸿渐也许喜欢苏文纨，也许不喜欢她。

(58) 这样的测试不是说不能追补与宾语小句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而是随着主语经历了从单数到复数的变化，追补这类小句的能力越来越差，而推导出宾语小句为真的可能性在逐步提高。(59) 都可以追补表明宾语小句可真可假的后续小句，这说明，句子的断言义并没有变化：主语“赵辛楣”对事件“方鸿渐喜欢苏文纨”有看法；句子的预设义依然是：“方鸿渐喜欢苏文纨”可能为真，也可能为假。

但是句子的推演义会产生较大的变化，即主语为复数时推出宾语小句为真的可能性高于主语为单数时。我们还可以用下面的蕴涵共性来说明这种差别：

(60) 如果主语为单数/不定指/非权威/非亲历时能够推演宾语小句为真，那么主语为复数/定指/权威/亲历时也一定能推演宾语小句为真。

这说明，主语属性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感觉”类动词的非叙实动词的性质，这种叙实性的漂移只是一种较强的的趋势，或者说是一种“大概率事件”。

而状语对“感觉”类动词的叙实性影响似乎更彻底一些。例如：

(61) a 他居然觉得那是对他人格的侮辱！其实人家只是出于好心想帮他一下。

b *他居然觉得那是对他人格的侮辱！其实人家就是在侮辱他。

c *他居然觉得那是对他人格的侮辱！人家或许是出于好心想帮他一下或者真是在侮辱他。

(62) a 我过去感觉他是好人，现在才知道他是个道貌岸然的家伙。

b *我过去感觉他是好人，其实他就是好人。

c *我过去感觉他是好人，其实他也许是好人，也许不是。

(61) 和 (62) 表明，“感觉”类动词受反预期语气副词和时间状语修饰的时候，不允许追补跟宾语小句同真值的后续小句，而允许追补跟宾语小句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和表明宾语小句可真可假的后续小句，这与反叙实动词的表现是一致的，这说明：反预期语气副词和时间状语改变了“感觉”类动词的预设和推演，即这两类状语对该类动词的叙实性的影响体现在预设和推演层面。上面我们所讨论的“认为”由于受“过去”义时间状语修饰而固化为反叙实动词就是反预期语气副词和时间状语改变这类动词的预设和推演的较好的例证。

由此，我们可以说，反预期语气副词和时间状语对“感觉”类动词的叙实性的影响是更加彻底的，或者说是一种“必然事件”。下面的例子也能说明这一问题：

(63) a 所有人都认为方鸿渐喜欢苏文纨，其实鸿渐就是喜欢她。

b *居然所有人都认为方鸿渐喜欢苏文纨，其实鸿渐就是喜欢她。

c *以前所有人都认为方鸿渐喜欢苏文纨，其实鸿渐就是喜欢她。

(63a) 的主语为复数，“认为”衍推其宾语小句为真的能力较强，所以追补跟宾语小句真值

相同的后续小句时，句子没有问题；(63b) 和 (63c) 在反预期语气副词“居然”跟“过去”义时间状语“以前”的作用下，此时尽管主语是复数的，也难以追补跟语小句真值相同的后续小句，这说明“认为”的叙实性依然向反叙实动词漂移，而非向叙实动词漂移。

对于主语的不同属性及某些状语对“感觉”类动词的叙实性的影响力度和层次我们可以列表表示为：

	断言	推演	预设	力度
主语+V 感觉+p	主语对 p 有看法	p 不真不假	p 可真可假	或然事件
主语[复数/定指/权威/亲历]+V 感觉+p	主语对 p 有看法	p 倾向于真	p 可真可假	大概率事件
状语[反预期/非“现在”义]+V 感觉+p	主语对 p 有看法	p 假	p 假	必然事件

表二：主语属性和状语对“感觉”类动词的叙实性的影响异同

对于主语的不同属性和状语对“感觉”类动词的叙实性的影响力度和层次存在差异的原因，我们目前还不十分清楚，但可以作出一种尝试性的解释：副词具有一定的述谓性，可以看作是更高一层的谓语；它们在修饰动词（或小句）的时候，实质上对其修饰成分进行了一种降级操作，降级操作把之前的动词（或小句）由前景性的、断言的述谓结构，变为一种背景性的、预设的降级述谓结构，而主语的不同属性没有这种功能。所以，语气副词和时间状语对“感觉”类动词的叙实性的影响力度比主语的不同属性要大，层次也更深。

我们还可以对“感觉”类动词的叙实性向反叙实动词漂移给出统一的解释：这类动词向反叙实动词漂移，在深层次上反映了否定与肯定的不对称；在肯定句中它们的叙实性向叙实动词漂移，在否定句中它们的叙实性向反叙实动词漂移。通过讨论我们知道，“感觉”类动词向反叙实动词漂移的情形有：主语为复数/定指/权威/亲历时的否定句，句子受反预期副词或“过去”义和“将来”义时间状语修饰。这几种情形都包含了“否定”：主语为复数/定指/权威/亲历时的否定句自然不必说（句中有明确的否定标记），反预期副词隐含了“不合预期”这样的否定，“过去”义和“将来”义时间状语隐含了“不是现在”这样的否定。我们都应该知道，非叙实动词允许否定提升，例如：

(64) 我不[认为他为人诚恳]。 ≈ 我认为[他为人不诚恳]。

本来否定的是“认为他为人诚恳”，但由于这类动词允许否定提升，所以可以变换为否定“他为人诚恳”，这就相当于把原先的宾语小句变为一个假命题，如此一来，造成的后果就是“感觉”类动词受到否定以后，叙实性会向反叙实动词漂移。

8.6 本章小结

时间状语、处所状语、语气状语和方式状语等不同类型的状语对动词的叙实性的影响，通过讨论我们可以发现：

转精状语由于提供了关于事件的更多的细节，因而能增强动词的叙实功能；隐性否定状语由于否定了关于事件的某些细节，所以能削弱动词的叙实功能。这背后反应了肯定和否定的不对称：肯定性的语法语义环境能增强动词的叙实功能；否定性的语法语义环境能削弱动词的叙实功能。

如果结合上面一章我们讨论的主语属性对动词的叙实性的影响来看的话，主语属性和状语对动词的叙实性的影响力度和影响层次虽然存在差别：主语对动词的叙实性的影响层次较

浅，力度也较弱，状语对动词的叙实性的影响层次较深，力度也较强。

但是主语属性和状语对动词的叙实性的影响背后有共同的规律：肯定性的语法语义环境能增强动词的叙实功能；否定性的语法语义环境能削弱动词的叙实功能。

如果我们把叙实性动词都看作一种广义的“感知”的话，主语和状语其实回答了“谁在感知”和“怎样感知”的问题，由此会影响到“感知到了什么”这样的问题，这也是主语属性和状语修饰影响动词的叙实性的更深一层的原因。而由于不同类型的叙实性动词的概念结构有所差别，所以它们的叙实性对每一类主语和状语的反应也存在一定的差别。

第9章 概念结构与汉语动词的叙实性

本章以“假装”类动词为例，探索概念结构跟动词的叙实性之间的关系。“假装”类动词的宾语的真假，跟宾语的情状类型直接相关：当宾语的情状类型为动作时，该宾语为真；当宾语的情状类型为状态时，该宾语为假。我们还基于“假装”的概念结构，从社会符号学的角度，对这种相关性进行了解释：“假装”类动词的宾语既可以表示主体故意发出的假动作（真的发生了，用动作类动词表达，如“摔倒”），也可以表示主体通过假动作而制造的假象（虚假的表象，用状态类动词表达，如“害怕”）。说话人对假装行为的动作（能指）和假象（常规所指）进行有选择、有侧重的语言编码，造成了“假装”类动词宾语的或真或假，以及相应动词在情状类型上的差别。

9.1 “假装”类动词宾语的真假分化及其语法条件

前面几章我们讨论了反叙实动词由于预设其宾语小句为假,因而带来了一系列特别的语法语义效应。不过,真实文本语料显示,虽然预设其宾语小句为假是各个反叙实动词最突出、也最重要的共同性语义特征,但是“假装、装作、伪装、佯装”等反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有时却可以是真命题。因此,下面将讨论这种动词宾语的真假分化及其语法条件。

9.1.1 “假装”类动词宾语的真假分化

正如前面几章所说，“假装”类动词的宾语小句，有时跟其他反叙实动词一样，表示假命题。例如：

- (1) 区寄假装害怕, 蜷缩在角落。 *⇒ 区寄害怕。
⇒ 区寄不害怕。

(2) 笔者装作颇感兴趣, 驻足细看。 *⇒ 笔者颇感兴趣。
⇒ 笔者不感兴趣。

从(1) – (2)可以推演出“假装”“装作”的宾语小句为假，而跟宾语小句相应的否定命题为真。这反映它们跟其他反叙实动词一样，预设其宾语小句表示一个假命题。

但是，“假装”类动词的宾语小句，有时却表现出跟其他反叙实动词不一样的真值特征：不表示假命题，而是表示真命题。例如：

- (3) 可是刚入秦国境内，张仪就假装从车上摔下来。 ⇒ 张仪从马车上摔了下来。
*⇒ 张仪没从马车上摔下来。

(4) 他假装着啼哭，显出十分胆小的样子。 ⇒ 他啼哭了。
*⇒ 他没啼哭。

跟上面的(1) – (2)很不一样,从(3) – (4)可以推演出“假装”的宾语小句为真,而跟宾语小句相应的否定命题为假。可见,(3) – (4)中的“假装”对宾语小句的预设正好跟其他的反叙实动词相反。

这就带来了一个严峻的问题：根据前面有关章节的定义，能够推演其宾语小句一定为真

的动词是叙实动词。例如：

(5) 我知道张仪从马车上摔了下来。 ⇒ 张仪从马车上摔了下来。

* ⇒ 张仪没从马车上摔下来。

(6) 我后悔告诉了他这件事。 ⇒ 我告诉了他这件事。

* ⇒ 我没告诉他这件事。

(5) 和 (6) 中的叙实动词“知道”和“后悔”都预设其宾语小句为真，所以我们可以推出“张仪从马车上摔下来了”、“我告诉他这件事了”是真的，而跟它们相应的否定命题是假的。

讨论到这里，情况一下子显得十分吊诡，我们不禁要问：“假装”类动词有时对宾语小句的预设能力跟叙实动词是一样的，那么它们还是不是反叙实动词？退一步，至少要问：既然“假装”类动词的宾语小句是可真可假的，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是真的，在什么情况下是假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宾语小句真假两可的现象？

9.1.2 “假装”类动词宾语真假分化的语法条件

为了回答上面提出的问题，我们从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中，检索出 1000 个“假装”作谓语核心的句子和 500 个“装作”作谓语核心的例句。我们对这些例句进行句法语义分析，首先根据其宾语小句的语义真值，把它们分为两类：宾语小句一定为真的例句和宾语小句一定为假的例句；然后，通过对比分析这两类宾语的情状类型 (situation type)，初步发现了这两类宾语小句真假分化的语法条件。下面略作展开讨论。

我们先来观察“假装”类动词的宾语小句为真的部分例句：

(7) 他假装着啼哭，显出十分胆小的样子。⇒ 他啼哭了。

(8) 他偷偷溜进化学药品室，见着药瓶，有了想法，假装摔倒。⇒ 他摔倒了。

(9) 只好假装咳嗽，表示为水烟的烟子的呛着了，借以暗示七姑奶奶可以歇手了。⇒ 他咳嗽了。

(10) 它一面装作与这只公驼鸟亲昵，一面斜着眼睛观察海格托尔的表情。⇒ 它与这只公驼鸟亲昵了。

(11) 后来我发现墙根下有个浇花的喷壶，我的主意来了，把喷壶灌满水，装作浇花。⇒ 我浇花了。

(7) – (11) 中“假装”和“装作”的宾语小句都是真的，而它们相应的否定命题都是假的。值得注意的是，从情状类型上看，这些宾语小句都是表示动作行为的；其中，大多数是由单独一个动作动词来充当“假装”类动词的宾语小句的（如：啼哭、摔倒、咳嗽、浇花）。

我们再来观察“假装”类动词的宾语小句一定为假的例句：

(12) 孙膑利用魏军轻齐心理，假装怯战，向后退却。⇒ 孙膑不怯战。

(13) 大臣卫瓘假装喝醉，倒在晋武帝的御座面前。 ⇒ 卫瓘没有喝醉。

(12) – (13) 中“假装”的宾语小句都是假的，而它们相应的否定命题都是真的。值得注意的是，从情状类型上看，这些宾语小句都是表示状态的。

有了上面对“假装”类动词的宾语小句的情状类型与语义真值的对应关系的考察和讨论，

我们现在可以得出结论：

当“假装”类动词的宾语小句的情状类型是动作时，可以推演该宾语小句为真；而当其宾语小句的情状类型是状态类时，可以推演该宾语小句为假。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表示状态的宾语小句是“状语+中心语”结构；其中的状语表示状态，但其中的中心语表示动作。结果，“假装”类动词对它们的真值的推演，也分别符合上述规律。例如：

- (14) a 齐军假装败退。 ⇒ 齐军不是败退。
b 齐军假装后退。 ⇒ 齐军后退了。
c 齐军假装失败。 ⇒ 齐军没失败。
- (15) a 他假装也像我一样专心致志地看电影。 ⇒ 他不是专心致志地看电影。
b 他假装看电影。 ⇒ 他看了电影。
c 他假装也像我一样专心致志。 ⇒ 他不是专心致志。

(14a) 和 (15a) 中“假装”类动词的宾语“败退、也像我一样专心致志地看电影”表示状态，其真值为假；把这种复合式宾语分解开来以后，(14b) 和 (15b) 中“假装”类动词的宾语“后退、看电影”表示动作，其真值为真；(14c) 和 (15c) 中“假装”类动词的宾语“失败、也像我一样专心致志”表示状态，其真值为假。

问题到了这里基本上已经解决，但还不够完满。因为，“假装”类动词的宾语还可以是名词性成分，这种名词性成分所代表的命题也存在真假分别。例如：

- (16) 根旺假装笑脸说道…… ⇒ 他当时笑了。
*⇒ 他当时没笑。
- (17) 他装作走动的样子，轻轻到了窗外，听见里面女人的哭声嗡嗡的，像是电影。
⇒ 他当时走动了。
*⇒ 他当时没走动。
- (18) 奥德修斯假装成乞丐，进入王宫。 *⇒ 奥德修斯是乞丐。
⇒ 奥德修斯不是乞丐。
- (19) 我装作没在意的样子，起身告辞。 *⇒ 我当时没在意。
⇒ 我不是没在意。

(16) 和 (17) 中，“假装”类动词的名词性宾语“笑脸”和“走动的样子”所表示（蕴涵）的命题为真；相反，(18) 和 (19) 中，“假装”类动词的名词性宾语“乞丐”和“没在意的样子”所表示（蕴涵）的命题为假。

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当“假装”类动词带名词性宾语的时候，其宾语何时为真何时为假？其真假分化的条件跟动词性宾语有没有一致性？

经过分析，我们看出：如果该名词性成分是表示（蕴涵）动作的，那么它是真的；如果该名词性成分是表示（蕴涵）状态的，那么它是假的。正如上面 (17) – (20) 所展示的那样，可以通过把名词性宾语替换或还原为相应的动词性成分的方式，来显示“假装”类动词的名词性宾语的情状类型。例如：

- (20) 假装笑脸 ⇒ 假装笑了

-
- (21) 装作走动的样子 ⇒ 装作走动
 (22) 假装成乞丐 ⇒ 假装是乞丐
 (23) 装作没在意的样子 ⇒ 装作没在意

如上所示, (20) 和 (21) 通过相应的动词性宾语“笑了”和“走动”的情状类型是动作, 可以断定名词性宾语“笑脸”和“走动的样子”的情状类型也是动作; 同样, (22) 和 (23) 通过相应的动词性宾语“是乞丐”和“没在意”的情状类型是状态, 可以断定名词性宾语“乞丐”和“没在意的样子”的情状类型也是状态。因此, 用宾语的情状类型来概括“假装”类动词的宾语的真值还是可行的。

至此,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当“假装”类动词的宾语的情状类型为动作时, 该宾语的真值为真; 当其宾语的情状类型为状态时, 该宾语的真值为假。这就是“假装”类动词的宾语真假分化的语法条件。可见, 这样的语法条件涵盖面比较广, 既适合“假装”类动词的宾语是动词性成分的情形, 也适合“假装”类动词的宾语是名词性成分的情形。可以把上面讨论的结果列成如下的表格(表格二):

宾语的情状类型 宾语的结构类型	动作性	状态性
动词性短语	真	假
名词性短语	真	假

表格二: “假装”类动词叙实性分化的句法语义条件

9.2 “假装”类动词宾语真假分化的动因解释

我们已经基本摸清了“假装”类动词的宾语小句何时为真何时为假的条件, 尽管这样, 大家更关心的问题可能还是: “假装”类动词是不是反叙实动词? 如果是, 那么它“反”在何处? 即“假装”类动词“假”在何处?

9.2.1 “假装”类动词的概念结构和语义表达

对于这两个问题的答案, 也许可以从“假装”的词义上隐约地找到一些线索。《现代汉语词典》对“假装”的解释为:

假装: 故意做出某种动作或姿态来掩盖真相。

从“假装”的词义上看来, 它的概念结构(conceptual structure)是比较复杂的, 至少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 (I) **假装行为:** 主体做了某个动作或姿态, 即做了一个假动作, 来造成一种假象;
- (II) **故意为之:** 主体的假装行为是有意识的, 是故意这样做, 即行为的“有意性”;
- (III) **意在欺骗:** 主体通过假装的行为来掩饰某种真相, 从而实现欺骗对方的意图。

为了更加清晰地解释“假装”类动词“假”在何处的问题, 我们打算对这几个方面做出仔细的分析。首先我们来看“假装”行为的“有意性”。例如:

- (24) 马海西在巷子的附近找了一爿茶馆店, 假装喝茶, 注视着巷子口。
 (25) 我的主意来了, 把喷壶灌满水, 装作浇花。

(26) 它一面装作与这只公鸵鸟亲昵，一面斜着眼睛观察海格托尔的表情。

(27) 他装作走动的样子，轻轻到了窗外，听见里面女人的哭声嗡嗡的，像是电影。

(24) – (27) 中宾语小句的谓语核心动词“喝茶”、“浇花”、“走动”和“亲昵”，都具有[+自主]的语义特征；表示主体对这些动词所指谓的动作行为可以有意识地操控，即既可以自觉地做，也可以自觉地不做。但是，在当下语境中，主体做这种行为的真正意图是在误导和欺骗对方，偏离这些行为通常的前因后果。比如，人可以自觉地喝茶，也可以自觉地不喝茶；并且，通常在口渴时为了解渴才喝茶，口不渴时不需要喝茶。但是，主体为了误导和欺骗对方，掩盖（不让对方觉察）其“注视着巷子口”这样的真相；他虽然不是因为口渴，还是做出了“喝茶”这种动作，至少是做出了让人以为他在喝茶的某种姿态。

由于(24) – (27) 的宾语小句的谓语核心都是自主动词，所以，这类“假装”行为的“有意性”很容易理解。但是，在真实文本语料中，还有用非自主动词表达假动作的情形。例如：

(28) 只好假装咳嗽，表示为水烟的烟子呛着了，借以暗示七姑奶奶可以歇手了。

(29) 他偷偷溜进化学药品室，见着药瓶，有了想法，假装摔倒。

(30) 于是一面下床，一面假装打鼾。

(31) 他假装着啼哭，显出十分胆小的样子。

(28) – (31) 中宾语小句的谓语核心动词“咳嗽”、“摔倒”、“打鼾”和“啼哭”，都具有[-自主]的语义特征；表示这些动词所指谓的动作行为是主体无意中、不由自主地发生的；而不是主体有意识地自觉发出的。比如，咳嗽是人的一种下意识的保护性反射行为，当喉部或气管的黏膜受到刺激时迅速吸气，随即强烈地呼气（借以清除呼吸道中的异物或分泌物）；最后造成声带剧烈振动，并且发出响声。这些动词本身的非自主语义，跟假装行为的“有意性”不仅并不冲突，而且可以凸显假装行为的有意性：本来是下意识的无意行为都可以去有意而为之，从而达到掩盖真相，欺骗、迷惑对方的目的。比如，(28) 中的主体本来可以不咳嗽，但为了欺骗、迷惑对方就故意装出被水烟的烟子呛着那样地“咳嗽”，从而“暗示七姑奶奶可以歇手了”。

讨论到这里，似乎还是不能解释“假装”类动词的宾语小句为什么存在真假分化这一问题。但是，有了上面的关于动词“假装”的概念结构作为基础，我们离揭开真相又近了一步。为了更清晰地说明问题，我们打算引入社会符号学的分析视角。

9.2.2 假装行为的社会符号学分析

从社会符号学的角度看，人的许多行为并不单纯是一种生理或物理行为；同时还是一种指向他人的社会符号（social signs）行为，能够引起相关的有机体对它作出习惯性解释（interpretation），或者在当下语境中作出其他临时性解释。这样，社会行为就是社会符号，或者说是行为符号（behavior signs）；它们跟一般的符号一样，也具有能指（signifier）跟所指（signified）两个方面。例如，送玫瑰花这种社会行为可以看做是一个社会符号，其能指是送玫瑰花这种动作，所指（人们的习惯性解释）是“向对方表达爱意”。除了这种规约性

所指 (conventional signified)，在某个当下语境中，送玫瑰花这种社会行为可以另有所指 (送玫瑰花者的企图、目的等)；比如，约翰通过送玫瑰花给同学玛丽，来接近身居要职的玛丽之父。

如果用这种视角来分析“假装”类动词所指谓的假装行为，我们可以说假装行为的能指是主体故意作出的某种动作或姿态，这种动作或姿态在每个假装行为中都必然是真实发生的（简称为：假动作，真发生）；这种行为既有规约性所指，又有特定语境中的当下所指 (signified in current situation)。并且，主体通常是利用行为与其习惯性所指的规约性解释关系，来有意掩盖其当下所指（真实的意图、目的），误导和欺骗对手还按照原来的常规所指去理解这一行为（简称为：隐真意，造假象）。正是这种假装行为（假动作）跟当下所指（真意图）的扭曲关系和偏离常规，让人产生了“假”的感觉；并且，假装行为的当下所指跟常规所指差距越远，那么这个行为就显得越假。例如：

(32) 马海西在巷子的附近找了一爿茶馆店，假装喝茶，注视着巷子口。

(33) 为了不使眼泪流下来，我别过头去，假装哈哈大笑了几声。

(32) 中的“假装”行为的能指是“喝茶”这种动作或姿态，其常规所指是“口渴”等实际的生理需求；但是，其当下所指却是便于不让人察觉他“注视着巷子口”这种意图；(33) 中的“假装”行为的能指是“哈哈大笑”这种动作或姿态，其常规所指是“高兴”等积极性心理和情绪，但是其当下所指却是“为了不使眼泪流下来”这种意图。由此可见，正是由于假装行为的当下所指跟常规所指在主体的蓄意误导下发生了偏离，而（他希望）对方还按照原来的常规所指去理解这一行为，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的“假”。

有了上面的分析，我们就可以解释“假装”类动词的宾语小句真假分化的原因了。原来，每一个“假装”行为既包含主体作出的动作或姿态作为能指，又包含该能指的常规所指（主体误导对方相信的假象）；同时，还包含该能指的当下所指（主体刻意隐瞒和掩盖的真相）。在实际的语言交际中，说话人可以表达的需要，对“假装”行为的能指、常规所指或当下所指，进行有选择、有侧重的编码；这直接造成了“假装”类动词的宾语小句，表面上看起来或真或假的诡异局面。

9.2.3 假装行为的选择性语言编码及其句法语义后果

通过对 CCL 语料库的调查，我们发现：说话人对“假装”行为的能指、常规所指和当下所指三个符号要素，通常采用分析性和综合性两种不同的编码方式。前者是在宾语小句中只对能指或常规所指进行编码，再在其他句法成分或小句中对当下所指和其他要素进行编码；后者是在宾语小句中，对能指、常规所指同时进行编码，对当下所指则不予编码。下面，分别例示现代汉语对“假装”行为的几种呈现方式：

①采用分析性编码形式，在“假装”类动词的宾语小句中，只对假装行为的能指（假动作）进行编码；有时会在前面的状语小句或后续小句中，对常规所指和/或当下所指也进行编码。例如：

(34) 我的主意来了，把喷壶灌满水，装作浇花。

(35) 他假装着啼哭, 显出十分胆小的样子。

(36) 马海西在巷子的附近找了一爿茶馆店, 假装喝茶, 注视着巷子口。

(37) 为了不使眼泪流下来, 我别过头去, 假装哈哈大笑了几声。

(34) – (37) 中, “假装”的宾语小句都只对假装行为的能指(“浇花、啼哭、喝茶、大笑”等假动作)进行编码; 从真值上看, 这些宾语所陈述的事件一定为真(即这些假动作真的发生了)。(35) 在后续小句中, 对啼哭行为的常规所指(“显出十分胆小的样子”等假象)进行了编码; (36) 和 (37) 在前面的状语小句或后续小句中, 对喝茶、大笑行为的当下所指(“注视着巷子口、为了不使眼泪流下来”等意图或真相)进行了编码。可见, 提供假装行为的所指(不管是常规所指, 还是当下所指)的语句, 比不提供所指的语句更加容易理解; 并且, 提供当下所指的语句, 比提供常规所指的语句更加容易理解。

这样看来, 人们认为“假装”类动词的宾语小句一定为真的句子; 其实, 都是在宾语小句中只对假装行为的能指(假动作)进行编码的句子。并且, 这种假装行为的能指是一种真的发生了的假动作; 因而通常是由动作性动词/名词来表达的。这就是上文所谓的“假动作, 真发生”。

②采用分析性编码形式, 在“假装”类动词的宾语小句中, 只对假装行为的常规所指进行编码; 这种语句往往会在后续小句中, 对假装行为的能指(假动作)进行编码。例如:

(38) 在晋武帝举行宴会的时候, 大臣卫瓘假装酒醉, 倒在晋武帝的御座面前。

(39) 晋武帝马上懂得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但是假装听不懂, 说: “你在胡说些什么, 准是喝醉了吧。”

(40) 他假装发了精神病, 成天胡言乱语, 有时候还躺在地上, 几天不起来。

(41) 张巡一听, 肺都气炸了。但是表面上装作若无其事, 答应明天跟大伙一起商量。

(38) – (41) 中, “假装”的宾语小句都只对假装行为的常规所指(“酒醉、听不懂、发了精神病、若无其事”等假象)进行了编码。从真值上看, 这些宾语所陈述的状态一定为假(这些状态本来就是伪装出来, 用以迷惑对手的)。在后续小句中, 再对表示这些常规所指的能指(“倒在……、说: ……、成天胡言乱语……、答应……”等假动作)进行编码, 从而交代这些假动作到底是什么。

这样看来, 人们认为“假装”类动词的宾语小句一定为假的句子; 其实, 都是在宾语小句中只对假装行为的常规所指(假象)进行编码的句子。并且, 这种假装行为的常规所指是一种假象; 作为一种假象, 它不仅不反映事物的本质, 而且还刻意明示某种虚假的属性或态势。因此, 假装行为的常规所指(假象)通常是由状态性动词/名词来表达的。这就是上文所谓的“隐真意, 造假象”。

③采用综合性编码形式, 在“假装”类动词的宾语小句中, 同时对假装行为的能指和常规所指进行编码; 对假装行为的当下所指, 则不予编码。例如:

(42) 他假装跳河自杀。

(43) 她只好假装失足落马, 才得英雄一拦。

(44) 翟让抵挡了一阵, 假装败退。

(42) 把假动作跳河和它的常规所指自杀, 用连动式编码为“假装”的宾语小句; (43) 假

动作落马和它的常规所指失足，用连动式编码为“假装”的宾语小句；(44) 把假动作（撤）退和它的常规所指（失）败，用状中式短语，编码为“假装”的宾语小句。

凭直觉，我们可以断定：这种“假装”类动词的综合性宾语（假动作+常规所指）一定为假。可以用后续否定式，来测试和证实：

(42') 他假装跳河自杀。其实，他并不是真的跳河自杀，而是金蝉脱壳。

(43') 她只好假装失足落马。其实，她并不是真的失足落马，而是有意为之；其目的只是为了得到英雄一拦。

(44') 翟让抵挡了一阵，假装败退。其实，他并不是真的败退，而是为了诱敌深入。

那么，一定为真的假动作和一定为假的常规所指综合起来以后，为什么就一定是假的呢？原来，这种综合性宾语的组合性真值是假动作的真值（真）和常规所指的真值（假）的合取（conjunction）。根据逻辑上的合取规则，只有当各个合取枝都为真时，合取式才为真。而综合性宾语中的常规所指为假，因此整个宾语必然为假。

这样，我们通过离析假装行为的能指（假动作）和常规所指（假象）等符号要素，对“假装”类动词的宾语小句真假分别给出了一个较为统一的解释。并且，从能指（假动作）和常规所指（假象）的概念性质及其语言表达的角度，解释了这两种概念要素编码为“假装”类动词的宾语小句时，在情状类型上的差别（动作 vs. 状态）。可以用下面的表格予以展示（表格三）：

符号要素的类型	宾语的情状类型	宾语小句的真值
能指（假动作）	动作性	真（真发生）
常规所指（假象）	状态性	假（造假象）

表格三：“假装”类动词宾语小句的类型跟语义和真值的对应关系

9.3 “假装”类动词宾语真假的复杂表现和频率偏向

上文讨论了“假装”类动词宾语真假的语法条件，并且从概念结构和社会符号学的角度进行了解释。下面，我们从真实语境和文本语料来看“假装”类动词宾语真假的复杂表现和频率分布，并且对比分析英语中相应的动词“pretend”的有关情况。

9.3.1 汉语“假装”类动词宾语真假的复杂表现和频率偏向

在汉语中，“假装”类动词的宾语为真与为假的出现频率是很不对称的。在我们考察的1500个例句中（1000个“假装”作谓语核心的句子，500个“装作”作谓语核心的句子），其宾语为真的例句不足30个，约占总数的2%；剩下的都是宾语小句为假的例句，约占总数的98%。出现这种频率偏向的原因，可能是：说话人还是愿意让反叙实动词的语义功能尽可能一致，方便人们默认其宾语的真值都为假。从这一目的出发，那么选择假装行为的常规所指（假象）来编码，比选择假装行为的能指（假动作）来编码更加有效；也便于说明假装行为造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假象，有利于提高的交际效率。

另外，上文多次强调“假装”类动词的动作性宾语为真，状态性宾语为假。但是，在实

际的语言交际中，情况比我们归纳出来的这种规律要复杂得多。比如，袁毓林先生 2015 年 7 月 15 日在上海地铁上，听一个老奶奶呵斥她 7、8 岁大的小孙子，批评他不该舔扶手的钢管。聪明的小孙子却说：

(45) 我假装舔，其实没有舔。

初听起来，这里的动作宾语“舔”好像是假的，后续小句证明了这一点。这似乎一下子颠覆了我们上面所总结的规律：“假装”类动词的动作性宾语为真。

其实不然。从理论上讲，(45) 的真实情境有两种可能性：(I) 小孙子在撒谎。他明明做了舔扶手的钢管这种动作，却抵赖说他没有做那个动作。这不仅不能动摇“假装”类动词的动作性宾语为真这一结论，而且还从反面（撒谎和抵赖这种言语行为的言语产品的真值为假）证实了这一结论；(II) 小孙子没有撒谎。他伸出舌头并且接近扶手的钢管，做出了在别人看来是舔的动作，但是没有真正去舔。也就是说，他做了舔的姿态，但是并没有真的让舌头接触钢管。这就像许多人假装喝酒那样：端起酒杯，用嘴唇接触酒液，但是并不真的吸入嘴中。他尽管没有完全地实施舔钢管这一动作的全部过程，但是已经部分地实现了。因此，这种情况也不能否定“假装”类动词的动作性宾语为真这一结论。

假装行为再加上撒谎和抵赖，大大地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上面例(45)这两种情况纠缠在一起，套用《红楼梦》中的一句话，那就是：“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实在让人真假难辨。在这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中，伪装者的骗人伎俩与被骗者的警惕性与怀疑心此消彼长、互相较量、互相促进，共同提高了双方的社会性智力水平。

9.3.2 英语动词“pretend”宾语的情状类型与真假分别

上文基于假装行为的概念结构，来解释汉语“假装”类动词宾语真假分化的语法条件。如果这种分析是合理的，那么这种条件（动作宾语为真，状态宾语为假）应该适用于英语中相应的动词。为了检验这一点，我们调查了英语动词“pretend”的宾语真假的情况。特别是想看汉语“假装”类动词宾语真假的语法条件是否适用于英语动词“pretend”。

为了简单，我们首先分析了《新英汉词典》上所举“pretend”的例子。结果发现，“pretend”的宾语都是表示状态的；并且，这些宾语的真值都为假。例如：

(46) **pretend** innocence / sickness (假装无辜/有病 ⇒ 其实有罪/无病)

(47) **pretend** to know (装懂 ⇒ 其实不懂)

(48) **pretend** to be asleep (装睡 ⇒ ?其实没睡；案：可以翻译为：假装睡着了 ⇒ 其实没睡着)

(49) **pretend** (that) he didn't mind. (他假装无所谓 ⇒ 其实他很在乎呢)

(50) boys **pretending** that they are old men (装扮为老人的男孩们 ⇒ 其实这些男孩不是老人)

辞书上的举例，难免有片面性和偶然性。为了更加全面地了解动词“pretend”的实际使用情况，我们分析了从英国国家语料库（British National Corpus, BNC）中检索到的 90 个“pretend”作谓语核心（带宾语）的例子。结果发现，只有 6 例宾语的情状类型是动作，约占 6.67%；并且，这些宾语的真值为真。例如：

(51) Gina was downstairs, **pretending** to write.

(52) I **pretended** to take a stone out of my shoe.

(53) He went behind the settee and **pretended** to go to sleep.

(54) She might **pretend** to listen but she wouldn't hear.

(51) 的“假装写字”意味着写了，尽管 Gina 本来可能是不必要做出写字这种动作的；

(52) 的“假装从鞋里掏石子”意味着做了掏的动作，尽管可能鞋子里并没有石子；(53) 的“假装去睡觉”意味着去睡觉了，尽管本来可能不需要这样做；(54) 的“假装听”意味着做了听的动作，尽管可能并没有听到什么。

跟汉语相似，大多数“pretend”的宾语的情状类型是状态；并且，这些宾语的真值为假。例如：

(55) But why do they **pretend** to be brother and sister?

(56) The man next to him there used to **pretend** to be in pain and put the nurse's hand on it.

(57) It was easy for me to **pretend** to be in love with the Princess.

(58) All I ask you is to **pretend** to believe.

(55) 的“假装是兄弟姐妹”，等于说其实不是兄弟姐妹；(56) 的“假装疼痛”，等于说其实并不疼痛，至少没有这么严重；(57) 的“假装爱着王子”，等于说其实并不真的爱着王子；(58) 的“假装相信”，等于说其实并不相信。

可见，英语动词“pretend”宾语真假的语法条件跟汉语一样，也是动作宾语为真，状态宾语为假。

9.3.3 英语“pretend”句的否定表达形式

前面的章节说汉语反叙实动词对否定有相当的排斥性。我们发现，英语动词“pretend”对否定也有一定的排斥性；但是，没有汉语那么严重。在我们调查的 90 个“pretend”例子中，有 18 例是否定形式；约占 20%，比汉语的 7.42% 高得多。其中，动词“pretend”之前有否定词语的 9 例，之后有否定词语的 7 例，前后都有否定词语的 2 例。例如：

(59) Nobody **pretended** that it was other than a one-way process.

(60) I can't **pretend** to be, and you know it, so what do you want?

(61) She did not **pretend** to understand such depth of feeling.

(62) Nor does it **pretend** to provide a detailed and exhaustive analysis of the condition of Britain's pubs.

(63) I **pretended not to notice** her look of astonishment and got on with my shining.

(64) While it is usually difficult to hide the evidence that an accident has occurred, with an incident it can be only too easy in a large proportion of the cases to **pretend** that nothing very extraordinary has happened.

(65) Yes...but I cannot **pretend** that it isn't a family disaster.

(66) There are many things that we are certain of and, although it might be useful to try to doubt these certainties, we should not **pretend to doubt** what we do not doubt in our hearts.

(59) 通过否定主语的形式来表示“没人假装”的意思，(60) 通过否定助动词的形式来表示“无法（不能）假装”的意思，(61) 通过直接否定动词的形式来表示“没有假装”的意思，(62) 通过否定连词的形式来表示“没有假装”的意思；(63) 通过否定宾语中不定动词的形式来表示“假装没注意”的意思，(64) 通过否定宾语从

句中主语的形式来表示“假装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的意思；（65）通过既否定动词前的助动词，又否定宾语从句中联系动词的形式，来表示“不能假装这不是家庭之大不幸”的意思；（66）通过既否定动词前的助动词，又否定宾语从句中动词的宾语从句中的动词的形式，来表示“不能假装怀疑我们心中并不怀疑的东西”的意思。

总的来说，在英语中，反叙实动词也比较排斥否定，尤其是多重否定。因为否定层次叠加过多，会导致句子理解难度增大。比如，例（66）里面虽然所用的词语都很简单，但是因为双重的显性否定、再加上双重的隐性否定（*doubt* ≈ *be not sure*）；如果不多读几遍，那么一下子还真看不明白。

9.4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解决“假装”类动词的叙实性分化（宾语或真或假）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先讨论了现代汉语中反叙实动词所共有的句法语义特征，接着分析了“假装”类动词的宾语小句何时为真何时为假的语法条件；我们发现：当“假装”类动词的宾语小句的情状类型为动作时，该宾语小句为真；当其宾语小句的情状类型为状态时，该宾语小句为假。

然后我们又从“假装”类动词的概念结构出发，引入社会符号学的视角，探讨的宾语小句真假分化的原因。我们通过离析假装行为的能指（假动作）和常规所指（假象）等符号要素，对“假装”类动词的宾语小句真假分别给出了一个较为统一的解释：假装行为的能指是一种真的发生了的假动作，通常是由动作性动词/名词来表达的；假装行为的常规所指是一种刻意明示某种虚假的属性或态势的假象，通常是由状态性动词/名词来表达的。

在具体的语言表达中，人们既可以在“假装”类动词的宾语小句中，只对假装行为的能指（假动作）进行编码，于是这种动作性宾语为真；人们也可以在“假装”类动词的宾语小句中，只对假装行为的常规所指（假象）进行编码，于是这种状态性宾语为假；人们还可以在“假装”类动词的宾语小句中，同时对假装行为的能指（假动作）和常规所指（假象）进行编码，在合取规则的作用下，这种复合性宾语为假。

“假装”类动词是对概念化的假装行为的词汇实现。由于假装行为是一种指向他人（做给别人看）的社会行为，具有社会行为符号的特征；因而引入社会符号学视角来分析“假装”类动词的语义特点，特别是其宾语真值的分别，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可以说，假装行为是一种人类和动物界普遍存在的适应性生存行为；并且，这是一种以他人（动物）为指向的社会行为。众所周知，在动物界有很多动物都存在“装死”这一行为，以此来逃避天敌的追捕或借此来猎取食物。比如，负鼠被敌害袭击时，会立即躺倒在地装死，等来犯者误认为它真的死了，扫兴离去之后，它又恢复正常。此外，棘胸蛙、野鸭、鳄蜥、猞猁、穿山甲、狐狸、猪鼻蛇等都有“装死”行为。

人类也同样有许多著名的、甚至是影响历史进程或文明方向的假装事件。比如，春秋时，公子小白假装中箭倒地而死，骗过了他的哥哥公子纠，从而在王位争夺战中取胜，后来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孙膑装疯骗过庞涓，从而保命；刘备假装害怕迅雷来掩饰内心那的恐惧，借此来逃避曹操的试探；希腊人假装败退，把装着士兵的木马留在特洛伊城，从而攻占了特洛伊。这样的例子在人类历史中举不胜举。不管怎样，有一点倒是明确的：自己擅长

假装并且善于识破别人假装的个体，比其他人有更多的生存机会。

为了求得生存的机会或者生活得更好，假装成为一种常见的社会性行为。当这种社会行为多次出现、反复上演，就会固定下来，形成常规老套；沉淀到人们的认知中去，成为一种理想的认知模型（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 ICM），并且词汇化为词语或构式。比如，汉语中存在很多包含“假、伪、佯、装”的词语，如“假扮、假唱、假充、假冒、假撇清、假死、假造、伪善、伪造、伪证、伪作、佯动、佯攻、佯狂、装疯卖傻、装酷、装逼、装聋作哑、装模作样、装腔作势、装傻充愣、装神弄鬼、装蒜、（猪鼻子里插大蒜——）装象、（老黄瓜刷青漆——）装嫩、诈死、诈降”。人们用词汇化的方式把这些假装行为固定下来，更加说明了假装行为在社会生活中的惯常性。

第 10 章 现代汉语动词的叙实性的“灰色地带”

本章讨论下列动词的叙实性：

巴望 答应 打算 发誓 建议 渴望 盼望 企望 图

企图 申请 试图 同意 妄图 预言 争取 担心 想

这些动词的叙实性既与反叙实动词的叙实性存在着交叉，又与非叙实动词的叙实性存在着共同之处。这样看来，这类动词的叙实性是现代汉语动词的叙实性的“灰色地带”。为了方便讨论，我们称这类动词为“打算”类动词。

10.1 宾语小句的语义特点及其反叙实功能

“打算”类动词的宾语小句陈述的事件从语义上来说，都是尚未实现的。至少在主句动词代表的事件实现时，宾语小句所陈述的事件尚未发生。例如：

(1) a*我们打算重新写一篇文章。其实我们已经重新写过了。

b 我们打算重新写一篇文章。我们只想了个开头，还没想好怎么写。

(2) a*他建议，买个收录机。其实我们已经买过了。

b 他建议，买个收录机。但是我们嫌太贵了就没买。

(3) a*她们都企图竭力控制住自己不哭出声。其实她们本来就没哭出声。

b 她们都企图竭力控制住自己不哭出声。但是在控制不住，还是放声痛哭。

(1) - (3) 在后面追补表示宾语小句陈述的事件已经实现的后续小句时，句子不能成立，而追补表示该事件尚未实现的后续小句时，句子可以成立。由此说明，“打算”类动词的宾语小句陈述的事件至少在主句动词所陈述的事件实现之时，尚属于未实现事件。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类动词预设其宾语小句一定为假，在这一点上，它们表现出与反叙实动词相同的叙实性。例如：

(4) 我们打算/不打算重新写一篇文章。 ⇒我们还没重新写一篇文章。

(5) 他建议/不建议，买个收录机。 ⇒还没买收录机。

(6) 她们都企图/没打算竭力控制住自己不哭出声。 ⇒她们没有控制住自己。

(7) 他常常幻想/没幻想自己是石根先生的儿子。 ⇒他不是石根先生的儿子。

(4) - (7) 中的“打算”类动词与(7)中的反叙实动词“幻想”一样，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都预设其宾语小句为假（至少在主句动词实现之时为假）。

10.2 宾语小句的时体特点

“打算”类动词的宾语小句具有未实现的语义特点，因此带来了这类动词的反叙实语义功能。这一特点在语法表现上也有相应的表现，主要表现为宾语小句的“将来时”和“非实现体”倾向。

“打算”类动词的宾语小句的时(tense)特征是指向将来的，而不是指向现在和过去。例如：

(8) a 我正打算伏案写作，听到了轻轻的敲门声。

b*我正打算刚才伏案写作，听到了轻轻的敲门声。

c 我正打算要伏案写作，听到了轻轻的敲门声。

(9) a 她的中国同学建议她来找我。

b*她的中国同学建议她昨天来找我。

c 她的中国同学建议她明天再来找我。

(10) a 另一些人企图暗杀他。

b*另一些人企图过去暗杀他。

c 另一些人企图要暗杀他。

在(8)-(10)的宾语小句中添加过去时的标记“刚才、昨天、过去”等，句子难以成立，而添加将来时的标记“要、明天”等，句子可以成立，这说明，“打算”类动词的宾语小句只能是将来时而不能是过去时和现在时。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此处所说的“时”并非绝对时，而是相对时（请参考陈平 1988），即以主句动词为参照点建立的“过去、现在、将来”这样的时间系统。所以，“打算”类动词的宾语小句的“时”特征准确的表述应该是：相对于主句动词，其宾语小句都是将来时，而排斥过去时和现在时。

戴耀晶（1997: 30）认为现代汉语的体系可以分为完整体和非完整体两大类型，其中完整体包括现实体（了）、经历体（过）和短时体（动词重叠），非完整体包括持续体（着）、起始体（起来）和继续体（下去）。“打算”类动词的宾语小句的体（aspect）特征表现为非实现性。

“打算”类动词的宾语小句的非实现性特征首先表现在，其宾语小句排斥现实体标记“了”和经历体标记“过”。例如：

(11) a*我打算写了论文。

b*我打算写过论文。

(12) a*我建议他唱了歌。

b*我建议他唱过歌。

(11)-(12)的宾语小句中不能添加现实体标记“了”和经历体标记“过”，这说明，该类动词的宾语小句对完整体是排斥的。

“打算”类动词的宾语小句的非实现性特征还表现在，其宾语小句可以是非完整体的。例如：

(13) a 朱见深打算就那么一直混着。

b 朱见深打算就那么一直混下去。

c 朱见深打算从明天开始勤勉起来。

(14) a 我建议他就那么一直唱着。

b 我建议他就唱下去。

c 我建议他马上唱起来。

(13)-(14)的宾语小句中可以添加持续体标记“着”、继续体标记“下去”和起始体标记“起来”，这说明，该类动词允许其宾语小句是非完整体的。

需要指出的是，“打算”类动词的宾语小句中的动词可以为重叠式。戴耀晶（1997: 73）认为动词重叠式可以表达过去事件、现在事件和未来事件。而“打算”类动词宾语小句中的动词重叠式只能表示未来事件。例如：

(15) a 她摇摇头转身走了。 (过去) ⇒ 她摇头了。

b 金斗老汉点点头，表示同意。(现在) ⇒ 金斗老汉点头了。

c 他要去乡下见识见识。 (未来) ⇒ 他还没去乡下见识一下。

(16) a 他打算试试。可最终还是没听。 ⇒ 他还没试。

b 我建议你先听听。结果你还是没听。 ⇒ 你还没听。

c 他同意我看看。结果我也没看。 ⇒我还没看。

通过在(16)的后面追补与宾语小句的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我们能够看出，“打算”类动词的宾语小句所陈述的事件都是未来事件，即非实现的事件。

戴耀晶(1997: 35; 57-63)认为现实体具有动态性、完整性和现实性，经历体具有动态性、完整性和历时性。上面我们说，“打算”类动词的宾语小句排斥实现体和经历体，我们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它排斥的是“了”的现实性和“过”的历时性，即它排斥的是事件的“实现性”。所以，我们可以把“打算”类动词的宾语小句的体特征概括为：非实现性。

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能够看出，“打算”类动词的宾语小句的时特征为“将来时”，体特征为非实现性。该类动词的宾语小句的时体特征正是其宾语小句语义特点的语法表现，也是其反叙实功能的语法表现。

10.3 否定与“打算”类动词的叙实性

“打算”类动词的宾语小句虽然跟反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一样，是确定为假的，这表现出了它们与反叙实动词相同的语义功能。但是，它们又允许否定提升，在这一点上，又表现出与非叙实动词相同的语法效应。例如：

- (17) 不打算去 ≈打算不去
- (18) 不建议你去≈建议你不去
- (19) 没答应去 ≈答应不去
- (20) 不盼望你来≈盼望你不来
- (21) 不认为他好≈认为他不好

(17) – (20) 中的“打算”类动词与(21)中的非叙实动词“认为”一样，都允许否定提升。

相应地，“打算”类动词也允许下面这种方式的双重否定。例如：

- (22) 不打算不去 ≈打算去
- (23) 不建议你不去≈建议你去
- (24) 不答应不去 ≈答应去
- (25) 不盼望你不来≈盼望你来
- (26) 不认为他不好≈认为他好

(22) – (25) 中的“打算”类动词和(26)中的非叙实动词一样都允许这种较为特殊的双重否定。

上面两种现象都说明，“打算”类动词与非叙实动词一样，既允许宾语小句的否定向上提升，又允许主句的否定向下渗透。

10.4 疑问与“打算”类动词的叙实性

本节讨论疑问句与“打算”类动词的叙实性的关系，一方面考察“打算”类动词的宾语小句为疑问形式事的叙实性，另一方面讨论主句为疑问句时“打算”类动词的叙实性。

“打算”类动词除了允许否定提升以外，还允许疑问语气的提升。例如：

- (27) a 你打算让谁去？我打算让张三去。
 b 你打算让谁去呢？我打算让张三去。
- (28) a 你建议谁去？我建议张三去。
 b 你建议谁去呢？我建议张三去。
- (29) a 你盼望谁来？我盼望张三来。
 b 你盼望谁来呢？我盼望让张三来。

(27) – (29) 的宾语小句为疑问形式时，句子可以是疑问语调，宾语小句中的疑问词同时

也是整个句子的疑问焦点，并且还可以在整个句子后面加上特指疑问标记“呢”。由此说明，“打算”类动词允许疑问语气提升。

在这一点上，“打算”类动词与非叙实动词是相同的，而叙实动词和反叙实动词都不允许疑问提升。请对比：

(30) 你认为谁是好人呢？

(31) *你知道谁是好人呢？

(32) *你幻想谁是好人呢？

(30) 中的非叙实动词“认为”允许疑问提升，而(31)中的叙实动词“知道”和(32)中的反叙实动词“幻想”都不允许疑问提升。

和反叙实动词一样，“打算”类动词的宾语小句一般也不能是正反问句形式。而非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可以为正反问句形式，并且允许正反疑问语气的提升。例如：

(33) *你幻想他是不是好人。/?

(34) *你建议他去不去。/?

(35) 你认为不认为他是个好人？≈你认为他是不是个好人？

(33) 中的“幻想”和(34)中的“建议”不允许宾语小句为正反疑问形式，而(35)中的非叙实动词“认为”不仅允许宾语小句是正反问句形式还允许这种疑问语气提升到主句上。

当主句是疑问句时，无论是是非问句、特指问句还是正反问句，“打算”类动词都预设其宾语小句为假。例如：

(36) a 他们打算重新写一篇文章吗？ ⇒他们还没开始重新写文章。

b 谁打算重新写一篇文章？ ⇒他们还没开始重新写文章。

c 他们打算没打算重新写一篇文章？ ⇒他们还没开始重新写文章。

(37) a 反动派企图暗杀他吗？ ⇒反动派还没暗杀他。

b 谁企图暗杀他？ ⇒反动派还没暗杀他。

c 反动派企图没企图暗杀他？ ⇒反动派还没暗杀他。

(36) – (37) 表明，当主句为疑问句时，“打算”类动词依然具有反叙实的语义功能。

通过讨论，我们能够看出，“打算”类动词的宾语小句为疑问形式时，它们允许疑问语气提升到主句上，在这一点上的表现与非叙实动词相同；而它们又不允许宾语小句为正反疑问形式，在这一点上又与反叙实动词相同。当主句为疑问句时，“打算”类动词的表现也与反叙实动词一样，都预设其宾语小句为假。这说明在疑问句中，“打算”类动词与反叙实动词和非叙实动词的纠缠更为复杂。

10.5 话题化和指称化与“打算”类动词的叙实性

有的“打算”类动词允许宾语小句的话题化，如“同意、答应”等，但大多数的动词都不允许宾语小句的话题化。例如：

(38) a 今年7月，她打算到海滨城市大连转转。 ⇒还没去大连。

b *到海滨城市大连转转，她打算。

(39) a 有些人建议我们不要去测试。 ⇒我们还没去测试。

b *我们不要去测试，有些人建议。

(40) a 总理不同意批斗贺龙同志。 ⇒还没批斗贺龙同志。

b 批斗贺龙同志，总理不同意。 ⇒还没批斗贺龙同志。

(41) a 伯明翰俱乐部答应出资350万英镑购买赫斯基。 ⇒还没购买赫斯基。

b 出资 350 万英镑购买赫斯基, 伯明翰俱乐部答应(了)。⇒还没购买赫斯基。

(38) - (39) 的宾语小句话题化以后, 句子无法成立, 而 (40) - (41) 的宾语小句可以话题化, 并且话题化以后, “同意”和“答应”仍然具有反叙实功能。

“同意、答应”等允许宾语小句用“x 的请求/申请”等实现指称化, 而更多的“打算”类动词的宾语小句不允许指称化。例如:

(42) a 这一阵型我打算继续使用一段时间。

b*这一阵型我打算继续使用的一段时间。

(43) a 科学家建议在玫瑰花圃里间种金盏草。

b*科学家建议在玫瑰花圃里间种的金盏草。

(44) a 总理不同意批斗贺龙同志。 ⇒还没批斗贺龙同
志。

b 总理不同意批斗贺龙同志的申请。 ⇒还没批斗贺龙同
志。

(45) a 伯明翰俱乐部答应出资 350 万英镑购买赫斯基。 ⇒还没购买赫斯基。

b 伯明翰俱乐部答应出资 350 万英镑购买赫斯基的申请。 ⇒还没购买赫斯基。

(42) - (43) 的宾语小句不允许指称化, 而 (44) - (45) 的宾语小句允许指称化, 并且指称化以后“答应、同意”依然具有反叙实功能。

宾语小句的话题化能力在语法上取决于动词是否允许宾语悬空, 宾语小句的指称化的能力在语法上取决于动词是否能带名词性的宾语。例如:

(46) a 我打算去大连转转。

b*我打算。 →*去大连转转我打算。

c*我打算大连。 →*大连我打算。

(47) a 我同意他去。

b 我同意。 →他去我同意。

c 我同意他的请求。 →他的请求我同意。

(46) 表明, 不允许宾语悬空的动词也不允许宾语小句的话题化, 不能带名词性宾语的动词也不允许宾语小句的指称化。(47) 表明, 允许宾语悬空并能带名词性宾语的动词既允许宾语小句的话题化又允许宾语小句的指称化。

需要指出的是, “答应、同意”带名词性宾语的时候, 其叙实性会因名词的不同而不同。例如:

(48) a 史晓龙答应了曹宇的要求。 ⇒曹宇提出了一个要求。

b 史晓龙答应了曹宇透露部分试题内容的要求。⇒史晓龙尚未透露试题内容。

(49) a 总理不同意他们的请求。 ⇒他们提出了一个请求。

b 总理不同意他们批斗贺龙同志的请求。 ⇒他们还没批斗贺龙同志。

(48a) 和 (49a) 表明“答应、同意”具有叙实功能, 而 (48b) 和 (49b) 表明“答应、同意”具有反叙实功能。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我们认为这只是一种“假象”。原因在于, “答应、同意”所带的宾语小句都可以用动名词“要求、请求、申请”等实现指称化。在进行指称化的时候, 既可以表示“要求、请求、申请”等内容的小句编码到句子之中, 又可以将表示内容的小句省去。无论编码与否, “要求、请求、申请”等动作都是确实发生的, 而其内容小句在“要求、请求、申请”等动作发生的时候还都是尚未发生的。于是, 就出现了上述的现象。即:

(50) a 史晓龙答应了曹宇透露部分试题内容。 ⇒史晓龙尚未透露试题内容。

b 史晓龙答应了曹宇透露部分试题内容的要求。⇒曹宇提出了一个要求，但史晓龙尚未透露试题内容。

c 史晓龙答应了曹宇的要求。 ⇒曹宇提出了一个要求。

尽管如此，我们不得不承认，“答应、同意”既具有叙实功能，又具有反叙实功能。只是这两种功能的层次并不相同。

10.6 内嵌与“打算”类动词的叙实性

“打算”类动词带小句宾语结构还可以内嵌到其它语法结构当中充当定语，内嵌以后的“打算”类动词依然能保留反叙实功能。例如：

(51) a 李明打算去大连转转。

b 打算去大连转转的李明最终还是去了青岛。

(52) a 史晓龙答应了曹宇透露部分试题内容。

b 答应了曹宇透露部分试题内容的史晓龙最终还是没透露给他。

(53) a 韩非曾几次上书建议韩王变法图强。

b 曾几次上书建议韩王变法图强的韩非最终还是不被理睬。

(51b) - (53b) 说明带小句宾语“打算”类动词可以内嵌为其它结构的定语，画线的前后两部分对比说明，内嵌以后的“打算”类动词依然具有反叙实功能。

我们认为，下面的现象也可以作为“打算”类动词内嵌以后依然保留反叙实功能的证据。

“打算”类动词都有相应的名词形式。有的本身是动名词，例如“打算、建议、企图、申请、预言”等；有的则具有跟之语义类似的相配套的名词，例如“发誓-誓言、渴望-希望、答应-（肯定性的）回应”等。这些相应的名词形式通过如下方式也能说明“打算”类动词具有反叙实功能。例如：

(54) a 我的担心/打算/建议/企图/预言/终于变成了事实

b 我的担心/打算/建议/企图/预言/终于没有变成事实

(55) a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担心/建议是多余的

b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担心/建议不是多余的

(54) - (55) 说明，转变为相应名词的“打算”类动词依然具有反叙实功能。

我们既可以采用上面的光杆儿名词入句，也可以把表示“打算、建议”的内容的小句编码为名词的同位性定语（朱德熙 1982：144）入句。带有内容小句作定语的名词性成分跟原先的动词一样，都具有反叙实功能。例如：

(56) a 大臣们建议六国联手对抗秦国。

b 大臣们的六国联手对抗秦国的建议最终还是不被理睬。

c 国王最终还是没有理睬 大臣们的六国联手对抗秦国的建议。

(57) a 他打算十月份之前写完毕业论文。

b 他的十月份之前写完毕业论文的打算最终还是没有实现。

c 发生的一连串的事情迫使他放弃了十月份之前写完毕业论文的打算。

(58) a 他企图夜里翻城墙逃跑。

b 他的夜里翻城墙逃跑的企图最后也证明是个笑话。

c 城墙的坚固防守最终破坏了他的夜里翻城墙逃跑的企图。

(56) - (58) 表明，带有同位性定语的这些名词可以在句中充当主语和宾语核心；画线部分的前后对比也说明，此时的名词性成分依然具有反叙实功能。

10.7 情态动词与“打算”类动词的叙实性

我们在前面几章讨论现代汉语动词的叙实性的时候，总是拿情态动词作为非现实语气的代表环境，来测试动词的叙实性；今天的做法就是考察动词与情态动词同现时叙实性能否保留或者是否受到削弱或加强。简而言之，就是没有正面涉及情态动词的叙实性问题。本节我们打算通过与“打算”类动词的类比，讨论情态动词与“打算”类动词的叙实性的异同问题。

我们 8.2 用“打算”类动词的宾语小句能添加什么样的时体标记来说明该类动词的宾语小句具有“将来时”和“非实现体”倾向。其实，我们没有明说的，而又能说明“打算”类动词的宾语小句的时体特点是：该类动词的很多小句在自然文本中出现的更多实例是不加任何时体标记的，有些宾语小句添加时体标记反而会不自然。例如：

- (59) 那天下课，我正打算回宿舍，一家中介公司的李先生找到我。
(60) 秘书建议把大学里化工系的学生派下去，帮助农民分析化验铁矿石。
(61) 日军第五师团主力企图夺取平型关。
(62) 1492 年西班牙国王答应出钱资助哥伦布探险。

实际语料中像 (54) - (57) 那样没有时体标记的宾语小句占了“打算”类动词的绝大多数，而这些宾语小句独立成句的能力是很差的。要想使它们独立成句，必须要添加相应的时体标记。请对比：

- (63) a*我回宿舍。
 b 我回了宿舍。
(64) a*他们把大学里化工系的学生派下去，帮助农民分析化验铁矿石。
 b 他们把大学里化工系的学生派下去，帮助农民分析化验铁矿石去了。
(65) a*日军夺取平型关。
 b 日军夺取了平型关。
(66) a*1492 年西班牙国王出钱资助哥伦布探险。
 b 1492 年西班牙国王出钱资助过哥伦布探险。

(63a) - (66a) 那样没有时体标记的句子独立成句的能力是很差的，必须要像 (63b) - (66b) 那样添加了时体标记以后才独立成句。

而我们之前讨论的叙实动词、非叙实动词和反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多是 (63b) - (66b) 那样添加了时体标记的小句。例如：

- (67) a 我知道/认为/幻想他回了宿舍。
 b*我知道/认为/幻想他回宿舍。
(68) a 我知道/认为/幻想日军夺取了平型关。
 b*我知道/认为/幻想他回宿舍。
(69) a 我知道/认为/幻想 1492 年西班牙国王出钱资助过哥伦布探险。
 b*我知道/认为/幻想他回宿舍。

(67) - (69) 中的“知道、认为、幻想”分别是叙实动词、非叙实动词和反叙实动词，它们的宾语小句只能是添加了时体标记的，而不允许没有时体标记的宾语小句出现。

Kiparsky & Kiparsky (1970) 指出，只有非叙实谓词允许宾格 (accusative) 和不定式结构，而叙实谓词不允许，例如：

- (70) a. I believe Mary to have been the one who did it.
 b. *I resent Mary to have been the one who did it.

(70a) 中的“believe”(相信)是一个非叙实动词，所以其宾语小句的谓语核心可以是非限

定形式，而(70b)中的“resent”(怨恨)是一个叙实动词，所以不允许宾语小句的谓语核心是非限定形式。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打算”类动词的宾语小句更像是一个动词短语，而不像一个宾语小句。我们认为动词短语和小句的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动词短语是有点儿像英语里的动词的非限定形式(*non-finite forms of verbs*)，而小句有点儿像英语里的动词的限定形式(*finite forms of verbs*)。

需要说明的是，Kiparsky & Kiparsky (1970) 中的非叙实谓词是和叙实谓词相对立的，而我们采用的是叙实动词、非叙实动词和反叙实动词三分的做法，所以，他们说的“非叙实谓词”包括我们所说的非叙实动词和反叙实动词。我们的看法跟他们不太一样。我们认为：现代汉语中叙实动词、非叙实动词和反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既可以是限定形式也可以是非限定形式，但更倾向于限定形式；“打算”类动词的宾语小句一般不能是限定形式，只能是非限定形式。

我们认为，从后面所带宾语小句的语法形式来看，“打算”类动和情态动词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它们的后面一般都是非限定形式的小句，并且这种非限定形式的小句在时间上都指向未来。例如：

(71) a 他打算/可能现在就离开北京。

b*他打算/可能现在就离开了北京。

(72) a 他打算/可能现在就离开北京。

b*他打算/应该_[义务]现在就离开了北京。

(73) a 他打算/可能现在就离开北京。

b*他现在就能_[能力]离开了北京。

(71) – (73) 中的认识情态动词“可能”、道义情态动词“应该”和动力情态动词“能”都能容纳非限定形式的宾语小句。

Lyons (1977: 452, 787–849) 指出，情态指语句中的非事实成分，常与假定信息相联系，表达某种与现实性有距离的事件。所以，从意义上来说，“打算”类动和情态动词也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它们后面的宾语小句都是未实现的。例如：

(74) a 他打算离开北京。⇒他还没离开北京。

b 他必然离开北京。⇒他还没离开北京。(认识情态)

(75) a 他打算离开北京。⇒他还没离开北京。

b 他务必离开北京。⇒他还没离开北京。(道义情态)

(76) a 他打算离开北京。⇒他还没离开北京。

b 他能够离开北京。⇒他还没离开北京。(动力情态)

(74) 中的“必然”、(74) 中的“务必”以及(76) 中的“能够”都是情态动词，其宾语小句跟“打算”类动词的宾语小句一样，依然都是尚未实现的事件。

Perkins (1983: 8–9) 把情态定义为可能世界，我们认为，“打算”类动词和情态动词一样，都具有构建“可能世界”的能力：在它们所构建的那个可能世界中，宾语小句所陈述的事件（至少以主句动词的时间为参照点）都是尚未发生的。

当“打算”类动词的宾语小句是非限定形式时，在宾语小句里面可以添加情态动词，从而表明该宾语小句是未实现的事件。例如：

(77) a 他打算从北京离开。⇒他现在还没离开北京。

b 他打算要从北京离开。⇒他现在还没离开北京。

(78) a 他企图逃出去。 ⇒ 他现在还没逃出去。

b 他企图要逃出去。 ⇒ 他现在还没逃出去。

(79) a 他申请离开。 ⇒ 他现在还没离开。

b 他申请要离开。 ⇒ 他现在还没离开。

(77) – (79) 的宾语小句都可以添加指向未来的情态动词。这一方面说明“打算”类动词具有反叙实功能，另一方面说明，“打算”类动词与情态动词具有较高的相容度。

彭利贞（2007：220–221）指出，现实体与情态动词结合时，与认识情态相容而排斥道义情态。例如（例句选自彭利贞 2007：221）：

(80) 喝了酒 可能喝了酒 *可以喝了酒 *必须喝了酒

(81) 学会了德语 可能学会了德语 *可以学会了德语 ? 必须学会了德语

(82) 大了一点儿 可能大了一点儿 *可以大了一点儿 *必须大了一点儿

(80) – (82) 中的情态动词与现实体标记“了”同现时，只允许认识情态动词与之同现，而排斥道义情态动词和动力情态动词。

虽然情态动词可以与实现体标记“了”同现，但此时情态动词的宾语小句依然是未实现的事件，情态动词也依然具有反叙实功能。用彭利贞（2007：220–221）的话来说就是，它只表示对这类事件的可能性的大小作出认识上的推测或断定。情态动词也允许与其它体标记同现，限于篇幅我们不再赘述。但无论其宾语小句是何种体，都是未发生的事件，情态动词都具有反叙实功能。

通过讨论，我们可以知道，情态动词跟“打算”类动词一样，在叙实性上具有较高的相同点，都具有反叙实功能；有可以作为测试环境来验证“打算”类动词的反叙实功能。

10.8 “希望”在叙实性上的特殊表现

前面几节我们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打算”类动词的叙实性，本节我们打算讨论一个特殊的动词“希望”的叙实性。“希望”带上不同类型的宾语小句时的叙实性也会相应地不同。

10.8.1 “希望”的宾语小句的特点

“希望”能带的宾语小句的类型十分广泛。首先，从情态类型上说，它的宾语小句既可以是静态小句，也可以是动态小句；而“打算”类的其它动词的宾语小句一般只能是动态动词。例如：

(83) 我又在讲笑话了，我希望仅仅是笑话而已。

(84) 我希望自己有充分的时间。

(85) 我还是希望进大学。

(86) CBA 还是希望王治郅回来。

(83) 和 (84) 中“希望”的宾语是静态小句，(85) – (86) 中“希望”的宾语是动态小句。

再者，从时体标记上来说，“希望”的宾语小句既可以是非限定形式也可以是限定形式。例如：

(87) 我还是希望进大学。

(88) 我希望他已经来了。

(89) 我希望自己就那么一直坐着，什么也不用想。

(90) 我希望他试试。

(91) 他不希望自己就这么一直等下去。

(92) 我希望安徽全省上下团结起来，勇敢地挑起这个担子！

(87) 中“希望”的宾语小句是非限定形式，(88) - (92) “希望”的宾语小句都是限定形式，依次是：实现体、持续体、短时体、继续体和持续体。但是，无论“希望”带哪种类型的宾语小句，都具有反叙实功能，即宾语小句所陈述的事件尚未实现。

(93) 我还是希望进大学。 ⇒我现在还没有进大学。

(94) 我希望他试试。 ⇒他还没有试。

(95) 我希望安徽全省上下团结起来。 ⇒安徽全省上下还不团结。

(96) 我希望他已经来了。 ⇒他还没来。

(93) 中“希望”的宾语小句是非限定形式，时间指向未来，(94) 中“希望”的宾语小句是短时体，(95) 中“希望”的宾语小句是起始体；(96) 中“希望”的宾语小句是现实体，(93) - (96) 的宾语小句都是（至少在说话人看来）目前（当时）尚未实现的事件，因此，“希望”具有反叙实功能。

10.8.2 否定与“希望”的叙实性

通过，上面一节的讨论，我们知道，“希望”的宾语小句都是未实现的事件，所以，“希望”具有反叙实功能。但是当“希望”受到否定以后，它却允许否定提升，这一点又仅与非叙实动词相同而与反叙实动词不同。例如：

(97) 我不希望进大学。 ≈我希望不进大学。

(98) 我不希望他试试。 ≈我希望他别试。

(99) 我不希望他已经来了。 ≈我希望他没来。

(100) 我不希望自己就那么一直坐着。 ≈我希望自己不那么一直坐着。

(97) - (100) 中的“希望”都允许否定提升。

“希望”不仅在允许否定提升方面跟非叙实动词一致，它在如下这种方式的双重否定中跟非叙实动词的表现也一样。例如：

(101) 我不希望没进大学。 ≈我希望进大学。

(102) 我不希望他别试。 ≈我希望他试。

(103) 我不认为他不好。 ≈我认为他好。

(104) 我不相信他不好。 ≈我不相信他好。

(101) - (102) 中的“希望”跟(103) 和(104) 中的非叙实动词“认为、相信”，在上面那也的双重否定格式中都能与肯定句保持语义基本相等。

10.8.3 疑问与“希望”的叙实性

“希望”跟非叙实动词一样，也允许疑问提升。例如：

(105) 我希望他去北京。 →你希望谁去北京？

→你希望他去哪里？

→你希望他去北京吗？

(106) 我认为他在北京。 →你认为谁在北京？

→你认为他在哪里？

→你认为他在北京吗？

(107) 我梦见他在北京。→*你梦见谁在北京？

→*你梦见他在哪里？

→*你梦见他在北京吗？

(105) – (107) 说明，“希望”跟非叙实动词“认为”一样都允许疑问提升。

通过本小节的讨论，我们能够看出，“希望”所带的宾语小句的类型比“打算”类动词要丰富，不论是带已然体还是未然体，都具有反叙实功能；而它有允许否定提升和疑问提升，这又与非叙实动词的表现一致。由此，我们可见它在叙实性上的特殊之处。

10.9 本章小结

本章我们讨论的是“打算”类动词的叙实性。这类动词由于宾语小句陈述的都是未实现的事件，所以它们具有反叙实功能；而它们又允许否定和疑问提升，这些特征又与非叙实动词的表现是一样的。

同时，我们还讨论了“希望”的叙实性。“希望”所能带的宾语小句的类型比“打算”类动词丰富，但由于它的宾语小句都是未实现的事件，所以它也具有反叙实功能；但是它也允许否定和疑问提升，这也跟非叙实动词一样，所以，“希望”的叙实性也具有特殊性。

由于“打算”类动词和“希望”的叙实性既跟反叙实动词有交叉，又跟非叙实动词有交叉，所以，我们把它们称为叙实性的“灰色地带”。

第 11 章 动词的叙实性研究的应用展望

11.1 引言

现代汉语中叙实动词、非叙实动词和反叙实动词存在着一系列的句法语义差别；建立现代汉语动词的叙实性范畴不仅具有必要性，还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这对丰富现代汉语的句法语义理论具有较为重要的价值，也为现代汉语动词的研究开拓了一个较为崭新的视角。同时，也为对外汉语教学、修辞学研究及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提供了较为有益的理论支持。本章我们将通过例举动词的叙实性研究在对外汉语教学、修辞学研究、自然语言处理以及汉语连词的研究等领域的应用来展望动词叙实性研究的应用前景。

11.2 动词的叙实性研究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前景

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和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汉语，以致出现了今天的“汉语热”现象。在这种大背景之下，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工作的地位显得越发重要，相应地对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工作人员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认为，要想成为合格的对外汉语教师，除了掌握有效的教学方法以外，语言学知识的储备也同样重要，甚至比教学法更加重要。因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方法只是传授知识的一种手段，没有知识储备，方法也就成了“花拳绣腿”。

从我们的教学经验来看，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的教师经常会遇到学生问诸如这样的问题：比如，“知道”和“明白”有什么异同？

对于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来说，大家都能感觉到“知道”和“明白”是一对同义词，辞书上也是这么处理的。《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对这两个词的释义如下：

知道：对于事实或道理有认识，懂得。

明白：知道，了解。

词典的解释可能会令大家比较失望，因为它没有告诉我们，这两个动词有什么差别。我们认为，如果从动词的叙实性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会使问题的解决变得比较有章可循。

我们可以用上面所说的语法标准对这个动词进行测试，测试的结果表明，“知道”和“明白”都是叙实动词，并且在下面这些情况下可以替换。例如：

(1) a 我知道，[要让每个人跟一个新人去竞争很难]。

b 我明白，[要让每个人跟一个新人去竞争很难]。

(2) a 后来我才知道，[这完全是一场骗局]。

b 后来我才明白，[这完全是一场骗局]。

(3) a 他们知道[什么政策才适合于农民阶级的利益]。

b 他们明白[什么政策才适合于农民阶级的利益]。

其中(1)的宾语小句的谓语核心是形容词，(2)的宾语小句是判断句，(3)中的宾语小句包含疑问代词，(1) – (3)中的“知道”和“明白”可以替换，这说明，在这些条件下它们具有共同的语法表现，而有共同的语法表现又源于它们有共同的语义特征。

但是，在下面这些条件下，“知道”和“明白”却不能替换。例如：

(4) a 我知道他来了。 (动态动词)

b*我明白他来了。

(5) a 我知道鸿渐不太喜欢孙柔嘉。 (静态动词)

b*我明白鸿渐不太喜欢孙柔嘉。

(6) a 我知道朱熹在门外站了很久。 (动态兼静态动词)

b*我明白朱熹在门外站了很久。

(4) 的宾语小句的谓语核心是动态动词，(5) 的宾语小句的谓语核心是静态动词，(6) 的宾语小句的谓语核心是动态兼静态动词，在这些条件下，“知道”和“明白”不能替换，这说明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同。

(4) – (6) 同时还说明：“知道”能出现的语法环境比“明白”要广泛。换句话说，“明白”所受的语法限制比“知道”更多。讨论到这里，它们的异同基本上算是比较清楚了。如果遇到一个喜欢刨根问底的学生，他可能会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明白’受到的语法限制比‘知道’要多？”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从动词的叙实性入手。我们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知道”和“明白”所表达的语义并不完全一样：“知道 P”仅仅表达“P 是什么”，即“P 的质”；而“明白 P”不仅表达“P 是什么”还可以表达“P 怎么样”，即“P 的量”。也就是说，“明白 P”等蕴涵“知道 P”，即：

(7) 知道 p = 知道 P 是什么 (质)

明白 P = 知道 P 是什么 (质) + 知道 P 怎么样 (量)

我们可以用下面两种方法来证明这种差别。首先，看它们组成并列结构时的情况，例如：

(8) a 我知道相对论是什么，但是不明白它是怎么一回事。

b*我明白相对论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不知道它是什么。

(9) a 我知道他那么做了，但是不明白他为什么那么做。

b*我明白他为什么那么做，但是不知道他那么做了。

通过(8)和(9)的并列测试，我们能够看出，“明白”的语义比较复杂，而“知道”的语义比较简单，蕴涵在“明白”之中。

“明白”由于可以表达“量”的意义，所以它们受程度副词修饰或带程度补语是很自然的，而“知道”受程度副词修饰则显得不那么自然，请看：

(10) a 很/太/十分明白 (事情的原委) b*很/太/十分知道 (事情的原委)

(11) a 对他的目的，我清楚得很/极了 b*对他的目的，我知道得很/极了

通过我们对 CCL 语料库的检索发现，虽然有“很/太/十分知道”的例句，但数量上远远少于“很/太/十分明白”和“很/太/十分清楚”。

通过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由于“明白”的语义比“知道”更加专门化，所以它们所带的宾语小句受到的限制就比语义相对泛化的“知道”要多；也正是由于“明白”包含了比“知道”更为细化和专门的“量”的意义，所以它们的宾语小句多带有表示方式等的疑问词。

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能够看出，用动词的叙实性来解决对外汉语教学中遇到的同义词

辨析问题，既能做到“知其然”，又能做到“知其所以然”。我们相信，有了这样的语义学知识储备，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会更加“得心应手”。

11.3 动词的叙实性研究在修辞学研究中的应用前景

词语的选择与锤炼一直都是修辞学非常重要的内容（李庆荣 2010：38–56 等），而掌握必备的现代语义学的知识对于修辞学研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我们打算以动词的叙实性在词语的选择与锤炼中的应用来说明这一问题。

鲁迅的《风筝》中有这样一句话：

但我是向来不放风筝的，不但不爱，并且嫌恶它，因为我以为这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

从事修辞学研究或文学作品鉴赏的学者可能会问这样的问题：“以为”用得好不好，能不能换成“知道”？为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看“以为”跟“知道”有什么差别。我们还是从二者在叙实性上的差别来探讨这个问题。请看：

(12) a 我知道他已经来了。 ⇒ 他已经来了。 *⇒ 他没来

b 我以为他已经来了。 *⇒ 他已经来了。 *⇒ 他没来。

从(12)可以看出，“以为”是一个非叙实动词，而“知道”是一个叙实动词。对它们有了这种定性分析，我们就可以运用上面给出的叙实动词和非叙实动词的语义差异来对它们进行如下的操作，来呈现这两个动词在其宾语小句的语义预设方面的差别。请看：

(13) a 我以为这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但其实不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

b* 我知道这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但其实不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

因为“知道”是一个叙实动词，所以不允许其宾语小句在后续小句中受到否定；因为“以为”是一个非叙实动词，所以允许其宾语小句在后续小句中受到否定。也就是说，“知道”的宾语小句的内容是无法在下文中修正的，而“以为”的宾语小句的内容可以在下文得到修正。据此，我们可以作出如下推测：

(14) “我”不该认为“风筝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

我们在下文中必然能找到对该推测的印证；同时，我们还可以作出如下推测：

(15) 由于以前的错误认识，“我”有可能会做出阻止弟弟喜欢风筝的事

(16) 等到以后意识到这种认识的错误，“我”会为上述行为而后悔

通读全文，我们果然找到了印证上面推测的句子：

(17) 我即刻伸手折断了蝴蝶的一支翅膀，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

(18) 然而我的惩罚终于轮到了，……我不幸偶而看到了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我的心也仿佛同时变了铅块，很重很重地坠下去了。

(19) 我也知道还有一个补过的方法的：去讨他的宽恕，等他说，“我可是毫不怪你呵。”

(18) 印证了推测(14)，其中鲁迅先生交待了“风筝不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17)印证了推测(15)：由于“我”以为“风筝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所以“弟弟”做风筝

的时候，“我”进行了破坏；（19）印证了推测（16）：由于读外国的书，“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所以很后悔当年破坏“弟弟”做风筝，再次说明“风筝不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能够看出鲁迅先生用了“欲扬先抑”的手法，用开头的“以为”那句为下文做了一个铺垫。而“以为”在叙实性上具有的非叙实特点，为这种“欲扬先抑”提供了可能性。如果具有叙实性的知识，我们就可以仅仅凭借这一句来预测整篇文章要传递那种兄弟之间的浓浓的温情，由此收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抓住这句就抓住了理解全文的钥匙，这句话可谓全篇之“文眼”。

袁毓林（2012b）在文末呼吁“修辞学研究者，一方面要在传统语法研究的成果中挖掘当今仍然有用的材料和课题，另一方面要积极学习认知语言学等当代新兴的语言学研究方法，努力把修辞学研究推进到跟当代语言学的其他分支学科相当的水平，让古老的修辞学焕发出时代的光彩”。我们在这里尝试用动词的叙实性知识来解释和深化“词语的选择与锤炼”问题，也算是对袁毓林（2012b）的一种响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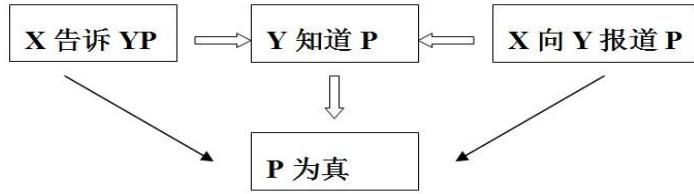
11.4 动词的叙实性研究在自然语言处理中的应用前景

最近几年来，文本蕴涵（textual entailment）成为自然语言处理研究的热点，这种知识对于鲁棒性（robust）的语言处理应用，诸如信息检索、问题回答、信息抽取、自动文摘和机器翻译等，是十分必要的。

国外一些学者用“文本蕴涵”来为语言中纷繁复杂的同义异形现象建立模型，并构造相应的推理和识别系统，有关的国际评测也相继开展。国内也有研究者着手汉语文本蕴涵的研究和系统开发，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总体来说，对此还没有得到像国外那样广泛的关注与足够的重视。

据李新良、袁毓林（2013）介绍，他们进行了汉语动词蕴涵关系的研究与相应的型式库的建设工作。他们从袁毓林主持编写的《汉语动词配价词典》以及詹卫东主持开发的现代汉语树库的动词表中选择动词，目前已经完成了动词蕴涵式对子的确立，共确立 5000 多个蕴涵式；并将该蕴涵配对及其主蕴涵词和被蕴涵词的论元结构信息等输入数据库（已经完成 2656 个），据此建立的汉语动词蕴涵型式库（网络版）已经基本成型并且上线。

在此基础上，他们尝试把动词的叙实性研究和蕴涵关系研究在文本蕴涵的理论背景下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比如，根据“告诉 \Rightarrow 知道”、“报道 \Rightarrow 知道”，我们就既可以进行相关句子之间的语义推导，又可以进行相关句子内部的语义推导。例如，从“孙柔嘉告诉赵辛楣方鸿渐和苏文纨结婚了”推出“赵辛楣知道方鸿渐和苏文纨结婚了”；并且，从“知道”蕴涵其宾语为真，进一步推出“告诉”的直接宾语“方鸿渐和苏文纨结婚了”一般也为真。如此以来，就可以建立起以动词为中心的语义推理关系的网络，推动语义研究向纵深发展。希望该网络能为自然语言处理研究和开发提供有益的词汇本体知识，从而推动相关研究向前迈进。



11.5 动词的叙实性研究在连词研究中的应用前景

11.5.1 叙实性和连词“虽”的语义功能

“虽”作连词是上古汉语就已产生的用法（何乐士 1992），王力（2005/1979）里面对它的释义有两种，一个是“虽然”，一个是“即使、纵然”：

- (20)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
 - (21) 田虽薄恶，收可亩十石。（《齐民要术·耕田》）
 - (22) 吴虽无道，犹足以患卫。（《左传·哀公十二年》）
 - (23) 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
 - (24) 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孟子·告子下》）
 - (25) 虽杀臣，不能绝也。（《墨子·公输》）
 - (26)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
 - (27) 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礼记·中庸》）
- (20) – (23) 中的“虽”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虽然”，表达的是转折关系；(24) – (27) 中的“虽”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即使”，表达的是让步关系（邵敬敏 2007：248–249）。

看到此处，我们不禁产生疑问：为什么同一个连词可以表达两种不同的语义关系？这两种语义关系有无联系？如果有，那是一种怎样的联系？

以往对于古代汉语中的连词“虽”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考察“虽”类连词语义的历时演变及其词汇化过程（朱城 1999，吴凯风 2007，刘百顺 2008，徐朝红、蒋冀骋 2010 等），而对其“转折”或“让步”义从何而来以及为什么同一个连词具有两种不同的语义功能等问题未有探讨。我们将站在叙实性的角度考察这些问题，以期对它们作出较有说服力的解释。

我们的研究思路是：首先指出古代汉语连词“虽”的两种语义功能可以纳入叙实性进行研究；接着通过和现代汉语中的“虽然”和“即使”类比，指出叙实和反叙实用法的连词“虽”都可以表达转折关系，都是种反预期的表达方式并用命题逻辑揭示其机制；而反叙实用法的“虽”由于引入了一个“可能世界”，所以可以表达“假设”和“让步”关系。最后从语言编码和解码的角度审视古代汉语中的“虽”的两种语义功能。

当我们站在叙实性的角度重新审视古代汉语中的连词“虽”的时候，可以将它的两种用法分别归入到叙实和反叙实之中去，例如：

-
- (28) 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论语·公冶长》）
(29) 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左传·宣公三年》）
(30) 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孟子·梁惠王上》）
(31)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史记·项羽本纪》）
(32) 若夫话器之美，楚虽蛮夷，不能宝也。”（《楚语下》）

(28) – (32) 中的连词“虽”相当于“虽然”，它连接的小句表达的都是真命题，都是已然事实，同时又是整个复句的预设，与叙实动词一样，都具有叙实作用。我们可以通过追补与“虽”后面的小句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来验证，例如：

- (28') *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然其并非在缧绁之中……
(29') *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然周德未衰……
(30') *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然齐国并非褊小……
(31')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然楚并非三户……
(32') *若夫话器之美，楚虽蛮夷，不能宝也。然楚并非蛮夷……

当上面的句子加上跟“虽”后面的小句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的时候，句子产生了语义矛盾，这说明，“虽”跟现代汉语里面的叙实功能一样，具有预设其后小句为真的能力，即“虽”具有叙实功能。

再看下面的例子：

- (33) 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
(34) 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屈原《离骚》）
(35)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离骚》）
(36) 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史记·高祖本纪》）
(37) 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左传·庄公十年》。）

(33) – (37) 中的连词“虽”相当于“即使”，它连接的小句表达的都不是已然事实，而是说话人虚拟的、假设的命题，因而一定是假命题，该命题的否命题是整个复句的预设。

我们可以通过追补与“虽”后面的小句真值相同的后续小句来验证，例如：

- (33') *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然确已过百世……
(34') *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然吾体确已解……
(35')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然吾确已九死……
(36') *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然扁鹊确已复生……
(37') *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然吾确已察……

当上面的句子加上跟“虽”后面的小句真值相同的后续小句的时候，句子产生了语义矛盾，这说明，“虽”跟现代汉语里面的反叙实功能一样，具有预设其后小句为假的能力，即“虽”具有反叙实功能。

本节将古代汉语中的连词“虽”纳入叙实性的角度予以考察，一方面从一个比较新颖的角度审视和证明其确实可以表达两种不同的语义关系，充当两种类型的复句连词，另一方面便于说明它为什么会有这两种不同的用法，为下文的讨论作准备。

11.5.2 连词“虽”不同语义功能的机制及关联

通过上文的讨论，我们知道古代汉语的连词“虽”有叙实和反叙实两种语义功能，其中叙实的用法相当于现代汉语的“虽然”，反叙实的用法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即使”。然而，对于“虽然”和“即使”表达何种语义关系，学界的意见并不统一。有学者将它们都称为“让步连词”，区别在于：“虽然”表示事实的让步（容认），“即使”表示假设的让步（纵予）（吕叔湘 1990/1942：433–436，吕叔湘 1980：289、517）；有学者将它们都视为“让步转折”连词，“虽然”表示容认性让步转折，“即使”表示虚拟性让步转折（邢福义 1994）；也有学者把它们视为不同的连词，“虽然”表示的是转折关系，“即使”表示的是让步关系（邵敬敏 2007：248–249）；还有学者将“虽然”视为转折连词，“即使”视为表示表达相背关系的假设连词（黄伯荣、廖序东 2004：165–168）。

虽然众说纷纭，但归纳起来，以往研究者提到的关键因素有三个：让步，转折，假设。那么，这三种语义关系有无关联？如有关联，是怎样的一个联系？本节将探讨“让步、转折、假设”的内部关联，并解释古代汉语连词“虽”叙实与反叙实用法的语义基础，弄清了这个问题也就在语义层面解释了连词“虽”可以有叙实与反叙实两种语义功能的原因。

11.5.2.1 现代汉语中的“虽然”和“即使”语义功能的共通之处

虽然以往学者对“虽然”和“即使”所表达的语义关系看法不一，但我们认为，它们的共通之处在于可以表达“转折”这种语义关系。

吴福祥（2004）把反预期的表达方式分为“与受话人的预期相反”、“与说话者自己的预期相反”和“与特定社会共享的预期相反”。我们认为，“转折”属于“与受话人的预期相反”的情况，因而是一种反预期表达方式，听话人认为在常规情况下有了条件 p，就会产生相应的结果 q，而如今有了 p，却没有出现相应的结果 q。对此我们可以用命题逻辑进行如下的形式化：

(38) 常规推理： $((p \rightarrow q) \wedge p) \rightarrow q$

反预期表达： $((p \rightarrow q) \wedge p) \rightarrow \neg q$

例如：

(39) 虽然是盛夏季节，山上还是很凉爽。

(40) 虽然你们是大学毕业生，但是你们的教育才刚刚开始。

(41) 虽然一夜没睡，依然精光四射，神气十足。

(42) 虽然下雨且气温低，但不减人们出行的热情。

(43) 虽然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但却依然能感受到那份真实和感动。

在(39)中，当说话人说出“盛夏季节”(p)的时候，听话人预期应该出现的结果是“山上很热”(q)，但是实际出现的却是“山上还是很凉爽”($\neg q$)；在(40)中，当说话人说出“你们是大学毕业生”(p)的时候，听话人预期应该出现的结果是“你们的教育已经结

束了”(q)，但是实际出现的却是“你们的教育才刚刚开始”($\neg q$)。由于说话人没有按照听话人的预期来说话，于是产生了转折义。

值得注意的是，“转折”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在常规情况下，没有 p 就没有 q，但是现在没有 p，却出现了 q，请看例句：

- (44) 我虽然没有把地址说给他，他还是找到了。
- (45) 这孩子年龄虽然不大，懂得的事情却很多。
- (46) 虽然不是大牌，但是质量一样好，而且价格公道。
- (47) 虽然上诉不能改变结果，但是我们仍要反映一下意见。
- (48) 那女孩虽然不说多美，但笑容很有感染力。

在(44)中，当说话人说出“我没有把地址说给他”($\neg p$)的时候，听话人预期应该出现的结果是“他没有找到”($\neg q$)，但是实际出现的却是“他还是找到了”(q)；在(45)中，当说话人说出“这孩子年龄不大”($\neg p$)的时候，听话人预期应该出现的结果是“懂得的事情不多”($\neg q$)，但是实际出现的却是“懂得的事情却很多”(q)。对此我们可以形式化如下：

(49) 常规推理： $((\neg p \rightarrow \neg q) \wedge \neg p) \rightarrow \neg q$

反预期表达： $((\neg p \rightarrow \neg q) \wedge \neg p) \rightarrow q$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29)和(40)中反预期表达和常规推理的结果真值总是相反的，它们作为逻辑推理是不合推理规则的，作为语言表达的时候是反预期的，所以在前后两个分句当中，容易出现的情况是一个肯定命题一个否定命题，或者是两个分句包含意义相反的词语，请看吕叔湘(1980：517)给出的例句：

- (50) 虽然他说确有其事，但是我不相信。
- (51) 虽然我很喜欢诗词，可是不会写。
- (52) 这孩子虽然年龄不大，懂得的事情却不少。
- (53) 事情本身虽然不是什么大事，但是因为带有普遍性，所以还是值得重视。

(50)和(51)是前一分句肯定后一分句否定，属于(38)的反预期表达；(52)–(53)是前一分句否定后一分句肯定，属于(49)的反预期表达。

现在我们接着探讨“即使”表达的“转折”义。我们还是从语言现象出发：

- (54) 即使连续下暴雨两个小时，降雨量达100毫米，也不会造成水分流失。
- (55) 彗星的密度很小，即使它和地球相撞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 (56) 不安心从教，即使满腹经纶，才智过人，也难以做好教师工作。
- (57) 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即使父母和独生儿子分灶吃饭，他们仍然是一个家庭。
- (58) 我们阅读古书，即使每一个汉字都认识，也会有很多地方看不懂。
- (59) 即使看不到任何希望，我们也要继续前行。
- (60) 今年的粮食即使不能增产，也还能维持去年的水平。
- (61) 即使不是什么强宗、巨族也很快就会列在大贵族的阵营
- (62) 即使不读出音来，它也与心理的语音映象联系着
- (63) 即使不睡觉、不过夜，休息一两点钟，也足够恢复你疲劳。

(54) – (58) 可以归入到 (38)，常规推理是 “ $((p \rightarrow q) \wedge p) \rightarrow q$ ”，反预期表达是 “ $((p \rightarrow q) \wedge p) \rightarrow \neg q$ ”；以 (45) 为例，说话人说出“连续下暴雨两个小时，降雨量达 100 毫米”的时候，听话人的预期是“会造成水分流失”，而实际的情形是“不会造成水分流失”。(59) – (63) 可以归入到 (49)，常规推理是 “ $((\neg p \rightarrow \neg q) \wedge \neg p) \rightarrow \neg q$ ”，反预期表达是 “ $((\neg p \rightarrow \neg q) \wedge \neg p) \rightarrow q$ ”；以 (50) 为例，说话人说出“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时候，听话人的预期是“我们要退却”，而实际的情形是“我们要继续前行”。

对于上面 (28) 和 (33) 所示的转折的两种情况，用吕叔湘 (1990/1942: 434) 的话来说分别就是“有此因却无此果”和“无此因仍有此果”，这也难怪乎邢福义 (1992、1994) 将“虽然”和“即使”都视为表达转折关系的连词；邵敬敏 (2007: 248–249) 说转折复句的两个分句之间是“事实-转折”关系，让步复句的两个分句之间是“假设-转折”关系。

11.5.2.2 古代汉语连词“虽”两种语义功能的共通之处

上面我们讨论了现代汉语中的“虽然”和“即使”所表达的语义关系，它们都可以表达转折关系。基于这种认识，我们现在可以反观古代汉语中的连词“虽”所具有的叙实和反叙实两种语义功能。

对于转折的“有此因却无此果”和“无此因仍有此果”的两种情况，古代汉语连词“虽”这两种用例也都可以找到，我们先看具有叙实功能的连词“虽”：

- (64) 紂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史记·周本纪》)
- (65) 虽夙夜勤思，而智能不逮。(《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
- (66) 今元咺虽直，不可听也。(《国语·周语中》)
- (67) 孤虽知要领不属，首足异处，四肢布裂，为天下戮，孤之志必将出焉。(《吕氏春秋·顺民》)
- (68) 桓公管仲虽善匿，弗能隐矣。(《吕氏春秋·重言》)
- (69) 虽不及晋，必将出师。(《左传·襄公九年》)
- (70) 吴虽无道，犹足以患卫。(《左传·哀公十二年》)
- (71) 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
- (72) 虽未至大贤，犹足以盖浊世矣。(《吕氏春秋·似顺》)
- (73) 有夏虽衰，杞、鄫犹在；申、吕虽衰，齐、许犹在。(《国语·周语下》)

(64) – (68) 中的连词“虽”连接的都是转折复句，(69) – (73) 属于“有此因却无此果”的转折，以 (55) 为例，“纣师众”理应“士气高昂”，而实际的情形却是“皆无战之心”；(60) – (64) 属于“无此因仍有此果”，“不及晋”的结果理应是“不敢出师”，而实际的情形却是“必将出师”。值得注意的是 (73)，(73) 的先行和后续小句都没有出现否定命题，但是此处依然是转折关系，“有夏虽衰”的结果应该是“杞、鄫不在”而实际情形确实“杞、鄫犹在”，表面上看归不到上面所说的两种情况之中，但其实说“杞、鄫犹在”等于说“杞、鄫犹未亡”，此时即“有此因却无此果”。

具有反叙实语义功能的古代汉语连词“虽”，它表达的仍是转折关系，依然可以归入到“有此因却无此果”和“无此因仍有此果”两种情况中去，也可以用上面的方法予以形式化，请看：

- (74) 寡人虽死，亦无悔焉。《左传·隐公三年》)
- (75) 楚人知虽杀宋公，犹不得宋国，于是释宋公。《公羊传·僖公二十一年》)
- (76) 虽有轻车良马，劲策利锻，不能与之争先。《淮南子·原道》)
- (77) 天壤之情，阴阳之和，莫不有也，虽至圣不能更也。《墨子·辞过》)
- (78) 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屈原《离骚》)
- (79) 虽不能始，善终可也。《左传·文公十五年》)
- (80) 虽不能察，必以情。《左传·庄公十年》)
- (81) 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史记·孔子世家》)
- (82) 虽未至大贤，犹足以盖浊世矣。《吕氏春秋·似顺》)
- (83) 及他神百鬼之祠，虽非死人，其事之礼亦与死人同。《论衡·讥日》)

(74) – (78) 中的连词“虽”属于“有此因却无此果”的转折，以(74)为例，“寡人死”理应“有悔”，而实际的情形却是“亦无悔焉”；(79) – (83) 中的连词“虽”属于“无此因仍有此果”的转折，以(79)为例，“不能始”理应“不能终”，而实际的情形却是“善终可也”。

我们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来说明，转折复句是一种反预期表达方式，古代汉语中的连词“虽”尽管有叙实和反叙实两种语义功能，但其表达的核心语义仍是转折关系，不同之处在于：叙实用的“虽”表达的是一种已然事实的转折，它连接的是事实分句；而反叙实用的“虽”表达的是一种非已然事实的转折，它连接的是虚拟分句。

11.5.2.3 古代汉语连词“虽”两种语义功能的差异

上面我们探讨了现代汉语中的“虽然”和“即使”所表达的语义关系，它们的共通之处在于都可以表达“转折”关系，进而反观古代汉语中的连词“虽”具有的叙实和反叙实两种语义功能，这两种语义功能的共通之处也是都可以表达转折关系，都属于反预期表达。

下面要探讨的是，这两种用法的不同之处在哪里，为了便于讨论，我们还是从现代汉语中的“虽然”和“即使”说起。

- (84) 虽然已有五十七八岁，钱默吟先生的头发还没有多少白的。
- (85) 祁老人的背虽然有点弯，可是全家还属他的身量最高。
- (86) 小顺儿的妈虽然只有二十八岁，可是已经饱经患难。
- (87) 大连虽然三面环海，却是一个缺水城市。
- (88) 逸萍虽然不原谅他，但他还是舍不得走。
- (89) 老者觉得非打个主意不可，可是想不当；即使已想出，也不便公然建议。

(90) 现在木已成舟，即使你大闹大喊一辈子，也无济于事了。

(91) 即使全世界都背叛你，我也会站在你身边背叛全世界。

(92) 即使说得不圆满利落，好歹是那么股子劲儿。

(93) 即使消息是假的，那又有什么关系，我们的消息假，而心不假。

(84) – (88) 中的“虽然”和(89) – (93) 中的“即使”，都是一种转折关系，都可以归入到上面的(38)或(49)中去，不同之处在于，“虽然”连接的分句表达的是已然的事实，而“即使”连接的分句表达的不是已然事实。在(84)中，“钱默吟先生已有五十七八岁”是已然的事实，而(89)中“老者已想出主意”是未然的，至少在说话当前还没有发生，我们从前面的“可是想不当”可以看出来。

“即使”连接的分句所表达的是说话人的一种假设，是目前没有实现或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条件，例如

(94) 即使前面是刀山火海，我们也绝不后退半步。

(95) 老者觉得非打个主意不可，可是想不当；即使已想出，也不便公然建议。

(96) 现在木已成舟，即使你大闹大喊一辈子，也无济于事了。

(97) 即使全世界都背叛你，我也会站在你身边背叛全世界。

(98) 即使中国足球还处于5年前那时的声望顶峰期，这单广告都拯救不了西门子日益衰败的手机业务。

(94)中的“前面是刀山火海”在眼下是不可能有的，这只是说话人的一种假设；(95)中的“老者已想出主意”从前面的分句也可以看出来是眼下没有发生的，这也是说话人的假设。(96) – (98)中“即使”连接的分句也都是如此。

那么，说话人为什么要假设这样一种情况呢？原因在于，他要为后面的分句创造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在当下是无法实现的或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虚拟的世界里才可以实现，说话人这样做的目的在与引入一个“可能世界”，在那个“可能世界”里面，“即使”连接的分句是个已然的事实，即便有了这样一个“事实”，依然不会出现听话人预期的结果，所以黄伯荣、廖序东(2004：168–169)将“即使”视为假设复句连词是有道理的。

说话人引入的“可能世界”在现实世界是无法实现或者是无法马上实现的，所以“即使”连接的分句就可以容忍(58)那样的带有夸张意味的分句。也由于说话人引入了一个“可能世界”，“即使”连接的分句也就有了“让步”的意味，具体机制如下：

(99) 你以为满足了条件 p，就一定会出现结果 q，

现在的情况是没有满足条件 p，

那么我退一步，假设已经满足了 p，

但还是无法出现你预期的 q，

实际的情形却是 $\neg q$ 。

结合例句分析如下：

(100) a 即使前面是刀山火海，我们也绝不后退半步。

b 你以为满足了条件“前面是刀山火海”，就一定会出现结果“我们会后退”，

现在的情况是没有满足条件“前面是刀山火海”，

那么我退一步，假设已经满足了条件“前面是刀山火海”，
但还是无法出现你预期的“我们会后退”。
实际的情形却是“我们绝不后退半步”。

我们可以在“即使”连接的分句前面加上“退一步说”，而在“虽然”连接的分句前加上“退一步说”以后句子难以成立：

- (101) *退一步说，虽然 0_i 已有五十七八岁，钱默吟_i先生的头发还没有多少白的。
- (102) *退一步说，祁老人的背虽然有点弯，可是全家还属他的身量最高。
- (103) *退一步说，小顺儿的妈虽然只有二十八岁，可是已经饱经患难。
- (104) ……退一步说，即使 0_i 已想出_j，也不便公然建议。
- (105) 退一步说，即使说得不圆满利落，好歹是那么股子劲儿。
- (106) 退一步说，即使消息是假的，那又有什么关系，我们的消息假，而心不假。

所以吕叔湘（1980：289、517）说“即使”表示“假设兼让步”是十分有道理的，而认为“虽然”是“让步”则是不合适的。“即使”可以表示“转折、假设和让步”，而“虽然”仅仅表示转折。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古代汉语的连词“虽”，先看有叙实功能的“虽”，例如：

- (107) 晁错虽诛，梁城未克。（《史记·孝景本纪》）
- (108) 吾虽都关中，万岁之后吾魂魄犹思沛。（《汉书·高帝纪下》）
- (109) 袁绍虽有大志，而见事迟，必不动也。（《三国志·武帝纪》）
- (110) 紂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史记·周本纪》）
- (111) 虽夙夜勤思，而智能不逮。（《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

(107) – (111) 中的连词“虽”连接的都是陈述已然事实的分句，具有叙实作用，“晁错（被）诛”、“吾都关中”以及“袁绍有大志”都是已然事实，听说双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去验证。此时的“虽”仅仅表达转折关系，由于它表达的语义关系较为单纯，所以不多作讨论。

值得讨论的是古代汉语中具有反叙实功能的连词“虽”，请看：

- (112) 楚人知虽杀宋公，犹不得宋国，于是释宋公。（《公羊传·僖公二十一年》）
- (113)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离骚》）
- (114) 庄子曰：“虽猛虎也，而今已死矣。”（《吕氏春秋·顺民》）
- (115) 天壤之情，阴阳之和，莫不有也，虽至圣不能更也。（《墨子·辞过》）
- (116) 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屈原《离骚》）

(112) – (116) 中的连词“虽”无疑都可以表示转折关系，但是它连接的小句都不是已然事实，(112) 中的“杀宋公”，可以由后面的分句“于是释宋公”来得知它不是已然事实；(116) 中的“体解”在现实世界中是可以实现的，但是是未然事件，如果当时的屈原已被“体解”就不会说出那句话；(113) 中的“九死”在现实世界中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人只能“一死”。因为这三种事件在说话时均未发生，所以需要“虽”引入一个“可能世界”，将其变为“已然”，即在那样的“可能世界”中该事件是“已然”的。

古代汉语中具有反叙实功能的连词“虽”也同时具有“让步”义，我们仿照(53)展

示如下：

(117) a 楚人知虽杀宋公，犹不得宋国，于是释宋公。(《公羊传·僖公二十一年》)

B 你以为满足了条件“杀宋公”，就一定会出现结果“得宋国”，
现在的情况是没有满足条件“杀宋公”，
那么我退一步，假设已经满足了条件“杀宋公”，
但还是无法出现你预期的“得宋国”。
实际的情形却是“犹不得宋国”。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具有反叙实功能的古代汉语连词“虽”和现代汉语中的“即使”一样都可以表达“转折”、“假设”和“让步”。

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从语义上解释了古代汉语的连词“虽”具有叙实和反叙实两种语义功能的原因。二者的共通之处在于都可以表达“转折”关系；不同之处在于，叙实功能的“虽”引入的是现实世界中的已然条件，而反叙实功能的“虽”引入的是某个“可能世界”中的已然条件（用现实世界的眼光去看待则是“未然”），因而可以表达“假设”关系，由于“可能世界”中的“事实”都是现实世界当前无法满足或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只是说话人退让一步勉强承认其为“事实”，所以可以表达“让步”关系。同时，也正因为它们一个连接事实小句，一个连接非事实小句，所以分别具有叙实功能和反叙实功能。简而言之就是，具有叙实功能的“虽”仅仅表示转折，而反叙实功能的“虽”除了表示转折以外，还可以表示假设和让步。我们可以用下面的图示来说明其异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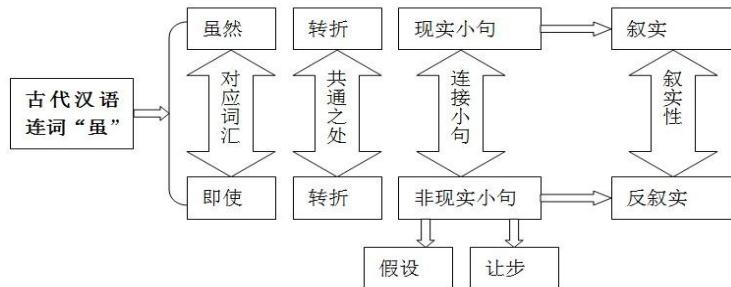


图 2：古代汉语连词“虽”两种语义功能的异同

11.5.3 从编码和解码视角看“虽”的两种语义功能

如果从语言编码的角度去考察“虽”的两种用法，说话人把具有叙实功能的“虽”编入现实世界已然的小句之中，而把具有反叙实功能的“虽”编入“可能世界”已然的小句之中。这也可以说为它们各自出现的环境。从说话人的角度来看，“虽”引入的是现实世界的条件还是非现实世界的条件也许不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在于从他引入的这个条件出发得不到说话人预期的结果，即达到“欲擒故纵”的效果。

而从听话人解码的角度去看待“虽”的两种用法，问题也许会变得复杂起来。原因在于，我们认为古代汉语表达已然事实还是非已然事实的标记非常少，这就给听话人解码带来了一定的难度。用了连词“虽”的句子，要判断是叙实还是反叙实功能得依靠语境因素。在没有明确语境的情况下，很多用了连词“虽”的句子既可以理解为叙实用法也可以理解为反叙实用法。请看例句：

-
- (118)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
(119) 田虽薄恶，收可亩十石。（《齐民要术·耕田》）
(120) 紂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史记·周本纪》）
(121) 虽有轻车良马，劲策利锻，不能与之争先。（《淮南子·原道》）
(122) 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史记·孔子世家》）

(118) – (122) 中的连词“虽”都有叙实与反叙实两种理解的可能。(118) 中的“周虽旧邦”，如果是夏朝的人预测周朝的命运，就是“即使周朝成了旧国”；如果是周朝的人为了突出“其命维新”，就是“虽然周朝成了旧邦”；(119) 中的“田虽薄恶”如果是说话人知道“田的确薄恶”也确实“收可亩十石”，就是“田虽然薄恶”；如果是“田不薄恶”而是为了鼓励听话人种地，就是“田即使薄恶”；其余同理。

由于现代汉语中叙实的“虽然”和反叙实的“即使”是不同形的，而古代汉语中的连词“虽”在叙实和反叙实的时候是同形的，我们失去了判断其后分句是事实还是非事实的唯一形式标记，又无法从它连接的分句来推断它是叙实功能还是反叙实功能，所以只有依赖语境去判断。

11.5.4 本节小结

“虽”作连词是上古汉语就已产生的用法，古代汉语中的连词“虽”具有表达转折和让步两种差别较大的语义功能。本文针对这种比较奇怪的现象，旨在弄清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和机制，并试图找到这两种语义功能之间的内在关联。

我们发现，古代汉语中的连词“虽”具有两种差别较大的语义功能这一现象跟叙实性存在较为紧密的联系。我们的研究思路是：先指出古代汉语连词“虽”的两种语义功能可以纳入叙实性进行研究。接着指出现代汉语中的表达转折关系的“虽然”和表达让步关系的“即使”分别具有叙实的语义功能和反叙实的语义功能，古代汉语中的连词“虽”在语义功能上分别跟现代汉语中的“虽然”和“即使”对应。通过跟现代汉语中的“虽然”和“即使”进行类比分析，我们发现，具有叙实和反叙实两种语义功能的连词“虽”都可以表达转折关系，都是种反预期的表达方式，这是它们在语义上的共通之处；而反叙实作用的“虽”由于引入了一个“可能世界”，所以还可以表达“假设”和“让步”关系，这是它们在语义上的不同点。

最后从语言编码和解码的角度审视古代汉语中的“虽”的两种语义功能，我们认为，从编码的角度来看，“虽”引入的是现实世界的条件（叙实功能）还是非现实世界的条件（反叙实功能）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古代汉语里面用同样的语言形式来表达两种不同的语义功能；而从解码的角度来看，古代汉语中的连词“虽”在叙实和反叙实的时候是同形的，又无法从它连接的分句来推断它是叙实功能还是反叙实功能，所以只有依赖语境去判断。